

作者简介

卧龙生，原名牛鹤亭，1930 年生于河南南阳县镇平镇。少年时就读于卧龙书院，后投身于文学，遂以此为笔名。1958 年发表第一部武侠小说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，至今已写了 39 部武侠小说。

卧龙生早在六十年代就是台湾的“ 武侠泰斗 ” 名列 “ 台湾十大武侠小说家 ” 之首。其代表作有《飞燕惊龙》、《玉钗盟》、《无名箫》、《金剑雕翎》、《岳小钗》等。他的小说情节曲折、波澜迭起，可读性颇强。台湾省上层人士每天必读他的连载，曾引起轰动，因而也招来一些人打着他的旗号，冒充他的作品，他在出版的 39 部小说，全部经过卧龙生亲自审查校订，确认为真品，故名曰 “ 卧龙生真品全集 ” 。

无名箫（下）

第二十六回 寻访失踪女

滚龙王布下石阵，设下火攻之计，要把唐璇等人葬身于火海之中。

上官琦处世不惊，目光转动，打量了一下四周的形势，知他所言不虚，当下低声对唐璇说道：“大哥，滚龙王说的不错，咱们如守在阵中，势必被大火活活烧死不可，倒不如死里求生、冲出石阵，和他们决一死战，或可打开一条出路。”

唐璇那一直平静的脸上，也微微泛现起一股焦急之容，显然，事情的发展，也大大的出了他意料之外。

只听他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咱们在这石阵之中，固然可能被滚龙王活活烧死，但如出这石阵一步，只怕更是死无葬身之地……”他愁苦的脸上，忽然展出一丝笑容，似是满天阴云中，突然升出了一道彩虹。接道：“但他一把火，也可能招来了穷家帮中的高手。”

但闻滚龙王的声，遥遥传了过来。道：“我现在鸣锣为号，锣响三遍，仍不见师弟出阵受降，我立时火烧石阵。”

喝声甫落，果然响起了一阵清越的锣声。

上官琦、杜天鹞、和那六个大汉，都不禁有些紧张的感觉。原来这石阵之中，已有大部地方，被火势熊熊的燃烧起来，只要滚龙王再下令投入几十支火把进来，群豪势必将被火势迫出石阵不可。

忖思之间，又是一阵锣声传来。

上官琦长剑一挥，说道：“这石阵中天地不大，如若任由滚龙王的属下，投掷火把进来，不出盏茶工夫，这石阵中势必成一片火海。但如咱们各据一方，分头拒得住，至低限度，可延长火势蔓延的时间。”

群豪还未及答应，第三追锣声，已然传来。

锣声甫落，石阵外立时一阵呐喊之声，无数燃烧着的火把，投入了石阵中来。

火光耀照中，那弥空的白烟，已无法再掩遮上官琦等的身体，石阵中的景物，完全暴现出来。蓦地里箭啸划空，又是一排驾箭、排空而来。

只余下四个还在帮着杜天鹞击打那愈燃愈多的松油火把。这时，只有唐璇停身处四五尺方圆之地，尚未为火势波及，一则因为上官琦剑势绵密，挡住了那火把投来之路，二则杜天鹞等都以唐璇为重，不顾本身的安危、扫荡开他身侧的火势。这时，唐璇已从身上取出解药，救醒了金元霸这条豪猛无比的大汉，睁开眼打量了一下四周的形势，茫然不知所措。

唐璇低声说道：“滚龙王要放火烧死我们，眼下火势已成，在下不忍看你生生被火烧毙……”

金元霸伸手抓住身侧的亮银棍，只觉奇热烫手，几乎要松手下去。

两支急箭飞来，掠顶而过，射落了金元霸头上的一绺黑发。

唐璇一挥拳道：“你快些逃命吧！再晚就来不及了。”

金元霸眼看四周大火弥漫，人影穿梭闪动，都在扑打火势，不自禁的举棍一挑，把两个燃烧中的火把，挑的飞了出去。此人天性浑厚，唐璇救他之时，又让他服用了解毒之药，使他晕迷的神志，恢复了清醒，眼看阵中之人，都扑打火势，不自禁动手帮忙起来，挺身而起，抡动亮银棍，挑打火把，他手中兵刃长大，用来挑抛火把极是方便，片刻之间，被他连挑出一十四支火把。忽然间，飞来了一排箭雨，疾射而至。

上官琦急急喝道：“小心弩箭！”

金元霸身躯高大，听得上官琦喝叫之声，已然闪避不及，连中四箭。

他皮粗肉厚，四箭又都非致命地方，这四箭反而招致他发了狂悍之气，大喝一声，挥动亮银棍，直向阵外冲去，银棍飞舞，呼呼风声，势道威猛惊人。

上官琦眼看他势如发狂的奔行之势，心头亦不禁微生惊骇，横向旁侧一闪，让开了一条去路。

金元霸舞棍狂喊中，冲出了石阵。

这时，正好有一队黑衣卫队，猛向石阵之中冲来。

金元霸大喝一声，一棍扫了过去。

他力大无穷，那些黑衣卫队，又都知他是自己人，猝不及防之下，被他一棍扫击，当下震得两人飞了起来，惨叫一声，横尸在丈余开外。

金元霸一棍力毙两人，借势向前冲了过去，亮银棍疾如轮转，风声呼啸中，疾向前面冲去。

棍势如排山倒海一般，又有不少人伤在他亮银棍下。

忽听一冷冰冰的声音，喝道：“你们都退下来。”

上官琦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全身黑衣的矮瘦老叟，排开众人，行了过来，厉声喝道：“金元霸，你疯了吗？还不放下兵刃受缚。”

他个子虽然矮小，但声音却是大的惊人，几声大叫，有如春雷暴绽，震得双耳嗡嗡作响。

金元霸怔了一怔，那人突然扬手劈来一拳。

上官琦怒声喝道：“老贼无耻。”

扬掌推出。

两股强猛的潜力一接，旋起一阵狂飚，吹的砂石横飞。突闻几声长啸，遥遥传了过来。

上官琦精神一振，大声喝道：“杜兄，咱们援手已经赶到，好好照顾大哥……”

喝声中人喊马嘶，几十个铁甲骑士挺矛冲来，一群手挥兵刃的大汉，已分路闯入了石阵之中。

形势迫得杜天鹗不得不放弃救人，回身迎敌。

刀光剑影在火把照射下，闪起了一圈圈的银虹。

上官琦惦念唐璇的安危，返身一跃，重返石阵，长剑三起，洒出一片剑花，惨叫声中，两个黑衣人中剑倒下。

滚龙王属下众多，上官琦虽然豪勇，也无法击退群敌，眨眼间已陷入重围之中，长矛闪闪，刀光如雪，十数种兵刃，在他周围交织成一片光幕。

这时，杜天鹗带领四个护卫唐璇的大汉，又有两人受伤倒下，护守唐璇的方阵，露出了破绽，石阵也因扑救火势，损去甚多的阻敌妙用。

忽然间一骑冲至，长矛疾起，刺向唐璇。

杜天鹗大喝一声，软鞭“春雷乍展”，用尽全力，斜里挥出，封开了长矛。

他本在四五个强敌的迫攻之下，为救唐璇，忘却了自身的安危，虽然一鞭封开了刺向唐璇的长矛，左臂却中了敌人一刀。他久走江湖，临危不乱，强忍痛楚，飞起一脚，踢在一个黑衣卫队的小腹之上，那人惨叫一声，跌入那熊熊燃烧的火势之中。耳际间响起了唐璇的声音，道：“杜兄、贤弟，你

们破围逃命去吧，不用管我了。”

折扇一展，两个冲近他身侧的黑衣大汉，一声未出的仰身地死去。

上官琦喝道：“挡我者死。”

长剑突出一招“起风腾蛟”，寒芒闪动，鲜血喷射，生生把一个黑衣大汉，斩作两段。

但滚龙王的属下，似是个个悍不畏死，一人伤亡，立时又有两人拥上，填补留下的空隙，两把单刀左右并出，挡住了上官琦。这是一场空前惨烈的血战，高手混攻，短兵相接，火光剑影，触目惊心。

上官琦连伤数敌，仍是无法冲出重围。

唐璇处境，愈见险恶，杜天鹗负伤苦战，渐呈不支，仅余下两个助手，又一人中矛而亡，余下一人，也受了两处刀伤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突见那些围攻上官琦和杜天鹗的黑衣卫队，纷纷向后退去。

火光下，只见欧阳统乱发披垂，满身血污的奔了过来。在他身后紧随着武相关三胜，和黄山大侠费公亮，这两人身上，也都溅满了血渍，想来这一战定然惨烈异常。

欧阳统直冲入阵，喊道：“先生，你可安好吗？”

唐璇站起身来，欠身一礼道：“见过帮主，属下很好。”

欧阳统身子摇了两摇，仰脸望天，道：“多谢上苍保佑……”张嘴吐出一口鲜血。

关三胜大行一步，扶住了欧阳统道：“帮主，帮主……”

欧阳统缓缓推开了关三胜道：“不用管我，我很好，得能重见先生，我心中实快乐得很。”

大步行了上来，抓住了唐璇的左手。

唐璇虽然沉着，但处身在此等感人真情之下，亦不禁热泪盈眶，说道：“帮主保重身体，快请运气疗伤。”

欧阳统笑道：“我不要紧，只是略受微伤，加上焦虑攻心，才吐出一口血来。”

这时，随同欧阳统来的四十八杰，仍在和很多黑衣卫队、铁甲骑士交手恶战。

但大势已经稳定下来，四十八杰个个用命，甚多黑衣卫队中人，都被逼出四五丈外。

冷傲的费公亮，似是亦对唐璇生出极深敬佩之心，微微欠身说道：“帮主自先生走后，食不下咽，席不安枕，迄目下为止，一直未合过一刻眼睛。”

唐璇道：“帮主的厚爱，我唐璇粉身碎骨不足以言报。”

欧阳统缓缓放开了唐璇的左手，说道：“先生言重了，穷家帮如非仗凭先生的才智，岂有今日之成就，如若说我欧阳统对先生有所偏爱，那是先生加惠于穷家帮所有之人。人人敬爱，岂是我欧阳统一人。”

关三胜低说道：“唐兄无恙，帮主也该放宽心了，快请运气调息一阵，咱们还要冲破十里重围。”

欧阳统微微点头，闭上双目，运气调息。

忽见杜天鹗身体摇了几摇，一跤跌倒在地上。

这时，围攻上官琦的黑衣卫队和铁甲骑士，已全被四十八杰接了过去，上官琦目睹欧阳统和唐璇相遇真情，心中大为感动，一时间呆呆凝视，忘记杜天鹗身受重伤之事。

直到杜天鹗倒了下去，他才霍然惊觉，急急奔了过去，一把扶住，连连叫道：“杜兄，杜兄……”

唐璇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不要动他，他受伤很重。”

上官琦果然不敢再动，放下了杜天鹗。

唐璇缓步走到了杜天鹗停身之处，蹲了下去，查看他的伤势。只见后肩一刀，深及筋骨，全身已被鲜血透湿，除了那一刀最重之外，还有三四处肉裂血流的伤势。

上官琦低声问：“大哥，他的伤很重吗？”

唐璇道：“很重，但却不致有性命之忧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他的手臂，会不会残废？”

唐璇道：“这就很难说了，不过兄弟但请放心，大哥自当尽我之能，疗他的伤势。”

这时欧阳统已调息醒来，低声对唐璇道：“先生，滚龙王阵布十里，在十里之内，都有拦击咱们之人，破围之战，只怕还有一场恶斗……”他似是言未尽意，但却突然住口。

唐璇仰脸望天，凝目浑思不语，良久之后，才缓缓地说道：“帮主关怀之情，叫人感激不尽，但此刻形势，实在大不利于咱们破出重围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先生的高见呢？”

唐璇道：“属下之意，倒不如以攻代守，先乱了滚龙王的耳目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先生料事如神，就依先生之见。”

唐璇轻举右手，拍了拍上官琦的右肩，道：“兄弟。”

上官琦抬起头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唐璇道：“你可有再战之能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体力已渐渐恢复。”

唐璇道：“那很好，天亮时分，我要穷家帮中高手，目睹兄弟豪勇。”

上官琦微微点头，道：“大哥但有所命、兄弟万死不辞。”

这时石阵外的恶战，已近尾声，四十八杰训练有素，最是善打群战、混战，滚龙王的黑衣卫队和铁甲骑士，加起来人数并不在四十八杰之下，但在一场激烈的群殴恶战之后，大都伤亡在四十八杰的纯熟的合击手法之下。

一场惨烈的恶战过后，一切又恢复了平静，留下了满地鲜血，断肢残躯，触目一片凄凉。

夜暗渐退，东方天际泛现起一片鱼肚白色，天要大亮了。这一场恶战，似使滚龙王的属下折损甚大，直到太阳升起，再未见滚龙王发动攻势。

群豪经过一阵调息，精神大部复元。

欧阳统流目四顾，但见四野寂寂，除了遗尸残肢之外，再不见滚龙王的属下，似是滚龙王已悄然退走。

转眼望去，只见唐璇正闭着双目，沉沉睡去，日光耀射下，只见他脸色苍白，不见一点血色。

时光在悄然中溜走，唐璇似是疲倦已极，一觉醒来，天色已到了中午时分。

在这段时光之中，上官琦已替杜天鹗包扎好伤势，让他运气调息。

唐璇轻轻叹息一声，站起身来，抱拳说道：“有劳诸位等候，唐璇甚感不安，这里先行谢罪了。”

群豪齐齐还礼，连称不敢。

关三胜一拱手，接道：“唐兄，两三个时辰之中，始终未见滚龙王再有什么举动，不知是否已撤兵而退？”

唐璇沉思了片刻，道：“就目下形势而论，滚龙王决然不会悄然撤兵而退，除非情势有了出我们意外的变化……”

他的才智，似是还未能一举之间，想出这变化的道理，突地停了下来，抬头望着遥远的天际。

欧阳统知他每遇是疑难的事，总要集中心智，直到想出个中原因，始肯休息，也不惊扰于他。

大约过了有一盏茶的工夫，唐璇那严肃的脸上，泛现起一片茫然和迷惑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难道是她吗？”

欧阳统从未见到唐璇经过一番深长的思虑后，流现出满脸茫然和迷惑，显然，他并未洞悉事情演变的关键，不禁讶然问道：“先生，她是谁？”

唐璇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的师妹……”

欧阳统道：“先生的师妹？她现在何处？”

唐璇道：“死了，她死在滚龙王的手里，她虽是不擅心机之人，但在我恩师栽培之下，耳濡目染，却也非常人可及……”良久之后，唐璇停下了大笑之声，说道：“如若她穷尽毕生所有的智能，安排下一场惊人策谋，那是够滚龙王手忙脚乱的了。”

他似对群豪解说，又似自言自语，但群豪却有着无法插口之感，个个默然不语。

只听唐璇继续说道：“不论事情是否如我所料，但滚龙王撤兵之事，却是千真万确，以他的为人，决不会轻易的放过这次杀我的机会。”

武相关三胜道：“滚龙王会不会声东击西，别有谋图？”

唐璇摇头说道：“不会，眼下他心中最强的敌人是咱们穷家帮。自帮主以下，都是他眼中之钉，背上芒刺，必去之而后快，决不会甘心放过这次机会。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除非发生了使他震惊的事，他才会悄然撤走，就目下的情势而论，滚龙王撤走一事，已无可怀疑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滚龙王既已撤走，咱们留此已无必要，帮中之人，个个祈望着先生平安归去。”

唐璇轻微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还有一件事没有办好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寻找姜姑娘？”

唐璇道：“不错，如若不能把姜姑娘带回去，限期届满，如何向那姜士隐交代？”

欧阳统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怎么？先生终于找出了姜姑娘的下落吗？”

唐璇道：“我师妹告诉了我，她用极为复杂的方法，把那姜姑娘藏入了一处极为隐秘的所在，不知那求见之法的人，永无法找到姜姑娘的藏身之处，那不仅需要智慧、胆识，还要有一付虔诚的神态，以博得那些人的信心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她用的什么方法，竟是如此的复杂？”唐璇道：“如若方法是简单，我们找起来固然是容易，但也就无法瞒得滚龙王的耳目了。”

上官琦肃然道：“帮主纵不叮嘱于我，在下也自知留意的。”

秋风萧瑟，战阵凄凉，滚龙王的包围虽然已撤去，但每个人的心头，却仍有无比的沉重。

长空中日光突现，淡淡的日色，映照着战场中纵横狼籍的尸体，映照着

几副疲惫的面容。

唐璇突地转过头来，沉声道：“帮主但请回转大营，属下这就去轻轻拍了拍上官琦的肩头，道：“兄弟，走吧！”

转身当先大步而去。

穷家帮中之人，眼看着这体力屠弱的书生，为着穷家帮中之事，如此辛苦奔波，做了体力极限之外的事，心头煞是焦虑，又是担心。

费公亮仰天叹了口气，缓缓道：“但愿唐先生身体健康，便是穷家帮之幸了。”

欧阳统点头道：“但愿如此。”

上官琦随着唐璇走出了这一片凄凉的原野战场，西行而去。两人心头俱是心事重重，无言地走了许久许久，突闻秋风中飘来一阵新枣的清香，上官琦精神一振，道：“枣林到了。”

唐璇嘴角泛起一丝淡淡的微笑，缓缓道：“枣已结实，秋将暮矣！距离寒冬，已不太远了。”

上官琦心中蓦地感到了一种难言的寒意，口中勉强笑道：“枣已结实，我们却走得渴了，正好去大吃一顿。”

挺起胸膛，大步而去。一片繁茂的枣林中，一个身着青衫的果农，心不在焉地在枣林前修剪着树枝，他表面虽在工作，神色间却仿佛期待着什么。

上官琦目光转处，暗暗忖道：“只怕这就是了。”

只见那果农目光也遥遥望了过来，上官琦朗声道：“请问大哥，你林中果子有多少颗？”

那果农掌中剪刀“当”的一声，跌落到地上，道：“和……和你的头发……一样数目。”

他语声结结巴巴，态度也甚是紧张。

唐璇微微一笑，大步向那果农走了过去，和声道：“累你久等了，此刻便可带我等去吧！”

那果农古铜色的面容上，绽开了一丝真诚的笑容，道：“两位老爷请随我来。”

便带领唐璇与上官琦两人，穿出枣林。

枣林外地势更见荒僻，这果农带着他们两人走上了一个小小的山坡，穿过两处山弯，便有间小小的茅屋建筑在一片丛林外的坡里。

那果农走上前去，高声呼唤道：“马七哥，有买柴的客人来了。”

茅屋中一个苍老粗重口音回道：“买几担？”

那果农道：“买八担。”

语声未了，便有个衣衫破旧的驼背老人自茅屋中冲了出来，举臂高呼道：“多谢苍天，你们终于来了，可等苦了我了。”

那果农也笑道：“多谢苍天，我也总算了却一桩心事。”

他两人显然因为此事一了，便又可安心归于本业，是以心头欣喜。

驼背老人起了房门，领着他们又走了约摸顿饭工夫，果然来到一座临水的茶亭。

上官琦和唐璇两人走到河边，提高声音呼道：“买鱼呀，买鱼！”

水面上的渔舟，果然有许多只荡了过来，上官琦转目四望，寻着了个赤背的独眼渔夫，高声问道：“七条鱼是什么价钱？”

那独眼渔夫浑身古铜色的皮肤，短小精悍，闻得呼声，也似乎吃了一惊，

口中应道：“八条鱼三两银子。”长竿一点，渔舟荡了过来。

渔舟靠岸，上官琦便扶着唐璇上船头，那独眼渔夫也不再说话，尽力荡舟，南行而去。

水急舟轻，两岸风光如画，约莫走了顿饭工夫，渔舟急转驶入了一道河岔，只见三五艘渔舟停泊在岸边，岸上正有个小渔村。那独眼渔夫将船靠岸后，也是迫不及待地驶船而去。这些人仿佛已知道自己担负的事甚是神秘，是以都不愿牵涉入这件神秘漩涡中，能早些脱身事外，便早些脱身事外。

两人离舟登岸，唐璇体力虽已不支，但距离目的之地越近，他的精神便是越是兴奋。

举目望处，只见那渔村屋舍简陋，占地不过亩许方圆，此刻天色未暮，但渔村中却寂无人声，几缕炊烟，袅袅飘散。

这渔人聚集的村落，一共只有十余户人家，家家门户洞开，有几个壮年的渔妇，正在门口织补渔网，还有几个老年渔夫，在夕阳下吸着旱烟，他们的生活虽然穷困，但神情却极为悠闲。

唐璇与上官琦在村中走了一圈，目光四扫，看来看去，竟连一个白发老妪也未曾看到。

上官琦已有些焦急，皱眉道：“莫非错了吗？”突见村外还有一户人家，门前人声嘈杂，两人大步赶上前去，只见人人面上俱有哀戚之色，门内香花素幔，停放着一具棺木。

上官琦心中一动，寻了个中年渔夫问道：“借问大哥，这是替什么人办丧事？”

那中年渔夫奇怪地瞪了他一眼，方自叹道：“是位邹老太太，客官远道而来，莫非是他老人家的亲戚吗？”

上官琦摇了摇头，口中却急急问道：“那位邹老太太，是否年纪甚大，连头发都白了？”

中年渔夫叹道：“可不是么，她老人家头上早已看不到一根黑头发了，辛苦了多年，直到两天前……”

上官琦面色微变，接口道：“贵村之中，除了邹老太太之外，还有没有白发老妪？”

中年渔夫又自呆了呆，心中大奇，口中却自自然然地答道：“只有她老人家一位。”

上官琦呆了一呆，再也说不出话来，那中年渔夫满心奇怪地瞧了他几眼，喃喃地转身走了。

唐璇沉思半晌，缓缓道：“那位老人家虽然死了，但我师妹既然肯将此等最重要的事托付于她，她必定是位极为老成持重的人，临死前亦定会将这秘密交托给她一个最可靠的人。”

上官琦沉吟道：“但此人是谁呢？”

教我们该如何寻找于他？”

唐璇凝目沉思，默然不语。

显然，才智绝伦的唐璇，一时也被闹的没有主意，两个人四道眼神，呆呆地望着那具薄薄的棺木出神。

忽见那素幔启动，缓缓走出一个梳了长辫子的姑娘。这姑娘大约十四五岁，身上穿着白布孝衣，眉宇间满是哀伤之色，脸上的泪痕未干。

她举起衣袖拭一下脸上的泪痕，两道眼神却凝注在唐璇和上官琦的身

上。

唐璇精神一振，低声说道：“兄弟，寻找姜姑娘的线索，只怕就在这位姑娘的身上了。”

果然，那姑娘望了两人一阵，启动樱口说道：“两位可是找我奶奶的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是啊！可惜邹老太太死了……”微微一顿接道：“令祖母死时，可有遗言告诉姑娘？”

那村女缓缓点了点头，默不作声。

唐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请问姑娘，这一只鱼网，有好多个孔？”

那村女身子突然一阵颤动，四外望了一阵道：“三千三百三十上官琦一抱拳：“我们领了王后之命而来。”

那村女镇静了一下心神，道：“王后贵庚？”

上官琦伸出了三个指头，一正一反，连转两次。

那村女一直瞪着一双圆圆的大眼睛，望着上官琦的举动，看他三指连转两次，缓缓从怀中模出了半截玉簪，递了过来，道：“我奶奶留下此物，要我交给王后派来之人。”

上官琦接过玉簪，道：“多谢姑娘。”

那村女道：“你们往东走，五里外有一片大草原，草原上有很多牧羊人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多谢姑娘指点。”

回头望着唐璇道：“大哥，咱们走吧？”

唐璇探手入怀，摸出了一个铜钱大小的竹牌道：“姑娘请收好这个竹牌，一月之后有人来此讨取，姑娘有什么事，尽管吩咐那人去办。”

那村女犹豫了一阵，才伸手接过竹牌。

两人出了渔村，向正东奔去。

唐璇身体衰弱，走了一阵，已觉不支，汗水滚滚而下。

上官琦蹲下身子，道：“我背你赶路如何？”

唐璇也不谦辞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有劳兄弟了。”

上官琦背着唐璇，放腿疾行，片刻工夫，果然到了一片广大的草原中。

这片草原，足足有百亩以上，果然数十个牧羊的童子，穿梭其间。

上官琦高喝三声：“买羊啊，买羊啊！”

一个十三四岁，衣着褴褛的童子，缓步走了过来，两道目光，不停的打量唐璇和上官琦，神情间流露出无限的畏惧，但他终于走到了上官琦的身前。

上官琦四周打量一眼，只见数十个牧羊童子，都流露出惊奇的目光，望着两人，似是对两个陌生来客，感觉甚是新奇。

唐璇和蔼一笑，低声说道：“小兄弟，不要怕，一只羊儿多少钱？”

那牧童突然一闭双目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三千三百三十三。”

他脸上流露出无限的兴奋，喃喃低语道：“啊！你们终于来了，等得我好苦啊！”

上官琦缓缓摸出半截玉簪，托在掌心上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可识得此物吗？”

那牧童望了玉簪一眼，道：“我带你们去啦！”

放腿向前奔去。数十个牧童，呆呆地望着三人，交头接耳，流现出心中惊奇。穿过广大的草原，是一道横起蜿蜒的土岭，岭下一片宽阔的杂林。

那牧童机警地扶着回顾一眼，看同伴并未追来，才举手对两人一招，道：“进来吧！”

当先闪入林中。

上官琦扶唐璇，穿行绕走在杂林之中，足足走了一顿饭工夫之久，那牧童才陡然停住，扬手指着一座密林环绕的茅舍，道：“就在那里了，你们去吧！”

也不容唐璇等再问话，转身急奔而去。

上官琦道：“咱们早些过去瞧瞧。”

加快脚步，直向那林木环绕的茅屋中奔去。

茅屋的柴扉，紧紧的关闭着，当门处，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妪，手里横着一只竹杖，闭目而坐。

上官琦手托玉簪，走了过去，低声说道：“老前辈。”

那老妪微微启动一下闭着的双目，打量了上官琦一眼。两道目光，凝住在半截玉簪之上，挺身而起，从怀中摸出一截断簪，合在一起，果然一簪分断，对起来天衣无缝。

上官琦低声说道：“在下等奉了王后之命而来，求见姜姑娘。”

那老妪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她病的很厉害，已经有几天未进过食物了。”

唐璇道：“那就请老前辈早些带我们早去一步了。”

那老妪道：“怎么？你还会医病吗？”

唐璇道：“略知一二。”

那老妪不再多问，侧身进入了茅舍之中。

上官琦紧随那老妪身后进了茅室。

只见靠在茅室一角处，端放的木榻上，拥被躺着一个人。那人对几人进入茅室之事，浑似不觉一般，连头也未转动一下。

唐璇缓缓步行了过去，走到木榻前面，低声叫道：“姜姑娘，姜姑娘……”他一连呼叫了数声，那拥被而卧之人，连动也未动一下。遂缓缓伸出右手，替那姑娘把脉。

只觉她脉息微弱，有如垂死之人，心中亦不禁暗暗伤感不已，转目望那老妪一眼，道：“你们为什么不劝她吃些东西呢？”

那老妪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她一入此室，就是这般模样。”

唐璇望了那老妪一眼，道：“你的事情已完，可以去了。”

那老妪沉吟了一阵，欲言又止，转过身子，缓步而去。

上官琦目睹那老妪去远，轻声对唐璇说道：“大哥，此地非咱们久停之处，咱们该早些走啦！”

唐璇缓缓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瓶，打开瓶塞，倒出三粒丹丸，说道：“兄弟，这药丸，先让她服下一粒，尽这三粒丹药之力，保住她的病势不受变化。咱们兼程赶路。”

上官琦当下抱起一息奄奄的姜姑娘，起身而去。

唐璇记路的本领，举世无双，两人绕出了杂林，兼程赶路而行，到天色入夜时分，已遇上了穷家帮中派出接应的人。

原来欧阳统担心唐璇的安危，并未立刻回归大营，下令穷家帮中之人，暗中追随保护，但却不许干扰到唐璇的行动，是以两人的活动，始终在欧阳统派出的随护之人的监视之下。

穷家帮中之人，早已备好了车辆、马匹，一和唐璇会合，立时把一息仅存的姜姑娘，安排登车，护拥归营。

半夜紧赶，回到穷家帮大营所在，已经是四更时分，深宵寒露下，欧阳

统带着武相关三胜和穷家帮中的高手，迎出村外。

唐璇急跃下马，躬身長揖，道：“劳帮主大驾亲迎，叫属下如何敢当？”

欧阳统却微笑答道：“先生连日辛劳，快请回房休息一会吧！”

唐璇长长叹息，默默不言，缓步向前行去。

上官琦一拱手，道：“帮主，姜姑娘现在车中，但她病势很重，最好能请姜大侠亲自抱她出来。”

欧阳统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姜士隐思念女儿，神智已陷入昏乱之中，大吵大闹，本座不得不暂行点了他的穴道。”

说话之间，遥见两个灰衣大汉，抬了一座软床，急急奔了过来。

上官琦肩负重任已了，忽然想起了杜天鸮来，急急问道：“帮主，我那杜大哥的伤势可好了一些吗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杜大侠伤势已渐好转，上官兄不用担心。”

这时，两个灰衣大汉已然奔近车前。

欧阳统伸手拍活姜士隐的穴道，暗中却运功戒备，怕他突然醒来之后，神智未复，出手伤人。

只听姜士隐长长吁一口气，口中大声喝道：“唐璇那小子回来没有？快还我女儿来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令爱现在马车之中，只是她病势沉重，姜大侠镇静一下，再去看她不迟。”

姜士隐果然静了下来，缓步向马车走去。

上官琦看他举步之间，身体不停的颤动，忍不住低声说道：“令爱身体虚弱，奄奄一息，姜大侠，最好小心一些。”

他目睹那姜姑娘的病情，一路之上，都担心她突然死去，生怕回来之后，无法向姜士隐交代。

姜士隐那将要触及车帘的右手，突然一阵抖动，停了下来，回顾了上官琦一眼，又缓缓伸手去，揭开了车上的垂帘。他望望女儿的脸色，仰脸吐一口气，这口气似是吐尽了他数日来心中积存的忧郁，阴森的脸色上，突然开朗了不少。

上官琦瞧的暗暗奇怪。忖道：“姜姑娘的病势如此沉重，这姜士隐看去竟然十分轻松，难道这位多灾多难的姑娘，一直是在这般沉重的病势中，渡着岁月吗？”

欧阳统拱手一笑，道：“中宵风露甚重，姜大侠把令爱抱回室中，敝帮唐先生医理精深，世无其匹，明天再请他为令爱诊病用药。”

姜士隐似是已神智尽复，微微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帮主的盛情，在下感激不尽。”

抱着爱女大步行去。

欧阳统低声对上官琦道：“数日夜来，上官兄一直为唐先生的安危，枕席难安，纵然是铁打之人，也难免要有些困倦，今宵请好好的休息一夜吧！”

上官琦笑道：“晚辈精神尚好，有劳帮主派人替在下带路，我要去看看杜兄的伤势。”

欧阳统仔细看去，只见他精神充足，果然是毫无倦容，心中暗暗赞叹道：“此人年岁不大，但内功却是筑基甚深，”当下点头一笑道：“杜大侠伤势甚重，深夜之间，最好别惊扰他，上官兄明天再去看他不迟。”

上官琦点头应道：“多承赐教。”

转身而去。

欧阳统目睹上官琦去后，黯然对武相关三胜道：“唐先生的身体，似是愈来愈坏了，如不再让他养息一下，只怕他实难再撑下去。”

关三胜道：“属下亦有同感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为了能使他安心养息，我已决定把他送往一处人迹罕至，风物秀美的所在，让他能摆脱人事烦扰，唉！大敌当前，决战随时可能暴发，送走唐先生，虽然冒险一些，但衡度轻重，本座仍以送他静养为宜，我已下令三阁一堂的堂主，各选高手十人赶来此地……”

关三胜接道：“怎吗？帮主已决心要和滚龙王硬拚一场吗？”

欧阳统摇头说道：“唐先生去后，主事乏人，自是不宜和滚龙王决战硬拚，本座用心以攻为退，争取主动，集中全力，歼灭他部分人手，给他个高深莫测，或可拖延他征服武林的计划。”

关三胜道：“此法甚好，但送走先生之事，最好能保守秘密，不让此讯泄露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因此要劳你一行……”他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唐先生为人表面柔和，内在刚强，他如不肯遁世养息，咱们实难强他，因此，有劳你一行了，我已封了两封密函，你送他到了停身之处，再行交付于他。”

武相关三胜一抱拳，道：“属下领命……”

一宵匆匆而过，次日中午时分，欧阳统带着关三胜，来访唐璇。

唐璇经过一夜安睡，精神似是好了甚多，一见帮主，立时迎入室中，长揖拜见。

欧阳统微微一笑，还了半礼，道：“先生的身体好些吗？”

唐璇道：“有劳帮主下顾，属下精神很好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我想到帮中几件大事，犹豫难决，想请先生分劳。”

唐璇道：“帮主尽管吩咐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此事关系着穷家帮的未来幸福，先生虽然才华绝世，也要得经过一番思虑，才能有所决定，因此，本座劳请关兄，送先生到一座幽静所在，小住几日，不为琐事困扰，也好专心筹虑帮中大计。”

唐璇微笑答道：“帮主说的是，不知属下几时动身？”

欧阳统想不到，竟然这般轻易地说服了唐璇，微微一怔，道：“急不如快，本座请先生即刻登程。”

唐璇笑道：“属下遵命……”缓步走近案前，取过一个密封的锦囊，和三张药单。说道：“这药单开给姜姑娘的，要她照单服药，锦囊请帮主收好，一月之后，再行拆阅，切勿提前拆看。”

欧阳统看他神色平静，似是这一切的变化，都在他预料之中，心中暗觉奇怪，伸手接过锦囊，说道：“先生要即刻登程。”

唐璇笑道：“属下唯帮主之命是遵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车马已齐，为解先生旅途寂寞，我派了关三胜相伴先生。”

唐璇道：“属下有一个不情之求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只要是穷家帮能力所及，无不答允。”

唐璇笑道：“我要上官琦陪我同行。”

欧阳统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他不是咱们穷家帮中之人，本座势难……”

唐璇道：“只要帮主答允属下带他同行，上官琦本人，决不致有所推托。”

欧阳统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先生既有此意，本座岂有不允之理。”

回头对门口的一个灰衣大汉吩咐道：“去请上官大侠。”

片刻之后，上官琦匆匆赶来。

唐璇不容上官琦出言相询，一拱手抢先说道：“劳兄弟随我去办一件大事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大哥之命，小弟万死不辞。”

唐璇道：“门外车马已齐，咱们要立刻上路。”

上官琦微微一怔，道：“这么急促吗？”

唐璇笑道：“兵贵神速，愈快愈好。”

上官琦回头对欧阳统一抱拳道：“有劳帮主代告杜兄一声，就说在下随我大哥而去。”

欧阳统笑道：“上官兄但请放心。”

茅舍外面，早已停着一辆四轮马车，一个毡帽压眉的的黑衣人，高坐在车前，控缰待发。

唐璇登上马车，关三胜紧随在两人身后而上，随手放下车前垂帘。

那端坐车前的黑衣大汉，突然一抖缰绳，四马放蹄奔驰，车轮飞转，划起了两道滚滚的烟尘。

车行十里，关三胜突然从怀中取出一个封袋，拆开看了看，然后晃燃千里火烧去，吩咐那车夫，道：“直奔正西。”

但觉轮车一转，易向疾行。

回头望去，只见唐璇闭着双目，靠在折叠的棉被上面，鼻息微闻，似已沉沉睡去。

上官琦目睹关三胜拆阅封袋的举动，极是神秘，亦不便插口相询，索性也靠在车栏上，闭目养息，装作睡去。
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光，突感行车颠动，想是已折入了崎岖不平的路上。

关三胜轻启车帘，一跃而出。

足足有一顿饭工夫之久，仍不见关三胜回入车中，上官琦忍不住好奇之心，启开车帘一角，向外望去。

只见那毡帽压眉的赶车人，扬鞭驰车，衣袂迎风飘动，哪里还有关三胜的踪迹。

上官琦放下了垂帘，心中疑窦更深。

忽觉奔驰的马车，陡然停了下来。

马车外传来关三胜的声音，道：“两位请下车用饭。”

上官琦掀开垂帘，扶唐璇步下马车，只见一片翠竹，环绕着一座茅舍，关三胜站在篱门处，含笑相迎。

唐璇的身体，似是愈来愈坏了，手扶着上官琦的肩头，步入了茅舍之中。

茅舍广大，打扫的纤尘不染，厅中的八仙桌上，早已摆好了香茗细点。

唐璇坐下食用了一些茶点，起身说道：“茶点已足，不用再进餐食，咱们赶路吧！”

马车上四匹长程健马，早经易换，三人登上马车疾驰而去。马车日夜兼程，中途又再易健马，第二天傍晚时分，马车突然停了下来。

沿途之上，唐璇平静的躺在车中，但他每隔上几个时辰就给上官琦出上一个难题，看着上官琦想通之后，立时又出一个，就这般牵住上官琦所有的心神，使他忘去了旅途的绵长。

关三胜跳下车去、顿饭工夫之后，带着两个健汉，抬着软轿而来，上官

琦扶唐璇上了软轿，奔行于一条崎岖的山道上。山行十余里，景物一变，高峰流泉，苍松满山，一座翠色的茅舍隐隐现于松林中，那茅舍不但搭建得十分别致，外面的颜色，也和那苍松一般，非到近前，很难看到。

两个抬轿人，放下手中的轿子，垂手退到一侧，关三胜掀轿帘，低声说道：“唐兄，到了。”

唐璇步出软轿，抬头打量了四周形势一眼，笑道：“好一处埋骨青山。”

关三胜微微一怔，道：“唐兄，你……”

唐璇一挥手，打断了关三胜未说之言，道：“有劳关兄，上复帮主，就说我唐璇对帮主的垂爱，感激不尽。”

关三胜黯然接道：“但愿青山流水，能使唐兄的健康早复，半年后，兄弟再来迎接。”

唐璇低沉的笑道：“但愿来年仍能相见。”

关三胜接道：“兄弟要赶回复命，不能久留。”

唐璇道：“一路顺风，我不送了。”

关三胜一抱拳，带着两大汉，和那一顶软轿，匆匆下山而去。

上官琦抢先带路，推开了两扇紧闭的木门。

只听一阵燕语莺声，传了过来，“见过唐先生。”

四个妙龄女婢，早已仁立门后，木门一启，立时跪下相迎。

上官琦身躯疾闪，退到了唐璇的身后。

唐璇举步入门，挥手说道：“你们不用多礼，起来啦！”

四个小婢应声而起，近门两人等到上官琦一进木门，立时疾快的关上了木门，落下重锁。

唐璇已在四个垂髻小婢的护拥之下，向前行去。

那是一条白石铺成的甬道，两侧植满了山花，矮松，土石仍见新痕，显然，是种植的时光不久。

白石甬道尽头，是一座精巧的客厅，铺了地毯，天蓝色的窗幔，物具摆投，件件精致雅古。

大厅右侧，有一道圆门，门外长廊曲栏，小桥流水，雅致悦目，极尽玲珑纤巧，显得修筑之人，费过了一番心血。

东渡小桥头，一幢精舍，那是书房和卧室，布设素雅，色彩调和，书架上整齐地摆满了书籍。

唐璇打量完这幢精致的养息之所，突然长叹一声，回顾了上官琦一眼，道：“兄弟，你瞧瞧这幢精舍之中，缺少何物？”

上官琦茫然说道：“筑建精巧，极见匠心，小桥流水，风物如画，小弟实在看不出有何缺点。”

四个相随身后的小婢，左首一人接口说道：“室中储粮，应有尽有，足够咱们七个人半年食用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咱们明明六个人，哪里多出一个人了。”

第二个小婢接道：“还有一个大师父，正在厨下做菜。”

上官琦哦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第三个小婢接道：“厅后药室中，备有各种药物，供先生滋补食用。”

第四个小婢，甩一下辫梢儿，接道：“我等都善弦管清歌，随时为先生消愁解闷。”

唐璇缓缓就一张木椅坐下，淡淡一笑道：“四位都生的花枝模样，幽居

这深山之中，闲云苍松，不觉着有些委屈吗？”

第二十七回 奇才谢世

四婢齐齐躬身说道：“能得侍奉先生，我等已觉荣宠万分。”

唐璇转眼望着上官琦道：“兄弟，你可看出来缺少之物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兄弟想它不出。”

唐璇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缺一具埋骨的棺木。”

上官琦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大哥，何以出这般不祥之言？”

唐璇黯然接道：“我如尚要活过半年，也不会答应来这山中静养了。”

上官琦看他说的十分认真，一时之间，不知如何接口，长长的叹口气，默不作声。

唐璇淡然一笑，接道：“兄弟可是觉着我既知死之将至，何以不肯用余下的有限生命，和滚龙王决战一场，是吗？”

上官琦确实想到了这个问题，只是不便出口，但他不善谎言，急急说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唐璇突然一整脸色，严肃地说道：“两度交手，滚龙王已知他的智计，难为我敌，此人狠就狠在能伸能屈，形势不利于己，立时避而不战，我只有短短数月的寿限，和他对智火拚，或可支撑下来，但要扫穴犁庭，只怕已难如愿，天涯辽阔，滚龙王的实力，又十分强大，想在数月之中，把他的实力一鼓歼灭，自非容易之事，因此，我必需要善为利用这一段有限的生命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山居事简，也许能使大哥养息复元。”

唐璇笑道：“那太冒险了，如若上天不从人愿，病势难复，岂不白白浪费了这一段宝贵的时间。”

上官琦叹道：“大哥的用心呢？”

唐璇缓缓站起身子，走近窗前，仰脸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兄弟，在这段时间之中，我随时有死亡的可能，你必须听我的话，帮我完成制服滚龙王的陷阱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大哥尽管吩咐，小弟无不遵从。”

唐璇道：“为兄的还有一件不情之求，尚望兄弟能够答允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”

唐璇道：“在我这最后几个月的生命之中，事情繁多，倍于往常，我自知体力恐已难支这沉重劳累的工作，如若我不幸中途而逝，还望兄弟帮我完成心愿。”

上官琦心中明白他此时之言，句句字字，都是出自肺腑，当下欠身说道：“小弟全力以赴。”

唐璇道：“那很好……”凄冷一笑，接道：“很多事情，我恐已不能对你解说清楚了，你心中不免要存有甚多的疑问，但望兄弟不要多事犹豫，照我的遗言去做就是。”

上官琦怔了怔，道：“小弟遵命。”

唐璇一面举步向卧室之中行去，一面缓缓说道：“兄弟，我要睡一会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大哥请便。”

目注唐璇步入卧室，掩上了房门。四个小婢似是都受过了严格的训练，虽然侍奉身侧，但绝不打扰两人，眼看唐璇睡去，立时分出一人，倚门而坐，等候差唤，余下三人，却轻步走到了上官琦的身侧，低声问道：“小婢雪梅，公子如有需要，尽管吩咐。”

上官琦忽然心中一动，问道：“你们四个人，可以是梅、兰、莲、菊称呼的吗？”

雪梅点点头道：“公子猜的不错，为了使两位易于辨识，记忆，我们分以春兰、夏莲、霜菊、雪梅为名。”

上官琦看她妖娆伶俐，对答如流，倒不敢和她多所攀谈，挥手说道：“姑娘暂请退去，在下如用什么，自会招呼姑娘。”

三日时光，匆匆而过，唐璇在这三日时光中，一直平静地休息着，他似是已忘记了对付滚龙王的事情。

欧阳统在这处僻静的宅院中，蓄存了大批的药物，并运来了唐璇留在穷家帮总寨中的存书和药物，山居清静，美婢解颐，但这仍无法使唐璇安下心来静养，表面上他装作的十分平静，若无其事，似是已忘了世间大事，但他的内心之中，却如汹涌的波涛一般，殚尽心智，穷三日夜的时间，想出了对付滚龙王的办法。

第四日，中午时分，上官琦正在静室打坐运功，这几日来，他倒是被山居的幽静，涤除了胸中的烦恼，安心行功。

忽听一阵脚步声响，唐璇走了进来。

上官琦急忙起身让座：“大哥好了些吗？”

唐璇叹息一声，在木椅上坐下，道：“兄弟，我已是不久于人世了，有件事必须对你说明的。”

上官琦看他面色凝重，应道：“大哥吩咐就是，兄弟一定照办。”

缓缓坐在桌边。

唐璇道：“放眼当今武林，小兄死后，能与滚龙王相抗的，只有两人。武功方面便是兄弟，致于谋略嘛……只有一人……”

上官琦道：“大哥，你是说……”

唐璇道：“连雪娇，连姑娘。”

上官琦不觉黯然。

唐璇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连雪娇幼小受尽了折磨苦难，坎坷身世，险狡的环境，使她产生了常人难及的忍耐，遇事每每能权衡到大局的利害得失，但她一但浸沉于美好的情爱生活之中，即将使她雄心消沉，生出了畏苦避难之心……”他缓缓把目光投注到上官琦的脸上，道：“兄弟，我不忍说下去了。”

上官琦神色屡变，显然他内心有着无比的激动，良久之后，才缓缓说道：“小弟记下了。”

唐璇道：“苦了兄弟，但却能挽救天下武林同道免于浩劫，也使无数苍生，得免于流离失所的战乱之苦。”

上官琦严肃地说道：“大事底定之日，滚龙王授首之后，小弟当遁空门，永不再履红尘。”

唐璇道：“你相中与佛无缘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难道要我以身相殉？”

唐璇摇头道：“你不是早夭之相。”

上官琦举手搔了一下头皮，道：“这个小弟就猜它不着了。”

唐璇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要长期忍受那相思折磨，以激励她好胜之心，建立不世功业。”

上官琦忽然觉出自己内心之中，对连雪娇有着强烈的爱慕，垂下头去，

默然不语。

唐璇目光环扫了一下满庄山花，低沉地说道：“兄弟，我知道，在你内心之中，已对那连雪娇生出了强烈的爱慕之意。”

上官琦急急接口道：“大哥……”叫了一声，语声却突然中断。

唐璇轻轻的咳了一声，笑道：“只不过你愿和袁孝去争夺而已，唉！这是一场势不均，力不敌的情场之战，袁孝除了武功之外，才智外貌，都难和你竞争，但他优点，却也是这些条件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大哥不要再说下去了。”

唐璇两道目光，盯注在上官琦身上望了一阵，道：“兄弟，冷静些，日暮黄昏之后，我就要闭居室中，那地方当是我埋葬生机之处，也许你再也听不到我的声音了。”

上官琦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大哥请恕小弟失言。”

唐璇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另一个人比兄弟更为痛苦。”

上官琦已有些神志茫然，说道：“哪一个？”

唐璇道：“连雪娇连姑娘……”

他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她武功愈高，内心之中的遗恨也将愈深。”

上官琦突然一抱拳道：“大哥不用再说了，小弟一人纵然受尽了折磨痛苦，也将为我天下武林同道着想。”

唐璇微微一笑道：“岂仅如此而已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还要小弟做些什么？”

唐璇道：“连雪娇肯为穷家帮主谋大事，那要兄弟动之以情，她敢和滚龙王对阵交战，那要兄弟给她勇气……”

他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你要面对着玉人，忍受着痛苦折磨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这个小弟只怕难以自己……”

唐璇接口道：“你必须自我克制，当你想到那千千万万生灵，安危都系于你一念之间时，你将会忘去了自己的苦难，唉！兄弟，没有缺陷的人生，决无法留给世人怀念。”

上官琦黯然说道：“小弟记下了。”

唐璇爽朗的大笑一阵，道：“这也是咱们兄弟最后一次谈话了，你心中有什么为难疑虑之事，不妨都说出来吧！”

上官琦勉强压制下心中的悲苦，强作欢颜，他不愿在唐璇仅有一段欢笑时光中，给他增加上一些黯然的惆怅。

这一个下午，两人都尽量谈论些欢乐的人生，谁都未提以后那些悲苦的事。

太阳沉下了西山，唐璇抖一抖身上的落尘、望着满天彩霞，说道：“兄弟，人生像傍晚的云彩一般，想光耀灿烂，必将难以长久。”

缓缓举步行去。

上官琦一直紧紧的追随在他的身后，走到书室门前。

唐璇缓步进入书室，回头笑道：“兄弟不用进来了。”

上官琦知他一进此室，今后是否还能够相见，甚难预料，不禁神伤，黯然说道：“时光还早，咱们再谈一会如何？”

唐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兄弟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这山庄的防卫……”

唐璇低沉的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如若为兄的料断不错，欧阳帮主当可在最

近十日之内来此。”

他轻轻叹一声，道：“左右二童虽然未和咱们见面，但我想来定然负有保护咱们的责任，也许还有很多穷家帮的高手，化装作猎人樵夫，散布在这山庄四周。”

缓缓闭上了书房的木门低声说道：“兄弟，从此时起，不要再惊扰我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大哥的食用之物呢？”

唐璇道：“我早已储在书房之中，自炊自食，不劳费心。”

上官琦目注那两扇木门，抱拳一个长揖，道：“大哥多多保重，小弟当常守在室外，如有需要之处，呼叫一声即可。”

只听木门一声轻响，闭了起来。

上官琦搬了一把木椅，就在唐璇的书室外，坐了下来。兰、莲、菊、梅四婢，虽然轮流替上官琦送上菜饭，但她们已不似上官琦初来时所见那样活泼，都变的沉默了，对上官琦，她们似是已生出了一种深沉的畏惧之心。

匆匆三日，安静度过，唐璇紧闭的书室房中，除了日夜高燃一支烛火之外，听不到一点声息。

上官琦耐不下好奇之心，几次巡行窗外，想一窥唐璇究竟在室中做些什么？但那书室门窗紧闭，又垂着厚厚幔子，不论何等过人的目光，除了可见那透出的灯光之外，也看不到别的事物。第四日中午时光，雪梅匆匆行来，遥对上官琦施一礼，说道：“有人求见唐先生。”

上官琦似是感到自己近来对这四个如花美婢，太过严肃了一些，当下极其柔和地说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雪梅摇摇头道：“不认识。”

上官琦眉头微耸，略一沉吟，道：“是男人还是女人？”

雪梅道：“一男一女。”

上官琦霍然站了起来，走到厅门口处，道：“带他们进来见我。”

雪梅应了一声，转身而去，片刻之后，带着两人而入，上官琦凝目望去，只见那雪梅身后之人果然一男一女。

那男的大约有十五六岁，背上插着宝剑，女的一身黑衣，面目娟秀，大约有十八九岁，手中捧一个白色的玉盒。

上官琦心中一动，想起了唐璇之言，在这山庄之下的隐秘之处，暗藏穷家帮中左、右二童两个高人。

心念在想，口中却沉声问道：“阁下贵姓，要找何人？”

那男童双目闪动，打量了上官琦一阵，道：“在下要找唐先生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唐先生不能见客。”

那佩剑童子两道炯炯的眼神，投注在上官琦的脸上，打量了一下，道：“阁下贵姓？”

上官琦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在下上官琦。”

那男童翻手一摸剑把，说道：“阁下和唐先生是何亲谊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唐先生乃在下的义兄……”微微一顿又道：“大驾何人，身份尚未见告？”

那男子道：“左童张方……”他眼中流露出怀疑的目光，道：“咱们好像从未见过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兄弟在穷家帮中，尚是客居的身份！”

左童张方看去年岁不大，但做人处事，却是有着一股老到之气，沉吟了

半晌，轻轻咳了一声道：“在下一未接帮主之命，二未得先生之谕，实无法信得阁下之言。”

上官琦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在下也是一样，穷家帮左右二童名气虽重，可惜在下和他们缘慳一面，你虽自称左童张方，那也是难让在下深信。”

左童张方道：“阁下既非穷家帮人的身份，这几句话岂不有喧宾压主之嫌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我应义兄唐璇相邀，为他尽力全属私谊，别说是阁下，就是欧阳帮主的大驾亲到，也要等到限期届满，才能和我义兄相见。”

左童张方脸色一变，刷的一声，拔出背上长剑，道：“不见唐先生一面，在下实难罢休。”

上官琦剑眉耸扬，森寒的说道：“在下既然相陪唐先生而来，还望张兄能予相信在下。”

张方摇摇头说道：“这个恕难做到。”

上官琦冷笑一声，缓缓转过身子，不再理会左童张方。他冷漠的神态，使左童张方感到了一种莫大的羞辱，登时怒火高张厉声说道：“站住！”

上官琦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怎么？你可想打架么？”

左童张方道：“情势所迫，只好领教一番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在下已久闻穷家帮左、右二童之名，想来定然是身负绝技之士了。”

左童张方道：“阁下不信，那就不妨试试看是否浪得虚名？”

两人言语突冲，都已无法下台，局势剑拔弩张，大战一触即发。

上官琦不再言语，暗中提聚真气，两道炯炯的眼神，盯注在左童张方的脸上，蓄势戒备。

张方利剑一展，冷冷说道：“请亮兵刃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在下就以双手接你几招。”

左童张方怒道：“好狂的口气。”

长剑一扫，横斩过去。他左手用剑，出手的剑路，也是大反常道，使人有着一一种莫测高深之感。

上官琦口中虽是说的满不在乎，内心之中，并未轻视强敌，待剑势将要近身，才陡然向后跃退两步，避开一剑，但一退即上，扬手一指“画龙点睛”，找上张方左手握剑脉穴。

左童张方吃一骇，想不到此人这等豪勇剽悍，赤手一击，竟然是直欺中宫而上，分明有意轻视自己，心中又气又怒，长剑一挥，刷、刷、刷，连劈三剑。

这三剑凌厉恶毒，兼而有之，他又是左手用剑，攻来之势，反道而行，更使人有着无法接架之感。

上官琦也被张方这反道而来的剑招，迫得向后退了两步，心中亦是大为惊愕地忖道：“此人剑招，这般怪异辛辣、倒是不可轻视。”

当下一提真气，双掌蓄足劲力，振臂劈去。

这一掌力道猛恶，非同小可，掌势未到，一股暗劲，已自撞击过去。

上官琦施展空手入白刃的招术，指点掌劈，竟然把左童张方的剑势封住。

张方一面挥剑抢攻，一面暗暗忖道：“此人武功高强，实是生平未遇的劲敌，看来今日之战，凭我一人之力，只怕是难以胜他，久战下来，难免落败，不如早些召来右童，用左右双手剑挫他。”

原来这左右二童，有一套大异常人的战法，一个左手用剑，一个右手用剑，双剑联手出敌，配合的天衣无缝，增加的威势，实非两人个别和人相搏发挥的总和能及。

心念一转，剑势疾发两招，逼得上官琦后退了一步，回头对那黑衣女子说道：“此人武功高强，非我一人之力能够制服于他、你快去请李爷过来。”

那黑衣女子应了一声，转身疾奔而去。

上官琦心头一凛，暗暗忖道：左童一人，已是这样难于应付，纵然未必落败，但亦将大费一番手脚，必得早些把此人制服。念头转动，双掌之势，突然加紧。

刹那间，掌影飘飘，指风疾劲，全都是进手招术。

两人经过这一阵搏斗之后，上官琦已能逐渐适应左童张方反道而行的剑招，不似初动手时那等生疏，这一加紧抢攻，威势大见凌厉，左童张方登时迫落下风，手中长剑有些施展不开。要知上官琦的武功，不但已可列入当世武林第一流的高手，而且他所学十分博杂、诡奇，将各家之长容于一炉，当真是神妙无方，使人无法测出高深。

张方只觉手中剑招，全被对方的指力，掌影封死，施展不开，不禁心头大为焦急起来。

上官琦已逐渐控制全局，占尽了优势，但他心头坦然，未存伤人之心想，只想左童张方在自己掌力迫逼之下，弃剑认输。

哪知左童张方在连番受挫之下，竟然激起了拚命之心，怒喝一声，剑招忽变，寒芒暴闪，连击三剑，洒出了一片剑花。

攻势猛烈，劲道凌厉，寒芒闪处，划破了上官琦的左臂衣袖，伤及肌肤，鲜血淋漓而下，这一来，激怒了上官琦，冷笑一声，欺进而上。右掌“流云掩月”封住了左童张方的长剑，左手疾施一招“火中取栗”，巧妙异常的疾翻而出，扣住了张方的左腕，五指内劲齐发。

左童张方只觉左腕一麻，全身劲力，顿然失去，长剑已入了上官琦的手中。

上官琦左脚也同时飞出，踢了过来。

左童张方眼看上去官琦左脚踢来，但却无法闪避，砰然一声，正中左腿之上。

这一脚踢的甚重，左童张方一个身子整个飞了起来，摔出五六尺外。

他生平从未受过如此的折辱，心中的痛疼，较之身体感受尤重，呆呆的望着上官琦，良久之后，才一跃而起，直向上官琦冲了过去。

上官琦看他脸上充满着激怒之色，怒目圆睁，形态可怖，当下纵身跃向一侧，说道：“胜败乃是兵家常事，张兄这般疯狂相扑，可是存心拚命吗？”

左童张方怒声喝道：“今日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。”

纵身而上，一拳扫去，他腿上伤痛疼正烈，行动大为迟滞。

上官琦轻轻一闪，避开掌势，说道：“张兄虽然被在下踢了一脚，但张兄亦刺了兄弟一剑，如此相抵，双方仍是不胜不败之局。”

他自追随唐璇之后，人已变得持重甚多，虽在动手相搏，仍能衡度大局。

这当儿，突然一条人影，闪电一般的奔了过来，右手提剑，衣着和张方一样，年岁身材也相仿佛。

不用动问，上官琦已知来人定是穷家帮的右童。

来人奔进两人之处，停下身来，暗一打量形势，走近张方身傍，低声说

道：“你是胜是败？”

上官琦抢先接道：“我们是一场不胜不败之局，张兄刺我一剑，我踢了他一脚。”

张方却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败了，而且败的很惨，被他夺了兵刃，踢倒在地。”

右童望了望上官琦手中的长剑一眼，低声对左童张方说道：“咱们武功是平分秋色，半斤八两，你既然斗他不过，我自然也不行了，咱们唯一胜他的机会，就是左右双剑合璧，可惜你眼下身上受伤，手中无剑……”

左童张方和上官琦动过手后，已知他武功远在自己之上，右童之言，虽然有些长他人的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，但却说的句句都是实言，沉吟了良久，答道：“这话不错，咱们单打独斗，都非他敌手，如想制服于他，势非得双剑合璧不可，我此刻伤势，已然大愈甚多，只要一柄长剑咱们就可以联手而出了。”

上官琦眼看两人低声相议，心知在商量对付自己的办法，心中暗自忖道：如果两人合手而出，这一场恶战，定然是十分惨烈，不闹的有人伤亡，恐难休止。

只见右童探手从小腿上高勒快靴里拔出一把匕首，把剑交给了左童张方，并肩向前行来。

上官琦看两人的目光之中，暴射出闪闪凶光，不禁心头一凛，忖道：看来这两人已然动了真火，存心要跟我拚命。

就在他心念一转之间，左、右二童已然欺身攻到，左童张方首先发难，长剑一挥，当先点向上官琦前胸。

右童匕首紧随长剑攻到，却是削向下盘。

上官琦看两人攻的部位，以及那来势方向，使人有着极难兼顾的感觉，立时向后疾退四步，避开了两人合手一击。

哪知左、右童，从小就在一起，十余年来形影不离，两人的武功，又都在伯仲之间，情如手足，心灵相通，联手对敌的变化，常有大出意外的奇招克敌。

上官琦双足刚刚站稳，右手长剑还未来得及提起劈出，右童已如随形之影，疾攻而到，匕首一挥，划向右臂。

上官琦吃了一惊，忖道：好快的身法。横里跨开两步，让开右童匕首，右手长剑正待反击出手，忽见左童一剑刺了过来，正好是自己闪避的位置。

这一剑来的迅快无比，迫得上官琦还未完全着地的右足，急急提起，右手夺得的长剑反臂撩出，当的一声，架开了左童一剑。

刚刚封架开左童剑势，右童的匕首，已然欺近于身，挥展之间，化出三点流动地寒芒，分袭三处要害大穴。

上官琦一咬牙，仰身倒卧地上，才算把右童近身的一击避开，长剑疾挥“法轮九转”，严密的剑光，有如白云舒展，逼退了左右二童。

陡然一提丹田之气，身子腾空而起，横飞开八九尺远，落着实地，说道：“两位且慢动手，在下有一言奉告。”

左童张方左手长剑一挥，道：“你可是自觉不敌了吗？”

上官琦不理左童讥讽之言，道：“两位的武功高强，在下已经领教，但彼此毫无仇恨，那自是用不着以命相拚，兄弟只想把事情说明。”

右童接道：“你说吧……我们洗耳恭听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唐先生确然是闭关书室，研绘一种图案，在下虽然无法具体说出他绘制的何等图案，但却关系着贵帮的命运，和整个武林的劫数，他在闭关书室之前，曾经再三的告诫于我，不论是谁均不得惊扰于他，就算是贵帮中欧阳帮主的大驾亲临，也不能直接和他相见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在下陪唐先生来此之时，不但是应唐先生之请，而且亦是贵帮欧阳帮主的邀约，由贵帮中武相关三胜亲自送在下到此。”

左童张方冷冷说道：“任凭你舌翻莲花，我等未见得唐先生，总是难以相信。”

上官琦脸色微变，沉思了片刻，道：“两位一定要见吗？”

左童张方道：“不见唐先生之面，咱们今日必将有一方死亡。”

上官琦凝目沉思了片刻，道：“好吧！两位一定要见，必得依在下之言。”

张方道：“只要能证实唐先生仍然健在，我等无不遵从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两位请随我来。”

左右二童，相互望了一眼，紧随在上官琦身后而行。

上官琦带两人行近书房，放轻了脚步，低声说道：“唐先生就在这书室之中。”

左右二童仔细望去，只见木门紧闭，窗帘垂掩，除了可见透出的灯光之外，什么也看不到，不禁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这叫我等如何证实先生确在室中？”

上官琦暗提真气，右掌按在窗缝之上，缓缓说道：“两位请顺着在下手掌看去。”力透掌心，一股内劲直透而入。

只见那低垂的窗帘，缓缓飘了起来。

左右二童顺着他手掌望去，果见唐璇正伏案疾书，案上一片零乱，堆满了各种书册，和涂满了数字的乱纸。

左童张方长长吁一口气，疾退两步，抱拳对上官琦一揖道：“得罪了。”

上官琦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也难怪两位，在下也有失礼之处。”

左童张方缓步退后数尺，说道：“咱们相搏，不过是意气之争。主要是要证实唐先生的安危，先生既然健在，咱们自然用不着再打了。”

右童缓缓把匕首藏入高勒靴中，说道：“我们兄弟刚才才多多得罪，大驾不要放在心上。”

上官琦笑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在下久闻二位之名，今日一战，方知盛名不虚。”

这当儿，突听一阵长啸之声，传了过来。

左右二童闻声色变，急急对上官琦一拱手，齐声说道：“改日我等再来谢罪。”

急急转身，联袂疾奔而去，上官琦望着两人的背影，转眼间消失不见，不禁自言自语地赞道：“穷家帮中人才济济，看来果不虚传。”

忽听步履声响，传了过来，上官琦转眼望去，只见雪梅手捧白纱，姗姗而来，脸上微带惊怯之情，说道：“公子可要包扎伤势吗？”

上官琦不忍拒绝于她，缓缓伸出伤臂说道：“有劳姑娘了。”

雪梅嫣然一笑，道：“能为公子效劳，小婢荣幸的很。”

小心翼翼的包好了上官琦的伤口。

匆匆十日，一晃而过，左右二童再未来过，幽居的山庄中一片平静。

兰、莲、菊、梅四婢，逐渐的又对上官琦亲近起来。

上官琦心中，虽然闷了甚多疑问，但也一心一意卫护唐璇的安危，等待

着唐璇出来，无心追查其他疑问。

这日中午时分，上官琦正坐在唐璇紧闭书室外，闭上眼睛养息，雪梅突然急急行来低声说道：“公子，山庄外有人求见。”

上官琦挺身而出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雪梅道：“小婢不识。”

上官琦怕中人调虎离山之计，不敢远走，略一沉吟，又道：“他们一共来了几人？”

雪梅道：“小婢未能看得清楚，大约有十八人之多。”

上官琦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他们现在何处？”

雪梅道：“等待在山庄之外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可有那日的左右二童带路？”

雪梅道：“未见两人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请他们那带头之人，到此相见，但只许一人进来。”

雪梅道：“小婢记下了。”

转过身子，急步而去。

来人是谁，上官琦未见之前，有着一一种莫可预测之感……忖思之间，雪梅已带着一个全身灰袍的中年人走了进来。

上官琦凝目望去，不禁微微一呆。

敢情来人竟然是欧阳统帮主，只见他满脸风尘，隐隐现出倦容，脸色也黑了甚多，人则更见清瘦，显然，这位雄才大略，身负绝技的雄主，身心都经过一段痛苦的折磨，步履沉重，神情严肃。

上官琦急急迎了上去，抱拳一揖，道：“上官琦见过帮主。”

欧阳统停下脚步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敢，先生的病体可有起色吗？”

上官琦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他正在运用自己仅余的生命潜力。”

欧阳统微微一怔，道：“怎么？他没有养息病势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他自知已难久于人世，故而不愿浪费宝贵的生命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唉！先生现在何处，可否带我去见他一面？”

上官琦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大哥入室之时，曾经再三告诫于我，不论何人，均不能惊扰于他，还望帮主原谅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穷家帮一战大败，八英、四十八杰，伤亡甚重，先生十年苦心，为我们穷家帮培养出来的强大实力，竟由我策谋失误，伤损大半，本座必须得面见先生，一则请教眼下拒敌之策，二则还问他帮中复兴的大计……”

上官琦大是为难，沉吟了良久，道：“这个，这个在下实无法答复，我既不能有违大哥之命，亦不能不答应帮主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可否有劳上官兄，先带在下去先生书室之外。”

上官琦只觉难再推拒，只好说道：“好吧！在下带路。”

转过身子，大步行去，到了唐璇闭居书室，停了下来，说道：“我大哥就在此室之中。”

只见欧阳统突地一抹面上汗珠，转身笔直走向那门户。

欧阳统凝目望去，双门紧闭，重帘低垂，听不到半点声音。异样的沉寂之中，四下都弥漫着一种神秘而庄肃的气氛，令人如进庙堂，如入神庙殿，情不自禁地放轻了脚步。

上官琦的面色，也变得异常凝重，目光炯炯，眨也不眨地凝注着欧阳统。

只见欧阳统神情沉重，双手互绞，望着那紧闭的门户，呆呆地愣了半晌，竟然在门外往来蹀躞起来，步履越来越急，额上已显出汗珠。

他显然已在极力控制着闯门的冲动，那满头的汗珠，正显示着他心中的痛苦，纵然如此，他脚下却仍不敢发出半点声息。忽听欧阳统长长叹息一声，缓缓坐了下去。

上官琦凝目望去，只见他脸色变的十分苍白，头顶之上，缓缓滚着汗水，不禁黯然一叹，低声说道：“帮主，你怎么啦？”

欧阳统缓缓睁开眼来，说道：“我很好，只不过有些疲倦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”

上官琦很想说几句慰藉之言，但却不知从何说起，只觉对这样一个英雄人物，遭受大挫惨败，实有着无从说起之感。

欧阳统微闭双目，突然启动了一下，接道：“上官琦，不用为本座担心，我就在这地方休息一下，不怕上官兄见笑，我已经七日夜没有休息过了，此刻只觉身心两疲，难再支持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帮主尽管休息。”

欧阳统微微一笑，缓缓闭上了双目。

上官琦放眼望去，只见随护欧阳统来此之人，一个个的都盘膝坐在地上，闭目养息。

显然，这些人都已经过了长久的恶战，未获得过片刻休息，这时，陡然停了下来，体力已无法再支持下去。

上官琦轻轻叹息一声，也在原地坐下。

上官琦忽的站起，急急向书室奔去。

欧阳统似是忘记了疲倦，也霍然挺身而起，追在上官琦身后，急急行去。

两人行到书室，齐齐为之一呆。

只见唐璇伏在书桌之上，案上堆满绘成的图案，正中一幅，足足有三尺见方，似是刚刚绘成，尚未来得及移开，却被吐出的一口鲜血，沾染大半。

上官琦惊叫一声，急急行近了唐璇身侧，叫道：“大哥，你怎么样？”

他一连呼了数声，却不闻唐璇的相应之声，不禁心头大急，暗中运集了功力，一掌按在唐璇背后的“命门穴”上，左手却探向唐璇的鼻息，只觉气息仍存，口鼻间不停的呼吸。

上官琦暗中用力，迫出一股真气，攻入了唐璇的“命门穴。”

要知上官琦的功力，已然十分深厚，这一股真气，深入内腑之后，立时催动了唐璇的气血，迅速的在全身通行。

只听唐璇轻轻叹息一声，醒了过来。

上官琦急急叫道：“大哥醒醒，欧阳帮主来探望你了。”

仍在晕迷中的唐璇，突然睁开了双目，叫道：“欧阳帮主来了。”

欧阳统急急接口道：“先生辛苦了。”

唐璇转动一下神光尽失的双目，凭藉两耳听觉，缓缓道：“属下双目视力已失，难见一尺外的景物，不知帮主驾到，还望恕罪。”

欧阳统眼看唐璇变成了这等模样，心头大恸，泪珠儿夺眶而出，道：“先生不必客气，快请闭上双目养息，那怕是走遍天涯海角，我也要寻到使先生复明的药物。”

唐璇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行啦，纵然人世间确实有起死回生的灵丹，也无法使我生命延续下去，帮主不用多费心了！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摸索着坐了下去，道：“帮主来的正好，趁着属下回光返照，有几句重要之言，告诉帮主。”欧阳统本是求谋而来，问帮中复兴大计，见唐璇这等神情，早已肝胆欲裂，哪里还能问得出口，当下说道：“先生慢慢的说吧，本座洗耳恭听。”

唐璇道：“帮主不用灰心，滚龙王一时之胜，无碍于江湖大局。”

欧阳统吃了一惊道：“先生你……”

唐璇接口道：“你不用骗我了，要知我此刻已如油枯之灯，随时可能熄灭生命的火焰，但死前这一刻，我还能保持着清醒的神智，帮主如有什么垂询之事，尽管请说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咱们常常陷入滚龙王的预布陷阱之中，以致还击无力，元气大伤，也难调集人手，和滚龙王展开一场决战，唉！如非先生平日号令森严，帮中弟子们个个用命，只怕这一战，穷家帮早已经瓦解冰消了！”

唐璇挥手打断了欧阳统的话，接道：“我知道，属下这回光返照的清醒，只怕难以撑得多久时光，不能听帮主多说……”一阵急咳，又吐出了两口鲜血。

欧阳统长长吸一口气，振起精神，道：“先生请说。”

唐璇道：“属下死后，帮主必得重用两人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不知哪两个？”

唐璇道：“连雪娇和上官琦……”又是一阵急咳，接道：“论智谋韬略，那连雪娇是唯一能够和滚龙王抗拒之人，但她久为滚龙王威势所慑，难以放手和滚龙王决胜于疆场之上，必得由上官琦从旁相辅，给予她拒敌的勇气……”

欧阳统道：“本座当谨记先生之言。”

唐璇道：“连雪娇虽然是女流之辈，但才气纵横，不让须眉，帮主如不能以体贤下士之礼，对待于她，只怕她难以甘心受用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先生荐介，本座自当对她优厚有加。”

唐璇道：“我死之后，身后之事，已尽交上官琦办理，帮主不用多费心，只要派几个管理银钱之人，但来人必得听从上官琦的吩咐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先生放心，就是倾尽全帮财富，本座亦是不惜。”

唐璇道：“昔年本帮鼻祖，手创此帮之初，立志不聚积钱财，纵然取得的不义之财，亦必得散分与贫苦人家，故以穷家帮为名，但属下死后这笔费用非同小可，倾尽帮中财富，也是不足应用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约略而言，先生大概需要多少钱财？”

唐璇道：“估计所需，总在三百万两银子之上。”

欧阳统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等巨大的数字，确非帮中所能取得，本座当另行设法筹谋，先生放心就是。”

唐璇接道：“我要在这座山庄，为自己造一座巨大的坟墓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先生为穷家帮瘁劳心神，身后建筑一座引人凭吊的巨大墓宅，那也是应该的事。”

唐璇淡然一笑，也不解释，接道：“还有一件，尚请帮主答允，那就是凡参与此事之人，一律得听上官琦管理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这也不是难事，本座立时传下令谕，凡是穷家帮弟子，只要他用得着，任他挑选就是。”

唐璇道：“修建这座巨墓，用不着咱们穷家帮的人了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唐璇道：“属下已在图上，详细的注明了筑建之法，只要上官琦一人监工依图建造，也就是了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修筑巨墓，岂不要大批的工人吗？咱们帮中，不乏此等人才，那不用求诸于外了？”

唐璇突然长叹一声，道：“我这一生之中，从未做过绝事，这次为了形势所迫，不得不做了，有劳帮主下令，替属下寻百名泥工，五十名铁工，五十名木工，这些最好都是罪大恶极之人，个个都是该死之人才好。”

欧阳统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何以这班人，都要是罪大恶极该死之人呢？”

唐璇道：“不敢欺瞒帮主，这班人依我图样筑成巨墓之后，自己也是难以活得了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可是要把他们全都杀死吗？”

唐璇道：“虽非全都杀死，但也是活不成了……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我这巨墓图案，设计的十分奇怪，凡是筑墓的工人，有如春蚕做茧自缚，当他作完了工作之时，自亦被活活困入了巨墓之中，墓中存粮，足供他们三年之用。”

上官琦只听得心头微震道：“三之后呢？这两百人，可都要活活饿死在巨墓之中吗？”

唐璇道：“不出三年，滚龙王定会拆毁我这巨墓，这班人的生死，也只好由他们了。”

上官琦心头凛然，但却未再追问。

只听唐璇道：“连雪娇、滚龙王总是有着一段父女之情，滚龙王虽有杀女之心，但连雪娇恐难有弑父之意，这一狠一缓之间，常有千里之差，是以，两人今后在江湖形态，恐将是一个互有胜负之局，似这般缠斗下去，实难说要闹到几时才能休止，如若我不能在死亡之前，安排下杀滚龙王的陷阱，三十年间，天下苍生大半无安宁之日，战乱流离，劫难重重。”

欧阳统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二百工人好寻，但他们却未必个个都有该死之罪。”

上官琦接口道：“如若那滚龙王在三年内不来拆你之墓，二百工人，岂不都要活活饿死在巨墓之中。”

唐璇道：“我生前纵容了滚龙王行霸江湖二十年，如若死时再不能下得狠，又将为武林中造成三十年杀戮浩劫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先生心意既决，本座立时就传令赶办。”

唐璇道：“还有一桩事，万望帮主记下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还有什么？先生尽管请说。”

唐璇道：“此刻形势，已万难和滚龙王作正面之战，帮主最好能暂避敌锐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这个本座照办就是。”

唐璇道：“在这段时期之中，还有一件为难之事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什么为难之事？”

唐璇道：“属下这座巨大的墓宅，工程虽然谈不到浩大，但却需要尽极灵巧，估计时限，最快也要半年时光。”

他重重的咳了一阵，又吐出一口鲜血，接道：“在这半年时光之中，如若被滚龙王找来此地，不但要前功尽弃，今后数十年内，也难再有制他之人

了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本座当调集帮中高手赶来此地，守住这山庄要道，以防滚龙王率众来犯。”

唐璇道：“如若帮主调集帮中高手赶来此地，那无异告诉滚龙王此地之秘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那要如何？”

唐璇道：“帮主一面要暂避滚龙王的锐锋，不可和他正面决战，一面要虚张声势，放出谣言，不惜倾尽全帮之力，洗雪失败之仇，一面派人和九大门派中掌门之人联络，摆出一付非打不可的姿态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本座记下了。”

唐璇人已不支，身子摇了两摇，一跤跌摔在地上。

上官琦赶过去扶他起来，道：“大哥你休息一会再说如何？”

唐璇凄然一笑，道：“我已经说不多，大概还可以说上十几句吧……”一阵急咳，连吐三大口鲜血出来。

欧阳统垂泪说：“先生之言，字字金玉，还有什么，快请说吧！”

唐璇道：“左右二童，才堪重任，帮主不妨将二人置于要位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记下了。”

唐璇道：“姜士隐武功卓绝，但他太过高傲，帮主如想用他，不妨以好友结交，他自会为咱们帮中出力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本座当照先生之意去做。”

唐璇道：“我已替帮主罗致了上官琦，但他只能以客居身份，从旁相辅，不可正式入帮……”一阵急咳，又是几口鲜血吐出。

上官琦暗提真气，右掌心顶在唐璇背后的命门穴上，道：“大哥，小弟助你一臂之力，有什么话，快些说吧！”

唐璇只觉一股热流，由身后攻了入来，将要中断的元气，忽然一振，说道：“属下死讯，最好暂不张扬出去。”

欧阳统流泪接道：“先生嘱咐之事，本座件件照办，先生请安心就是。”

唐璇突然抓住了上官琦的手臂道：“兄弟，今后三十年武林形势，和你关系相连，你要为天下苍生着想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大哥放心，小弟都记下了。”

唐璇道：“那很好，扶我到榻上去吧！”

上官琦依言扶着唐璇，走近木榻，但觉他全身重量，完全倒依在自己身上，双腿似是已失去了作用，不禁黯然一叹，道：“大哥，我抱你到床上去吧！”

只见唐璇双目一闭，垂下头去，不再答上官琦相询之言。

上官琦伸手摸去，唐璇的鼻息已断，敢情已经死去，登时一呆。

欧阳统似看出情形不对，急步行了过去，道：“上官琦，先生他……”但感喉头一甜，一口热血冲了上来，竟是接不下去。这位一代雄主，在连惊大变之下，已然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，哇的吐出一口鲜血。

上官琦镇静一下混乱的神志，急快地把唐璇尸体，抱上木榻，回手扶住了欧阳统，道：“帮主珍重。”

欧阳统惨然一笑，道：“我很好，先生可是死了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气息已绝，纵然倾尽天下灵药，也难使他复生了。”

欧阳统目光茫然，仰脸发呆，口中缓缓地说道：“我痛失一位知己，世

间少一才人，可是天要亡我们穷家帮吗？”

身躯摇了几摇，仰身向后跌去。

上官琦扬手一掌，轻击欧阳统“玄饥”穴上，说道：“帮主请节哀顺变，穷家帮千百名弟子，都还得你领导。”

欧阳统长长吐出一口闷气，说道：“有劳相劝，我不要紧，坐息一会，就可复元了，先生遗物，有劳上官兄先行整理一下，也许有很多事物，不能让别人看到……”

上官琦道：“帮主但请安心休息吧！”

欧阳统实已到精神不支之境，就在唐璇房中，席地而坐，闭上双目，运气调息。

上官琦望着唐璇的遗体，黯然长叹一声，拜了几拜，顺手拉起榻上一幅白色的单子，掩住了唐璇遗体。

对这位胸罗玄机的才人，上官琦有着无比的敬重，但对他闭居书室的这半月成就，又怀着好奇感觉，随手闭上室门，缓步走近案前，整理唐璇的遗物。

只见满桌上堆满了纸片、图案，每一幅图案上都注着密集的小字，这图案大部分都绘制得十分精致，但有几张却显然十分潦草，显是后面几张，已到精力不继之时。

上官琦仔细看那图案，都已经编了号码，似是这些图案，都有着连环性，上官琦依序看了二张之后，不禁心神专注。

原来这图案，正是绘制的墓宅筑建之法，构思精密，极尽奇妙，上官琦虽然不解筑建之学的原理，但唐璇已在那图案之上，极为详尽的注明了筑建之法，上官琦聪明过人，自是极易了解。

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，耳际间响了欧阳统的声音，道：“上官兄，请用点酒饭再看如何？”

看案上银烛高照，原来天已入夜，也不知何人替他点起了案上的烛火。

上官琦收起桌上的图案，极为仔细地叠放在一起，起身说道：“有劳帮主相候。”

欧阳统内功精湛，经过这一阵调息之后，精神已大见好转，拱手说道：“上官兄看过唐先生遗物了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已看大半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先生这墓宅，不知要几时动土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那是越快越好了。”

两人谈话之间，已然行入厅中，桌上早已摆好了酒菜。兰、莲、菊、梅四婢早已在一侧侍候。

左右二童，并肩而立，一见欧阳统和上官琦行了过来，齐齐欠身作礼。

欧阳统一挥手，道：“两位不用多礼。”

拱手礼让上官琦入了坐位。

四婢执壶奉酒，欧阳统连敬了上官琦三杯，说道：“本座已传谕随来之人，调请工人去了，大约七日之内，工人即可赶到，那就有劳上官兄留此监工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适才在下阅读大哥遗物，果然是才华横溢，他胸罗之能，当真是无所不包……”

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大哥生前为人，胸怀仁慈，但死后遗物中，却是充

满着杀机，世间君子，死后丈夫……”

欧阳统道：“唉！他如能早日下得狠心，今日的滚龙王，也不致有这般气焰了。”

上官琦轻轻叹息一声，不再言语。

沉默延续了一刻之久，欧阳统才缓缓说道：“唐先生的后事，我当另行派人办理，上官兄不用再分精神，本座在此地留上一日，明晨离此他往，届时再和你见一面，上官兄如若有什么需要，不妨列具一张清单，只要力所能及，本座定当遵办。”

上官琦欠身说道：“在下仔细阅完大哥的遗物之后，再向帮主禀告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上官兄尽管请便。”

上官琦站起身来，拱手一礼而去。

他取了唐璇遗物，回到了自己的卧室之中反复细看唐璇所绘的图案，心中忽生不忍之感，暗暗想道：“如若当真遵照他这图案设计，建造一座广大的墓宅，这两百工人，全部都要陷身在他的墓中，如若那二百工人，真正皆是大恶不赦之人，那也罢了，但这短短时间，到哪里找那许多恶人，穷家帮中弟子，在欧阳统急令分遣之下，难免要情急敷衍，找人充数。

他生具侠性，虽然对唐璇敬爱甚深，但对此等之事，却有着不愿苟同之心，一时之间，难作决定，面对孤灯，愁思重重。突然一阵步履之声，起自门外，雪梅手托木盘，出现门口。她已对上官琦有了畏惧之心，不敢再擅自闯了进来，肃立门外，柔声说道：“公子可要吃碗夜点？”

上官琦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怎么不进来？”

雪梅道：“小婢不敢打扰公子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妨事，你进来吧！”

雪梅缓步而入，放下手中木盘，盘中放着一个瓷碗，雪梅轻伸皓腕，取下碗盖，说道：“这碗莲子汤，请公子趁热吃下。”

上官琦看着她温婉娇怯，对自己似是仍旧存有强烈的畏惧，想到这段时日之中，对她粗暴举动，心中大是不忍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唐先生病势沉重，我这几日的心情，亦受了甚大的影响，言语和行动之上，难免有些粗暴，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才好。”

雪梅黯然说道：“贱婢怎敢怀恨公子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那你吃了这碗莲子汤吧！”

雪梅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个贱婢不敢。”

上官琦微微一叹，道：“我腹中尚未有饥饿之感，弃之未免可惜，你吃了也是一样。”

雪梅摇摇头，合上碗盖，道：“贱婢在室外侍候，公子如若腹中饥饿，呼叫小婢一声即可。”

上官琦见她畏怯之情，心知她对自己存极深的戒心，决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，暗暗叹息一声，忖道：“想不到我上官琦竟然变成了这等粗暴之人，使个弱不禁风的女孩子，这般畏惧于我。一宵时光，上官琦一直在研究唐璇的遗物，果然唐璇已料到，上官琦对那两百筑建墓宅的工人，定有着深深的同情，是以，留书作了很多说明。

唐璇遗书，件件暗藏玄机，上官琦愈读兴致愈高，不觉间度过长夜，天色大亮。

晨光中，雪梅又缓步走进来，手托木盘，遥站于室角之处，两道目光微

带心悸，望了上官琦一眼，道：“寒夜已过，公子可觉腹中饥饿。”

上官琦放下正在研读的一幅图案，笑道：“天已经大亮了，倒是有些饥饿。”

雪梅缓移莲步，行近桌旁，说道：“公子请先进这碗羹汤，贱婢这就到厨下取食用之物。”

上官琦摇头笑道：“这一碗羹汤，已经够了，你去禀告欧阳帮主一声，就说我立刻过访。”

雪梅道：“欧阳帮主已走了多时。”

上官琦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几时走的？”

雪梅道：“五更时分，他见公子正专注全神读书，不便打扰，要小婢报告公子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知道了，你如疲倦，尽管休息吧！”

雪梅道：“婢贱已睡过一阵，公子一夜阅读，也该睡一下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有劳带上房门，我当真要躺一下了。”

说完和衣躺在床上，雪梅替他盖上被子，悄然退出。

这日中午时分，雪梅匆匆奔入室来说道：“穷家帮左右二童，求见公子。”

上官琦自和两人动手相搏过一次，对二人的武功，甚是敬慕。当下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快快请他们两位进来。”

雪梅刚刚转过身，左右二童，已并肩而入。

原来两人早已等候在上官琦卧室外面。

两人齐齐抱拳，欠身说道：“我等奉了帮主之命，带两百工人，听候调遣。”

上官琦笑道：“工程需要早些动手，要他们进来吧，至于两位却是不敢劳驾。”

他这本是句客套之言，却不料左右二童早得欧阳统的吩咐，要左右二童，不论何事，都不可和上官琦有所争执，是以两人听得上官琦的话后、默然应命而退。

片刻工夫，两百工人，齐齐拥入了小庄之中。

上官琦依照遗书上指定的工做细则，立时动手，这些工人之中，虽然有着极丰富的经验，但心地终是不够灵巧，有些更是偷工减料，急干速成。

上官琦一个人转来转去，单是修改错误，已感太难应付，自是无法指挥他们的进度了。

三日光光，匆匆而过，上官琦默察工程，三日所作还不到二日工程，不禁心头焦急起来，暗暗忖道：这样拖延下去，原以四个月完成的时间，岂不要拖到半年以后，大哥精于计算，任何事都费过了一番心血，他列出每日工程进度，我如不能循此而进，只怕是无法完成。

细想工程进度，并非是工人们体力不能胜任，问题出在矫正错误之上，耽搁了时间。

上官琦正感为难之际、忽见雪梅送茶而来、心中一动、暗暗忖道：“何不召来兰、菊、梅四婢，相助我……”心念一转，目注雪梅笑道：“去请你那三位姊妹过来，我有事要请四位帮帮忙。”

雪梅微一犹豫，似是想要问一下什么事情，但话未出口，人却转身而去。

片刻工夫，兰、莲、菊、梅，齐集室中。

上官琦给她们讲解了工程进度，要她们分头监工。

四婢都是聪明伶俐之人，上官琦讲过了一遍，四人都已记牢，复诵出来，一点不错。

工程在四婢协助的督促之下进展大快，每日都可按唐璇遗书上预定进度完成。

不知欧阳统是否已有部署，三月时光中，既不见穷家帮有人来此，滚龙王也似是不知消息，总之，三个月平安而过，那墓宅的工程，在上官琦和四婢日夜监督之下，已然完成了十之七八。

上官琦暗中留心四婢，看她们督工认真，毫无丝毫的可疑破绽可寻，两百个工人，在四个如花似玉莺声燕语的大姑娘督促之下，不完工，实有些不好意思，这工程能得这般顺利，四婢立功第一。

匆匆又过了半月，这日，天色近午时分，这墓宅的工程已经完成了十成之九，但上官琦的心情却是愈来愈觉矛盾，唐璇这工程设计，极尽奥秘，虽然大功将成，但那两百个工人，仍然不知道自己即将亲手把自己关入这座巨大的墓宅之中，但上官琦心中明白，工程完成之时，机关自动发动，这些工人都将陪着唐璇的遗体，被关入这墓宅之中。

欧阳统告别之日，带走了唐璇的尸体，眼看工程将要完成，仍然不见将唐璇的尸体送回，而且三四个月的时间了，不见穷家帮有一个人来，情理也有些说不过去。

正自焦急之时，突听一个娇脆的声音，起自身后，道：“公子，欧阳帮主驾到。”

上官琦回头看去，只见那说话的正是雪梅，这一段时间中，她们辛苦督工，肤色都已晒黑，看上去强健了不少，心中歉然，微微一笑道：“这些时日中，你们都辛苦了。”

语音微微一顿道：“欧阳帮主，现在何处？”

雪梅道：“现在庄外等候。”

上官琦站起身来，直向庄外奔去。

只见欧阳统背负双手站在庄外，满脸风尘之色，显然，他是经过长途跋涉而来。

上官琦一抱拳道：“不知帮主驾到，有失远迎。”

欧阳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上官兄为我们穷家帮之事，日夜劳苦，在下这里感激不尽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目下墓宅工程已将告成，不知大哥遗体，曾否带到？”

欧阳统回首指着一片丛林，道：“唐先生遗体已到，不知何时安排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此刻就可以下土了。”

欧阳统黯然叹息一声，高举右手一挥。

只听那丛林之中，响起了一声长啸，紧接着啸声相接，一声接一声的传了过去。

约一顿饭的工夫之久，丛林出现一座高大的白色伞盖。十余个身着素麻，身负重孝之人，抬着一具白色的棺木，心中甚觉奇怪，脱口道：“帮主，那棺木没有漆过吗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那是一具白玉凿成的棺木，据闻那块美玉，乃世间极为难得的凉玉，可保得先生遗体不坏。”

上官琦哦了一声，道：“帮主设想真是周到的很。”

两人谈话之间，那白色伞盖，已然接近庄口。

上官琦先对那石棺一揖，才仔细看了石棺一眼，只见一片洁白，果是极难见得的好玉。

前面那些身披重孝之人，竟都是穷家帮中高手。

欧阳统望了上官琦一眼，道：“上官兄，本座有一个不请之求，不知上官兄可否赐允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帮主请说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本座想随唐先生的灵柩，同入墓宅中看看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大哥遗书中，并未谈起此事，帮主如想深入墓宅，在下自是不便阻拦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如此有劳上官兄带路了。”

上官琦望了那玉棺一眼，道：“除了帮主之外，最好不要再有其他之人。”

欧阳统点头应了一声，下令披孝的穷家帮中弟子，一齐退回丛林，亲自动手，抬着玉棺一端，说道：“那就有劳上官兄了。”

两人神力惊人，玉棺虽极沉重，但在两人而言，自是轻而易举。

上官琦这数月中，除了督工之外，都在研究唐璇遗书，图案，对这墓宅的道路甚是熟悉，两人穿行在曲折盘旋的墓宅道路之中，行到唐璇书中指定停柩之处。

欧阳统一路行来，处处留心查看，但除了觉着这墓宅道路曲折盘旋之外，并未看到什么机关，心中甚是奇怪，说道：“上官兄说这墓宅中机关重重，杀机步步，何以本座竟看不出一点蛛丝马迹呢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大哥才华过人，常人难及万一，其中机关重重，但必要得大功全成之日，封了最后一道铁门，机关就即自行动转。”

欧阳统啊了一声，默然不言。移入好唐璇的灵柩，对玉棺拜了下去。

上官琦也陪他拜了玉棺一拜，两人起身退出。

欧阳统出了墓宅，低声对上官琦道：“这墓宅几时可以完工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今夜子时，可以封墓。”

上官琦突然想起了一件事，低声对欧阳统道：“目下大功即成，此刻离封墓，也不过还有几个时辰，但墓中的存粮，似乎尚不足三年之用，要怎生想个法儿，把这批粮运入墓中？”

欧阳统仰脸望天色，道：“此时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，山下有粮早已备好，我们搬运上来就是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此时大功将成，人人皆知，如若把大批存粮运入墓中，只怕要引起工人怀疑。”

欧阳统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这个，要有劳上官兄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请教高见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目下这班工人，都认你是这墓宅设计监工之人，如若你留在墓中指挥他们存放食粮，或可消去他们甚多疑虑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那也只好如此了。”

欧阳统立时下令，要穷家帮中弟子，搬来了大批食粮，堆积墓宅之外。

上官琦深入墓中，指挥那筑墓的工人，搬运食粮，依照唐璇图案的说明，分头放好。

虽然也有几个动了怀疑之心，但见上官琦尚在墓中，疑念减去不少。

天色入夜，墓宅中，点起了一盏盏的长明灯。

这灯平时不点，还看不出方位有什么奇怪之处，一点起，只见光影交错，那原本就交错盘旋的道路，更显得复杂曲折，不易辨认。

上官琦缓缓退到了墓门所在。

眼看着存粮即将运完，天色也已过了二更，他心中愈感矛盾，望着天上的繁星出神。

最后一批存粮，运入了墓宅，但墓口外面，却站了十几个修墓工人不肯入墓。

上官琦缓步走近几人，沉声说道：“你们何以不帮助搬运食粮，站在此地作甚？”

他说话的心情，十分矛盾、感伤，但口气却咄咄逼人，神情肃穆庄严。

这些工人，似是对上官琦十分敬畏，疾快地奔入了墓中。

上官琦心中暗自忖道：“大哥呀，大哥，你生前为人处事，胸襟是何等宽大、仁慈，为什么死后却是这般的残忍，小弟亲眼看到，亲手将两百之众、活活的殉葬于你的墓穴之中，这是何等的悲惨之事，叫小弟如何下得了手？”

想到伤心之处，不禁黯然一叹。

忽然间响起一阵凌乱的步履声，惊醒了呆呆出神的上官琦。转眼望去只见一大群工人，急急向墓外奔来，他们似是已经感到不幸，争先恐后，蜂拥奔来。

上官琦微微一凛，伸手拉上铁门。

一阵惊呼叫喝，遥遥传来，紧接着响起了一阵砰砰之声，似是有人挥拳飞腿，击打着那扇铁门。

阵阵拳脚，直似击打在上官琦的心上一般，使他的身心皆颤，脑际中一片空白，眼前幻起千百工人生生被活葬的惨景。忽然间，铁门颤动，响起了一阵轧轧之声，锤打铁门的声音，忽然消去。

上官琦神志恢复，回过头去，只见欧阳统背着对手，遥站在七八尺外，不禁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在下做了一次残酷的凶手，生葬了两百活人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上官兄不用自责过深，唐先生一向仁慈，这等安排，必有作用，纵然这两百工人，确然会活活饿死墓中，那也不会白白死去。”

上官琦又是一声长叹，欲言又止。

第二十八回 决斗滚龙王

欧阳统道：“上官兄为筑建此墓，数月中备极辛苦，目下大功告成，也该好好庆祝一下，本座已为上官兄备好酒席，谈不上有慰辛劳，不过聊表寸心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这个在下如何敢当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上官兄不用多客气，酒席之间，本座有些事讨教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讨教我是担待不起，但有所知，无不答言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那就走吧。”

转身带路。

上官琦随在欧阳统的身后，出了山庄，直向一处丛林中走去。林中有一片两丈方圆的草地，果然已摆了一张桌子，碗、筷早备好。

上官琦左右望了一眼，不见他人，不由问道：“怎么？就咱们两个人吗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本座在天亮之前，又要他去，想藉这席酒，请教上官兄目下江湖间一些重大之事。”

上官琦听得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个，在下才难胜任，只怕有失厚望了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上官兄不用再多谦辞，你为我们穷家帮劳心劳力，本座感激不尽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在下和唐璇既有盟约，对他遗命自应该全力贯彻。”

欧阳统笑道：“不敢相欺，除了本座之外，穷家帮的高手，大都集中此地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难道滚龙王找上山庄来了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上官兄猜的不错，两月之前，滚龙王属下四侯，突然各率高手急马兼程而来，幸得本座早已准备，立时调集了帮中弟子，设下伏兵，交手数次，强敌始终难以越过雷池半步，双方形成一个对峙之局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目下强敌可曾撤走吗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不但未曾退走，而且滚龙王已亲身赶来，据说，他听得唐璇死讯之后，当时仰天大笑三声，目空四海的说道，从此天下再无能和他决胜千里的敌手了。”

上官琦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他这话虽说的狂妄一些，但也有一半实话，大哥的才气，那自是常人难及万一……”

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滚龙王到此之后，可和咱们动手过么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他似是畏惧唐璇伪死诱敌，故而不敢深入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这么说起来，敌我双方，目下还是个对峙之局么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本座已下令召请帮中两位息隐甚久，不问江湖之事的前辈赶来相助，如若形势迫人，那只有和滚龙王硬拼一场！”

上官琦道：“此事不可造次，但此事已该早在大哥的预料之中，不知是否已有安排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因此要请教上官兄，唐先生临终之前，或是死后的遗物之中，可有什么对敌之策吗？”

上官琦凝目沉吟了良久道：“这些在下一时也想不起来，容我仔细想一想。”

忽听一声长啸，传了过来。

欧阳统脸色一变，道：“这啸声似在三道严卡之内，莫非滚龙王已上了

山来不成……”说话之间，瞥见一条人影，闪奔而至。那人来势奇快，转眼间已到两人身侧，正是左童张方。

欧阳统一皱眉头。道：“可是有了什么警讯吗？”

张方道：“不知何人，藉夜色掩护，上山来了……”

欧阳统怒道：“既不知来人是谁，为什么不出高手拦阻呢？”

张方道：“据我听到传言，似因来人武功奇高，无法出手拦阻。”

欧阳统脸色渐见缓和，沉声问道：“你可知来了几个人吗？”

张方道：“似乎是三两个人，传讯中，说来人捷如飞鸟，多则三两人，少则两人，决不会一人就是。”

此际，一阵天风，吹散了浓结云气，一轮明月破云而出。清辉如水，驱走了夜的阴暗。

欧阳统伸手端起了桌上一杯酒，道：“上官兄请尽此杯。”

原来两人到这林中之后，言语间一谈入正题，彼此之间，隔桌对立，连坐也未曾坐下，上官琦端起面前酒杯，道：“多谢帮主。”

举杯一饮而尽。

欧阳统道：“浓云散，明日辉，上天助了我等一臂之力，上官兄请独坐片刻，本座去看看来的是何等人物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帮主何不带在下同行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上官兄数月来未得休息，本座实不便再启齿相扰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帮主走后，在下一人在此，也是坐立不安、倒不如护随帮主一行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咱们齐去看看。”

左童张方带路，两人并肩出了树林。

此时，月光更见明亮，山地积雪，迎月相映，遥遥望去，似一片通明世界。

突然间，左面山坳之中，响起了一声长啸，遥遥传来。

欧阳统指着那啸声传来之处，道：“我已在那里派出一十二道暗卡，听那啸声，他似是已进入六道暗卡之后。”

他知不是滚龙王率众攻来，心头紧张顿消，选择了庄院前，一处形势最高的大岩石上，藉月纵目四顾，浏览四周景色。

上官琦紧傍在欧阳统身侧而立，穷尽日力，四外搜望，想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出来。

但见月华如水，白雪生辉，一片清明景色，哪里有一点人踪。突然间，又是一声啸声传来，上官琦听那啸声传来的方向，似是已和适才那啸声相隔了数十丈的距离。

紧接着啸声不绝如缕，连续传来。

显然，穷家帮埋伏在山谷的暗卡已然发现了敌踪，但却无法拦得住对方，只有连连长啸示警了。

上官琦听那啸声，虽然此起彼落，但那啸声传来的方位、一直不变，似是那发出啸声之人，虽然连连传警，但却一直守在原位未动。

欧阳统苦笑一下，回头对上官琦道：“不知是何等人，武功如此高强，十数道暗卡，竟是拦不住他们，唉！来人如果是滚龙王那面人物、纵非滚龙王本人、亦将是他四大侯爵中人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错，来人的武功，确然不错，单是他的轻身功夫，决不

在你我之下。”

忽然啸声急促，连续传来。

上官琦听那啸声，愈来愈近，似是来人直向小丘的庄院中闯来。

突然间响起了一声大喝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声音清晰可闻，似是就在十数丈外。

欧阳统表面之上，虽然能保持着镇静，但内心之中，却是大为震骇，回顾了上官琦一眼，道：“好快的来势，穷家帮一十二道暗卡，竟是拦他不住，看来是对这庄院中来的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帮主说的不错。”

月光中，瞥见几条人影，由夜暗中闪出，兵刃闪光，一排横立。显然，愈近这山庄，欧阳统派的人手愈多，这群人眼看敌人冲近，一排横立拦住了去路。

上官琦极尽目力望去，只见那列阵待敌之人，总在六人以上。

欧阳统脸色凝重，全神贯注在那列阵待敌之处。

欧阳统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好大的胆子。”

但见人影闪动，一阵交错之后，两条人影，由那混乱的人影中交错而出，直向小院中奔行过去。

两人身法奇快，眨眼之间，已把那阻路之人，甩在了数丈之后。

欧阳统脸色大变，沉声说道：“我去会会来人。”

话出口，人已如离弦弩箭一般，急向那两条奔来人影迎去。

上官琦急声接道：“在下和帮主同去。”喝声中疾飞而起，紧追在欧阳统的身后。

双方之势，快拟奔雷，一来一迎之间，眨眼已极接近，只听来人一声吹呼道：“大哥！”一掠数丈，直飞过来。

上官琦已看出来人正是袁孝，心头亦为之大喜，欢呼一声：“兄弟，你一个人来的吗……”语声一顿，暗忖道：“我明明看到他们来了两人，何必多此一问。”

心念未完，忽觉一阵香风拂面而来，一条人影，疾如流矢一般，越过了穷家帮的拦阻之人，落到了袁孝的身侧接道：“还有贱妾，一齐探望上官兄。”

上官琦目光一转，拱手笑道：“连姑娘。”

连雪娇盈盈一笑默默不语。

欧阳统举手一挥，目光环扫了穷家帮守在四周的人群一眼，道：“两位嘉宾，都是我们穷家帮中的贵客，你们还不退去，守在此地作甚？”

四周环守的穷家帮的人手，立时应命散去，片刻间走的一个不剩。

欧阳统一抱拳，道：“不知两位驾到，本座……”

上官琦急急接道：“我来替几位引见，引见……”一拉袁孝接道：“袁兄弟，这位是欧阳统帮主。”

袁孝一抱拳，道：“欧阳帮主。”

数月不见，他的口齿，似又清楚了甚多。

欧阳统急急抱拳还了一礼道：“咱们见过了几面，袁兄也许不记得了？”

袁孝连连应道：“记得，记得……”他说话虽然清楚甚多，但如遇上拗口之言，或是长篇大论，仍是无法说得十分连贯，但他却似已学到了藏拙之能，两个记得之后，顿然不言。

上官琦指着连雪娇道：“这位是连姑娘。”

欧阳统陡然忆起唐璇之言，急急欠身一礼，道：“连姑娘，本座心慕连姑娘已久。”

连雪娇微微一怔，但不过刹那之间，已恢复了镇静之容，笑道：“久闻欧阳帮主之名，今宵有幸一会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林中现已备有酒席，两位请入林中小坐片刻如何？”

连雪娇望了上官琦二眼，笑道：“告诉你一个消息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我可以死不了，那附骨针已被我取了出来。”

上官琦欠身抱拳，道：“恭喜姑娘。”

连雪娇突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山居幽静，贱妾本不拟再履尘寰，但你那袁兄弟和贱妾都十分想念你……”

袁孝急急接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连姑娘想念大哥，很深，很深……”他全无半点心机，说出之言，句句真实。

连雪娇粉脸上，突然泛现出一阵红晕，接道：“你乱说的什么？”

袁孝呆了一呆，茫然不知所措，肃然而立，再也不敢开口说一句话。

欧阳统借机让客，抱拳说道：“夜深露重，请入林中吃上几杯水酒，也好逐逐寒气。”

上官琦一把拉住了袁孝，说道：“兄弟，咱们吃酒去。”

当先举步，向前行去。四人步入林中，桌上的酒筷、菜肴，已经摆好。

欧阳统敬了三人一杯酒后，缓缓把目光投注到连雪娇脸上，道：“姑娘这次出山，不知意欲何往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小女子有如新根浮萍，天涯海角，行踪无定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如若姑娘不觉穷家帮实力太小，本座极欢迎姑娘留住在这穷家帮中。”

连雪娇先是一怔，继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目下贵帮正在和滚龙王决胜江湖，我却是滚龙王膝下义女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本座决不敢劝逼姑娘和令尊对抗于两阵之上。”

连雪娇沉吟了片刻，突然抬起头来，目注上官琦道：“上官兄，小妹有几句话，不知问的当是不当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连姑娘尽管请说，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上官兄可已加盟穷家帮中了吗？”

欧阳统急急答道：“上官兄仍然是客居身份，要走便走，想停便留。”

连雪娇啊一声，道：“假如难女留此呢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那自是和上官兄一般，任凭留去。”

连雪娇目注上官琦，笑道：“我和你袁兄弟，回归他故居，见到了两位上代奇人遗骸。”

上官琦心头一动，忽然想起石洞中金刀和丝囊之秘，当时他虽未动那几具遗骸，但此事却一直在他脑际之间，盘旋不息，此刻忽然听连雪娇谈了起来，回忆更觉清晰。

只听连雪娇接道：“我听袁兄弟说，你早已见过那几具遗骸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错，前辈高人的遗骸，在下不敢妄动。”

连雪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倒很君子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敢当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你可见过他们尸骸旁遗下之物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见过了，但不知是何来历？”

连雪娇神秘一笑，道：“此物人见人爱，不说也罢。”

欧阳统轻轻咳了一声，起身说道：“在下去去就来，三位请坐片刻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帮主尽管请便。”

欧阳统微微一笑起身而去。

林中的空场上，只剩下上官琦、连雪娇和袁孝三个人。

袁孝心地浑厚，虽对上官琦挂念很深，但口齿笨拙，难以说出相思之苦，连雪娇虽有着千言万语，但却有着无法开口之感。

上官琦面对着终日里萦绕心仪的玉人，心中却想着唐璇死前的遗言，更是感慨丛生，不知如何开口。

三个呆呆的坐着，过去了许多时光。

还是袁孝打破了沉寂，道：“大哥，我们在山居之中，虽然快活，但却很想念你。”

他口齿不清，说来总是词不达意。

上官琦啊一声，道：“我也很想念你们。”

连雪娇忽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们寻来此地找你，你可知为了什么？”

上官琦略一沉吟，笑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于今江湖之上，滚龙王和穷家帮实力最强，双雄势难并立，自然要有一番争战，这一战势均力敌，只怕不是短短的一两年间，分得出胜负，滚龙王实力较强大，但穷家帮却得九大门派暗中相助……”

她仰望明月，长长舒一口气，道：“你既非穷家帮中人物，亦非那滚龙王属下，何苦要趟这次混水，倒不如和我们同隐山林，傲啸风月，岂不落一个耳目清静？”

上官琦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你说的太晚了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哪里晚了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穷家帮视作干城的唐璇死去了……”

连雪娇道：“唐璇死去了，于你何干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他临终遗言，要我相助穷家帮抗拒那滚龙王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你答应他没有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自然是答应了，唉！你二人的盛情，看来只有心领了。”

连雪娇秀眉一扬，道：“滚龙王最怕的就是唐璇，唐璇一死，世间只怕再也没有制服滚龙王的人了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有倒还有一个，只怕她不肯舍却清静，投身这江湖是非之中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哪一个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就是你连姑娘。”

连雪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贱妾何能，敢得如此誉奖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除你之外，滔滔人间，再难有抗拒滚龙王的人了。”

连雪娇笑道：“你何苦开我这样玩笑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此言千真万确，岂同玩笑儿戏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哼！我知道啦，定然是那唐璇胡说八道扯到了我的头上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生前君子，死后丈夫，胸罗玄机，才霸江湖，咱们应该尊他一声先贤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先贤就先贤吧！你可是为了唐璇之情，要留在穷家帮中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他没坚留我在穷家帮中之意，纵然留在穷家帮中，那也是出于我的心意。”

连雪娇突然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傲啸松云，悠游林泉，闷来山巅观虎斗，烦时江畔垂鱼钓，这等清静岁月，你不肯去过，为什么要去淌江湖上这池混水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如若人人都存了姑娘一般的想法，岂不要拱手让滚龙王霸屠武林……”

连雪娇接道：“卷入了名利是非中，那是情不得已，你既不为名利，又何苦为人作嫁？”

上官琦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像我那唐大哥不过是一介书生，根本不解武事，逍遥庐读书自娱，绝缘江湖中事，但滚龙王一样的不放过他……”

话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何况姑娘是滚龙王手下的叛徒，一旦武林底定，滚龙王取得霸主之位，你纵然躲到天涯海角，只怕他非要找到你不可。”

连雪娇笑道：“如若能假三年时间，纵然滚龙王找到我，我也不怕。”

上官琦茫然道：“三年时间？”

连雪娇接道：“不错，三年时间，那已经足够了，不论江湖如何变迁，都难影响到我们了。”

上官琦更是糊涂，缓缓说道：“我不信滚龙王不去找你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滚龙王找到我，他也将知难而退。”

上官琦摇头说道：“怨在下不解姑娘言中之意。”

连雪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听袁兄弟说，你见过武林三宝。”

上官琦摇头说道：“没有的事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我为追查那武林三宝下落，假扮易容，混入闵府……”

上官琦道：“这件事，我是早知道了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我在义父滚龙王催迫下，用尽了各种手段，查问三宝下落，闵府中上上下下，被我严刑逼供，闹的天翻地覆，但却始终问不出三宝所在。”

上官琦忽有所悟，道：“你可是无意中找到了那三宝下落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不错，袁兄弟带我到了一处好玩的所在，谁知那轰动天下的武林三主，就在那洞之中……”

上官琦道：“那洞中有着两具尸体，对吗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不错，数十年来，他们都是名震江湖的武林高手，只因彼此想吞没对方宝物，才闹出自相残杀之局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那是个充满着神秘的地方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不错，那一片山谷泉水，似是已得大地钟灵之气，当真是片隐身安居的好去处，我们已……”

忽见上官琦微微一笑，欲言又止。

连雪娇蓦地惊觉到我们两字有了语病，玉颊微晕，娇声喝道：“你笑什么？你这人坏透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往下说吧！下在正听得神往。”

连雪娇羞怯一笑，接道：“那地方，原是灵秀之地，稍加人工，已然整理的井井有条，虽然谈不上什么洞天福地，但起居倒也十分安适，但袁兄弟常常提起你，我……”忽觉一股羞意，泛上心头，缓缓垂下头去。

月光下只见她秀眉淡蹙，玉颊微晕，秋波间深藏无限情意，不禁怦然心动，暗暗忖道：女人家变化当真是大，半年前她还是一个面冷手辣，满腹狠

毒的女魔头，曾几何时，却变的这般娴静、温雅、娇羞不胜，动人怜爱，不禁神往。

连雪娇秋波闪转，发觉了上官琦还自望着自己出神，心头陡然泛起来一阵甜密之感，暗道：“原来他对我并非无情。”

只见袁孝一咧大口，说道：“大哥，和我们一起回去吧？连姑娘常常提到你大哥，你如能够答允我们，咱们常处在一起，定然过的十分快活。”他忖思了半天，不知暗中练习了好多遍，才说出这番话来，自认说的十分动人、得体，望着上官琦，等待答复。

上官琦长长叹息一声，仰望明月，微带黯然地说道：“两位这番盛情，在下是感激不尽。”

连雪娇螭首微抬，看他脸上神情变化无方，不禁心中焦急，接口问道：“怎么？你可是有心要争名江湖，逐鹿武林，做出一番事业吗？”

上官琦叹息一声，还未来及答话，连雪娇抢先说道：“你纵有争名之心，但目下时机也不甚恰当，不如暂时和我们归隐在那片乐土之中，再练几年武功，再行出山不迟，不是我危言耸听，三年时光，我保你武功大进，抗拒滚龙王并非难事，再有我和袁孝从旁相助，武林霸业，不过是早晚间事。”

上官琦摇头说：“连姑娘误会了，在下哪里有这等雄心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难道你真要辅助穷家帮，为人作嫁不成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我答应了大哥相助穷家帮，难道还能反悔不成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你纵然有此心意，但也是力所不能。”

上官琦突然起身，深深一揖，道：“因此还得请姑娘相助。”

连雪娇摇头说道：“不论行略用谋，武功相搏，目下我都不是滚龙王的敌手。”

上官琦想到唐璇遗言相托责任重大，今宵如不能劝说连雪娇答应下来，让她离去，不知哪天才能再见，但要他苦苦相求，又难出口，是以心中大感为难不禁呆在当地。

连雪娇秀目转了两转，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唉！在下早知道姑娘追随滚龙王身侧，已为滚龙王余威所慑，劝留姑娘之言，实是多此一举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好啊！你想用激将之法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姑娘心坚铁石，纵然激将，也是无用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你明白那就好了。”

上官琦突然放声大笑起来，四山回鸣，惊飞林中宿鸟。

连雪娇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我那大哥，一生之中，算无遗策，却不料死前最后一次，却是算的不对了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他怎么说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他说举世间只有姑娘的才智，方可和滚龙王决胜于武林之中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逍遥先生能这么看得起我，我很荣幸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但他却少算了一件事情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姑娘的胆气。他忘了你出身滚龙王的门下，武功是滚龙王所传授，谋略是滚龙王所指教……”

连雪娇接道：“武功是他所授，如非另得高人指点甚难超过于他，这话不错，但才智聪慧，却是凭仗天赋，只要解得兵略运筹，青出于蓝，徒胜业师，倒非难事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穷家帮千百英豪，如若硬拼实力，未必就输在滚龙王的手中。”

连雪娇争胜的豪气，渐被上官琦激了起来，笑道：“一帮一派之战，非同一两入比试可比，火攻、奇袭、伏击，全凭谋略应用，若逞匹夫之勇，只有徒招覆亡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你强煞了，也不过是个女人，坐帐论事，纸上谈兵，或可有几分见地，但如真正行令对垒，决战沙场，只怕难以和须眉相争了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你不用再用话激我……”

上官琦接道：“今宵一会，再见无期，你即将息隐江湖，咱们不过对月闲话江湖，其实欧阳统也不会真的把穷家帮千百英豪的安危命运，交在你一个女子手中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那是他目不识人……”

上官琦接道：“笑话了，我不信凭你一个弱女子，真正能统率千百位武林豪客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可惜你不是欧阳统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是又怎样？”

连雪娇高声道：“如你是欧阳统，我倒希望你借我数月行令大权……”

只听一阵朗朗大笑之声，传了过来。道：“连姑娘不用借了，穷家帮的金牌敕令，尽皆在此。”

抬头望去，只见欧阳统缓步走了过来，手中捧着一个方盒，盒中放着金牌。

连雪娇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帮主怎能认真，贱妾只不过说两句玩笑之言。”

欧阳统双手高举方盒朗声道：“这盒中九面铜牌，可调遣帮中所有弟子和八英、四十八杰；至于三面金牌乃敝帮中最高令讯，从我欧阳统起，聋哑二老，尽皆包括其中。”

连雪娇摇头说道：“这个叫我如何敢受，帮主还是收回去吧！”

上官琦暗暗忖想：此时此情，如若再被推拒开去，只怕难有罗致入帮的机会。当下装作一副恭恭敬敬的神情说道：“欧阳统是何身份，金牌敕令是何等重要之物，岂是和你闹着玩的吗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正因那金牌敕令非同小可，所以，我才不敢接受。”

上官琦冷冰冰的说道：“怎样？你刚才说过的话，难道就忘了么？”

连雪娇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等认真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武林大事，岂有戏言？”

连雪娇看上官琦一脸庄严，字字句句，都说的十分认真，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是什么身份，这般质问我？”

上官琦呆了一呆，答不出话。

连雪娇道：“你既非穷家帮中之人，凭什么这般认真？”

上官琦沉声道：“我已由大哥引见入帮了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当真么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只因那欧阳帮主客气，才说仍是客居身份。”

连雪娇笑道：“我调遣你去做事，是动铜牌，还是金牌？”

上官琦瞠目不知所对，转脸望着欧阳统。

欧阳统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上官兄以客居身份，对我们穷家帮出力，纵然入帮，那也该是居总坛上宾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我只问他听不听这金牌敕令？”

上官琦暗暗忖道：“此女果然利害，我逼她入帮，她竟把我也拖了进来，看来是无法摆脱了。”

当下说道：“自然是听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”

连雪娇望着那满盒金牌，低声问欧阳统道：“总坛上宾，要动金牌，还是铜牌，才可调遣？”

欧阳统望了上官琦一眼，心中好生为难，暗暗忖道：“他在穷家帮尚是客居身份，不论金牌、铜牌，他都可置诸不理。”

一时间竟然想不出适当措词回答于她。

连雪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帮主收好金牌敕令，贱妾就要告辞了。”

转目一掠上官琦，道：“你枉费了一番心机，但我仍然感激你相救之情，我们那居留之地，永远为你大开欢迎之门，倦游江湖厌恶武林之日，还望能驾临一叙……”

微微一顿，接着道：“或是你雄图大展，独立门户，逐鹿江湖，霸业之时，贱妾和你袁兄弟，都将出山相助，重踏江湖，死而无憾。”

上官琦眼看功亏一篑，连雪娇就要告别，想到唐璇的遗嘱相托，不禁心头大急，目注欧阳统急急说道：“帮主不用再为我留情面了，在下既已入帮，岂有不听令牌调遣之理？”

欧阳统暗暗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调动总坛中护法香主，得用金牌敕令。”

连雪娇脸色一整，道：“如若遣派帮主出敌呢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同样的使用金牌。”

连雪娇伸手从盒中取出一面金牌，道：“如若传下金牌令谕，要你出让帮主之位，事将如何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这个得召集三阁一堂，以及帮中长老，会商公决后，再召开全帮大会，公推一个众望所归之人，继承帮主之位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这等麻烦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此乃敝帮中历代相传规矩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我如以金牌赐死呢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除了本座之外，一律得遵守金牌敕令行事。”

连雪娇目注欧阳统，道：“我要收下这十二令牌，不知在帮中是何等身份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递补唐璇的文丞遗缺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文丞在贵帮是怎么一个身份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权掌在十二令牌，名在本座一人之下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这么说起来，身份是很高了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如若帮中有人不服，那将如何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本帮中规令森严，从无抗命犯上之人，一违令谕，必受帮规重惩。”

当的一声，连雪娇投下金牌，道：“上官琦调充文丞随身侍卫，内代书童，行作车夫。”

上官琦呆了一呆，欠身说道：“上官琦敬尊金牌谕令。”

缓缓拾起金牌，双手捧起，递了上去。

连雪娇接过金牌，放回盒中，目注欧阳统，道：“敢问帮主，这入帮手续，还有何等礼仪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姑娘继文丞之位，那是帮中仅次于本座的身份，是以必得设誓。”

连雪娇轻声叹息一声，接过欧阳统手中存放金牌的盒子，说道：“听命帮主安排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今夜已晚，姑娘还是早些休息，明日本座准备好后，再请姑娘拜见历代祖师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帮主请便。”

欧阳统微微一笑，挥手而去。

连雪娇目注上官琦道：“你把我拖入穷家帮中一日，你就执鞭坠镫的伺候我一日。”

上官琦心中暗暗付道：反正我并没有加入穷家帮，金牌也好，铜牌也好，能奈我何，待你明日宣誓加入穷家帮后再说。心中在想，口中却微微一笑。。

连雪娇只作不知，仰脸望了望明月，道：“天色不早，我们要休息了。”

上官琦本想接口，但话将说出之时，突然觉出碍难出口，赶忙咽了回去，大步向外面行去。

只听连雪娇道：“站住！”

上官琦只好停了下来，回首抱拳，道：“有何吩咐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我们要休息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在下这就去代姑娘准备。”

连雪娇缓步走了过去，一面说道：“你可知此刻的身份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穷家帮文丞连雪娇的高侍卫……”

连雪娇道：“还兼铺床叠被，执鞭坠镫的书童、车夫。”

上官琦暗道：“由得你去说吧！待你明日入帮之后再再说。”

心中忖思，口中却连声应是。

连雪娇微微一笑，举步向前行去。

上官琦、袁孝紧随在身后，进了庄院。

欧阳统早已通知了兰、莲、菊、梅四婢，迎候于庄院门口之处。四婢早已为三人打扫好了卧室。

次日清晨，连雪娇刚刚起床，雪梅已捧上面水，说道：“欧阳帮主已设好香案，带着帮中高手，恭候姑娘多时了。”

连雪娇笑道：“要他们多等一会吧！我还要吃点东西。”

雪梅静静地退到了一侧等候。

连雪娇似是有意让欧阳统等，多等上一会，慢慢的洗脸，慢慢的吃饭，折腾了将近一个时辰。

她看着等待时间过长，该是有人来催。

但她失望了。

一个时辰过去了，不见再有人来，只有雪梅仍然垂手站在一侧。

太阳爬上了窗子，已然是辰初光景，连雪娇才缓缓对雪梅说道：“带我去吧！”

穿过了一条长廊，到了一座可容百人的大厅堂中。

厅中高燃着八支红烛，已然所余无多，将要燃尽。

欧阳统率领着十个穷家帮中的高手，雁翼般的排列，欧阳统面无愠色，似是对连雪娇的拖延举动，毫不放在心上。

连雪娇目光转动，发现了上官琦也排左首一角之中，袁孝却是不见踪影，此人有些浑浑噩噩，陡然间不见他来，连雪娇实有些放心不下。

心念转动之间，忽听欧阳统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连姑娘，香案早已摆好多时了。”

连雪娇心中想着袁孝，口中却说道：“不知如何宣誓入帮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香案之上，供奉着本帮祖师之位，只要姑娘面对师祖，许下一个重誓，那就算是加盟本帮之中了。”

连雪娇头也未回接口道：“这么简单吗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敝帮立帮的祖师，度量恢宏，不拘小节。”

连雪娇突然转过身来，直对那香案走了过去。

只要她对那供奉的祖师神位，拜了下去，或明或暗的立下誓言，就算是加盟了穷家帮中。

只见她面对香案站好之后，突然高声叫道：“上官琦，你过来。”

上官琦一皱眉头，急急走了过来，道：“有何吩咐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你先在祖师面前立下入帮的誓言。”

上官琦无可奈何，只好对香案后的穷家帮祖师神位，拜了一拜，立下了一个誓言。

连雪娇沉声说道：“你现在已真正是穷家帮中一个弟子了。”

上官琦暗暗叹息一声，答道：“姑娘有何吩咐，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连雪娇似是陡然间想起了无限伤心之事缓缓说道：“你终于又把我拖入了这场是非之中。”

上官琦苦笑道：“大局底定之日，姑娘仍可回那块洞天福地，度过下半生清净的岁月。”

连雪娇立了誓言，穷家帮中一群高手，立时蜂拥而上，以帮礼拜见。

欧阳统也一拱手，道：“本座为穷家帮庆幸得人，武相养伤未到，三阁一堂和二十八分舵主，均未能赶来拜见，本座自当再安排一大盛会，让他们拜见文丞。”

连雪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大敌当前，诸位阁、堂分舵主们，各有重要职司，不用多此繁文褥节了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帮中大礼，岂可轻废！”

连雪娇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帮主之命，属下无不遵从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属下登山之时，发现了滚龙王黑衣卫队，铁甲骑士、出没在距此数里之处，滚尤王或已率众亲来此处，既承帮主倚以重任，属下自当尽我心力，我要查看一下眼下敌情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可要本座推荐护驾之人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不用啦，我带着上官琦和袁孝，两人随行已足。”

说罢向室外行去。

欧阳统道：“本座在山庄等候。”

连雪娇回身一礼，笑道：“日落之前，我当赶返庄院，面禀所见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本座不送了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怎敢有劳帮主。”

在上官琦，袁孝随护之下，急步而去。

欧阳统目注三人远去，立时对环伺在大厅中的穷家帮中弟子说道：“连雪娇乃唐先生遗言指定承继他职位之人，今天能得入帮，那是咱们穷家帮中之福，诸位日后对她，当和对待唐先生一般尊敬。”

穷家帮中甚多弟子，心中原有不服之感，觉着她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，又是出身在滚龙王的门下，却掌握了穷家帮中文丞之位，但一听是唐璇遗言指定之人，心中不忿之气，登时消失。要知唐璇在穷家帮中的德能，早已深入帮中弟子之心，对他敬若神人，听得唐璇遗言指定，个个都觉再无可抗之议，可商之言，当下齐声说道：“我等自当遵从唐先生的遗命。”

欧阳统黯然一叹，道：“诸位都请返回防守之处严督所属，未得上命，不许擅离一步。”

且说连雪娇在上官琦、袁孝随护之下，离开了山庄。回顾了袁孝一眼，问道：“你到哪里去了，怎么刚才看你不到？”

袁孝嘻嘻一笑，道：“我见了一个朋友，两人谈话，所以晚来了一步。”

上官琦暗暗奇怪，他哪来的朋友呢？纵然是有，也不该是穷家帮中之人，当下问道：“什么朋友？”

袁孝道：“你不认识的。”

上官琦呆了一呆，道：“那人可是穷家帮中的弟子吗？”

袁孝道：“这个，我就不清楚了。”

上官琦遇上袁孝这等人物，真还是没有办法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那人是什么样子，你可记得他吗？”

袁孝道：“他长的很矮……”顿了一顿，接道：“很瘦，很难看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他穿的什么衣服？”

袁孝道：“黑色的衣服。”

留着很长、很长的头发，手中曾拿着一管洞箫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此人现在何处？”

袁孝道：“走啦！”

上官琦道：“哪里去了，除了兄弟之外，可有别人看到过他没有？”

袁孝听上官琦句句追问，甚是奇怪，说道：“怎么？大哥想见见他吗？他走不远的，明天我们还要见面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见面之前先行告诉我一声。”

袁孝道：“好吧！他约我之时，我让他等待一下，先去找你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但你能告诉他。”

袁孝道：“这个我知道。”

连雪娇一直静静地听着两人答问，不插一声。

三人边谈边走，已然行出七八里路，到了一处岔路口。

连雪娇打量了一下四周的山谷形势，突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地方形势险要，群山环绕，如能把滚龙王属下之人，诱入此地，咱们只要封死四面出路，三面放火，逼他们遁入正北绝谷，不难一举尽歼，当可一挫滚龙王的锐气。”

上官琦突然想起唐璇死时，留下了手著兵略，其间用兵之道，战阵部署，讲述甚多，当下说道：“连姑娘，唐先生临死遗言，让你接掌他文丞之职，并为姑娘留下他手著兵略。”

探手入怀，摸了一本绢册，双手递了过去。

连雪娇看他举动之间，对自己甚是恭顺，心中暗笑，口中却冷冷说道：“可是他遗言要你交给我吗？”

上官琦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平常之日，似是隐隐示意过我。”

连雪娇接过绢册，看也未看一眼，随手放入怀中，说道：“你对逍遥书生唐璇，似是仰慕甚深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错，我对他十分敬服，公谊私情，我都该这般对他，但如在下说出一事，只怕连姑娘也要对他敬服异常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那倒未必，你说出来听听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他推荐姑娘接掌穷家帮中的文丞之位，此言在当时想来，岂非在说着玩笑吗？”

微微一顿接道：“可是谁又想到，你竟然在他墓穴大功告成之夜，自己赶来此地，而且果真的入了穷家帮，承继了他的职位。”

连雪娇略一沉思，道：“他还说些什么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他似是说过，今后穷家帮能否在江湖之上立足，和姑娘的关系甚大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我问你也是否告诉你我之间的事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他是说过姑娘外冷心和，你如和滚龙王决战于江湖之上，只怕要吃大亏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因为姑娘难免会动昔年父女一场之情，不能下得狠手。”

连雪娇笑道：“他想的虽然兼顾全盘，洞烛细微，但他却没有料到，我竟然得了武林三宝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我虽未听他说过，但料想也在他意料之中，他坚信不论姑娘受过何挫败，但最后终必得胜。”

连雪娇忽然一皱头，道：“这地方，早埋伏的有人么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这个……”只听一阵冷厉的长笑，传了过来，山壁一角处，缓步转出来一个身着青袍，面容肃冷，毫无表情的怪人来。

上官琦吃了一惊，讶然叫道：“滚龙王……”

骤见大敌，连雪娇也不禁为之脸色大变，但她一怔之后，立时又恢复了镇静。

滚龙王那张毫无表情的怪脸上，闪动着一双圆睁着的怒目，神光湛湛的逼注连雪娇的身上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还没有死吗？”

连雪娇神情已恢复从容镇静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滚龙王义女，早已死去，是被她养育长大的义父亲手杀死，现在活着的连雪娇是受着穷家帮千百人爱戴的文丞……”

滚龙王一咧嘴巴，无声无息的一个冷笑，道：“那唐璇当真死了吗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死了，不信吗？”

滚龙王道：“其人诡计多端，生生死死，叫人难辨真假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你可是有些怕他？”

滚龙王道：“我和他同出一师，他那点算计诡谋，也不在我的心上。”

突然间想起连雪娇何许身份，自己这般和她言来语去，岂不有失身份，当下一声冷笑，举手一招，道：“你过来。”

连雪娇久在他积威之下长大，心神意志，尚未能完全摆脱滚龙王的影响控制，竟然不自主的举步对他行去。

上官琦眼看连雪娇在滚龙王冷森的目光之下，已失去主宰自己的能力，心中大生凛骇，暗暗忖道：“似此情形，两人如何能凭智谋，决胜于战场之间，大哥一生料事无差，只怕死前神志昏迷，这一次算计错误了。”

心中念头电转，口中却厉声喝道：“连姑娘身承重任，受千百穷家帮中的弟子尊崇，岂可听人摆布不成？”

说话之间，陡然扬腕劈出了一掌。

一股强厉的掌风，划空生啸，直对滚龙王撞了过去。

滚龙王左掌一挥，硬接了上官琦一记掌力，人却紧随着推出的掌势，向前欺进两步，逼近了连雪娇。

上官琦只觉手臂一麻，全身劲道，似是被对方强大的反弹之力，震的陡然丧失，一连向后退了四五步，才拿桩站住。

滚龙王一掌震退了上官琦，但他双目中那炯炯逼人的眼神，却忽的黯然无光。

就这一刹那间，连雪娇突然神智全复，陡然向后跃退五尺。

滚龙王右手随着欺进的身子拍出时，已然是迟了一步。

袁孝的反应稍嫌迟呆，上官琦和滚龙王对了一掌，他才警觉地怒吼一声，纵跃而起，连身子带人向滚龙王扑了过去。

滚龙王眼看连雪娇将要伤在自己的手下，却不料被上官琦疾发一掌救了去，心中大是忿怒，暗提真气，提起右掌，正待劈出，袁孝却和身由空中扑到。

形势紧迫，他不得不先抵挡袁孝的攻势，右手一挥尽全力一掌，迎空拍出。

袁孝双掌齐出，硬接一击。

双方掌力一撞，震得袁孝口中怪啸一声，悬空倒翻了六七个筋头，飞落到四五丈外。

上官琦心头凛骇，暗暗忖道：此人功力，当真深厚惊人，武功之高，实莫可测。

滚龙王左手一挥，接下一掌，怒喝声中，身子疾飞而起，直扑连雪娇。

连雪娇微挫柳腰，猛一长身，窜出一丈开外。

滚龙王一扑落空，剽悍勇猛的袁孝，已从侧面攻到，右拳左掌，分袭两处大穴。

滚龙王眼看上官琦、袁孝各接下自己七成真力的一掌之后，毫无伤损，仍然能挥掌再攻，亦不禁暗生惊骇，忖道：今日如不把这两人除去，眼下就成大患。

心念一转，不再顾到连雪娇，反臂一挥，架开袁孝拳掌，疾飞一脚，踢向袁孝的小腹。

袁孝得天独厚，武功过人，再加上那浑厚中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剽悍之气，战志激昂异常，一侧身，避过滚龙王踢来一脚，一招“穿心拳”当胸捣去。

滚龙王冷笑一声，左臂“法轮一转”，一条手臂，陡然间幻化出十几条臂膀出来，耀眼生花，叫人莫测虚实，身随拳势一转，避开袁孝一拳，一团臂影，斜里击去。

袁孝只觉十几条臂影轮转击来，心头大急，但他拙人笨招，双拳一提，猛向那团臂影之中劈了过去。

拳风奇猛，有如惊涛裂岸。

只听滚龙王冷哼一声，疾向后面跃退五尺。

原来袁孝未为滚龙王花招所惑，破招直拳，正击在滚龙王肘间“曲池”穴上，滚龙王一条左臂顿然一麻，下面潜藏的几招杀手，无法用出，只好倒跃而退。

袁孝大吼一声，扑了上去，双拳连环劈出，和滚龙王展开了一场近身相搏。

滚龙王左臂“曲池”穴受伤，在袁孝迫攻之下无暇运气活血通穴，只好单用一条右臂拒敌，掌切指点，封挡袁孝雄浑的双掌。

上官琦和滚龙王拼了两掌，人虽未伤，但已被震得气血浮动，心知如不运气调息，势难再战，看袁孝力搏滚龙王，眼下似是还不至落败，倒不如藉机养息一下精神，当下不再出手相助，凝神而立，运气调息。

回目望去，只见连雪娇呆呆的站在一丈开外观战，脸上神情变化不定，显然她心中还有着剧烈的波动。

这是一场武林中罕见剧烈之战，袁孝放手施为，竟然和滚龙王打了个不胜不败之局。

滚龙王伤了一臂，拳势变化上大打折扣，有很多杀手绝招，无法施展出来。

他乃久经大敌之人，心机阴沉，虽在激怒之下，仍然默查敌我形势，如若上官琦和连雪娇联手攻上，眼下暂保的均势，即将立时打破，自己左臂上穴道未解，难以双手应敌，一世英名尽付流水不说，说不定还将重伤在这三人联手之下。

忖思之间，上官琦已经调息完毕，缓步向场中欺入。

滚龙王凶残之名，江湖上无人不晓，但他却又如隐藏云雾中的神龙，若隐若现，更增加了不少神秘之感，是以武林之中，听到滚龙王这三个字，早已魄惊胆丧，纵然能出手和他一战，但心理之上，先已有了怯敌之心，武功先打折扣，难以放手施为。

此等情形，并非只限于二三流的高手，连那雄才大略的欧阳统，也有着这种畏惧心理。

但上官琦和袁孝，却正有着相反的感觉，那袁孝浑浑噩噩，不知畏惧，不去说他，上官琦心中对滚龙王有着极深的仇恨，那日在那白马山中，被一个青袍人，打下千丈悬崖，如非机缘凑巧，刚好跌落在一片水潭之中，定然早已摔个粉身碎骨；二则他心中一直惦着武当掌门人，传授他太极慧剑之事，临死遗言，要他维护武当一派的安全，此事有如一块千斤重铅，压在了上官琦的心上，常觉肩上责任重大，惶惶难安。

因此，他在和滚龙王动手之时，不但毫无怯敌之意，而且内心之中，反有着拼斗决死之心，这等心理的一反一正的感觉，对武功实有着正反的加减。

滚龙王一面推挡袁孝愈攻愈强的拳势，一面回目望去，只见上官琦神采飞扬，眉宇之间，泛生出一片杀机，高视阔步而来，似是全然不把自己放在心上。

数十年来，滚龙王从未遇过这等充满着敌意，而又心存藐视的目光，不禁暗暗一叹忖道：“此子胆气豪壮，夺人战志，在心理上，我已先输他三分，如不早日设法除去，只怕日后我要殒折在此人手中。”

心念一转，突然转身一跃，直向上官琦扑了过去，迎胸拍出一掌。

滚龙王数十年来纵横自如，予取予求，除了唐璇之外，世上已无他可怕之人，养成了他一种目中无人的骄横之气，心中感觉着想杀哪个，哪个就该引颈受戮，这种骄横之气，早已根深蒂固，虽在连受挫折下，仍然毫无警觉，这一刻工夫之内，他已转了杀死连雪娇、袁孝、上官琦三个的念头。

上官琦经过这一番调息之后，功力已恢复了大半，右掌一挥，又硬接下滚龙王劈来一掌。

滚龙王久战力疲，再加上一条伤臂未复，功力大受影响，一掌击撞之下，上官琦固然被震的向后退了两步，但滚龙王本身也觉着心头一震，几乎拿不住桩。

上官琦略一定神，又挥掌攻了过去。

滚龙王数十年养成的骄横，顿然间为之消失，现实的情景，已使他不得不蓦然觉醒，发觉眼前之人，竟然都是强劲的对手。他发觉了自己正深陷一种危险之中，这种险恶的局势，正在不断的扩大。

他本是大奸大恶之人，审度出敌我形势，立时有了逃走之心。但上官琦拳击掌劈绵绵攻上，滚龙王一时间竟有着脱身不易之感。

袁孝紧握着双拳，虎视眈眈，随时准备出手。

连雪娇也恢复了常态，对他的畏惧之心，似正在很快的消减着。

这些情景，使滚龙王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权威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。

他心中思虑重重，分心旁顾，不觉手下一慢，上官琦趁势一拳，逼开他的双臂，击了过去，正打在他右肩之上。

这一拳落的甚重，打得滚龙王向后退了三四步远。

上官琦陡然收住拳势，不再攻出，口中却纵声而笑。

滚龙王本待借机逸走，但听得上官琦大笑之声，心头羞怒交加，厉声喝道：“无知小儿，你狂笑什么？”

上官琦停下大笑之声，道：“滚龙王，你应该感觉到，自己不过尔尔，照样的可以挨打。”

滚龙王冷冷说道：“你们车轮战我，胜之不武。”

上官琦笑道：“连姑娘一招未发，何谓车轮大战，也不过我们两人而已，哼！其实对付你这种积恶无数，凶残歹毒的人，早该联手合攻了……”

滚龙王心头大骇，暗暗忖道：“眼下情势，对我是大大的不利，左臂穴道受伤，一直未能运气，调息复元，如若他们三人当真联手而上，只怕难以逃脱。”

原来滚龙王一向行动，都带有大批随行人员护驾，唯独此次，未带随侍之人，只因这山区方圆六七里内，到处埋伏了穷家帮的明桩、暗卡，人手众多，势难逃过穷家帮的耳目，滚龙王对唐璇一直怀着深深的戒惧，他调集高手，守在山庄外二十余日，一直不敢冒险轻进，这次本想凭仗绝世轻功，单人匹马，深入穷家帮的腹地，以查虚实，却不料途中遇上了上官琦等。

如果只是遇上了上官琦和袁孝，滚龙王也不致出面挑战，意外的是遇上了被自己下了附骨毒针的连雪娇。

在他想象之中，连雪娇仍然是像过去一般，对自己存心敬惧，决不会和自己动手，说不定在自己命令相迫之下，还将对上官琦和袁孝出手。

数十年来滚龙王有着辉煌无比的成就，这成就使他生出了强烈的自信，除了和唐璇对敌之时，有些紧张之外，其他之人，均不放在心上，何况，在他的预想之中，连雪娇在自己命令喝叱之下，会倒戈相向，今日之势，即将

拉成二对二的平局。

哪知事实上大谬不然，连雪娇不但未被他厉言喝住，而且行动之间，也似完全背叛了他，上官琦和袁孝在武功路数之上，又隐隐的克制住他的武功。

滚龙王默查情形，难再恋战，当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们三人联手而上，又有何惧……”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但本座还有要事待理，今日放你们一条生路。”

转身一跃，已到数丈。

上官琦纵声长笑，道：“滚龙王你可是害怕了吗？”

滚龙王不理上官琦的讥笑，一连两个飞跃，人已到数十丈之外，隐入一个山角之后。

袁孝一扬双拳，说道：“大哥咱们追上去吧？”

上官琦摇头说道：“不用了，为兄的已被他震伤了内腑。”

身子摇了几摇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原来上官琦接下滚龙王两掌之后，早已被震的内腑翻动，血浮气涌，但他心知如若被滚龙王发现了自己难再支持下去，势必振奋全力，搏杀袁孝，是以强行忍耐，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吓退了滚龙王。

连雪娇缓步走了过去，蹲下身子，扶住了上官琦，柔声说道：“你伤的很重吗？”

在她芳心深处，早已深印了这位英俊少年的影子，此刻真情流露，也顾不到身侧还有袁孝。

上官琦的内心中，何尝不是对连雪娇有着深厚情意，她娇艳如花，智计绝世，实是武林间不可多见之人，可是唐璇那生前预言，不时盘旋在他的脑际，嘱咐他必需忍受着情感上的痛苦折磨，以使连雪娇雄心振奋，但也不能太过绝情，免使她心灰意冷，这些话有如一千斤的重铅，压在他心灵之上。

连雪娇看他久久不答自己问话，只道他伤势沉重，耳目已失了灵敏，不禁黯然一叹道：“滚龙王功力深厚，你连和他硬拼掌力，只怕伤的不轻，此地不便久留，咱们找处僻静所在，我助你疗治伤势。”

伸出纤纤玉手，扶起了上官琦。

袁孝突然大迈一步，道：“大哥，我抱着你走吧！”

双臂一展，抱起了上官琦，当先行去。

连雪娇抢在前面带路，在一处幽静的山谷之中停了下来。

袁孝放下了上官琦，笑道：“大哥，连姑娘很会医病……”他本是想颂赞一下连雪娇的医道，但说了两句，又不知如何接口，只好一笑而住。

连雪娇打量了一下四周的山势，说道：“袁兄弟，你到那谷口之处守望，不论何人，一律不许入谷，我为你大哥疗伤。”

袁孝应了一声，急急奔去。

幽寂的山谷中，只余下了上官琦和连雪娇两个人。

上官琦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伤势不重，自信经过一番调息，就可以复元了，不敢有劳姑娘。”

连雪娇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知道你在撒赖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那也不是，我是被滚龙王震伤了内腑。”

连雪娇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山谷中，幽静无人，你心中有什么话，尽管对我说吧！”

上官琦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在下深望姑娘能暂留穷家帮中，为挽救武林大

劫，一尽心力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我不是留下了吗？大帐论兵，教场点将，此刻咱们是私人相对，不用谈论这些江湖大事。”

上官琦只觉胸中热情冲动，恨不得一吐为快，但他心知此时一言错出，即将留下无穷后患，牵动大局，暗中强忍痛苦，说道：“那要谈什么呢？”

连雪娇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谈谈我们的事。”

上官琦抬头望天，缓缓说道：“我们不是很好吗？你身居要位，掌握着穷家帮金牌令符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……”

连雪娇怒声喝道：“不谈这个，我是问你要如何待我……”

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你为了救我，抱过了我的身体，这是恩，也是孽，你准备怎么办？”

上官琦回目望去，只见连雪娇嫩红的脸上，笼罩着一片寒霜，显然，这几句话，她用了很大的气力，也说的十分严肃，事情似是已到了决断的关头，不禁心头暗自焦急，人急智生，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准备如何对待我那袁兄弟？”

连雪娇未料到上官琦有此反问，不禁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他待我很好，情深意重，但他对我敬多于爱，从未有过肌肤相亲的事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难道你不明白，他对你情意深重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我明白又能怎样？你可是要我当真的下嫁于他不成？”

上官琦举手搔头，只觉此言十分难以答复，沉吟了良久，道：“最低限度，咱们不能太伤害他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此事早晚他要知道，如其拖延时日，倒不如早些告诉他好。”

上官琦缓缓说道：“你让我多想想好吗？”

垂首沉吟不语，其实他内心之中，却正起着强烈的波动，唐璇生前所留遗言，和袁孝纯朴的影子，逐渐的压下去他波动的热情。

他已逐渐恢复了冷静、机智，回头望去，只见连雪娇垂下粉颈，也正似在筹思良策。

忽听一声长啸，传了过来，袁孝疾快的奔行而来，眨眼之间，已到两人身侧，说道：“大哥，连姑娘，有人来啦！”

面对着纯朴袁孝，连雪娇和上官琦都生出一种不安的感觉，连雪娇缓缓别过头去，说道：“来的什么人？”

袁孝道：“我认识，不是滚龙王，也不像穷家帮的人。”

上官琦挺身而出，道：“这就奇怪了，咱们得出去瞧瞧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你伤势好些没有？”她虽然在极度不安之下，仍然挂念到上官琦的伤。

上官琦道：“经过这一阵，觉得好多了，咱们得先看清楚来人是谁再说。”

站起身来，一挥手道：“袁兄弟，人在哪里？”

袁孝道：“在那边的山谷之中。”

当先举步向前行去。

上官琦、连雪娇紧随在他身后而行。

三人上了一处高峰，俯首向下望去，果然见一个身着红袍之人，在峰下谷中，慢慢而动，只因距离过远，只不过隐约可见人形，无法看清楚是何等人物。

忽听袁孝叫道：“啊！我想起来啦，是和尚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和尚，这附近无寺院，和尚来此作甚？”

袁孝道：“不会错啦，我看的清清楚楚。”

他天生异禀，目力过人，上官琦、连雪娇都难及他。

连雪娇缓缓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深谷绝壁，人迹罕到，小泉流水，恐已生满青苔，普通行人只怕甚难行走……”

上官琦接道：“不错，来人只怕是身负武功之士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据我所知，滚龙王有一位方外好友，乃西藏密宗高手，同恶相济，那藏僧恐怕是他唯一的好友了……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道：“但也许是为咱们助拳的少林僧人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少林寺两位高僧，和帮主相交颇深，在下听两人的谈话口气，在少林寺中的身份不低，那铁木留在咱们穷家帮中，凡木却赶回了少林寺去，唐大哥生前论及那滚龙王的身世，曾提起他出身少林，这和和尚也许是少林高僧，赶来捉拿叛徒的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不论来人是谁，在未确定他们是敌是友之前，咱们不能不作防备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可要传警报于帮主吗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我想那深谷之中，该有咱们帮中的暗桩埋伏。”

忽听袁孝叫道：“有人。”

连雪娇、上官琦齐齐凝目望去，果见两条人影，疾如飞鸟般，由紧依山壁的谷底之中，疾飞向前奔去。

连雪娇微微一笑道：“咱们的埋伏发动了，如果来人是滚龙王那藏憎好友，所带的密宗高手，这些人决难是他的敌手，如若少林寺中人，恐将引起误会，咱们下去瞧瞧吧！”

袁孝回顾了连雪娇一眼，接道：“下去吗？”

连雪娇点头道：“下去，但不许擅自出手，必得听我之命行事。”

她说这话，本是以穷家帮的文丞身份而说，说过了，才想起袁孝并非穷家帮中之人。

只听袁孝叹口气，道：“你这话不是说的很奇怪吗？我几时不听你的话了？”

连雪娇呆一呆，只觉他这几日来，似是成熟很多，一时之间，竟不知如何慰藉于他，只好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是啊！你一向都很听我的话。”

袁孝似是得到了莫大的安慰，双臂一振，飞鸟投林一般，直向那千丈深谷之中落去。

上官琦失声叫道：“袁兄弟小心了。”

但见袁孝双脚一收，悬空打了两个筋头，抓住峭壁间一棵松树，一个大翻身，借势缓和一下向下冲击的力道，松枝摇颤中，右手一松又向下面冲落下去。

他这等向下沉冲之势，其快无比，倏忽之间，人已沉入谷底。

上官琦苦笑一下，道：“袁兄弟天赋异禀，咱们是难得及他。”

看准一个落足之处，纵身跃下，手攀足蹬，向谷底滑下。

连雪娇一挫柳腰，紧随上官琦身后而下。

两人下得谷底，袁孝已等候多时。

这时，那红衣人已然到了十丈之内，果然是一个身披红袈裟的和尚。

袁孝回顾了连雪娇一眼，纵身一跃，迎了上去，怪声喝道：“站住。”

来人身份不明，还不知是敌是友，上官琦担心袁孝莽撞，伤了对方，紧随袁孝，奔迎上去。

那红衣僧人单掌立胸，对袁孝一欠身，道：“施主可是穷家帮中的人么？”

袁孝道：“好啊！我还没有问你呀……”下面之言，一时接不上口，顿然住口不言。

上官琦一拱手，接口说道：“大师父来自藏边吗？”

那红衣僧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贫僧来生嵩山少林寺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嵩山少林寺，向为武林同道们，尊崇为泰山北斗，在下失敬了。”

红衣僧人连连欠身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不敢，不敢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施主可是穷家帮的高人吗？”

上官琦一听此言，就知不是常在江湖上走动之人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不知大师要找何人？”

红衣僧人道：“贫僧锡木，求见欧阳帮主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大师在贵寺中身份不低了？”

锡木道：“在方丈室中听差，有劳施主下问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来的只大师一人吗？”

锡木大师道：“同行四人，见施主等下山迎来，深恐引起误会，由老衲一个先来说明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可否请出一见？”

锡木道：“自然可以。”

回首仰脸高宣一声佛号。

梵唱飘渺，延展波荡而去。

数十丈外的山坳之后，应声现出来三个身着红衣袈裟僧人，缓步行来。

连雪娇自下谷底，始终一言未发，肃然而立，冷眼旁观。三僧行至锡木大师身后，齐齐停了下来。

锡木大师指着三僧说道：“这是贫僧三位师弟，人木、慈木、法木。”

上官琦一拱手道：在下上官琦，见过几位大师。”

连雪娇打量四僧之后，游目四顾，不见穷家帮埋伏的人手何在，心中暗暗奇怪，低声对袁孝道：“你刚才看到的人呢？”

袁孝四下打量一阵，道：“看不到啦！”

只听锡木大师说道：“我等奉命而来，有要事必得早见到欧阳帮主，还望施主早些通报。”

上官琦暗暗想道：欧阳帮主现在何处？如何才能和他取得联络，连我还未明白，如何个通报之法呢？心下为难，回头一望连雪娇，说道：“这位是本帮之中的文丞，除了帮主之外，权位最重，敝帮中事，无所不管，四位有事，对她说也是一样。”

锡木大师目光闪在连雪娇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老衲失敬了。”

连雪娇素手一挥，道：“不敢，大师有何见教？”

第二十九回 临危受命

锡木大师道：“敝方丈有一亲笔秘函，致奉欧阳帮主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不知是公函，还是私谊？”

锡木大师道：“这个老衲就不甚明白了，是以，必须得面交欧阳帮主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那就有劳四位在此稍候了。”

锡木修养较深，还不觉得怎样，那慈木、法木，却已忍耐不住，齐声高宣佛号，道：“贫僧等千里迢迢而来，贵帮如此慢待，岂不有失武林礼数？”

连雪娇笑道：“滚龙王亲率高手压境，双方随时有冲突的可能，此山羊径难行，不敢多劳诸位高僧，我派人去请敝帮主，到此和诸位相见，在敝帮主未到之前，有我在此相陪诸位。”

回目一掠上官琦，肃然说道：“你要咱们穷家帮弟子，施放信号，请来帮主。”

上官琦站了起来，恭恭敬敬的欠身一礼，转身向后走去，心中却是暗暗发急，忖道：穷家帮中埋伏之人，不知现在何处，要我如何通知？

行了数丈，到了一块大岩石前，暗道：她让我通知埋伏在这谷底中弟子，势不能塌她的台，必需先避过四个和尚的耳目。身子一闪，避入了大石之后。

刚刚转入石后，瞥见剑光一闪，草丛后，突然站起了左右二童。

上官琦心中一喜，说道：“两位至此好久了？”

左童张方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等奉派守此深谷，到此已有半日工夫了。”

上官琦暗道：连姑娘果有大哥之能，不知她何以得知有人埋伏此地。当下拱手说道：“连姑娘有令，命诸位传讯通报帮主，少林寺锡木大师等四人相访。”

左右二童微微一笑，转过身子，撮唇长啸。

啸声未住，远处已响起相应的啸声，一声声的接续着传了过去。

上官琦细听那啸声，似是隐隐间有着节拍，只是自己听不懂而已，正待转身去向连雪娇复命，忽听左童张方低声说道：“上官兄。”

上官琦微微一怔，道：“有何见教？”

张方道：“兄弟等适才目睹上官兄和那袁兄弟力拼滚龙王的身手，心中十分佩服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怎么？你们都看见了？”

张方微微一笑道：“因为相隔甚远，看的不甚清楚……”他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在这座谷底之中，咱们埋伏有十二个人，由兄弟和这位李兄弟率领待命，有如需我效劳之处，只管吩咐。”

上官琦拱手一笑，道：“帮主雄才大略，早已有了安排。”

张方摇头说道：“如果帮主安排的，在下也不会多费口舌，告诉上官兄了。”

上官琦奇道：“那是奉了谁人之命？”

张方道：“唐先生……”

上官琦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唐先生已逝数月，哪里还能有所指命？”

张方道：“唐先生妙算无遗，非常人所可预料。”

说话之间，左童张方已自怀中取出了两个锦囊，双手奉上。

上官琦接过，仔细一瞧，除了编号之外，并无拆阅的日期，不禁一皱眉头，说：“这上面未注明拆阅之期，几时才可以拆阅？”

张方接道：“唐先生差遣那小婢送来锦囊之时，交代了两句话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哪两句话？”

张方道：“陷身绝境，拆二号，情海生波，阅三号。”

上官琦随手把锦囊放入怀中，道：“多谢两位。”

转身向外行去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连雪娇闭目盘膝而坐，挡在路中，袁孝双手抱臂站在连雪娇的身侧，瞪着两只圆大的眼睛，望着四个和尚。

上官琦心中暗暗想道：“少林寺在武林之中，一向被视作泰山北斗，我们这般对待寺中的高僧，莫不有失礼数？”心念一转，油生歉疚，想待和四人说几句谢罪之言，但见连雪娇如罩寒霜般的脸上，竟是不敢开口。

要知此刻连雪娇位高权重，乃穷家帮中文丞，上官琦只不过是香主，两人身份相差悬殊，她如万一变脸，立时可以按帮规惩处自己。

时间在沉寂中溜过。

等待约一顿饭工夫，群僧似已不耐，锡木修养较好，尚可容忍不发，法木、慈木、人木，却已忍耐不住，相互望了一眼，突然举步向前行来。

连雪娇霍然睁开双目，冷电一般的眼神，扫掠了群僧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站住！”

她艳如桃李，冷若冰霜，姣美之中，自有着一股慑人的威严，三僧被她一叱，竟然都不自禁的停了下来。

人木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女施主这般怒颜厉色，不知说的哪个？”

连雪娇缓缓站起来，冷肃地反问道：“此地何地，三位大师父岂可乱闯？”

慈木怒道：“贫僧等并非穷家帮中之人，纵是欧阳统，见得是僧，也不能这般傲气凌人。”

连雪娇缓缓说道：“敝帮主胸襟开阔，对人素来客气，但本座执法如山，只问是非，不讲情面。”

法木一皱眉头，道：“纵然穷家帮法规森严，但也不能施诸帮外之人。”

连雪娇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论何人，只要一入这穷家帮中禁卫之地，一律得属守本帮戒令。”

人木大师道：“如若贫僧不肯遵从呢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那只好开罪了。”

人木长眉耸动，道：“女施主盛气凌人，贫僧倒得领教一二！”

一提真气，迈步向前闯来。

连雪娇素手一挥，迎面拍出一掌。

人木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来的好。”扬腕硬接了一掌。

上官琦听两人越说越僵，心头已是焦急万分，却不料两人竟又动起手来，一时之间，既觉不能出手相助，也不便出言相禁，不禁呆在当地。

他冀望锡木等出言劝住人木，免得闹出伤亡，事情更难办了。但他失望了，锡木虽然原地未动，但却袖手观战，看情形，毫无劝阻之意。

法木、慈木，更是磨拳擦掌，跃跃欲出，大有出手相助之概。

袁孝双手紧紧握住拳头，双目圆睁，注定了场中的搏斗之情，只要见连雪娇露出不敌之状，或是出言招呼，立时便要挥拳出击。这时，连雪娇和人木已然交手了四五个照面，连雪娇掌法轻灵中暗含杀手，始终把人木阻于原地，难越雷池一步。

但人木的掌势，却是越来越见强猛，又过了三四个照面，掌力已划起了啸风之声。

激斗中，突然传来一声大喝道：“两位快请住手！”

上官琦回头望去，只见欧阳统在四个灰衣弟子护拥之下，急奔而来，暗中舒了一口长气，高声说道：“帮主驾到。”

这时人木大师正施一招“破山拳”当胸捣来，拳风奇猛，震飘起连雪娇的衣袖。

上官琦看的心中暗怒，忖道：这和尚当真可恶，明明已听到有人喝劝，竟然用出这等恶毒凌厉的招数。

只见连雪娇身子一侧，险险避过一拳，纤纤玉指，疾翻而起，掠着人木手腕划过，飘身退出七八尺远。

人木还待出手攻袭，欧阳统已然奔到，横身拦住了人木，一拱手，笑道：“在下欧阳统，四位大师父有何见教？”

人木只好收住了拳势，打量了欧阳统一眼，道：“贫僧人木，来自嵩山少林寺中。”

欧阳统笑道：“少林派一向领袖武林，人人尊崇，在下这里失敬。”

双手轻合微一抱拳。

人木虽有些余怒未息，但面对着这盛名满天下的欧阳统，亦有着无法发怒之感，目光一惊连雪娇，道：“贵帮中这位女施主，武功高强，贫僧未能多多领教，实在大感遗憾。”

欧阳统微微一笑道：“她乃本帮中文丞，尚望大师看在本座面上，不要再多计较。”

人木低头瞧瞧左腕上一线红色的指痕，暗中运气一试，既无痛楚之感，亦无受伤之征，除了那条可见红色指痕之外，别无异样感觉，想是收手时，被连雪娇指甲无意挥中，是以也未放在心中，合掌一礼退了下去。口中仍然冷漠地说道：“如有机缘，贫僧还得向这位女施主领教一二。”

连雪娇恍如不闻，寒着一张粉脸，冷冰冰地站在一侧。

锡木大师缓步而行，越过人木，合掌说道：“贫僧锡木。”

欧阳统笑道：“铁木大师和本座交谊甚深，大师父想必是熟识了。”

锡木一沉吟，道：“那是贫僧师兄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令师兄亦在此地，大师父可愿一会吗？”

锡木脸色一变，沉吟了片刻，道：“贫僧等奉命而来，求见欧阳帮主，面呈掌门方丈的秘函一件，敝寺方丈还在等待复命，行色匆匆，只怕余暇无多了。”

言下之意，竟然并无会见铁木大师之意。

欧阳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贵方丈手书何在？”

锡木大师探手入怀，摸出一个半尺见方的黄绫锦袋，道：“敝寺方丈，曾经提到，此事最好别让第三人过目。”

欧阳统看那锦袋之上，加有火漆，上面写道：“面呈穷家帮欧阳帮主亲拆”几个大字，正待拆开，突然连雪娇沉声说道：“帮主且慢。”

欧阳统回顾了连雪娇一眼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江湖上的险诈，不可不防。”

欧阳统目光一掠锡木，笑道：“锦袋由本人亲自收下，大师父请上复贵寺方丈……”

锡木大师接道：“贫僧急待复命。”

欧阳统仔细的察看了手中的锦袋，毫无可疑之处，心下甚感为难，逍遥秀才唐璇，临终重荐连雪娇，那是几经思考，他心中对唐璇生前的才华推重无比，言听计从，如今唐璇虽死，但心中对他仍存有崇敬之心，对他重荐的连雪娇，亦倚重无比的信任，听她出言相阻，决非无的之矢。

心念一转，微笑说道：“此地不便拆阅，大师父只管上覆贵寺方丈，就说我欧阳统遵示行事就是。”

锡木大师道：“贫僧等立待复命，如若帮主无意接受，那就请把原函交回，仍由贫僧等带回少林寺中，交还掌门方丈。”

要知少林寺望重江湖，欧阳统此等举动，实乃对少林寺大为不敬，如若锡木大师要真把原函带回少林，在少林方丈面前说几句挑拨之言，只怕要引起一场极大的误会，心下为难，沉吟难决。

连雪娇两道清澈的眼神，一直盯注在锡木大师的脸上，似是要从他的神色上，默察出他有无隐秘。

上官琦亦觉得连雪娇举动，有些过火，虽然这四个和尚的举动，亦有着可疑之处，但他自知在帮中身份，和连雪娇相去甚远，难以作得主意，只好默默不语。

只见连雪娇缓缓移步，行到欧阳统的身侧，目光扫掠了锡木、法木等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久闻少林寺中僧侣，个个清净无为，似诸位大师这般火气之大，实叫人心中多疑。”

锡木大师道：“女施主怀疑什么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适才那位大师的掌法，果是出自少林一门？”

锡木冷笑一声道：“既知贫僧来自少林，但不知还有何处可疑？”

连雪娇神色一整，厉声说道：“只怕诸位大师父，都已为滚龙王的药物所迷，忘却本性。”

欧阳统暗中焦急，忖道：“糟糕！少林寺一向自负为武林的领袖，连雪娇这当面叱责，只怕要引起一场冲突……”

心念转动之间，锡木、法木等人，已然个个脸色大变，凝目望着连雪娇，茫茫若有所失。

连雪娇突然和颜悦色，柔声说道：“几位都是有道高僧，虽是中了滚龙王的算计，仍然能保持一点真灵不昧。”

四僧脸上神色不停的变化，有时激怒，有时茫然。

连雪娇接着说道：“四位身受贵寺方丈重命而来，如若中了滚龙王的算计，那不但对本帮大有损害，贵寺亦将深蒙其害……”突然一扬纤手，疾向锡木大师眉心点去。

这一招出手之快，当真是无与伦比，欧阳统心想出手拦阻，已自不及。

锡木大师在神情茫然，骤不及防之下，竟被连雪娇一指点中，身子摇了几摇，倒了下去。

法木、人木、慈木，看师兄倒了下去，茫然的神志，似是为之一清，一齐怒喝，三掌并发，排山倒海一般，攻向连雪娇。

欧阳统目睹连雪娇忽喜忽怒的诡异举动，心中不禁生出警惕之心，她出身滚龙王膝下义女，虽得唐璇全力推荐，但是否已完全摆脱了滚龙王的控制，眼下尚难预料，倒不得不对她存上几分戒备。

只见连雪娇素手挥动，娇躯两转，一闪之间，竟然从三个和尚排山的掌

力中转了出来。

三僧一击落空，但那击出的掌力，却有些收势不住，盘旋撞来，激起了一阵旋风，吹得四外之人，衣袂飘飘。

一侧观战的袁孝，一见连雪娇脱出重围，突然大喝一声直向法木扑去。

慈木、人木，齐齐出手，疾快地拍出了一掌，分由两侧袭攻袁孝。

袁孝双拳忽的一分，猿臂一伸，分接两人的拳势。

他神力过人，竟然硬把左右袭击而来的两掌齐齐接下，同时飞起一脚，踢向法木。

连雪娇目光一掠上官琦，冷冷说道：“快快出手，帮助你袁兄弟，最好能够生擒这三人，不要伤了他们，免得和少林结仇。”

上官琦虽然不愿出手，但对方是文丞的身份，只好纵身而上相助袁孝，搏斗三僧。

连雪娇回顾了欧阳统一眼，道：“帮主，可是对属下有所怀疑吗？”

欧阳统想不到她开门见山的直说出来，不禁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本座只觉在未能证明少林几位大师来意不善之前，不宜和少林结仇！”

连雪娇目光一掠场中的打斗情势，冷冷地说道：“这么说将起来，帮主对属下似是不信任了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这个这个……”他乃心胸磊落之人，向来不善谎言，连雪娇一言揭穿了他心中忧苦之事，竟然接不上口来。

连雪娇仰起脸来，长长吐出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帮主如若不能放心，不妨追回文丞之权。”

欧阳统接道：“在下用人，向不多疑，只不过是愿和少林寺结仇，并无犯干文丞权令之意。”

连雪娇再看场中的搏斗情势，袁孝、上官琦，已逐渐控制了局势，三僧在两人掌指迫攻之下，已落下风，当下缓缓说道：“如若我的料断不错，这三人已为滚龙王所收用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你可是怀疑他们的来历吗？”

连雪娇摇摇头道：“这四人该都是千真万确的少林僧侣，只不过他们已被滚龙王下了迷药，神智受制，情非得已的为人所用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纵然如此，咱们也不能滥伤无辜，和少林结下仇恨，这也许还是滚龙王的用心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滚龙王的用心，决不止此……”

欧阳统凝神打量了四个和尚一阵，只见他们出手的拳、掌，都是少林心法，而且毫无迟滞之象，当下说道：“本座的眼光，看不出这四人中了滚龙王的迷药。”

连雪娇冷笑一声道：“帮主既授我全权，最好是不要干扰属下的事情。”

欧阳统呆了一呆，欲言又止，心中却是焦急，忖道：“眼下穷家帮初受大挫，八英、四十八杰的伤亡甚多，还未能选入补充，下令调集各处分舵中高手，尚未赶来，滚龙王已然亲率四侯和高手赶来，战云密布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，就目下情势，唯一可能帮助穷家帮对抗滚龙王的只有少林一派，如若再伤了少林寺中派来的僧侣，开罪少林寺，闹成两面受敌，当真是覆亡在即，但形势又不便再拦阻连雪娇。”

正忖思间，忽听连雪娇高声对袁孝和上官琦说道：“你们放手施为，三十回合之内，定要生擒这三个和尚。”

袁孝对连雪娇素来敬若神明，一听令下，拳势突紧，拳风更见凌厉。

但上官琦却是心有顾忌，不敢放手施为。

连雪娇目光何等锋利，两合之后，已看出上官琦的招数，华而不实，不但手下留情，而且还影响袁孝掌势，无法发挥出全部的威势，心中大怒，厉声喝道：“上官琦你对敌不力，阳奉阴违，记重罪一次，三僧受缚后立时执行。”

上官琦听的一怔，心知已被连雪娇看出了自己的用心，当下掌势一变全力出手。

这一来，场中的搏斗形势，立时有了大大的改变。

法木、人木、慈木，在袁孝和上官琦全力的攻击之下已无还手之力，露出了败象。

锡木大师内功最深，虽被连雪娇一指点倒，但经过一番暗自运气调息之后，穴道自解，体能尽复，眼下的情势变化，上官琦和袁孝，联手而战，已然抢尽了优势，如若自己再不出手相助，三僧落败在即，当下一跃而起，高喧一声佛号，举手一拳“挟山超海”，疾向上官琦捣了过去。

上官琦挥手一接，竟然被震得手臂一麻，向后退了一步。

锡木大师也被上官琦强大的反击之力，震的向后退了一步，暗道：此人年纪不大，竟然有着这等深厚的功力？”

心中在想，人却欺身而上，两手一合，“双风贯耳”合击过去。

上官琦双手一合，由“童子拜佛”化一招“划分阴阳”，双手一合一分，把锡木大师一招“双风贯耳”化解开来。

这两人交手两招，已觉出遇上了劲敌，这一战的胜负，恐将已非三五十招中能够分得出来。

连雪娇眼看上官琦和袁孝，已操胜算，但锡木大师一出手，立时把败象毕露的大局给稳了下来。

这时锡木已和上官琦形成了独斗之局，袁孝拳势一紧，把法木、人木、慈木的拳势，尽数接下。

上官琦遇上了强敌，精神大振，拳路的变化，也愈打愈见奇奥。

锡木在上官琦强力的反击之下，逐渐落在下风。

欧阳统一面冷眼旁观，一面暗自忖道：“少林寺中的和尚，在青灯古佛相伴之下，大都有着甚好的涵养，这四个和尚，既都是木字排行，想来定然是铁木大师等一辈人物了，铁木现在微伤已愈，何不请他一看究竟呢？”

正忖思间，忽见那锡木拳势一变，施出少林寺镇山绝技之一的十八罗汉掌法。

这十八掌，乃至刚至猛的武功，如若功力不到一定的阶段，无法用来克敌，锡木大师连连劈出三掌，立时把形势给稳了下来。

上官琦只觉他拍出掌势，凝结着沉重的压力，必须要用极大的内力，才能封挡开。

只见掌力愈来愈强，一刻工夫，丈余之内，已激荡起强猛的劲风。

上官琦暗暗吃惊道：奇怪，这和尚功力，怎么如此深厚，掌势愈来愈见强猛。

上官琦原觉自己内力和他在伯仲之间，但此刻却有着大不如人之感。

要知那少林十八罗汉掌，看上去掌掌如浪撞礁岩一般，全凭藉那排山倒海般的阳刚之力取胜，其实却是至刚至猛中，蕴了奇奥的变化，原来那掌势

变化中，招招相连，下一招的变化中，刚好是上一招未用完的余力，借用来克敌，因此那掌力愈打愈强，但发掌之人，却不见如何劳累。

上官琦逐渐的陷入了艰苦之境，在锡木强猛的掌力迫逼之下，已然是有守无攻。

连雪娇一皱眉头，转脸望去，见袁孝猛斗三僧，却是占尽了优势。

欧阳统突然回过身子仰脸一声长啸。

山石后人影闪动，奔过左童张方。

欧阳统正待吩咐张方去请铁木大师，连雪娇却抢先说道：“上官琦已经有守无攻，你上去助他一臂之力。”

张方应了一声，挺剑攻上，长剑一拦，斜里刺去。

锡木大师反臂拍出一掌，强劲的掌力，疾涌而出震开了张方长剑。

就在这一缓的工夫，上官琦已由那掌影中破围而出，展开反击，指点掌劈，抢回先机，口中却大声喝道：“张方兄请退下去，兄弟一人，尽可对付他了。”

左童张方心知高手相搏，最忌别人从中插手相助，听得上官琦的招呼，立时收剑而退。

要知那十八罗汉掌，乃少林寺镇山绝技之一，上官琦失去了主动之后，先机全为锡木大师抢去，局势全为锡木控制，反击无力，张方一剑攻来，迫的锡木回掌相救，上官琦借机抢回主动，展开反击，锡木大师虽然连出奇招，想扳回劣势，但上官琦早已有备，哪里还容他十八罗汉掌的威势再度发挥，一阵掌指交错的猛攻，把锡木迫得手忙脚乱，应接不暇。

场中的形势，渐呈明朗，四个少林寺僧侣，已然全都落于下风。

激斗中，忽听上官琦大喝一声，一掌拍中锡木大师的左肩之上。

锡木只觉左肩一阵剧疼，半身都有些麻木起来，不觉手脚一缓，上官琦乘势一指，迎了过去，正中锡木“灵台”穴上，立时倒在地上。

上官琦点倒锡木之后，退到一侧，看袁孝和三个少林僧侣动手。

忽听袁孝大喝一声，连续劈出三掌。

手掌交错，响起一声闷哼，慈木大师中了一掌。

这时，场中动手之人，只余下人木、法木，在袁孝强劲拳势迫攻之下，已早是败象毕露，慈木中掌之后，跃出圈外，场中只余下人木、法木，更是招架不住，又支持了五合，法木也中了一掌。

袁孝落手极重，一掌击在法木左擎之上，手臂顿时拍断。

欧阳统一皱眉头，想待出口喝止，又怕袁孝不听，他非穷家帮中之人，欧阳统虽是一帮之主，如若袁孝不听，也是没有法子。

上官琦突然一跃而上，双手齐出，点了慈木、法木的穴道。忽听袁孝一声长啸，左手一拦，拨开了人木的双手，右手一把擒住了人木项颈。

只听人木冷哼一声，顿失挣扎的能力。

欧阳统看袁孝面目狰狞，担心他发了野性，一举把人木捏死，那时，势将和少林结下不解之仇，赶忙叫道：“袁兄，不可随意伤人。”

连雪娇扬手一指，点了人木穴道，低声说道：“放开他。”

袁孝应声松开右手，退到一侧。

连雪娇目光一掠上官琦，道：“你把这四个人放在一起。”

上官琦依言把四人移置在一起放好。

连雪娇缓缓说道：“帮主请把那少林方大的来书交给属下。”

欧阳统缓缓取过锦袋，递了过去。

连雪娇掂了掂手中锦袋，低声对上官琦，道：“这四僧之中，以锡木大师的武功最高，也是这班人中的领队，你解开他上半身被点的穴道，我有事情问他。”

上官琦依言解了锡木穴道。

欧阳统忽然想到，正因连雪娇出身滚龙王膝下，才能对刁恶阴险的滚龙王有所了解，唐璇推荐连雪娇，只怕这也是极重要关系，当下凝神观看，静立不动。

连雪娇缓缓把锦袋交给锡木，笑道：“这锦袋之中，既是贵寺方丈的手笔，劳请大师亲自拆阅如何？”

锡木大师接过锦袋，脸色忽然大变，目注连雪娇，缓缓说道：“这锦袋不能拆阅。”

连雪娇回顾了欧阳统一眼，缓缓对锡木说道：“四位之中，三位都已被滚龙王下了迷药，本性迷失，身心都受滚龙王的控制，只有大师一人的神志，还可保持清醒，是吗？”

锡木大师道：“贫僧虽未服迷药，但却被滚龙王上了附骨毒针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所以你甘为滚龙王所用，想用这一封书信，谋算本帮帮主。”

锡木大师道：“贫僧身受挟制，情非得已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我知道，滚龙王那附骨毒针，已经过药物淬炼，中针之人，虽然神志能够保持清醒，但心神亦隐隐失去主宰自己之能，他们三人服用的药量亦不很重，所以很难看得出来。”

锡木大师道：“姑娘猜的不错。”

连雪娇接道：“如若你身上的脉穴不为点穴的手法所闭，毒针药性，未能限制于局部，只怕神志也难有此刻清醒。”

锡木仰脸思索了一阵，道：“此刻，贫僧似是已还我本来面目。”

连雪娇突然伸手从左童张方手中要过长剑，素手一挥，挑开锡木大师手中锦袋，笑道：“大师父当真不知这袋中秘函的内容吗？”

锡木大师道：“此函原来出于敝方丈手笔，但我等被滚龙王所擒之后，此函已被他拆阅，内容是否已为他窃改，贫僧实是不知。”

连雪娇缓缓把锦袋放置到一块突立的山石之上，回目对欧阳统道：“帮主和少林方丈相交，可认识他笔迹吗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我们交往还不多，纵然见过他的笔迹，但早忘去了。”

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但这非什么难事，少林寺中那铁木大师，现在此处，只要请他来此，不难辨识出函上笔迹，是否出自少林掌门方丈之手？”

连雪娇突然一整脸色，严肃地说道：“唐先生生前掌理帮中文丞之职，帮主对他如何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言听计从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那帮主对属下呢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一般敬重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如若帮主对我出身怀疑，此刻还来得及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本座用人，向不怀疑，唐先生遗言推荐，非姑娘大力难挽武林大劫，姑娘纵不为穷家帮着想，也该为武林浩劫一尽心力。”

连雪娇长剑一挥，那锦袋应手而断，露出一张函笺。

欧阳统此刻对她料事，已生敬佩，静站一侧观看，默不作声。

连雪娇长剑挑开素笺，凝神看完，突然回顾了张方一眼，道：“你可带有火折子吗？”

左童张方探手入怀，摸出火折，递了过去。

连雪娇晃燃火折子，燃着函笺，连那锦袋一起烧去。

欧阳统果是量大如海，面泛微笑，神色自若，望着连雪娇烧去锦袋秘函，一言不发。

连雪娇随手把长剑在草地上擦了一擦，还给张方，转眼望着上官琦，道：“你知罪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在下知罪，听候处分。”

连雪娇望了张方一眼，道：“留下锡木一人，其余三僧，押回山庄，听我回去发落。”

张方应了一声，举手一招，奔来了三个灰衣大汉，各自背着一人而去。

连雪娇道：“此去没有你的事了，你去吧！”

张方欠身一礼，转身而去。

连雪娇一指锡木，回顾上官琦道：“你背着他。”

转身向前行去。

欧阳统大感尴尬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本座可要去吗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帮主自应参与机密。”

欧阳统苦笑一下，举步随在上官琦身后行去。

上官琦背着锡木大师，紧随连雪娇身后而行，心中却大感忧虑，暗暗忖道：“连雪娇性格难测，不知要如何整治这位大和尚了？”

走得数丈，山弯已至尽处，连雪娇回顾了上官琦一眼，道：“好啦！放下来吧！”

上官琦依言放下锡木，退到欧阳统的身侧，他昔年在江湖之上走动，深知少林乃正大门派，甚受武林同道尊仰，心中暗打主意，如若连雪娇对那锡木大师有何不利，立时请求欧阳统制止于她。

只见连雪娇伏下身子，掌拍指点，解开锡木大师的穴道，问道：“滚龙王在你何处下了毒针？”

锡木大师穴道已解，那附骨毒针药性，立即发作，突然一跃而起，双目眨动一阵，突出一掌，迎胸拍出。

袁孝紧靠连雪娇身侧相护，左手一伸，抓住了锡木大师右掌，右手一把抓住锡木颈子，紧接着一个扫腿，锡木应声而倒。

连雪娇微微一叹，回顾欧阳统道：“帮主看到了吗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看到了，但他身受滚龙王迷药所制，难以自主，还望手下留情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帮主误会属下之意了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本座愿闻高见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滚龙王的手下，个个悍不畏死，并非是他们天性剽悍，而是心神受药物所制，难以自主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这个本座早已知道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这锡木大师，不过是受毒极轻的一个，尚且难以自控神智，如若受毒较深之人，那是终身不渝的效死滚龙王了，咱们穷家帮中弟子虽然个个敬爱帮主，誓死效忠，但以帮主的子弟血肉之躯，和这般神智受制的狂人硬拼，不但难操胜算，而且也太残忍。”

欧阳统听得怔了一怔，沉吟不语，良久才黯然叹道：“浩劫已成，只有尽人事，听天命了。”

上官琦想到那日在莽原中，滚龙王属下那等奋不顾身的猛攻，心中亦不禁生出寒意。

连雪娇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唐先生才冠当代，属下难及万一，承他遗言相荐，又蒙帮主推重，属下接掌文丞之时，就想到此事，纵然咱们得少林等各大门派相助，尽集当今武林精英，这一场血战下来，只怕也要折损大半，而且还无必胜把握，那滚龙王生性残忍，又善用毒，只要他能逃出，仍然是江湖上一大祸患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这个，唐先生在世之日，就无良策相对，本座之无能，那是不用提了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属下倒想出一个办法。”

欧阳统只觉一阵狂喜，抱拳说道：“此事当真吗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属下怎敢欺骗帮主。”

语音一顿，说道：“据在下所知，欲想一举使滚龙王全军瓦解，只有一个办法！”

欧阳统凝神而听，脸上一片期待之色。

只听连雪娇接道：“那就是设法解去他属下身上之毒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此虽釜底抽薪之策，但此乃滚龙王最为关心之事，只怕早已有备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滚龙王虽善用毒，但一人之力，也难兼顾全局，据属下所知，在那王府之中，有一处藏毒的密室，只要能混入那密室之中，就不难了解滚龙王的用毒之法。”

上官琦突然插口接道：“姑娘可曾去过那处密室吗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除了滚龙王之外，只怕再无他人去过，要有就是那守护密室的人，但一入毒室，今生就别想再活着出来了，所以，滚龙王用毒之事，无法在江湖之上传扬出去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想是姑娘对此早有计较了？”

连雪娇望了锡木大师一眼，道：“我要借这大师父之力，进入滚龙王府，混进放毒的密室，只是有一件为难之事，很难解决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只要咱们帮中力所能及，无不全力以赴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滚龙王能够纵横江湖，在武林独树一帜进而问鼎武林霸业，那藏毒密室，实是重要关键，只要咱们能一举摧毁那藏毒密室，那是先给他致命的一击，但必得由帮中选出几个智勇兼备之人，冒万死之险，始有成功之望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帮中弟子任由姑娘选择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可是属下对帮中弟子之能，尚不熟悉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这个本座可先行选出一部分武功高强之人，再由姑娘从中选择……”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不知需要几个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内应三人，外面救应，至少也得六位高手。”

欧阳统眉头一皱，凝神沉思。

连雪娇接道：“内应三人是最好都能接得滚龙王五十招以上的高手，至少三人联合起来，也可与滚龙王拼斗个二三十合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这个恐非本帮弟子能够胜任了，只有再就三阁一堂的阁堂

主，和几位客居在咱们穷家帮中的友人中选派了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外合之人，只要武功高强即可，但内应之人，最好是很少在江湖上行走的人，必须易容改装，混入那滚龙王府……”目光一掠上官琦，欲言又止。

她心中虽然感觉到了上官琦此行乃最好的人选之一，但心知此行凶险异常，不忍开口指派他。

欧阳统也想到了上官琦，但他心中明白，上官琦并非真正的穷家帮中弟子，他加入穷家帮，只不过是受连雪娇言语所牵，自然是不好提出他来，指名赴险。

上官琦忽然一挺胸，道：“不知在下，是否能应姑娘心目之选？”

连雪娇一双清澈的星目，凝注在上官琦脸上瞧上一阵，道：“自然是最好的人选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既承看重，在下愿入滚龙王府一行。”

连雪娇转眼望着欧阳统道：“帮主只要再想出两个武功高强的弟子，随伴上官琦。”

欧阳统想了一阵，忽然说道：“有啦，左右二童不失两个上好的人选。”

目光一转，望着上官琦道：“左右二童曾和你动过手，你觉着他们武功如何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两人联手，别有巧妙，不在弟子之下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那就决定左右二童，此事知道的人愈少愈好，最好能召他们马上来此。”

欧阳统接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本座就去召左右二童。”

转身急奔而去。

连雪娇突然伸手点了锡木大师的穴道，望了上官琦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你决定去了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决定了……”沉吟了一声，接道：“我那授业恩师，伤在千臂毒叟翁天义的手下，这其间的经过，十分复杂，但综合这恩怨经过也是和滚龙王牵扯上很大的关系……”

连雪娇道：“千臂毒叟翁天义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错，你认得此人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认识，他是滚龙王用毒的亲信之一，那藏毒密室中，唯一能够自由进出的就是翁天义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家师等死亡之因，牵涉十分复杂，唯有此人知道。”

连雪娇低声说道：“你既决定要去，我也不便阻止，但此行的凶险，实在意料之中，我有一件防身之物，和一件兵刃，你带着去吧……说完之后，探手从怀中摸出一套彩色鲜艳的蓝色之物，和一个金柄短刀。

上官琦只觉此物十分面熟，似是在哪里见过，只是一时之间，想它不起。

连雪娇目注上官琦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快些收起来吧，最好不要以此物示人。”

上官琦心中疑窦重重，但却依言收了起来。

连雪娇道：“你可认得此物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似曾见过，但却不知是何来历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武林三宝，你可曾听说过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武林三宝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不错，这就是武林三宝之二，那金柄短刀，名叫‘惊魂之刀’。”

上官琦忽然想到那日无意之中，闯入石室，见到之物，失声叫道：“我知道啦，可是袁兄弟带你去那石室中取到的吗？”

连雪娇微微笑道：“是啊！那滚龙王费尽心机，要我混入闵府之中，追查的就是此物，想不到被我无意之中取到。”

她微一停顿，接道：“这号称武林三宝所牵缠的恩怨，复杂庞大，一言难尽，一时之间，实难说得清楚，以后我再告诉你吧！此刻先告诉你施用之法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那石室之中，有两具死去甚久之人，一个穿着红衣，似是一个女子……”

连雪娇接道：“所谓武林三宝，就是‘惊魂之刀’、‘天蚕丝衣’和一袋‘五芒神珠’……”

上官琦道：“那石室中红衣女骷髅手中紧握着一个金彩之袋，不知装的是何物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五芒神珠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何谓五芒神珠？”

敝见欧阳统带着左右二童，急急奔来，立时住口不言。

上官琦虽尚不知武林三宝的来历，却知道关系重大，不便张扬出去。

那日他在密室之中，曾经试过“惊魂之刀”的锋利，直可切金断玉，有如摧枯拉朽，至于天蚕丝衣，能在那阴暗潮湿之处历久如新，想亦有它的妙用，连雪娇竟以武林中之二宝交付自己，以作护身之用，情意深厚，可想而知。

心念转动，不自觉转眼向连雪娇望去，只见连雪娇也正睁着一双情澈双目，向他看来，四目交投一瞬，同时急急别过头去。就这一瞬的工夫，欧阳统已带着左右二童赶到。

左右二童齐齐欠身，以帮中大礼，参见过连雪娇后，垂手退到一则。

连雪娇打量了左右二童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有一件凶险之事，要劳两位一行。”

左右二童齐身应道：“但请吩咐，万死不辞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此行任重道远，不但和我们穷家帮的今后命运有关，而且和武林中的劫运，也有着极大的关系，那是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”

左童张方欠身说道：“当尽全力以赴，如有失误，唯死而已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那很好……”突然探手入怀，摸出一个玉瓶，倒出三粒红色的丹丸，接道：“这红色丹丸，乃是一种绝毒之药，吞下腹中，顷刻间毒发身亡，三位请各取一粒。”

左右二童、上官琦几乎是一齐举步而上，取了一粒红色的药丸。

只听连雪娇接道：“此物毒性过猛，三位如非到势穷力竭，不可擅自服用。”

上官琦、左右二童齐齐应道：“我等记下了。”

收好了药丸，肃立待命。

连雪娇仰脸望天，长长吁一口气道：“滚龙王府中，高手如云，而且大都为滚龙王药物控制，个个剽悍勇猛，纵受重伤，但只要有再战之力，亦必苦战不退，必到最后一口气绝，只是那等声势，就足以震慑人心……”

她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你们如非必要，最好不要和他们动手，但如一旦动起手来，那就下手愈毒愈好，不要稍存顾惜，需知那些人，都已忘去了本性，不知生死，形同疯狂，江湖礼义，对他们已然毫无拘束力量了。”

左右二童恭谨受教，连连点头欠身。

上官琦缓缓接道：“眼下有一件为难之事，不知要如何混入那滚龙王府之中？”

连雪娇低声说道：“那滚龙王府周围十里之内，都有着森严的戒备，不论武功何等高强之人，也是难以混得进去……”目光一掠锡木大师，道：“因此不得不借用这位大师父了。”

欧阳统一皱眉头，欲言又止。

连雪娇取出磁石，动手取出锡木大师附骨毒针，拍活了他的穴道。

片刻之后，锡木大师突然坐了起来。

这位身中附骨毒针神志受制的高僧，毒针一除，立时恢复了清醒，长长吁一口气，站起身子，合掌对欧阳统一礼，低声对连雪娇道：“多谢女施主相救之情。”

连雪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随同来此的几位大师父，都已由本帮中人接到一处清静隐秘的所在，疗治内伤，他们中毒较深，必得较长时间疗治，才可复元。”

锡木大师道：“贫僧等奉命投书而来，不料却为滚龙王埋伏所擒，但本寺规戒向极森严，掌门方丈，尚在等候复命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如若大师此刻附骨毒针未除，可还念着那覆命之事吗？”

锡木大师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连雪娇道：“眼下滚龙王属下高手，云集四周，大师纵有回寺之心，只怕也难有突围之力。”

锡木回想被擒之情，知她所言非虚，微微一叹，道：“女施主说的不错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如今江湖，弥漫着一片愁云惨雾，如若我们穷家帮，不幸为滚龙王所击败，滚龙王第二个目标，贵寺是首当其冲。”

锡木大师道：“女施主所言极是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因此，我想商请大师父为贵派、敝帮，以及那天下武林同道作一个豪壮之事，不知大师可肯答允？”

锡木大师道：“不知要贫僧如何效劳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简单得很，你只要照我吩咐之言去做，就行了。”

锡木大师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女施主请吩咐吧！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不过这中间还有一点问题要委屈大师一下。”

锡木长眉微耸，说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滚龙王的毒辣，你是早知道了的，不用我再多说，如若大师就此前去，不论你如何装出受毒之态，也是无法逃过那滚龙王双目的。”

锡木大师吃了一惊道：“怎么？难道还要贫僧服下毒药不成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为了贵寺，为了敝帮，只有委屈大师一次了。”

欧阳统听得心神大震，暗道：“我穷家帮在江湖之上，素来正大光明，此等手段，何异那滚龙王控制属下之法？”

他心中虽然不满，但却不便出口相阻，只在一旁连连皱眉。

连雪娇探手入怀，摸出一个玉瓶，倒出一料丹丸，道：“大师请服下此药，那滚龙王就看不出来了。”

锡木大师回顾欧阳统一眼，欲言又止，伸手接过丹毒丸，道：“贫僧此命是女施主所救，奉还女施主，也是因果循环。”

接过丸一口吞下。

欧阳统别过头去，暗中摇头叹息。

上官琦轻轻咳了一声，忖道：“她这般心狠手辣，不知大哥何以竟如此器重于她。”

连雪娇微微一笑，低声道：“大师表面之上，为此行首脑人物，但暗中却要受本帮的管辖。”

锡木大师道：“老衲已服下毒丸，生命全操在你的手中，难道还会变卦不成？”

连雪娇笑道：“大师误会了，滚龙王诡计多端，此行不但要彼此合力，而且还得斗智，大师乃是忠厚之人，如何能是滚龙王的敌手？”

锡木大师暗道：这话不错。当下应道：“好吧！女施主可是要亲自去吗？”

连雪娇一指上官琦道：“我不去，你听他的吩咐就是。”

锡木大师打量了上官琦一阵，道：“急不如快，乘贫僧服下的毒药，还没有发作之时，早些赶去吧！”

连雪娇微微一笑道：“不要紧，你服下的毒药，在三日夜内，不会发作。”

锡木大师被她说的半信半疑，茫然不知所措。

连雪娇目光一转，沉声对上官琦道：“你身带解毒之药，每隔十二时辰，要送这位大师服用一粒，服完七粒，其毒自解。”

上官琦暗暗想到：“你几时给我解药了，口中却含含糊糊的答应过去。”

锡木大师回顾了上官琦一眼，道：“贵帮主，和敝寺掌门方丈，交谊甚深，贫僧虽不知本寺方丈奉上贵帮帮主函中说些什么？但想来定然是要贫僧师兄弟相助之意，只怪贫僧等兄弟无能，被那滚龙王所擒，药物迷人神智，贫僧等虽有视死如归之心，也是无反抗之能，女施主此番又在贫僧身上下毒，手段方法，足可与滚龙王前后媲美，贫僧虽非贪生怕死，但却顾念到天下苍生，仍愿为女施主一尽绵薄，女施主只管吩咐吧！”

这几句话，说的堂堂正正，只听得欧阳统心中如同刀扎一般难过，但事实如此，难以挽回，只好别过脸去，装作不闻。

连雪娇却微微欠身一礼，笑道：“大师你此等博爱的精神，咱们穷家帮也是一样感激不尽。”

锡木大师冷冷说道：“贫僧服下女施主的药丸，那是不得不如此了。”

连雪娇微微一笑，不再解释，遥指着对面一座高耸的山峰，说道：“今夜子时，四位请到那山峰顶上见面，本座当把诸位应用之物，备好带去，再告诉诸位的行动如何？”

上官琦、左右二童不敢多问，锡木大师不愿多问，一齐默然不语。

连雪娇转身对欧阳统道：“帮主，咱们走吧！”

欧阳统口中啊了一声，缓步向前行去。

他对连雪娇的不满，已流现于形色之间。

连雪娇视而不见，言笑自若，带着袁孝紧随欧阳统身后行去。

上官琦目睹连雪娇等去远，长叹一声，对锡木大师说道：“大师请运气试试，看看体内之毒是否很重？”

锡木大师冷冷说道：“贫僧早已不把生死之事放在心上，不用试了。”

上官琦知他此刻心情，也不计较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大师不可固执。”

锡木怒道：“小施主不用对贫僧假作慈悲，贫僧纵然毒发死去，也不会向小施主讨取解药。”

上官琦暗暗忖道：“你真问我讨取解药，可真叫我作难了。”

左童张方望了上官琦一眼，道：“上官兄，此刻相距子夜，还有一段时光，咱们就坐在此，等到子夜吗？”

上官琦心中也没有主意，但左童张方这一问，倒是逼的他不得不胡乱想个主意出来，说道：“她留下咱们在此，想是要咱们监视那座高峰，这里地势隐秘，但却和那高峰遥遥相对，运足目力看去，可见峰上动静。”

这说法自然是十分牵强，但左右二童不便反驳，锡木大师却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贫僧久闻穷家帮的欧阳帮主，乃光明正大，胸襟磊落之人，却不料传言不如闻名，和那滚龙王乃一丘之貉……”

左右二童对那欧阳统十分崇敬，闻言大怒，齐声喝道：“你这和尚，说话要小心一些，出口伤人，当心挨揍。”

锡木大师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贫僧既然敢慷慨服下毒药，生死都不放在心上，哪里还怕两位恫吓之言，哼哼，两位施主心中如若不服，何妨动手一试？”

左童张方霍然而起，道：“在下愿意领教。”

上官琦急拉张方，苦笑一声，劝道：“算了，这位大师父心中充满了激忿之气，让他放言几句，消消心中激怒，用不着这般认真。”

左童张方暗忖道：是啊！一个人服下了绝毒之药，生死未卜，纵然是涵养极好之人，也难以使他心平气和。当下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上官兄说的不错，此情此景之下，咱们实该对他多多忍耐。”

缓缓坐了下去，闭目养神，任锡木大师冷言热语，讥讽穷家帮中人物，始终不接一语。

上官琦表面之上，也在运气行功，心中却七翻八腾，猜度连雪娇的用心，但用尽了智慧，仍然想不出连雪娇这安排用心何在。

锡木大师越想越不是味，越说火气越大，恨不得找几个穷家帮中之人，好好的打上一架，以消胸中泛起的怒火。

可是，上官琦和左右二童，个个闭目而坐，不论他骂的如何难听，都不与他计较，锡木大师骂了半个时辰之后，心中火气渐平，长叹一声不再言语。

时光在沉寂中溜过，太阳沉下西山，几人腹中都有些饥饿起来。

上官琦不好出口，左右二童也不好说饿，锡木大师更是不愿说起，就这般对坐相持。

直到天近二更，上官琦霍然起身，道：“走吧！咱们到那峰上瞧瞧。”

四人一齐起身，攀向高峰。

这是个无月之夜，满天繁星闪烁。

几人攀上峰顶，立时闻到一股酒菜的香味，峰顶人影晃动，夜风中衣袂飘飘，似是已先有人登上了峰顶。

上官琦一马当先，行了过去，只见两张八仙桌上，摆满了酒菜，欧阳统、连雪娇都已先到，四面突石间，布满了穷家帮中的弟子。

连雪娇起身，颌首向锡木大师道：“大师父请上坐。”

锡木大师想到她下毒，冷哼一声，说：“不用坐了，女施主还有什么事，快些吩咐。”

言词神色间，充满了激忿之情。

连雪娇嫣然一笑，道：“这是一席精美的素菜，大师父想来腹中早已饥

饿，先请食用一些，咱们再谈不迟。”

锡木仔细看去，果是满桌素肴，但觉饥肠辘辘，实无法再忍饥火，不自觉的举筷食用起来。

连雪娇笑脸相陪，神态温柔。

那锡木大师半生来青灯黄卷，除了习武之外，就是诵经礼佛，从未和妇道家，同桌而食过，此刻对面而坐的竟然是一容色绝世的美女，软语相陪，殷殷劝酒，这情景使一向心如止水的锡木大师，生出一种异常的感觉，这异常的感觉，使他不自觉中，消灭了对连雪娇的忿恨。

一餐饭毕，天色已子夜过后，连雪娇素手一挥，立时有几个大汉跑了过来收拾残席，送过两个黄色包袱。

欧阳统一直站在旁侧，一语不发，一切都让连雪娇去安排。

锡木大师餐了后，心中怒气似是消去甚多，端坐不言。

连雪娇举手一挥，召过来了上官琦和左右二童，笑道：“三位吃的饱吗？”

她仰起脸来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诸君此去，穷家帮中千百弟子，都如在忍受饥饿般的期望你们成功，那无数受滚龙王奴役之人，是否能解脱枷锁，还他们本来面目，也系于诸位此行成败之上……”

上官琦只觉胸中热血翻动，一抱拳，肃然说道：“此行如若不能完成所命，自无颜立足人间。”

左右二童接口说道：“如不能凯旋归来，唯有一死报命。”

锡木大师突然站起身子，说道：“女施主博爱天下苍生，贫僧死而何憾，但有所命，万死不辞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诸位的侠风豪气，令人敬慕不已。”

欧阳统突然接口说道：“你们此行成败，事关武林大局，本座当尽出帮中高手，随后赶到，全力支援。”

连雪娇缓缓打开黄色内袱，说道：“滚龙王生性多疑，诸位此去，必得设法易容，这包袱之中，有三张人皮面具，和滚龙王府中黑衣卫队着穿的衣服，你们带着去吧……”

目光一转，望着锡木大师道：“此行还得委屈大师。”

锡木道：“但请吩咐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大师要戴上刑具，装作被擒之人，由上官琦等人扮作黑衣卫队中人，押解王府，此行虽可骗过别人耳目，但却无法瞒过滚龙王，万一途中滚龙王……”突然站起身来，附在锡木大师耳际，低言数语。

锡木大师连连点头，道：“贫僧记下了。”

连雪娇探手入怀，摸出一个玉瓶，悄然交给了上官琦，低声说道：“这是锡木大师的解药，你要好好收起，每隔一十二个时辰，给他一粒。”

上官琦摇头说道：“彼此敌忾同仇，为什么还要凭仗药物制人？”

连雪娇微笑不答，却从怀中取出了一份详尽的地图，摊在山石之上，说道：“这是滚龙王府中一份详尽的地图，我已离开那里年久，也许有些改变之处，但我想那也不过小处小节，大体上不致有何改变。”

上官琦等凝神听了连雪娇解释之言，各自默记在心，连雪娇又告诉了他们各种联络的暗记，说道：“你们该上路了。”

听了她这番安排，上官琦等已对连雪娇刮目相看，起身一揖，拜别而去。

几个下得山去，依照连雪娇嘱咐的路径，兼程而赶。

行不到数里，已出了穷家帮防守之区，锡木大师自动举起双手，道：“诸

位请替贫僧加上刑具吧！”

左童张方取出一把银锁，锁了锡木双手，上官琦却打开玉瓶，倒出一粒药丸，送入锡木大师口中。

四人又向前行了数里，已到山口之处，突见路侧人影闪动，冲出四个黑衣人，打量了上官琦等一阵，一言不发，重又隐入林中。

左童张方，扬起手中皮鞭，啪的一声，打在锡木大师身上，重又向前行去。

这是一段充满奇异的行程，所见所闻，是那么不合情理，他们遇到无法数计的黑衣人，横刀拦路，左右二童沉不住气，几次想和人动手，但都被上官琦暗用眼神阻止。

奇怪的是那些现身拦路的人，只那冷峻的目光，把几人打量了一阵，就飘然隐退，既不喝问几人来历，也不盘诘姓名。

这些出乎常情的行动，初见几次，尚无如何感觉，但见过几次之后，立时使人生出一种如入鬼域的阴冷之感，想想这些人似乎都是一具森冷的活动石像。

又行了一程，天色大亮，一轮红日，冉冉升起，万道金霞，逐走了夜暗，上官琦等一行也刚好走出了山区，官道上行人往来，炊烟缕缕升起。

左童张方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青天白日，朗朗乾坤，滚龙王那些阴魂不散的属下，大概不会再现身拦路了吧？”

上官琦望了锡木大师一眼，看他手上带着刑具，已引起不少路人注目，低声说道：“咱们先卸下大师父手上刑具，才好赶路。”

锡木大师摇摇头道：“滚龙王心地阴沉，虽是白昼，只怕也有人在暗中监视着咱们，不用取了。”

两手一合，藉着宽大的僧袍，掩去双手上的刑具。

上官琦望望天色，估计一下，说道：“如若咱们兼程紧赶，天色入夜时分，可到九江境内。”

几人临行之际，连雪娇只把路程宿站，告诉了上官琦，左右二童和锡木大师，都不知此行目的何在，上官琦既不肯说明，几人也不好启口追问。一日紧赶，至天色入暮时分，已到了九江境内。

上官琦不宿客栈，却到九江城外一座古庙中。

这是座僻处荒野的古庙，残垣断壁，触目凄凉，只有一座大殿，较为完整。

四人入庙之时，已是暮色苍茫时分。

上官琦几人直入大殿，在供案前面坐下。

左童张方，抬头打量了四周一眼，只见几座高大的神像，油漆剥落，面目难分，已认不出是供奉的什么神像了。

上官琦低声说道：“咱们就在这殿中等一会吧！”

右童忍不住胸中的沉闷、焦急，正待开口询问，却被左童张方示意阻止。

只见上官琦凝神静听了一阵，说道：“文丞之命，要咱们在这座庙中等一个人。”

右童李新接道：“这座古庙，残破荒凉，似是久已没有人迹，上官兄可是听错了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错不了，她告诉的就是这样一座残破荒凉的古庙，而且约定不见不散。”

左右二童不再言语，但目光神色之间，却流现出一片不信神色。

锡木大师一言不发，进得庙来就一直盘膝而坐，运气调息，他暗中运气察看，竟是觉不出丝毫有中毒的迹象，夜色渐深，寒风呼啸，荒凉的古庙一片阴森萧索。

忽然，传来了一阵步履声，似是一个人，直向大殿而来，奇怪的是那步履声，行近了大殿之后，倏然而止。

上官琦、左右二童都有些紧张起来，连那闭目盘膝而坐的锡木大师也霍然睁开了眼睛，凝目向外望去。

左童张方沉不住气，低声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大殿外响起了尖冷的声音道：“我。”

黑影闪动，缓步走进一个全身黑衣人。

这人枯瘦、奇高，走起路来，摇摇晃晃，好像站不稳身子，而且声音尖厉，男不像男，女不像女，听起来别扭的很。

上官琦暗中提聚一口真气，缓缓走了过来，抱拳一礼道：“老前辈可是姓张吗？”

那黑衣人冷冷说道：“老夫姓王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在下奉命来此，还望老前辈多多指导。”

黑衣人缓缓从怀中摸出一物，递了过去，转过身子，缓缓步出大殿而去。

左童张方望着那黑衣人远去的背影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这个人腰杆有病，走起路来，摇摇摆摆。”

锡木大师道：“以贫僧之见，他似是故作伪装。”

张方道：“这话不错，只不知他何以要装作这般怪像？”

上官琦缓缓把手中一包黑物，放在大殿正中，道：“诸位请各自戒备，我要打开这物事瞧瞧。”

张方刷的一声，拔起长剑，道：“我代上官兄挑开它吧！”

上官琦点点头，道：“有劳了。”

那滚龙王用毒之名，天下皆知，几人不得不小心谨慎。

张方暗中用力，手中剑芒一颤，那黑色小包，应声而开。四人等不见动静，才缓缓围拢上去，只见三个银牌下面，压着一张素笺。

左童长剑一伸，拨开三个银牌，挑起下面的素笺。

只见上面写道：“即刻动身，五更之前，赶到滚龙王府西侧，三十丈处，有一片竹林，林中自有接迎之人。一切听令于那接迎之人，此行途中，必有拦截，出示银牌，即获放行，切切勿勿误。”

下面没有署名，但却划了穷家帮中的暗记。

右童李新轻轻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来人如果是咱们穷家帮中之人，大可不必如此鬼鬼祟祟，如不是咱们帮中之人，岂知帮中暗记，我瞧此事，咱们得考虑考虑，莫要上了滚龙王的当。”

上官琦拿起一面银牌，凝神瞧了一阵，分给左右二童各收一枚，说道：“事已到此，咱们势难就此而住，小心一些应付就是。”

左童张方道：“大不了暴露身份，拼他一场就是，有什么可怕的。”

上官琦探手入怀，摸出所有解药，交给了锡木大师，道：“这些解药，请大师自行收存，咱们如被滚龙王属下发现，势非要经过一场恶战，纵然能够顺利的混入王府之中，怕也难聚在一起，解药如放在我的身上，大师食用只怕不便。”

锡木大师道：“贫僧暗中运功相试，丝毫觉不出中毒之症，可是贵帮文丞在用毒之上，别有奇法不成？或者贫僧内功低浅，无法查出中毒迹象？”

上官琦略一沉吟；笑道：“本帮文丞，才智过人，非我等所能妄测，她既然这等安排，想是别有作用，为防万一，你还是收下解药吧！”

锡木大师伸手接过，先吞下一粒，将余下的解药，收在身上。

上官琦探手入怀，摸摸金刀，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四人出得古庙，直向滚龙王府行去。

上官琦已得连雪娇指示，那滚龙王府，就在九江城外，傍依江畔，外面看去，似是一座广大的庄院，四周小村四布，三五人家，自成村落，看去都是渔农之家，其实都是滚龙王的属下，方圆十里内，没有真正的住户，当下依照连雪娇指示的方向，带路而行。四人放腿奔行，一口气跑了七八里路。

星光下，只见几座茅舍，紧依道旁而筑。

忽然间，响起一声沉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由那茅舍中陡的窜出来七八个手执兵刃，全身劲装的大汉，一排横立，拦住了去路。

上官琦探手入怀，摸出一面银牌，托在手心。

几个拦路大汉，探过头来，望了那银牌一眼，目光转注到左右二童的脸上。

左右二童齐齐摸出银牌，托在掌心之上。

几个大汉，验了银牌，又打量了锡木大师一阵，看他手上带着银铐，立时让开去路，呼啸一声，隐入了茅舍之中。

上官琦暗道一声，好险！如若那些拦路大汉，要是出言盘诘，自己定是答不出话来，势非要露出马脚不可。

有了这一次经验，四人更是沉得住气，一连闯过了七道盘查卡哨。

这是黎明前的一段夜暗，沉沉的夜色中隐隐可见一片楼阁高耸，广大的庄院。

上官琦低声对左右二童道：“咱们愈近滚龙王府，凶险愈多，好在滚龙王的属下，大都是被药物控制了神智，尽管武功高强，但应变机智，却是难及常人，只要咱们能够沉着应付，不难安度险关。咱们见过相约之人后，将分开混入滚龙王府，在下一得之愚奉告两位。”

左右二童微微点头，正待答应，突见一盏红灯，出现在夜暗之中。

紧接着响起了得得蹄声，直对几人停身之处，奔了过来。

上官琦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滚龙王府之中，不知出来了什么人物？”

左童张方道：“咱们可要回避一下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也许在停身四周，正有着无数眼睛监视着咱们，只要自己一乱章法，势将形成自暴身份之危。”

右童道：“难道咱们就等在这里，被人发现不成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以静应变……”

说话之间，那盏红灯，已到了七八丈外，来势如飞，眨眼之间，即将到几人停身之处。

上官琦心中正焦虑着无法应付，瞥见红灯照身之下，现出了几条跪拜在道旁的人影，当机立断，低声说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待那红灯近身之后，咱们一起跪在道旁就是。”

说完这句话，红灯已到丈余外处。

上官琦当先一屈单膝，跪在道旁，双手高举过顶。

左右二童心中虽然不愿，但是上官琦已率先而行，只好忍下心头一股闷气，跪了下去。

锡木大师也只好随着几人，屈下双膝。

只听蹄声奔来，当先一匹马，坐着一全身黑衣的大汉，手中高举红灯，随着八匹健马上，八个佩带兵刃的大汉，护拥着一个骑白马的少女。

上官琦暗中看去，只觉那骑白马的少女，只不过十四五岁，深夜寒风，只穿着一件红色的短袖披肩，露出了两条粉臂，背上斜背着一柄古式长剑，腰中系着一个锦袋，不知装的什么暗器。白马奔行到上官琦的身侧，忽然微微一顿，上官琦心中一惊，赶忙垂低了头。

只听马上少女冷哼一声道：“这人没有规矩，竟然敢偷偷瞧我。”

上官琦暗暗吃惊道：“这女娃儿好尖锐的目光……”忖思之间，忽听啪的一声，一条皮鞭子，横里飞了过来。

上官琦猝不及防，对方又出手很重，只觉背上一阵剧疼，被打得跪在地上，身子突向前一栽。

耳际间响起了一阵银铃般的娇笑，那红衣少女在数条大汉护拥下，纵马而去。

上官琦强自忍耐心中的激忿，望着那驰去的快马，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左右二童缓缓站了起来，低声说道：“上官兄，伤的很重吗？”

上官琦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还好，总算度过了一次险关。”

左童张方轻轻叹息一声：“上官兄的涵养实叫兄弟难及，如若换了兄弟，只怕就难以忍得了此等耻辱了。”

上官琦微微一笑道：“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在此等情况下，纵然是再重一些的屈辱，兄弟也只有忍了。”

锡木大师道：“时光不早了，咱们得早些去见那些接应之人，莫要误了时刻，待天亮之时，咱们就成了进退不得之势了。”

上官琦微微点头，略一辨识方向，当先行去。

这时相距那广大的庄院已然甚近，但见行人往来，尽都是佩带兵刃的大汉，这些人分明是滚龙王府中巡夜之人，但奇怪的是这班人，对上官琦等这一行，问也不问一声，浑似未曾看到几人一般。

上官琦等，初遇这些巡夜之人时，心中还有些忐忑不安，但一连遇上数起，不见对方盘问，心中立时坦荡起来。

渐渐的接近了滚龙王府，沉沉的夜色中，估计那高大的围墙，只不过十丈左右。

上官琦仰脸望望星辰，转身向西侧行去。

果然，行不过二十余丈，到了一片广大的竹林前面。夜色沉沉，林中更见黑暗，上官琦停在林旁、茫然无措，不知是否该入林中。

突然间，枝叶分动，茂密的竹林中，伸出一只手来，不住向几人招动。

上官琦暗一提真气，走到林中，右手却探入怀中，摸着那金刀之柄。

只见那探出林外的一只怪手，缓缓收了回去，传过来一个低微声音，道：“天色已然快亮，大队巡骑，立时要到，你们还不快入林中。”

上官琦暗暗忖道：“不论他是敌是友，进入林中，总是比留在林外好些。”身子一侧，挤入林中。

这座竹林茂密异常，枝干交错，当真有寸步难移之感，上官琦不得不择

动双臂，分开枝叶而入。

左右二童和锡木大师，紧随上官琦身后而入。

上官琦凝目看去，只见身前三尺左右处，有一个黑衣人，和自己一般分林而入，虽只有三尺距离，但因竹干交错茂密，但却是无法赶上那人。

深入了六七丈后，形势突现开阔，只见一座座低矮的木屋，蜂巢一般，排展开来，不下三四十间之多。

那带路黑衣人倏然止步。

左童张方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承大驾把我等带到此地，不知何以不肯以真正面目相见？”

那黑衣人缓缓转过身来，说道：“诸位请在这林中小木屋中，休息一日，明天夜晚，在下再来迎接几位。”

上官琦凝目望去，只见那人带着一张黑色面具，除了双目露出之外，全身上下一片黑色，当下轻咳一声，道：“这木屋之中，不知存放的何物？”

那黑衣人道：“人……”

第三十回 虎穴探秘

上官琦由心底升起一股寒意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那黑衣人道：“大都是犯了王府戒规之人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凭藉着区区木屋，也能囚得住武林人物吗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此刻时间无多，我无暇和各位细说了。”伸手指着西面一排木屋，接道：“这里有八幢空室，诸位请选一幢躲去，此地每日中，都有王府中护院卫队，早上、中午、晚上，查看三次，明晚二更之后，我再来此接几位，击掌二声为号，如若不是掌声，切不可开启门窗，向外探看。”

话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早上的巡查，已然快到，你们快些进去吧！”

对这人的言语举动，上官琦等虽然心存怀疑，但沿途行来，都无差错，一时间犹豫难决，不知是否该进入那木屋中去。只见那黑衣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如若你们不肯听我的话，决无法逃过滚龙王府的巡视卫队，那不但将功亏一篑，能否逃得性命，还难预料。”

上官琦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吧，劳驾在这里停上一会，在下先进去瞧瞧再说。”

身子一转，直向那排列的小木屋中行去。

那黑衣人似是已知上官琦怕他逃去，借词查看那些木屋，暗中指令随行之人，监视自己的举动，如若那木屋中，埋伏有什么暗器，这些人立时将一同出手，对付他，当下冷哼一声，凝立不动。

上官琦跑到那木屋前面，随手拉开一扇门，探头向里面望去。

这座木屋，十分狭小，一个人躺下去，就没有一点活动的余地。

上官琦看了一阵，心中大感奇怪，暗暗忖道：“这些木屋，并无奇特之处，只要武功稍有基础之人，就不难用掌力将它震破，但听黑衣人说，这木屋之中，囚人甚多，不知何以那些被囚之人，甘愿束手就戮，不知破室而逃？”

只听那黑衣人道：“你看好了没有，我要走了。”

上官琦回过身来，低声对左右二童和锡木大师，说道：“那木室之中尚可容身。”

张方道：“你看木屋可有什么埋伏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没有，纵然是有，也一定藏在那木屋下面。”

张方道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咱们就进那木屋坐上一夜再说。”

上官琦和众人定好了联络的方法，一齐向木屋行去。

那黑衣人趁这一阵工夫，已走的没了影儿。

四人选了四幢连一起的木屋，打开木门，钻了进去。

就这一阵工夫，林中已响起零乱沉重的步履声，似是有不少人走了过来。

上官琦左掌一挥，道：“快快带上窗门，不要露出形迹。”

左右二童，锡木大师依言而行，迅速的隐入那木室之中。这几人个个武力深厚，虽然无法将头向外张望、但只凭藉那敏锐的听觉，分辨来人步履之声，即知来人已到了木屋附近，而且步履凌乱，来人似乎不少。脚步声以渐渐远去。

上官琦放下了心中一块石头，仔细看这木屋似可供一人仰卧，心头暗暗奇道：“历来囚人，都用水牢、石牢，加以铁栅，滚龙王却用这木屋囚人，如若囚闭的是普通之人，也还罢了，但如用此区区木屋，囚禁武功高强之人，岂不是纵虎归山，想这木屋，决然禁受不起身具内功之人的强劲掌力，破屋

而逃，岂不是轻而易举？”

转念想起滚龙王是何等雄才奸险之人，岂能计不及此，难道这区区的木屋之中，有什么机关不成？

伸手摸去，只觉四壁都是木板，毫无奇异之处，不禁大感奇怪。

这念头在他心中不停的回转，竟是难按捺下好奇之心，忍不住从壁间小门，向外望去。

只见左童张方藏身的小木屋之中，也正启开了数寸，向外张望，不禁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我如出屋查看、自是无法管束左右二童，正待关合木门，突然紧傍左童的木屋，木门一启，露出一个长发披垂的头来。

那怪头须眉俱白，一探之间，重又急快的缩了回去，上官琦心神大震，几乎冲口叫出了师父。

他缓缓合上了木门，心中念头百转，暗暗地忖道：“以师父的武功，决然不至被滚龙王的属下活捉着囚在此地，难道是他自己来此不成，难道也是和我们一般的借这木屋藏身不成？

一般强烈的冲动，恨不得立时奔过去看看，免得闷在心中难耐。

但他想到此行责任重大时，强自按捺下了冲动，如若自己先行破坏规矩，势难再管左右二童和锡木大师。

上官琦此来滚龙王府，确存必死之心，准备一举毁去滚龙王赖以控制属下的毒室，纵然以身相殉，也是在所不计。

因此，他甘愿忍辱负重，听受一个陌生人的指挥，等待着混入滚龙王府的机会。他虽然尽量想使自己的心情平静，但那激动的情绪，却是无法平复下来，那身负绝世武功的授艺恩师，陡然间在这里出现，而且竟然也被囚在这木屋之中，这事情不但大出上官琦的意料之外，而且简直不可思议，这念头如一股洪流激泉，在他心中激荡，他用尽了最大的忍耐，仍然无法按捺住心中的好奇和激动，举起手来，轻轻推开一条缝，向外望去。

只见对面那紧靠张方的木屋中，缓缓伸出来一只手掌。

上官琦心头一震，看那伸出手掌的木屋，竟不是恩师停身的木屋，显然这木屋中囚居的人物，有很多可以活动。

只见那伸出的手掌，愈来愈长，终于抵在另一个木屋之上，微一推动。

上官琦看的仔细，那被推动的木屋，正是探出白发怪头的木屋。

于是，那被推动的木屋中，也伸出一只手来，两只手掌，紧紧的抵触在一起。

上官琦暗暗想道：这两掌相抵，似是在传功愈伤，莫非两人之中，有一个受伤不成？

如若这两座木屋之中的被囚之人，尚能够运功疗伤，那两人的耳目，定然尚未完全失灵，对自己和左右两童等潜入木屋之事，早已听得。

忖思之间，又是一阵步履之声，传了过来。

只见那两只相抵的手掌，迅快缩了回去。

上官琦心中一惊，急快的把启开的一道门缝，重又紧紧的闭了起来。

只听步履声愈来愈近，似是一个人到了他停身的木屋前面。脚步声停止下来，上官琦凭藉听觉的判断，似是一个人站在他藏身的木屋前面不动，只好屏住呼吸，不发出一点声息。侧身贴在木壁上，右手却握住惊魂之刀，暗作准备。

但那人却也似是有意的和上官琦作对一般，竟然也停在上官琦的木屋前

面不言不动。

上官琦耳朵贴在木壁上，听了良久，也听不出一声声音来，心中又是焦急，又是奇怪，心中泛起一股强烈的冲动，想要打开木门看看，室外停的是何许人物。

他忍了又忍，终是忍耐不下，轻启木门，向外望去。这时，太阳已高升半天，上官琦将木门微一启动，立时有一股强烈的阳光，透射而入。

陡然的阳光，射得他目难见物，在这片刻之间，如若有人施袭攻击，上官琦势非受伤不可。

就在此时，突闻啪啪两掌互击之声。

上官琦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这不是和那黑衣人约好的讯号吗？怎么这样快就来了？

心中虽然还在盘算，人却推开门，一跃而出。就在他钻出木屋的同时，左右二童、锡木大师，也一齐推开木屋，跃了出来，想是关在那木屋中气闷得很，大家虽都急着要出去，但都强自忍下去，是以在听得相约掌声之后，齐齐跃了出来。

上官琦心中一直以为自己木屋前面，站的有人，但跃出木屋一看，却是踪影全无，暗道：“奇怪呀，除非那人是有意寻我开心，先行走到我停身的木屋前面站住，然后再以上乘轻功，无声无息的悄然而去。

只听一缓慢冰冷的声音，说道：“木屋之中，不能停过十二个时辰以上，多留在屋中一刻，就多上一分危险，此刻起，到晚上日落之前，大概不会再有人来查看，你们可在这周围活动一下，最好借此机会，隐入竹林之中运气调息，培养体能，晚上或将有一场大战。”

上官琦抬头望去，只见竹林进口之处，站着一个人全身黑衣，戴着面具的人，说完之后，立时转身而去，也不容上官琦等有发问的机会。

左童张方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在下关在这木屋之中，除了觉得有些气闷之外，并无其他不适之感。”

锡木大师摇头说道：“不然，贫僧的感觉是那木屋中，有一股淡淡气味，但却直冲肺腑之内，使人有着一种奇异的感受。”

右童李新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在下亦有此感。”

张方道：“咱们从那木屋中抓出一个人来问问，这些疑问，岂不迎刃而解。”

上官琦心中一动，突然举步向一幢木屋之前冲了过去。

左右二童，锡木大师都道他去木屋抓人，却不料他走近那木屋之后，屈膝跪了下去，恭恭敬敬对那木屋，大拜三拜，举手轻轻在那木屋上弹了两指。

这举动，只看得左右二童和锡木大师大为奇怪，不由自主举步行了过去。

上官琦暗用“传音入密”之术，叫了两声师父，却不闻那木屋之中相应之声，举手在那木屋上弹了两下，也不闻回应声息，再仔细查看木屋，丝毫未错，心中大感奇怪，正想打开那木屋瞧瞧，左右二童和锡木大师已然行近身侧。

左童张方道：“上官兄可知道这木屋中关的什么人吗？”

上官琦想到师父那冷僻的性格，这样多人的面前，如果打开木门，暴出庐山真面，说不定会使他大为恼怒，急急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没有什么，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锡木大师笑道：“上官施主既是有难言的苦衷，咱们自是也不好问，

眼下倒是有一件极为重大的事，咱们先行研商一下。”

上官琦如获大赦一般，急急说道：“什么事？在下愿聆高见。”

锡木大师道：“那指令咱们的黑衣人，诸位可曾看出他和常人有何不同之处吗？”

张方略一沉吟道：“我觉着他两腿有病，行动时僵直不弯，活似一具死了的人。”

锡木大师点头，道：“不错。”

张方接道：“他的声音极怪，似是故作粗厉。”

锡木大师道：“好啦！只此二点异样，咱们就不难找出一个眉目来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是啦！那人可是装扮之后，再和咱们相见吗？”

锡木大师道：“就那人形状之上预测，贫僧的料断，他是矮人加高，故而行动起来，两脚僵直不便。”

上官琦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大师这一提起，使在下想起那夜咱们在那座破落古庙之中，所见之人，两人如出一辙，只不过是高矮略有不同吧！”

张方接道：“他说话故作粗厉，想是要掩去他本原的声音，这人定然和咱们相识的了，故而处处设法掩遮。”

上官琦只觉脑际间灵光闪动，暗暗忖道：这人莫非是她装扮的？在未证实他的想法之前，不愿故作惊人之言，微微一笑：“不管那人是谁，咱们都必须得听他之命，也许他得了咱们帮中文丞之命呢？”

张方道：“沿途行路，尚未误错，咱们如想混入滚龙王府，势必要得他指点不可。”

锡木大师仰头望望天色，说道：“咱们既已潜近滚龙王府，千万不能露出行迹，致落得功败垂成，得设法早些藏好身子。”

微微一顿，道：“那木屋虽然安全，但已不能再多停留了。”

上官琦目光一转，看正北方向，一排木屋后面，有一片高及人腰的乱草，低声说道：“咱们藏到那草中去吧！”

张方一面奔行，一面说道：“小心别踏伤边缘的积草，留下痕迹。”

起步一跃，落入了丛草之中。

四人不过刚藏好身子，瞥见四个黑衣佩刀大汉，行了过来。

在那四个大汉身后，三尺左右、紧随着一个全身红衣，年约十五六岁的少女。

四人潜伏在草丛之中，大气也不敢出一下，藏身匆忙，锡木大师和左右二童藏身之处，头脸尽隐草中，难见外面情形变化，只有上官琦停身之处，可在不露形迹之下，见到外面的景物。

细看那红衣少女颇似昨夜所见之人。

只听红衣少女娇声喝道：“停下啦！”

四个黑衣大汉，突然一齐翻腕，拔下背上的单刀，退在那红衣女的身后。

上官琦心中大惑，暗道：这丫头要搞什么鬼，难道已发现我的行迹不成，果然如此，势非要一举之间。扑杀这五人，才可保得隐秘，心念一转，暗中通知了左右二童，和锡木大师。

但见那红衣女蹲下身子，在一座木屋上查看了一阵，突然打开木门，探手从那木屋之中，拖出一个人来，放在地上。

日光照射下，只见那人瘦成了一张皮包骨头，紧闭着双目，看样子，已是濒临死亡，将要断气的样子。

奇怪的是那人被拖出之后，有如毒癮发作一般，不停的挥舞着双臂，似是要爬回那木屋中去，喘息虽微弱，但上官琦耳目灵敏，却清晰可闻。

那红衣女移动了一下娇躯，打开了另一座木门，又拖出一个同样瘦弱的人来。

四个黑衣大汉，突然伸出手来，把两个由那木屋拖出来的枯瘦之人，按在地上。

那红衣女转动着一双灵活星目，仔细在两人脸上看了一阵，道：“不错啦！带走！”

四个黑衣大汉立时有两个收了兵刃，各自背上一个枯瘦之人而去。

上官琦眼看着几人的背影消失不见，心中陡然升起一股寒意，暗道：“这些被关在木屋之中的人，不言不食，也不肯逃走，被折磨成一副骨头架子，竟然还能活着不死，难道这些人先被滚龙王迫服下毒药之后，再送入这木屋之中不成？”

一时之间，他虽想不通被囚于木屋的人，不肯破壁而逃的原因，但他却感觉到这是一件惨绝人寰的事，既然遇上了，岂能置之不问。

一股强烈的冲动，使他忽然站了起来。

左右二童、锡木大师看不到外面景物，但见上官琦站了起来，也随着一齐站起。

两日来患难与共，使锡木大师对上官琦心中存的一点敌意，早已消去，举步行了过来，问道：“来人走了吗？”

上官琦忿然说：“走啦！我非要把这木屋，一间间毁去不可。”

张方茫然一怔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太残忍了……”

当下把所见经过，仔细地说了一遍。

锡木大师叹息一声：“你如把这木屋一间一间的毁去，也许将同时毁去那被囚在木屋中人的性命，据贫僧看法，这木屋之中，可能有一种奇怪之毒，被囚木屋之人，过了一定时间之后，即将被木屋中的剧毒浸伤，宁愿常居木屋，不知饥饿之苦，自然那是更不愿逃走了。”

上官琦讶然说道：“什么毒物，竟然如此厉害？”

锡木大师道：“这一点，贫僧在未全部了解之前，不敢妄作论断。”

张方道：“上官兄侠义肝胆，慈悲心肠，救这些沦落入苦难中人，固然是义不容辞的事，但咱们此时实不宜打草惊蛇，好在这些人被囚居此处，已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，晚上几日，想无大碍。”

上官琦只是一阵冲动，忘记了利害，经张方一劝，点头说道：“小不忍则乱大谋，诸位暂请隐身此地，我过去瞧瞧，那木屋中被囚之人的详细情景……”

他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万一遇上警兆，诸位切不可现身相援，那将暴露了咱们全部行踪。”

大步向前走去他记着红衣女打开的木屋，行近屋前，蹲下身子，仔细查看，果然发觉那木屋椽上，写着：“江汉闵仲堂”五个小字。

上官琦忽然想到，改扮混入闵府之事，想不到这个引起纠纷的老人，如今还活在世上。

只觉那木屋之内，散发出一股奇怪的气味，上官琦被气味诱的恨不得钻到那木屋中去，不禁心头一骇，赶忙向后移动身子，避开了那股气息。

就在上官琦向后退的当儿，那身躯瘦高的黑衣人，突然出现。

那黑衣人对着上官琦招了招手，凝神静立不动。

上官琦暗暗忖道：我倒是要过去瞧瞧他究竟是何等人物。估计那黑衣人停身之处，左右二童和锡木大师，都无法看到，自不曾冒险赶来相扰，当下一提真气，摸了摸怀中的惊魂之刀，直行过去，在他身前四五尺处，停了下来，说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黑衣人似是未料到他会有此一问，不觉微微一怔，但立即冷冷说道：“此刻还未到暴现我身份之时。”

上官琦早已蓄意要揭穿黑衣人的秘密，说话之间，早已暗作准备，趁他分神说话之际、伸手一记擒拿手法，疾向那黑衣人右手腕脉之上扣去。

黑衣人全然无备之下，几乎吃上官琦一把扣住，当下手掌一翻，两个指尖，反向上官琦的腕脉点去。

这一招应变迅捷，出手奇异，不但解了自己之危，且更把上官琦迫的退了两步。

但这一招，也暴露了他的隐秘，上官琦看他掌指细白纤巧，分明是女子之手，当下一抱拳，道：“姑娘可是文丞连……”

那黑衣人被他揭露了身份，不再隐瞒，微微一笑道：“不错，你猜对了，但此刻我还不宜完全暴出本原面目，最好在左右二童和锡木大师之前，也暂守秘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这个属下遵命，但不知我们几时可以混入王府中去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我此刻就是告诉你们，在你们停身那乱草丛后，五丈外，七丈内，放有四套衣服，以及应用之物，我早已替你们配好了，你带他们快去穿起，然后出此竹林，尽量保持轻松镇静，混入滚龙王府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就这大白天吗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今日他们都休息，王府中每届此日，就互相宴请，最易混水摸鱼，但亦不可大意。”

上官琦应了一声，道：“记下了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快去换衣服去，我替你们把风。”

上官琦应了一声，转身而去，带了左右二童及锡木大师，后行七丈，果然发现了四套衣服。

连雪娇准备的十分周到，四套衣服，亦早经分开，锡木大师还分了一条包头黑巾。

四人易装之后，立时出了竹林，缓缓向滚龙王府行去。这时，他们身着之装，正是护守王府卫队中人穿的衣服，沿途之上，虽然遇上了不少带刀的黑衣人，不但未见喝问，反而遥遥施礼拜见，闪到一侧，替四人让开了大路。

左童张方低声说道：“你找来这四套衣服，似是身份不低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咱们进入了内府之后，恐怕就不行了，万一不能聚在一起，如何是好？”

锡木大师道：“咱们先行约订好联络暗号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在下正是此意，但咱们的暗号，必须自行规定，不可沿用少林和穷家帮的原定暗记，以免被人识破。”

锡木大师道：“不错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我已想好了几个，不知是否可用？”

张方抬头望去，巍峨的滚龙王府，已清楚可见，相距也就不过二三十丈

远近。

四人放缓了脚步，由锡木大师当先而行，他身躯高大，遮住了上官琦的身子，上官琦借机把想好的暗记，告诉几人。他追随唐璇甚久，智力大进，这几个暗记，都是极为简单的符号，但立意鲜明，相约一望即知。

上官琦刚刚说完，几人已到了滚龙王府的大门之外。

锡木大师究竟是伪扮之人，看见那高大的门楼两侧，排站十六个黑衣卫士，不禁心中一慌，停下了脚步。

上官琦将身子一侧，走了出来，踏上七层石级，直向门里行去。两侧排列的十六个黑衣卫士，八个手横大刀，八个手执长矛。

上官琦踏上了最后一层石级，突然寒光一闪，四支长矛刺了过来。

左右二童吃了一惊，正待飞身而上，瞥见那四支长矛，将要刺及上官琦时，突然又收了回去。

上官琦暗道一声：好险！我如是沉不住气，出手封挡只怕就要暴露身份，仔细看去，只见那十六个黑衣卫士，目光直视，脸上一片庄肃阴沉，毫无表情。

这些时日之中，上官琦的见闻大增，看了这十六个守门的大汉，虽然都有着一身武功，但因服有迷药，可能已失去辨识敌我的能力，他们只可在一种固定的方式下，决定来人是友是敌。苦恼的是上官琦并不了然在何等方式之下，可以使这些人，不会当真的出手拦住几人。

这念头电光石火一般，在他的心中转动，人却并未停下，神态镇静，满脸微笑，缓步向府中走去。

果然，那手中执刀的大汉，突然齐齐挥动手中大刀，眨眼间一片刀光，向上官琦罩了过去，刀光若寒涛怒卷，攻了出来，威势十分吓人。

上官琦早已暗中提聚真气，必要时出手自救。

但见那来势汹涌的刀势，就在将和上官琦衣袂相触之时，陡然又收了回去。

左首一个执刀大汉，突然伸出手来。

上官琦心中一动，忽然想起连雪娇赠的银牌，递了过去。那人收了银牌之后，望了望几人一眼。

上官琦脚步加快，进了王府。

锡木大师，左右二童，齐齐紧随他身后跟了进去。

进了滚龙王府，景物忽然一变，但见花木扶疏，庭院辽阔，重楼叠阁一望无边。

上官琦并未得连雪娇说明混入王府后，如何会合，只好凭藉胸中一点记忆，直向后院行去。

他希望能尽快找出滚龙王赖以控制属下的毒室，设法了解解毒之法，只要能解得滚龙王控制属下的药毒，这一股强大神秘的势力，立时将面临瓦解崩溃。

穿过了一座广大的庭院，到了一处岔路所在，只见中、左、右三座圆门，挡住去路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那三座圆门之内，一般的广大庭院，一般的植有花树，不禁心中犹豫起来。

锡木大师似是看出了上官琦的心意忍不住低声说道：“咱们各入一座圆门，日落时分，再在此地会面如何？”

原来几人混入王府之后，发觉滚尤王府中的卫队，个个如木头一般，失去辨识敌我之能，只要沉住气，小心应付，毫无危险，胆气大壮，左童张方点头说道：“大师高见甚好。”

上官琦虽觉这般分散实力，万一有了事故，太过危险，但又不便示弱提出，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吧！大师走左面，张兄、李兄直入右面，兄弟入中门，咱们初更在此会面，不见不散。”

锡木大师应了一声，大步进入左面圆门。

左右二童齐齐低声说道：“上官兄请自珍重。”

一先一后，进入了右面圆门。

上官琦眼看三人背影远去，才举步由中门而入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花木繁盛，亭台楼阁，隐现于花木之中，心中暗道：这滚龙王倒会享受，看这等气势，纵然是真的深宫内苑，也不过如此而已。

微风吹来，花树摇动，四周一片寂然，目光所及，不见一人。

这番景象，大大的出了上官琦意外，过分的定静，反使上官琦有着一种莫测高深的神秘之感。

穿过了两层花树，突听一阵莺声燕语传来。抬头看去。只见四个身着宫装的少女，一路嬉笑而来，上官琦正想躲避，已自不及。只听那最先一个宫装少女高声道：“喂！你过来！”一面举手相招。

上官琦心中暗叫：要糟，人却不得不硬着头皮走了过去，行近那四个宫装少女身外四五尺处，停了下来，拱手说道：“四位相召，有何指教？”

那最先宫装少女，仔细打量了上官琦一阵，突然把脸色一整，道：“好啊！你的胆子不小，竟然敢私入深宫之中。”

上官琦不知如何回答，一时间茫然无措。

那宫装少女又道：“你可知道私闯内宫，要受何等重刑？”

上官琦目光一转，除了这四个宫装少女之外，目力所及，再无别人，暗道：我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，陡然出手，或可制住四人穴道，但不明内苑情形，这四个宫女陡然失踪，只怕要走漏消息，好不容易混了进来，一事无成，岂可暴露身份。

心念打了几转，当下抱拳一揖，道：“小人初入王宫，不明规矩，还望四位姐姐指教一二。”

那当先宫装少女回顾了身后三女一眼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讲的好轻松啊！哼！初入王府，就敢深入宫来找便宜，你是不想活了。”

上官琦强自按下胸中怒火，陪笑说道：“小人贪看景物，一时迷失，贸然而入，还望四位姐姐原谅，我这就立时退出。”

转身向外行去。

只听一阵娇喝：“站住！”

眼前人影闪动，已有两个宫装少女挡住了去路。

上官琦看她身法奇快，不由暗暗吃惊，暗道：我刚才幸好没有莽撞出手，看几人身法，一击之下，决难同时制服住四人。只听那两个拦路宫装少女，齐声问道：“你是怎么进来的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我从那圆门中走进来的。”

两个宫装少女相对望了一眼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没有人拦阻你吗？”

上官琦默察这几个宫女讲话神态，和那些身中剧毒的侍卫大不相同，活泼自然，似是全然未服过迷神之药，心中念头一转动，口中却冷冷说道：“在

下并未遇拦阻之人。”

只听另一个官装少女笑道：“是啦，今日是开府之庆，一年之中，他们仅有这一日欢乐，那也难怪他们。”

上官琦暗暗忖道：“连雪娇单选此日，让我们混入滚龙王府，拿捏之准，算无遗策，无怪唐大哥生前是那般推重于她，此女之才，倒是不可轻视。”

只听两个宫女笑道：“喂！你这小子，糊糊涂涂的跑入内宫，未被发觉，算是你走运，还不快退出去，难道要等被巡卫抓到，受那挖目斩腿之苦吗？”

上官琦故作吃惊道：“多谢四位姐姐指点。”

转身向来路回奔。

只听一个娇脆的声音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上官琦倒是听话，依言停下脚步，抱拳一个长揖，道：“四位姐姐还有何指教？”

只听最右一个官装少女道：“此刻正是内宫巡卫查勤之时，你如乱跑，势非被他们抓住不可。”

上官琦暗暗忖道：滚龙王府，倒非是个个皆有可杀之罪。口中却急急说道：“在下初入王府，无意中走迷来此，还望四位姐姐指示一二，在下是感激不尽。”

最后一个官装少女望了三位同伴一眼，说道：“这人怪可怜的，咱们救救他吧！”

当先一个官装少女，点点头道：“他们就要来到，走是来不及啦，你快些隐入那花丛中去吧！”

上官琦目光一转，果然见身外不远处，有一片浓密的花丛，当下急奔而去，隐入了花丛之中。

四个官装少女，低语了阵，退在路旁，莺声燕语的说笑起来。

上官琦轻拨花丛，向外望去，遥见一队锦衣大汉，走了过来。这一行至少有六人以上，兵刃在日光下，闪耀生光。那一群锦衣卫队，来势甚速，不大功夫，已到了四个宫女的停身之处。

上官琦吃了一惊，暗道：原来这些人带有搜踪的灵犬，今日只怕是难以逃过他们的搜查了。暗中一提真气，抓住惊魂金刀，准备迎敌。

只听一个沙哑的音声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四位姑娘可曾见过生人吗？”

此人言语清楚，竟似未曾服过迷神药物。

但听一阵莺声啾啾，四个宫女齐声答道：“未曾见过。”

那沙哑的声音重又响起，道：“这两头灵犬，久经训练，如若不是闻出了生人气息，决然不会出声大叫，四位姑娘未曾见得，也许不错，但有生人混入，在下料亦必是千真万确，四位姑娘请让去路，让在下在附近搜查一下。”

上官琦隐身在花丛之中，听得暗暗焦急，忖道：那灵犬既然能嗅出生人气息，找我藏身之处，定然十分容易，这几头恶狗，非得先把它们毁去不可。

回头望去，只见一座高楼矗立在身后三十丈的丛花之中，窗幔低垂，但两扇窗子，却是大开着。

上官琦估计形势，那是唯一可摆脱灵犬追寻的藏身之处，当下一提真气，施展出踏雪无痕的上乘轻功，悄然离开花丛，直向那高楼奔去。

他轻功造诣甚深，此刻全力施为，果然是全无半点声息。行到高楼之下，略一运气调息，打量了四周形势一眼，纵身飞跃而起，右手抓住一个树枝，微一借力，疾翻而上。他用力拿捏的恰到好处，刚好落入那大开的窗子之中，

除了那窗幔一阵轻微的晃动之外竟是未弄出一点声响。

只觉一脂阵粉香气，扑入鼻中，敢情这是一间女子闺房。事情迫急，上官琦不得不暂时从权，一挺蜂腰，隐身在窗幔和墙壁之间，手握惊魂刀把，探首向里望去。

只见一个高挽宫髻，全身黄缎裙衫的妇人，正在对一座铜镜梳妆。

上官琦仔细一看，不禁微微一愕，敢情那铜镜之中，早已出现了自己的人影。

那少妇倒是沉着的很，举手掠一下鬓边散发，缓缓说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上官琦眼见形迹已露，索性轻启窗幔，缓步走了出来。他外形之间，虽然是保持着镇静，但暗中却已提集了全身功力，只要发觉那妇人有呼喊的举动，立时将以毕生功力，作迅雷不及掩耳的一击。

那黄衣妇人缓缓转过脸来，打量了上官琦一眼，忽的嫣然一笑。

这妇人虽然已届中年，但徐娘半老，风韵犹存，展颜一笑，充满着成熟妇人的诱惑。

上官琦实未料到，她既不惊奇，也不质问，先来这么一笑，不禁为之愕然，心中疑念横生，陡然停下了脚步。

还是那黄衣妇人先开口，劈头一句话，道：“快把窗子关上，上好木闩。”

上官琦怔了一怔，但却依言关上窗子，上好木闩，拱手一礼，道：“在下避人搜寻，擅闯香闺，还望夫人恕罪。”

黄衣妇人缓缓站起身子，道：“你的胆子很大，竟敢擅闯内宫，你可知道抓住了要受什么刑罚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大不了是一条命，人生百岁，难免一死，在下早已不把生死之事，放在心上了。”

黄衣妇人似是未曾料到他的答复是这般干脆，微微一愣，道：“你可是新入王府来的吗？”

上官琦暗暗忖道：此刻内宫禁卫正在搜我行踪，倒不如在此和她闲扯上一阵，也好借机会避上一避，看她悠闲的神态，似是有恃无恐，心念一转，当下说道：“夫人猜的不错，在下刚刚调来王府。”

黄衣妇女似是突然有所警觉，两只圆圆大眼睛中，神光暴闪，盯注在上官琦脸上瞧了一阵，冷冷说道：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，快说。”

上官琦胸有成竹，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夫人不用多心，在下特蒙王爷恩准，未服用迷神药物。”

那黄衣妇人脸色突然大变，盈盈起身，拜倒地上，道：“贱妾奉侯王爷安好。”

上官琦心中暗笑道：好啊！我躲难躲的变成上宾了，随口应道：“这个自然，夫人但请放心。”

黄衣妇人缓缓站了起来，脸上紧张顿消，换上了笑容，道：“王爷的御驾，几时才能回府？”

上官琦暗想道：你问我，我又问谁呢？嘴里却胡乱应道：“后天不到、大后天一定可以回来了。”

黄衣妇人道：“那是至少还有两天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是啊！不过以在下的看法，恐怕是还要多等一日。”

黄衣妇人莲步轻移，搬过来一个锦墩，道：“贵使跋涉远来，一路风尘，请坐下休息一会。”

上官琦连连摇着双手，道：“不累，不累，夫人不用客气了。”

黄衣妇人笑道：“贵使可曾行到别位嫔妃那边去过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没有啊！我一来到夫人之处。”

黄衣妇人道：“承你看得起我，贱妾实有受宠若惊之感。”

言语嗲声嗲气，形态娇媚横生。

上官琦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

心中却是暗暗纳闷道：“这妇人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只听那黄衣妇人说：“贵使追随王爷身侧有多久时光了？”

上官琦暗暗忖道：“看她神情，听她之言，分明是滚龙王一房嫔妃，想那滚龙王身侧的亲近之人，她定然认识不少，我如说的时光过久，只怕难以瞒得过她，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不足两月时光。”

黄衣妇人缓步直行过来，人还未至，一股醉人的脂粉幽香扑鼻而来。

她见上官琦言词随和，胆子大了甚多，连步细碎，扭摆腰肢，直行到上官琦的身前，低下头来，柔声说道：“小哥儿怎么称呼？”

上官琦暗暗叹道：深宫佳丽幽居寂寞，一年之中，只怕也难得见上滚龙王一次，也是难怪她们春情荡漾，闹出秽污丑闻，那滚龙王在江湖上八面威风，叱咤风云，不知奴役了多少武林高手，深宫嫔妃，一个个不守妇道，也算是他的报应了。

那黄衣妇人久久不见上官琦回答之言，忍不住又道：“你在想什么心事？”

这妇人虽然不算顶美，但却妖媚风骚，一种徐娘的媚态风姿，和连雪娇那种少女的美雅风情又自不同，连雪娇清丽明媚，秀外慧中，有如一株盛开兰花，幽香淡淡，这妇人恰似怒放牡丹，眉梢眼角，热情横溢，言语情态，充满了挑逗诱惑。

上官琦一侧身，站起身子，缓步向窗口走去，微启窗门，向外看去。

只见十几个手执兵刃的大汉，正在花丛之中，到处搜寻。

一个全身黑衣的瘦高之人，手中牵着一只白犬正在和四个宫女谈话，一面向着这高楼行来，心中大为焦急，暗暗想道：“如若那只灵犬，闻出我躲入这高楼之上，那是非得暴露行迹，恶战一场不可，恶战虽不足畏，但却空负混入滚龙王府的一番心机了。

正自忖思之间，忽觉一双柔软滑腻的手掌搭在肩头之上，一阵幽幽的香气，传了过来。

回头看去，只见那黄衣妇人脸上泛带着一片笑意，眉梢眼角间，春情荡漾，搭在右肩头上的五指，逐渐加重了力量。

上官琦暗暗吃了一惊，陡然一提真气，一股热力，由丹田直冲上去，闭住了右肩几处穴道，以防那黄衣妇人忽然间暗下辣手。那黄衣妇人忽然收回搭在上官琦肩头上的右手，盈盈笑道：“小兄弟，你未免太多疑了。”

上官琦还未答话，突闻一个沙哑的声音，由楼下传了上来，道：“府内侍卫左领班三眼雕焦冲，有要事禀报香后。”

那黄衣妇人脸色突然一敛，冷冷地打量了上官琦两眼，缓步走到窗前，打开窗幔，推启开一扇木窗，向下望去。

上官琦迅快地踏前一步，右掌一扬，按在了那黄衣妇人背后的“命门”穴上，低声说道：“夫人如若想死的话，在下只要一吐掌心内力，立时可震断夫人的心脉。”

只听那黄衣妇人一阵咯咯娇说道：“楼下可是焦领班吗？”

那沙哑的声音答道：“属下焦冲。”

黄衣妇人道：“你到此何事？”

焦冲道：“无事岂敢惊动香后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属下巡查内宫，发觉有奸细潜入，灵犬追踪，搜寻至此……”那黄衣妇人立即道：“怎么样，你们觉着是我藏了他吗？”

焦冲道：“这个属下不敢，但追踪灵犬，乃藏边异种，嗅觉灵敏，实非常犬能及，但它到了此处之后，却突然停下不走……”

黄衣妇人道：“因此，你们就怀疑到我的身上来了？”

焦冲道：“属下之意，生恐香后不知，或被那歹徒潜偷入楼。”

那黄衣妇人道：“依你之意呢？”

焦冲道：“属下想登楼查看一下。”

黄衣妇人道：“好啊！你是说我偷藏奸细了？”

焦冲高声说道：“这个属下不敢，但属下身负内宫安危之责，不敢有负王令，还望香后原谅。”

黄衣妇人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一定要搜的了？”

焦冲道：“职责所在，香后纵然见罪，属下也只有拼受香后之罚了。”

话到此处，声音顿住，再不闻一点声息。

那黄衣妇人缓缓回过脸来，拉上窗幔关好木窗，目注上官琦，眉梢眼角间春情消敛，代之而起的是一脸异常复杂的神情，缓缓说道：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上官琦缓缓收回按在那黄衣妇人背后命门穴上的右手，说：“在下并非滚龙王属下！”

那黄衣妇人脸色严肃地说道：“你终于肯讲出实话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事已至此，那就只有先委屈你一下，在下借你香闺，暂作决战之场，尽歼登楼搜索之人。”

黄衣妇人神色镇静地说道：“怎么样，你打算先杀了我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在下如若存有此心，那是和滚龙王毫无不同了。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但事已如此，势又不能任你自由，只好先行点了你的穴道，俟尽歼来人之后，再放你离此逃命去吧！”

那黄衣妇人冷笑一声道：“在滚龙王手下之人，还能逃得活命，你那想法未免是太天真了。”

上官琦愕然说道：“怎吗？你可是服下了毒药么？”

黄衣妇人道：“滚龙王决不会让他的嫔妃和下属一般，服用下迷乱神智药物，你可以想想看，服下了迷乱神志药物之人，是何等模样，纵然是具有倾国倾城的姿色，那也是味同嚼蜡。”

上官琦呆了一呆，道：“那是你自甘认命了。”

黄衣妇人道：“幽囚深宫，度日如年，虽然是锦衣玉食，但却如笼中之鸟，受尽那囚居的痛苦，谁不愿破笼而去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那你又为何不走？”

那黄衣妇人突然一举长裙，露出来一条雪白的大腿，道：“小兄弟，你仔细瞧瞧吧！”

上官琦看她举起长裙，急急的别过头去，听她之言，又忍不住转眼瞧去。一瞧之下，登时忍不住胸中的热血沸腾。

原来那黄衣妇人的雪白肌肤之间，竟然穿着一一条细如发丝的白线，这条白线透过琵琶骨，另一端透墙而过，不知通往何处。只听黄衣妇人幽幽说道：“这条白线虽细，但却坚牢无比，刀剑难断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就是这条白线把你囚禁深宫？”

黄衣妇人接道：“何止是我，凡是滚龙王喜爱的嫔妃，大概都和我同一命运。”

上官琦叹道：“这当真是闻所未闻的残忍之事。”

那黄衣妇人挥手说道：“这内宫侍卫左领班三眼雕焦冲，乃滚龙王宠信的死党之一，我虽是滚龙王喜爱的嫔妃，但也无能阻他登楼搜寻，如若被他查出你的行踪，咱们都是死路一条，我身遭囚居，对生死早已看淡，你却是年少有为，不宜无谓的送了性命，快些逃命去吧！”

上官琦突然拔出了惊魂之刀，金芒一闪，那黄衣妇人穿在琵琶骨上的白线，应手而断，上官琦收了金刀，道：“不论是你昔年的为人如何？此后和我是敌是友，但凭你一番相助之情，我也该为你断去囚身之线。”

突听一阵急促的敲门之声，传了过来。

那黄衣妇人伸手牵着上官琦，带他隐入了一片罗帐之后，低声说道：“承相公帮助我恢复了自由之身，贱妾亦当舍死以报，你暂时藏好身子，待我先放他进来再说。”

身子一闪，疾奔而去。

上官琦看她跃奔的身法，十分灵活迅快，竟是武功不弱。只听门声呀然，那黄衣妇人带着那黑瘦的黑衣人走了进来。那黄衣妇人微微撩动一下长裙，现露一下莹光的肌肤，笑道：“焦领班可是看到那奸细，混入我的房中来了吗？”

焦冲道：“这个属下倒是没有看到，但灵犬追踪到此，属下不得不冒犯香后了！”

黄衣妇人缓缓伸出右手，纤纤玉指，搭在了焦冲的右腕之上，道：“你可知滚龙王几时回来吗？”

焦冲只觉一双柔滑的玉掌，游动在手腕之上，全身如触电流一般，心神一震道：“属下不知。”

黄衣妇人笑道：“我想他在三五日内，不致归来。”

焦冲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黄衣妇人道：“你私自闯我闺房，如若王爷回来之后，我告诉你调戏于我，那是什么罪名……”说话之间，五指突然一合，紧紧扣住了焦冲的腕穴。

三眼雕焦冲，万未料到，正在飘飘欲仙之际，对方会突然下手，扣住他的腕脉，心头一惊，绮念顿消，冷哼一声，一肘撞向那黄衣妇人肋中撞了过去。

那黄衣妇人也未料到他腕脉受制之后，仍能借机反击，骤不及防，吃他一肘个正着，登时脸色大变，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三步。但她仍然紧紧的扣住焦冲腕脉穴不放。

这本是一刹那的事，就在那黄衣妇人中肘之时，上官琦一跃而起，挥手一掌，疾冲过去。

这焦冲却有着过人的武功，右腕脉穴，虽然被那黄衣妇人紧紧扣着，仍能用左掌拒敌，左手一扬，硬接了上官琦一掌。

上官琦击出的一掌，乃蓄势而发，用出了九成以上的真力。三眼雕焦冲

半身受制，如何还能挡受上官琦这全力的一击，登时被震得五脏翻动，吐出两口鲜血。

上官琦怕他出口呼叫，惊动了楼下侍卫，疾地点出一指，点中了焦冲穴道。

黄衣妇人一放手，焦冲仰面倒栽在地上。

上官琦低声问道：“夫人伤的重吗？”

黄衣妇人道：“还好，断了一根肋骨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可要在下相助一臂？”

黄衣妇人撩起宫装，道：“你给我接上断骨吧！”

上官琦无可奈何，只好仔细地查看了一下她的伤处，果然是被撞断了一根肋骨，当下替她接好断骨，说道：“夫人请休息一阵。”

那黄衣妇人摇头道：“不用了，你快些换上这焦冲的衣服。”

上官琦略一犹豫，依言换上焦冲的衣服。

黄衣妇人道：“据我所知，内宫侍卫之中，有很多武功高强之人，你换上这衣服，就可以巡行在禁宫之中，只要不遇上领班之人，那就无人拦阻于你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难道那些追随焦冲的侍卫，连他们的领班都不认识吗？”

黄衣妇人道：“滚龙王自作聪明，在这些深宫的侍卫身上，下了迷毒，固然可以使他们忠诚不变，但也使他们失去了分辨敌我的智能，只要把楼下之人遣开，你再小心一些，那就不致露出马脚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多承指教，在下就此别过。”

转身而去。

黄衣妇人道：“慢着……”

上官琦回头说：“还有什么指教？”

这女人妖媚横生，上官琦深恐和她多处一刻，就多一分把持不住的危险，急于告别而去。那黄衣妇人款移莲步，走了过来，笑道：“楼下侍卫，都是久年追随三眼雕焦冲之人，虽然他们服有迷神药物，但相处时日过久，岂无一点印象，何况你还不知道遣走他们的方法，你且稍候片刻，我代你遣走他们再说。”

上官琦暗道：“这话倒是不错。”

一抱拳道：“有劳了。”

黄衣妇人微微一笑，移步走近窗前，摇挥玉掌，说道：“焦领班要你们暂时撤走。”

环守楼下的侍卫，果然牵着灵犬，转身而去。

那黄衣妇人似是未料到这般容易的将一群侍卫遣走，不禁一呆。

上官琦看她站在窗前出神，忍不住低声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黄衣妇人缓缓应道：“走了……”转过身子，接道：“想不到这座防守森严，铁桶一般的深宫，竟然是有着这样多的破绽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今日相救之情，在下牢记心头，异日有缘，定当补报，夫人珍重了。”

正待转身而去，突听一阵步履之声，传了过来。

黄衣妇人一皱眉头；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室外响起了一个娇脆的声音，道：“贱婢杏花，奉天后之命而来，有要事禀香后。”

黄衣妇人玉手一挥，低声对上官琦道：“你快些走啦！不用管我的事。”

上官琦抬脚一拨，把焦冲的身子，推入床下，隐在帐帏之后，说道：“夫人请放她进来，如若来人心怀诡谋，在下索性帮夫人把她除去。”

黄衣妇人略一犹豫，移步行近壁间，举手一拂，立时裂现出一重门户。

只见一个身披彩衣的宫女，垂着头走了来，欠身一礼道：“见过香后。”

黄衣妇人道：“不用多礼，什么事快些说吧！”

举手一拂壁间机关，门户登时关闭起来。

那彩衣宫女说道：“适才天后得到了几处传报，深宫之中，发觉了奸细混入……”

黄衣妇人道：“这个，本后倒未听到。”

那彩衣宫女道：“天后特命贱婢赶来通知香后一声，还请严加戒备。”

目光四下转动，打量室中景物。

黄衣妇人道：“知道了……”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你瞧什么？”

那彩衣宫女耳目似是灵敏异常，突然一侧娇躯，欺身而进，素手挥处，撩开了床前垂帏，探手一把，拖出三眼雕焦冲。

黄衣妇人眼看真象已露，突然大喝一声：“贱婢无礼。”

呼的一掌，疾拍过去。

那彩衣宫女纵身一跃，闪避开去，也不出手还击，但她身法灵巧，显见武功不弱。

上官琦疾快的纵身而出，掌指齐施，猛攻过去。

他眼见大事就要坏在这彩衣宫女手中，必得杀之灭口，出手的掌指，极凌厉辛辣，着着指向那彩衣宫女的要害大穴。但那彩衣宫女身法的灵巧，竟是大大的出了上官琦意料，他跃出之后的一阵急攻，势道奇猛，尽展所能，但那彩衣宫女，始终不慌不忙，闪避开去。

上官琦一阵猛攻不下，心头骇然，暗道：此人如若当真是宫女身份，这滚龙王府中人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

心念转动之间、掌指愈是加紧。

只听一个柔柔细音，传入了耳际，道：“不要打啦！快些退出去，此地善后，由我来处理。”

声音悦耳，显是连雪娇的口音。

上官琦也施展“传音入秘”之术，说道：“这位香后，已是弃邪归正之人，可用则用，不可用就放她逃命去吧！”

话落口，人也疾快闪到门口，一跃而下。

下楼之后，上官琦放慢了脚步，行在白石铺成的甬道上，看花树耸立，楼阁隐现，广大的庭院中一片寂然。

这是个幽美、奇怪的地方，那重楼叠阁中，住满了人，但却有着出奇的寂然，一种凄凉的气氛，充塞于这广大的幽美的庭院之间。突然间，响起了沙沙的步履之声，花树丛中，转出四个怀抱鬼头刀的黑衣人。

上官琦暗作戒备，人却泰然的向前走去。

四个黑衣人，侧头望了他一眼，退到一侧，单刀斜垂，状极恭谨。

上官琦知是府中特定的礼节，自己不知向他们还礼之法，立时急步行过。

转过几处花丛，忽见一座铁栅环绕的阁楼，墙壁房瓦，全是一片黑色，铁栅上写着：“擅入一步，七刀分尸。”

上官琦暗暗忖道：不知道是甚么所在，戒备竟是如此的森严。

仔细看去，只见那铁栅之上，一片深蓝颜色，显是涂有剧毒，不禁心中一动，暗道：难道这就是毒室吗？

只觉心头一阵激动，暗握惊魂刀柄，正待纵身跃过铁栅，突然弓弦声动，一支利箭，疾飞过来。

上官琦右臂一挥，随手抓去。

哪知这支长箭来势之强，大大的出人意料之外，上官琦挥手一抓，虽然抓住了长箭，但因来势过猛，长箭竟然滑过抓箭手指，直中前胸，如非早穿了连雪娇那天蚕丝衣，可避刀剑，这一箭纵然不会伤损到性命，亦将要负重伤，心中暗暗忖道：不知何人所发，这箭好大的内劲。

抬头看去只见那铁栅之中，黑色房屋，门窗紧闭，看不出一点动静，找不出一点破绽，以上官琦此刻的武功之高，竟然看不出这一箭是由哪里射了出来。

突然间金风破空，上官琦闻声转身，夕阳耀照下，又见一支长箭飞来。

这次他已有了准备，暗运功力，举手接住了长箭，心中暗道：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此处既属可疑，势非得进去看看不可，滚龙王府中，不可以常情测度，如其站在这里挡受暗箭之袭，倒不如冲入这黑色房屋中去瞧瞧了。

心念暗转，一提真气，纵身跃过铁栅，直向那黑色房屋之中行去。

上官琦连经大变之后，人已变得十分细心，举步落足之间，无不十分小心，默查四周变化。

果然他发觉这铁栅之内的土色，也和别处不同，似是混合了一种黑色的粉末。

他一面闭住呼吸，一面提聚真气，落足十分轻巧，缓缓的行近那黑屋之前。

只见门上铁环紧扣，加了一个大号铁锁，窗栏用大指粗细的铁条穿成，里面还垂着厚厚的帷子，无法瞧得半点景象。

上官琦暗暗忖道：听那连雪娇说，那毒室之中似是戒备十分森严，但此室外落重锁，似是一个存放东西的所在，必得设法进去瞧瞧。

心念一动，举手向那铁锁抓去。

手指将要触及那铁锁之时，心中忽然一动，暗道：“那铁栅之上，竟都涂有剧毒，这铁锁之上，岂能无毒，我怀中现有利器，何不取来一试。”

取出惊魂金刀，疾向那铁锁上削去。

此刀锋芒，果是惊世骇俗，金刀落处，那铁锁应手而落。

上官琦眼看铁锁已坏，不再顾忌，金刀沿着那门缝劈了进去，但听一阵轻微的波波之声，门上三道铁栓，尽为金刀断去，抬脚一踢，铁门应声而开。

看那铁门，足足三寸多厚，三根铁栓根根粗如茶杯，如无惊魂金刀这般锋芒绝世的利器，单是破这些厚重铁门，就非容易的事了。

抬头望去，只见那室中一片黑暗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才进得来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一时之间，不敢再擅自向前行动，只好停了下来，手中握住惊魂金刀，站着不动。

运气调息了片刻，再启目凝神望去。

果然，这次已隐隐可见景物。

原来这室中，到处漆上了深黑的颜色，再加上不见一丝天光透入，故而黑暗异常。

上官琦虽然闭住了呼吸，但感觉之中，这室中并无气闷之感，想是另有

特殊的通风设备。

突然间，一个阴深冷漠的声音，起自黑室一角，道：“什么人？胆敢闯进黑室，可知数十年，就没有擅入这黑屋之人能够活着出去。”

上官琦暗中戒备，道：“在下无意闯入，阁下何人？可否请出一见？”

但听一阵车轮滚动之声，传了过来，黑屋一角处，突然行过来一个轮椅，一个全身黑衣的老人，端坐在轮椅之上。

这时，上官琦已能清晰的看到那轮椅上坐的是一个长髯乱发的老者。

上官琦有了经验，心知滚龙王手下的古怪事物很多，只从这人现身之后，上官琦一直盯着他瞧，希望发现一个仇恨留迹，和是否用过迷神之药。

但见那老人双目湛湛，不像是服毒的样子，而且全身上下，也找不出一丝残缺的迹象。

只听那老人冷漠地说道：“你这娃儿，一直看着老夫干什么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老前辈在这黑屋中多少年了？”

那老人道：“哼！总比你的年龄久些。”

上官琦暗暗忖道：“黑屋并没有多大，这老人为何要坐轮椅，可是毛病出在那双腿之上吗？”

心念一转，问道：“老前辈坐着轮椅，可是双腿有些不便么？”

那老人怒道：“谁要你絮絮叨叨，谈这些不关紧要之事，你进这黑屋有何贵干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在下奉命而来。”

那老人道：“奉了何人之命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滚龙王。”

那老人突然纵声大笑，道：“好啊！你敢欺骗老夫，胆子不小。”

上官琦一笑，道：“老前辈何以觉出在下是欺骗你呢？”

那老人道：“数十年来，滚龙王从未派人进过这黑屋，岂有对你例外不成？”

上官琦暗道：这黑屋不知是否就是滚龙王控制属下的毒室，先探听他一点口气再说。

心念一转，缓缓说道：“不论是滚龙王遣我来此，或是我自行找上门来，这都无关紧要，老前辈常年住在这黑屋之中，不见天日，而且一住数十年，想来定是别有原因吗？”

那老人面色一变，冷冷说道：“你这小娃儿，最好是少管闲事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如晚辈推断不错，老前辈定然是想在这地方，习练一种什么奇怪武功……”

那老人在这黑屋之中一住数十年，岂有不愿离开之理，但他胸有苦衷，却不便对上官琦明言，闭目思索了一阵，突然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听你言辞，似是专为老夫等几人来的？”

上官琦心中一动，暗道：怎么？这暗室四周，还有着别人不成？暗中凝神望去，但见一片漆黑，哪里能见人影。

但闻那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不用找他们啦，这黑屋之中，到处是机关埋伏，只要发动起来，不解机关变化之人，很难生离此地。”

上官琦笑道：“怎么？老前辈可想留下晚辈吗？”

那老人突然一转眼，冷冷说道：“不论何人，进入这黑屋之中，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，不是横尸此地，就是永不出此黑屋一步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老前辈可是要和晚辈为难吗？”

右手握住惊魂刀柄，凝神戒备。

那老人忽然一伸右手，陡的抓了过来，出手之快，有如电闪。

上官琦暗道：这可怜的老人，不知受着滚龙王何等摆布，竟然是不敢抗拒滚龙王的令谕。

心中在想，手可未停，左掌一挥，硬接了一掌。

双掌接实，上官琦只觉心头一震，气血浮动，不自主地向后退了三步。

那老人坐的轮车，也被上官琦内家反震之力，震得向后滑开，心中大为惊骇。

上官琦稳下身子之后，道：“老前辈的掌力，强猛雄浑，实非晚辈能敌。”

那老人冷哼一声，接道：“老夫在这黑屋之中，会见过不少高手，但能接得下老夫一掌之人，却不多见，你这娃儿，接下老夫一掌之后，竟是若无其事一般。”

上官琦暗暗想道：“这人对滚龙王之命，似是丝毫不肯违拗，看来，要问出毒室所在，势非要经过一番恶战不可了。”

忖思之间，突然一阵急促的号角声传了过来。

那坐在轮椅上的老人，脸色忽然一变，道：“你这小子，根本就不是滚龙王府中人，好啊！老夫几乎上了你的当啦！”

上官琦心中风车般打了几个转，决定如其欺骗他，倒不如坦坦白白的把来意说了出来。

这也不过是眨眼间的工夫，点头应道：“不错，在下并非是滚龙王手下之人，此来立志要解救武林中被他毒药所困之人，不惜身冒奇险，舍死忘生闯入这黑屋之中。”

那老人突然扬手一挥，推向那一扇微开的铁门之上，那重大的铁门，吃那老人遥遥挥掌一击，竟然关闭起来。

室中原已暗难见物，适才因那铁门微开，还有一线天光透了进来，此刻铁门一闭，屋中似是又暗了甚多。

那老人一掌推闭上铁门之后，缓缓接道：“你究竟是何许人物？要实话实说！”

上官琦道：“在下叫上官琦，想请教老前辈两件事情。”

那老人右手伸出一指，道：“先说第一件吧！”

忽听轮声辘辘，又有三个轮椅出现，把上官琦围在当中。

上官琦四下看去，只见三个轮椅之上坐着之人，和那最先现身人一般模样，个个都是长髯乱发，身上的衣服，大都破旧，似是这些人在黑屋之中，数十年来，一直坐在这轮椅之上。

从八只闪烁森沉的眼光之中，上官琦发现他们都有着深厚的内功。

神秘黑屋，四具轮椅上，坐着四个古怪的老人，空敞的厅堂中，再无别的陈设。

只听一阵森冷的笑声，起自暗室一角，响彻了整个的黑屋，上官琦凝目望去，笑声似是从黑屋一角的墙壁传了出来，不禁心头发毛，暗道：看来这古怪的黑屋中的人，还不止这四个奇怪的老人了。

那笑声倏然而住，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冷漠的声音，道：“小娃儿，由来进入这黑屋中，只有两条路可以任选一条，那是生或死！”

上官琦道：“生路是怎样？死路又如何？”

那冷漠的声音接道：“死路那是简单的很，一死百了，至于活路比较麻烦多了，在他们四人之中，任选一人出手，把他杀死，由你递补他们的位置就是。”

上官琦目光转动，扫掠了轮车上的老人一眼，看他们个个神色肃穆，显然默认了由那一角传出的冷漠之言。

他突然拔出了惊魂金刀，挥手抡动，黑暗中闪起了一片金芒，高声说道：“四位在这黑屋中，时间不短了吧？”

四个老人，面色冷肃，八只眼睛，冷冷地集中在上官琦的脸上，一语不发。

上官琦轻轻地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看四位神智清醒，不像服用过迷神药物之人，但却甘愿屈居人下，受人之命，自然是受着别人的控制……”他两道目光，不停在轮椅之上扫动，接道：“若诸位肯说出受制的原因，在下或可代为效力。”

只听一声冷笑传了过来，四辆轮车上的老人，忽然神情大变，齐齐扬手，攻出一掌。

上官琦早已戒备，四人掌势一场，立时向旁侧闪去，滑溜异常的闪出五尺。

这四人分站四个方向，掌力出手，齐齐攻向上官琦，上官琦一闪避开，四人攻出的掌势，却交错互撞在一起，四人功力悉敌，激起了一阵强猛的旋风。

上官琦这些时日中连遇惊险，阅历大增，料想那暗中说话之人，才是这黑屋中的主脑，这四具轮椅上的老人，只不过四个被人控制，身不由己之人，擒贼擒王，打蛇打头，如其和这四人苦战，倒不如仗手中利器，找那首脑之人，一决胜负，判准发话之声，疾冲过去。

一面飞扑，一面凝神而视，只见壁间一片墨黑，哪有人迹。

但上官琦充满自信，判定了方向，不为所惑，手中金刀锋芒一闪，直向那黑壁间插了进去。

这惊魂之刀，确有着绝世锋锐，刀光闪动，深入了石壁之中，直没及柄。

上官琦暗赞一声：好刀！腕子一挫，抽了回来。

随刀喷射出一股热流，喷中了上官琦满身满手。

上官琦暗叫一声：完了，这壁间也不知暗藏了什么剧毒，这一次非得全身溃烂而死不可。

上官琦只觉喷在手臂上的热流，毫无疼痛之感，抬手一闻，一股腥气，这哪里是什么毒，分明是人血，不由胆气一壮，豪气顿生，口中大喝道：“不要碰我金刀。”

一招“流沙千里”推出一片金芒。

四个老人，听他这一喝，搞不清是怎么回事，果然不敢触他金刀，潜力涌出，逼住刀势，微一用力，连人带轮椅，向后退去，就势从轮椅之上取出兵刃，每人手中，是一条长在九尺以上的蛟皮软鞭。

上官琦逼退了四人，大声喝道：“住手，我有话说。”

四个老人长鞭在手，正待击出，但听得上官琦喝叫之言，果然齐齐停下。

上官琦冷冷地说道：“那暗中控制你们的人，已经被我杀死，此刻，你们四人，都已恢复了自由之身……”

四人听得一怔，相互望了一眼。

上官琦接口说道：“他隐身石壁之间，但我手中金刀，乃天下至利之器，别说一层石壁，就算是精钢、纯金，也是难挡一击，你们四人个个神明气清，不似服过什么药物，但我知道滚龙王决不会信任任何人，四位定然被一种暗中的钳制所制。”

四个老人侧耳听了片刻，果不闻一点声息，但四人身陷黑屋，受了数年的控制，吃过无数苦头，虽然不闻声息，仍是不敢说话。

上官琦厉声说道：“我决不是害怕你们，故作危言耸听，你们不信，不妨出手试试。”

这时，最左那老人壮着胆子，高声喝道：“大侠此言当真吗？”

只闻上官琦怒声喝道：“不信你们出手试试？”

四人既不觉身上禁制发动，亦不闻其他声息，这才深信不疑，齐齐投了长鞭道：“多谢大侠相救。”

上官琦眼看四人就在轮椅之上，抱拳作礼，不肯下来，心中甚为奇怪，道：“四位可是被困在轮椅之上么？”

只听靠左首的一个老人叹道：“我们已被锁在轮椅之上数十年了，专以担任这守护的责任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知诸位是如何一个被困之法，希望你告诉在下，在下或能效力。”

那老人突然叹息一声，撩起黑衣，说道：“如若大侠的目光特强，不用灯光，也是一样可以看到。”

上官琦凝目望去，不禁心头一颤，暗道：这滚龙王当真是心狠手辣。

原来那老人的腿上，用三条细小的天蚕丝绳，分由三处穴道之中穿过，牢牢的结在那轮椅之上。

只听那人说道：“这条小绳虽细，但却是天蚕丝合成，坚牢无比，纵然是遇上宝剑、宝刀，也未必能斩得断它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在下手中这柄金刀，虽非无坚不摧，但也可削铁如泥，诸位请忍耐片刻，让在下试试。”

手中的金刀一挥，那老人腿上的天蚕丝绳，已应手而断。

上官琦眼看那金刀如此锋利，心中大是喜欢，金刀连挥，断去了四人腿上的丝索，但四人仍然是坐着不动。

上官琦低声说道：“腿上的丝索已断，诸位也该起来舒展一下筋骨了。”

四个老人齐齐说道：“我等还有一处禁制未解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什么禁制？”

右首一人，一掀长衫，道：“还有此处。”

上官琦仔细看去，原来四人琵琶骨处，也各被穿了二条天蚕丝索，手中金刀挥动，又将那丝索断去，问道：“还有禁制吗？”

四个老人齐声应道：“没有啦！”

挺身站了起来。

其中一个身体摇了几摇，突然又坐了下去，余下三人，举步而行，绕室走动起来。

上官琦伸手一把，扶起了那倒下之人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那老人道：“我不行了，我双腿都已废去，今生今世，也难再用脚走路了……”

上官琦回顾了那三位老人一眼，道：“怎么？他们三人怎的不会？”

那老人道：“滚龙王下令丝索洞穿我双腿穴道之时，偏了位置，伤了我腿上要穴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我扶你走两步试试，也许是久年不用双腿，此刻有些用不活。”

那老人身子一挺，坐上轮椅道：“不用了。”

双手推轮，轮椅迅快在敞厅游走起来。

上官琦回身望去，只见另外三个老人，满室绕走，步履蹒跚，似是一个初度学会走路的孩子一般，不禁心头黯然，忖道：“以几人刚才所发掌力之强，分明是身怀上乘武功，但竟然被滚龙王囚禁于轮椅之上，数十年未能用双足走过一步。”

三人缓缓停了下来，拱手对上官琦道：“我们被滚龙王施用天蚕丝索，洞穿两腿要穴，虽一双腿没有完全废去，但已非真气能及，数十年来，有如失去一般，从不知还有双腿。”

上官琦叹息一声道：“现在诸位可觉着好一些吗？”

三人齐声应道：“数十年未曾用过，平常之日，又不用能运气打通脉穴，自非在片刻之间，能够运用自如。”

上官琦心知时机不可拖延，当下一抱拳，道：“兄弟有事请教。”

四人大吃一惊，道：“大侠有何教言，我等万死不辞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诸位可知滚龙王那存毒的所在吗？”

四个沉吟良久，那坐在轮椅上的老人，说道：“滚龙王把我们囚居了数十年，但却是不知一点内情，但我亲眼看到了滚龙王出入这黑屋，数十年来不下百次，这黑屋之下，纵然不是毒室，亦将是一处极为重要的所在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他从哪里进去呢？”

那老人道：“在右面壁角之处似是有一道暗门，滚龙王每次都从那里进去，但我等却不知如何开启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既有暗门，在下用宝刀试他一试。”

手横金刀，行了过去，暗用内力，一刀向石壁之间，扎了进去。

这惊魂之刀，无坚不摧，一触石壁，立时深没及柄。

第三十一回 暗道激战

上官琦暗运内功，惊魂金刀在石壁之间一绞，果然发觉，石壁五寸之后，已属真空，纵然不是暗门，亦属夹壁，当下腕力暗加，立刀一削，划开了一个两尺见方的石洞，小心翼翼的托下石块，探首向内望去。

这黑屋，到处都是黑色，不见天光，那壁洞之内，更是一片黑暗，不见景物，上官琦运足目力，才隐隐看出一道通行的甬道，不禁心中一喜，暗暗忖道：这等隐秘之地，防守又这等森严，纵非那滚龙王赖以控制属下的毒室，亦必是极为重要的所在。

回头望去，只见四个老人，三个并肩而立，一个坐在轮椅之上，八道目光，一直凝注在他的脸上，神态间，似甚恭谨。

这四人武功，虽然不如上官琦，但他们久年在黑暗之中，视力却是上官琦望尘莫及，只听一人赞道：“好刀。”

上官琦微微一笑道：“诸位禁制已除，趁那滚龙王尚未回府之时，快些逃命去吧！”

那坐在轮椅上的老者接道：“老朽双腿已然废掉，已难行走赶路，相留此地，助大侠一臂之力。”

另外三个站着的人，齐声接道：“不是大侠相救，我等这终生一世，将永沦这黑屋之中，此等恩德，岂可不报，亦愿留此听候差遣。”

上官琦暗暗忖道：“我正觉一个人势孤力单，难得他们愿留此相助，当下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兄弟不再好客套，诸位就请留这黑屋之中以拒挡来人，以在下推想，我入这黑屋之事，决难瞒得过滚龙王散布在花树之间的暗桩，就请四位，代我拒敌如何？”

四个人齐声应道：“我等敬领侠命，虽死无悔。”

最左一人，转身行了两步，突然回过头来，说道：“守这黑屋，三人已够，在下追随大侠，同入壁间的甬道一行，不知可否见允？”

上官琦微一沉吟，道：“这样很好。”

举步一跨，人已进了夹壁。果然这是一条通往地下的秘径，虽黑暗如漆，但是毫无气闷之感、显见这条夹壁中的甬道，常有人通行。

只听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：“大侠万尊之躯，不可冒险、在下愿代大侠开路。”

上官琦正待拦阻，那老人已然抢到前面，一掌护胸，一掌待敌，缓步向前行去。

那甬道往地下数丈后，分向左右折去，两个分道，拦在路中。带路老人回顾了上官琦一眼，道：“大侠请判识一下方向，在下不敢擅作主意。”

上官琦看了岔路一阵，突作决定，道：“转向左边。”

那带路老人身子一转，向左行去。

忽听一声重重的闷哼，一条人影，直撞过来。

上官琦被这突来的变化，由重重的忧虑中惊醒过来，匆忙中右手一伸，直向黑影挡去。

只听一个沉重的声音说道：“大侠，前……面有警……”悚然下，上官琦神智全清，沉声说道：“不要讲话。”

身子一闪，退后了八尺，右手按在那老人“玄机”要穴之上，道：“我助你运气行功，稳住伤势。”

那老人虚弱地说道：“快放开我，我那三位同伴之中，怀有灵药，大侠在此等候，切不可轻敌急进……”挣脱了上官琦的怀抱，急急向前行去。

上官琦暗暗忖道：这老人不知受了何等重伤，如非由他替我开道，只怕我早已受到暗算了，上官琦啊！

上官琦，你大敌环伺之下，生死决于一瞬突变的险恶环境之下，竟然不能心神集中。

心念至此，对那老人身受重伤，大感抱疚，也消去了那大意之心，缓缓脱下衣服，把连雪娇相赠那可避刀剑的天蚕宝衫，穿了起来。

原来他性格高傲，虽然早已收了连雪娇宝衣，但一直藏在身上，未肯穿上，此刻默查大势，万不能轻死，不但不能死而且连重伤也不能受，这才穿上宝衣。

他不过刚结束整齐，来路上已传过来沉重步履之声，不禁吃了一惊、暗道：“这前面有埋伏，后有追兵，看来今天势非大开一翻杀戒了。”

心中在想，口中却沉声问道，“什么人？”

只听遥遥相应之声，道：“大侠吗？是老朽。”

一条人影飞快地奔了过来。

上官琦望了来人一眼，道：“你那同伴的丹药，当真是灵，竟然是妙手回春。”

来人黯然说道：“他死了。”

上官琦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他死了……”原来那黑屋中四个老人，年龄衣着，都差不多，再加数十年未得梳洗，发鬓连结，很难将四人分辨清楚。

那黑衣老者叹道：“他中了一掌，又中了绝毒的暗器，拚着最后一口气，支持着跑出甬道，说得三四句话，人便气绝死去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”

黑衣老人道：“他怕大侠孤身涉险，故才跑出甬道，要在下赶来为大侠开道。”

上官琦默然不言，心中大为难过，沉吟良久，才道：“好吧！你既然来了，那就随我进去瞧瞧，你随我身后，不可离开太远。”

那黑衣老人急道：“在下赶来之意，就是要为大侠开道，遇上埋伏袭击，在下以身先挡，大侠好有个准备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妨事，我自有避开暗器的方法，用不着你为我冒此大险。”当先举步行去。

那黑衣老人突然一侧身子，直向前面抢去。

上官琦早已料到，暗作戒备，他身子一动，右手立时急探而出，抓住那黑衣老人手腕道：“你如不肯听我之言，那就请退出甬道，再不然就点你的穴道。”

那黑衣老人叹道：“你拔出兵刃吧……有暗器手中就控着暗器，咱们进去看看。”

有了先前那位老人死亡经验，上官琦也不敢稍存大意，一面提气戒备，缓步而行，手中却紧握着金刀刀柄，准备随时应变。

突然间，暗影中涌出一股力道，直向上官琦身上撞来。

这力道来的无声无息，直待力道快要近身，上官琦才霍然警觉，匆忙中挥手拍出一掌。

就在两股掌力相触之际，上官琦突觉出前胸和右肘间，同时有几件微小

之物，撞在身上，劲道奇大，被撞之处，隐隐作疼。

上官琦心头一凛，知是暗器，原来对方的掌力先发，暗器后至，趁人在分神拒挡那掌力之际，暗器忽然袭来，配合佳妙，时机恰当，纵然是武功奇高之人，也是难以躲避得开，不禁暗叫一声：惭愧，如非连雪娇相赠的天蚕宝衫，如非那老人重伤而死的经验使自己提高了警觉而穿上宝衣，只怕此刻早已命丧甬道了。

心念一转之间，忽然想起了身后还跟随另一个可怜的老人，只要再行前几步，那力道和暗器，势必同时袭来，当下疾退三步，拦住那黑衣老人，施展“传音入秘”之术，说道：“前面有暗桩偷袭，不可再向前走了。”

那黑衣老人，倒有视死如归的豪情，一挺胸道：“在下替大侠开道。”

上官琦一把抓住那老人，道：“不可冒险，快退回来，守在此地，听我招呼。”

纵身一跃，直向前面冲去。

但觉一股暗劲，斜里撞击过来。

上官琦这次已有了准备，右掌一挥，拍了过去，左手同时挥出了惊魂金刀，护住五官。

果然又觉两肋之间，被微小但觉力道绝强之物撞了几下。

这暗袭来势虽快，但上官琦的奔行，亦极迅速，眨眼之间，人已冲过了两丈多远，凝神戒备，哪知等了许久，竟然不见潜力暗器袭来。

凝集目力望去，但见两壁一片漆黑，别无可疑之处，心中暗暗忖道：奇怪呀！那掌力和暗器，似是只在那一段丈余地面之中，冲过这段距离，就不再内有内劲暗器袭来，以那暗器、内力袭击而来的劲道而言，就是距离再远一些，他的掌力和那暗器也可以及得，何以却不见他掌力和内劲袭到。

心中暗暗奇怪，沿着石壁，倒回头向后搜去。

目前情势很显然，隐身在暗处的偷袭之人，似乎是就在这丈余距离之内，如若不把暗袭之人找出除去，势将被人切断退路，留下后患。

经过这一段黑暗中的停留之后，上官琦目光已可见数尺外的景物，凭他的目光，就是无月的阴沉寒夜之中，也可看清楚五六丈外景物，但这甬道之中，却是黑的出奇，以上官琦那等深厚的内功，奇佳的目力，也不过只可见数尺外的景物。

行走之间，突见前面数尺外，有一座凹入壁间的洞穴。

仔细看去，可以分辨出那洞口斜斜的偏向一侧。

上官琦恍然大悟，暗道：“是了，这人就隐在洞中，发的内劲暗器，力道之强，就是堂堂正正的和自己动手相搏，自己也未必有胜人把握，以此等武功之人，鬼鬼祟祟的隐在暗处偷袭，不知是何用心。忖思之间，人已将近那壁间洞穴。

连番的怪诞经历，使他变得谨慎无比，将近石洞，贴耳听去。

果然，听得人的呼吸之声，只是声音低弱，分明是身负上乘内功的高手。

上官琦手中惊魂金刀向外一探，沉声喝道：“大驾掌力雄猛，何以不肯出面相见，堂堂正正的动手相搏，隐在暗处偷袭，岂是大丈夫的行径？”

只听一声冷笑，那壁洞中突然伸出一只手来，疾向那惊魂金刀抓去，响起了一个冷漠的声音，道：“老夫身不由己，岂是怕你不成！”

话还未完，却突然惊叫一声，向后缩去。

原来那惊魂金刀锋利无比，壁洞中伸出的一只手，一和金刀相触，陡然

断去三指，鲜血迸射中，响起了一声大叫。

上官琦手腕一挫，收回金刀，身子一侧，直向壁洞之中冲去。呼的一股潜劲，由石洞中涌了出来。

上官琦早已有准备，左袖一扬，扫了出去。

那潜劲来势甚猛，双方力道一接之下，上官琦便被震了出来。

上官琦吃了一惊，暗道：壁洞中不知何许人物，武功如此高强。他年少气盛，闪出石洞，略一调息，左袖掩面，又向壁中冲去。又是一股强大潜力，推了出去。

上官琦早已提聚了全身功力，左手猛然向外一推，击出一掌。双方劲力一触之间，壁洞中，突然刮起了一阵旋风。

上官琦虽把这一掌接下，但心中却大为吃惊，暗道：“洞中之人，武功如此之高……”

忖思之间忽见寒光一闪，一道银芒，闪闪刺来。

上官琦金刀一挥、当的一声，那长剑应手而折，只听金风破空之声，无数暗器，袭了过来。

上官琦早已有备，金刀护面，一阵摇动，袭向面门上的暗器，尽为金刀击落，凭仗天蚕宝衣之力，不理袭在身上的暗器。壁洞中人，似已计穷力竭，冷笑一声，喝道：“老夫这暗器，不但喂有剧毒，而且专破内家气功，你如仗仗武功，纵然能支持一时，也难超过半个时辰。”

上官琦心中暗笑，口中却大喝道：“几枚暗器，岂放在在下的心上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在下不愿赶尽杀绝，如再不肯放下兵刃，可别怪我手中惊魂金刀无情。”

暗影中响起一声惊叫，道：“惊魂金刀，那是武林三宝了？”

另一人声音接道：“你既有惊魂金刀，身上必然穿的有天蚕丝衣，那是勿怪不怕暗器了。”

上官琦暗暗忖道：“这壁洞中人，对那武林三宝之名，倒是熟悉的很，口中却喝道：“既知武林三宝之威，难道还要一试锐锋？”

壁洞中突然响起了两声深长的叹息，说道：“阁下既然身带武林三宝，自是大有来头之人，不知可否赐告大名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在下上官琦，武林中未学后进。”

久久时光，不闻壁洞中回答之言，想是那壁洞之人，从未听过上官琦这三个字，故而沉吟不语。

过了足足有一盏热茶之久，上官琦已感不耐，正待出言喝问，忽听一个低声说道：“道兄，武林无大小，达者为尊，道兄和贫僧，都算是武林中小有名气之人，但咱们却被滚龙王囚禁在这石道中数十年。”

另一个声音接道：“道兄说的不错，这位朋友，能持有武林三宝，定然非常之人。”

这两人低语相商，上官琦一直在静静的听着，两人谈话一住，接着砰然一声大震，似是石块互撞，爆出一片火星。

上官琦目光过人，就借那一连串火星闪动之下，瞥见两个发髻虬结之人，靠着石壁而坐。

只听一声低沉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上官兄，可见到贫僧了吗？”

上官琦暗道：“他自称贫僧，那自然是个和尚了。”

口中却高声应道：“大师法号如何称呼？”

那低沉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贫僧天木，出身嵩山少林本院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有一位铁木大师，大师父可认识吗？”

天木大师叹道：“那是贫僧师弟，不知施主何以认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在下和他有过几面之缘，对他的为人武功，都很敬服。”

天木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和贫僧同囚一处的那位道长，乃昆仑派中名宿青灵道长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两位武林前辈请恕在下不知之罪。”

天木道：“上官施主深入这秘室中来，想来必非无因，不知可否见告内情？”

上官琦暗暗忖道：“这两人功力深厚，又都是出身正大门派，不知如何会被滚龙王囚在此地，那是不用骗他们了。”

当下一挺胸，说道：“滚龙王作恶多端，在江湖上，造成了一次空前的杀劫，他凭仗着迷人神智的药物，控制了无数的江湖高手，为他效命……”忽听天木突然大叫一声，身子抖动。

这时，上官琦已站的相距两人甚近，凝注之下，发觉了天木大师正自滚汗如雨，形状痛苦无比。

上官琦已有了经验，一望之下，立时明白，滚龙王设在两人身上的禁制，已有人暗中发动，当下欺进一步，低声说道：“晚辈手中这惊魂金刀，锋利无比，或可为老前辈解除禁制。”

天木大师道：“我背上……”说出三个字，已痛的接不下去。

上官琦一上步，绕到天木背后，暗运内力，挥动惊魂金刀斩下。只听一阵轻微的波波之声，天木大师突然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多谢上官施主。”

上官琦金刀一挥，反向青灵道长身后削去。

一股暗劲升起，托住了上官琦的刀势，说道：“且慢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怎么？你可是没有什么禁制？”

青灵道长低声说道：“贫道身上的禁制，和这壁中机关布置相连，一但破去身上禁制，只怕这壁洞中要起变化……”忽然住口不言，怒声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请进来吧！”

低声说道：“这位也是和两位老前辈一般，被滚龙王洞穿双腿，用天蚕丝，穿过穴道，守在这黑屋之中，替他卖命。”

说话之间，那人已到了身前。

天木大师此刻的伤疼已止，望了来人一眼，果和自己一般模样，似是数十年未曾梳洗过了。

上官琦道：“道长身上禁制不除，只怕是不易出这壁洞了。”

青灵道长道：“我这禁制，虽然和这壁中机关相连，但痛苦却不似天木那等难以忍受，上官施主，请带着天木大师走吧！”

天木大师道：“不行，我知道你的用心，咱们患难与共了数十年，我岂能弃你而去。”

青灵道长笑道：“道兄被那滚龙王囚禁此处数十年，怎的还未看破生死之关，我如强行除去身上禁制，这壁中如有什么变化，连这上官施主一起囚在此地，对贫道既无益，对诸位却有害，岂不是得不偿失？”

上官琦暗暗想道：“这话倒也不错，想那滚龙王处处机心，手段残酷绝

伦，这不到半日时光之中，我已几历死劫，如非这惊魂金刀，和天蚕宝衣，只怕是早已气绝尸寒了。”

只听青灵道长继续说道：“诸位快些走吧，武林大局，重过贫道生死，道兄如若定要相救贫道，也不急在一时。”

天木大师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数十年生死……”

青灵道长急急接道：“那送饭之人，就要来到，道兄还在等待什么？”

天木大师合掌宣了一声佛号，道：“道兄珍重，贫僧当尽我之能，谋求道兄早日脱险。”

青灵笑道：“万一贫道不幸死去，就请道兄通知我们昆仑掌门一声。”

上官琦抱拳，道：“待探过这甬道之秘，在下必来相救。”

转身向外行去。

天木大师忽然探手一摸，抓起一柄禅杖，随在上官琦身后，出了壁室。

那黑衣人忽然一侧身抢在前面，道：“在下为上官大侠开道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可涉险，还是由在下走在前面吧！”

这甬道阴森黑暗，不见一点光线，奇怪的是空气畅通，毫无气闷之感。

三人又深入了七八丈竟然未再遇阻拦、变故。

上官琦一面缓步前行，一面暗暗忖道：“这甬道不知多长多深，修筑这工程的浩大，实是惊人。”

忖思之间，甬道突然向一侧转去。

这一段盘转曲折，连转了七八个弯子，每一个转角，间隔不过十步左右。

只听一声冷笑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在一盏茶工夫之内，你们决定走哪一条路，石案上，现放有忘我神丸，吞服一粒，你就可以忘却了自己的来历，你们武功不弱，老夫代为做主，不究你们已往之错。”

那声音似是由上面石壁顶上，传了下来，叫人无可捉摸停身之处。

上官琦突然上前行了脚步，站在天木大师前面，说道：“听阁下口气，似是身份不低，何不请出一见？”

那声音重又传来，道：“老夫此刻，极为繁忙，无暇和尔等见面。”

上官琦接道：“那你是害怕了？”

那人似是被上官琦激怒，厉声喝道：“连那唐璇也得敬畏我三分，何况尔等，老夫收拾一下，一个时辰之内，再会和尔等相见。”

话完之后，黑暗的甬道之中，突然一亮，景物清晰可见。

上官琦向前望去，只见两三丈外，一道石壁拦路，似是甬道已到尽头。

向后看去，不知何时来路也落下一道石壁，挡住来路。靠前面石壁处横放着一条石桌，桌上放着一个白玉瓶。

上官琦连经凶险之后，胆气大增，缓步走近石桌。

只见那白玉瓶下，压着一张素笺，写着“忘我神丸”四个大字。

上官琦伸手取过玉瓶，拔开瓶塞，倒出一粒红色的丹丸，托在掌心，仔细看了一阵，叹道：“就凭着一粒小小丹丸，竟能使滚龙王纵横于江湖之上，造成了惊人的杀劫。”

随手把丹丸放入白玉瓶中，合上瓶塞，放入怀中，回头对天木大师等道：“适才那发话之人，口气不小，想来身份不低，咱们如能合力把他制服，或可畅行于这甬道之中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眼下最为紧要的事，是对付即将现身的强敌，趁还有一阵时光，咱们运气调息一阵再说。”

言罢，当先闭上双眼。

天木大师回顾了那黑衣人一眼，道：“施主贵姓？”

那黑衣人道：“兄弟济南府铁拳金元道。”

天木大师道：“原来是金大侠，老袖昔年未遭滚龙王囚禁之时，常听到金大侠的大名！”

金元道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不知大师如何称呼？”

天木道：“老袖天木。”

金元道道：“大师可是嵩山本院的天木大师吗？”

天木道：“正是老衲。”

金元道一抱拳，道：“失敬，失敬。”

上官琦突然睁开双目，低声说道：“这是大风暴前一刻平静，希望两位能珍惜这段时光，运气调息一下，片刻之后，咱们或将要经历一场生死的恶战……”目光由两人脸上扫过，接道：“而且只不过是一连串大战的一个开端。”

这两人都对上官琦敬重无比，听他一言，果然都闭上双目，倚在壁间，运气调息。

大约过了顿饭工夫之久，那明亮甬道突然一暗，又恢复光明。就这一刹那，石室中已多出一个人来。

那人的衣着十分怪异，全身上下一片通明，白光闪闪，衣服似是白铜做成。

头上戴着一个似头盔之物，但却垂在两肩，除了露出两个眼睛之外，全都隐入那白铜衣帽之中。

上官琦从未见过此等奇怪的衣物，不禁一皱眉头，暗道：“他穿着这等笨重的奇怪衣物那定是有着作用了。”

当下又提高三分警觉，刷的一声，抽出惊魂金刀。

天木大师和金元道，昔年都是江湖上极负盛名之人，见多识广，久历大敌，当下身子一分，各占了一个方位。

只见那身着白甲怪人，目光一转，响起了一阵冷森的笑声，道：“看两位的形貌，当都是叛离之人。”

天木大师一顿手中禅杖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是又怎样？”

呼的一杖，劈了过去。

那怪人右手中握着一柄不足两尺的铁棒，尖端满是须刺，左手却握着一个翠绿的玉瓶。

只见他手中铁棒一挥，金铁大震声中，封开了天木大师禅杖，口中冷冷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上官琦缓缓向前欺进，一面低声说道：“大师且请后退一步。”

天木应声而退，闪到了上官琦身后，心中却暗暗惊道：“此人不知是何许人物，竟然能轻描淡写的接下我这一击。”

上官琦心中怀疑那玉瓶古怪，两道目光一直盯在玉瓶之上，金刀护胸，欺近那怪人身前四五尺处，停了下来，说道：“你既然提起唐璇，想来定然认识他了？”

那怪人道：“何止认识，他如见得老夫，还得称老夫一声师叔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也是那滚龙王的师叔了。”

那怪人道：“不错，你是穷家帮中的人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在下就是奉那唐璇之命而来。”

只见那怪人双目眨动了两下，沉吟不言，良久之后，才道：“他们师兄弟，各具雄才大略，势难并立于江湖之上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老前辈既是两人的长辈，那是早知两人的为人如何了？”

那怪人沉吟不言，若有所思。

上官琦高声接道：“两人虽是同出一师，但行事为人却是大不相同，那唐璇博爱为怀，存心救世，胸罗玄机，智而不诈，可算得治世良材。

滚龙王阴险多疑，杀师夺妹，狡辣险恶，世无伦比。他虽然在武林造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，但为他所用之人，大都是情非得已，不是身受禁物所迷，就为受着残酷的控制，无能反抗，虽是心中对那滚龙王恨之入骨，但却又不得不屈已从命，你虽是那滚龙王的师叔，但他也未必真的对你存有敬仰之心。”

他在十月之前，曾随唐璇涉险会晤滚龙王的夫人，对其间经过之情，了解甚详，是以说来头头是道。

那怪人突然插口接道：“这话可都是唐璇告诉你的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半由耳闻，半由目睹。”

那怪人道：“传闻之言，岂可全信？”

他突然扬了扬手中玉瓶，冷冷接道：“这玉瓶之中，所存之物，乃迷人神智的毒烟，效用不输忘我神丹，只要我碎去手中的玉瓶，室中立时可为毒烟弥漫，不论你武功何等高强，但对这等无孔不入的毒烟，决然无法抗拒。”

上官琦吃了一凉，暗道：果然不出所料，那玉瓶中竟然是如此歹毒之物！

只听那身着铜甲的怪人接道：“老夫虽然终日调毒，但对此等毒烟，也是有着极深畏惧，故而穿着铜甲。”

话至此处，突然住口不言。

上官琦道：“那毒烟虽然厉害，但如是习过上乘内息之法的人，闭上一两个时辰呼吸，并非难事，何况，在半个时辰之内，我们已可置你于死地了。”

那怪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好大的口气，老夫就是不用毒烟，你们也非敌手。”

上官琦暗道：这既是滚龙王的师叔，定然是一位智计武功，均远胜于人的难惹人物，唯一的缺点，是自视过高，易为言语激怒，先得设法把他稳住，不让他施展毒烟再说。

心念一转，故作冷笑，道：“你可是不信在下的活吗？”

那铜甲怪人大怒道：“老夫如用兵刃胜得你们，那就算胜之不武了。”

果然放下了那玉瓶和短棒。

上官琦眼看他中了激将之法，心中暗喜道：“此人虽是长辈身份，但却无怪能为那滚龙王所用，这等激将之法，如若是用在滚龙王身上，决然是难收效果。”

当下一举手中金刀，笑道：“老前辈，小心了，在下手中的金刀，是柄宝刀，利可断金切玉。”

那怪人道：“纵是宝刀，老夫何惧，快些出手吧！”

上官琦金刀一挥，划起一片金芒，道：“在下手中有兵刃，已然占了先着，还是老前辈请先出手。”

那怪人冷笑一声，“既是如此，你要小心了。”

呼的一掌，劈了过去。

上官琦早已运集了功力，存心一试此人的掌力，当下右掌一挥硬把一掌接下。

掌力一触之下，上官琦已知逢上了劲敌，幸而他早已有备，暗中咬牙，左掌向后一收，人也疾快的向后退了步，左掌一收即出，运集了全力推出。

两股暗劲撞击之下，立时旋起一股急风，满室回荡。

那怪人似是未料到上官琦内功如此深厚，心头骇然。他身着铜甲，行动不便，不能像上官琦一般的借力向后疾退之势以卸去那反震之力，只好硬着头皮承受一击，别人虽无法看出他神情，但甘苦自知，上官琦反击的一掌，震得他一条右臂，尽皆酸麻，内腑中气血浮动。

但上官琦用足十成劲力，反击一掌，看对方竟是纹风不动，心中大是震惊，暗道：“此人功力，果然深不可测，倒是不宜和他硬拚掌力，只有仗宝刀之力求胜了。”

双方皆有顾忌，彼此谁也未再抢攻。

那天木大师在双方各出全力猛攻之际；却突然向那铜甲怪人身后欺去，探手一把，抓起玉瓶，退回原位。

那身着铜甲的怪人，正被上官琦一掌反击，震得气血浮动，暗中运气调息，竟然不知天木大师悄然取走了玉瓶。

双方相持约一盏热茶工夫，上官琦忽然警觉，暗道：此地纵然未近毒室，亦不太远，拖延时间对自己大为不利。当下金刀一振，当胸刺去，口中喝道：“老前辈试试在下手中的惊魂金刀。”

那怪人戴着一双金光闪闪的手套，手腕之上，尽为银甲包住，舒卷伸展，都不灵活，平常和人动手，全都是硬打硬接，掌臂攻袭，可当兵刃，但听得惊魂金刀之名，不敢再凭藉身着重甲，硬行夺人兵刃，突然一侧身子，向旁侧避去。

天木大师只道他发觉了自己抢得玉瓶，要来抢夺，左手执瓶，右手铁禅杖一伸，点了过去。

只听那怪人冷哼一声，右手一挥，当的一声，竟然硬把铁禅杖架了开去。

金元道忽然横跨了几步，抢过铁棒，大喝一声，击向那怪人后背。

上官琦虽觉此等群殴，有失公允，但眼下处境险恶，如不把此人制服，让他退出此室，只怕凶多吉少，况且两人动作奇快，上官琦纵然想阻止，已是不及。

但闻砰的一声大震，那铁棒竟被弹了回来，这人身着重甲，行动虽然迟缓，但他全身刀剑难伤，对敌之间，占了不少便宜。

金元道击中强敌，看他若无其事，不禁心头骇然，疾快的向后退了三步。

上官琦紧随着欺身而上，金刀一振，平胸点去。

那惊魂金刀，毫无起眼之处，那身着重甲的怪人，一时忘记，右手一伸，抓了过去。

他手上带着银线发丝合以编织成的手套，寻常刀剑，无能伤他，但这惊魂金刀，锋芒绝世，双方一触之下，立时鲜血飞溅，那怪人右手齐腕间，生生被金刀斩去，疼的惊叫一声，翻身向后奔去，天木大师铁禅杖呼的一招横扫千军，击了过去。

那怪人左臂一伸，挡开禅杖，奔向石壁。

只见他猛力向石壁上一撞，室中灯光，忽然暗去。

上官琦高声叫道：“良机不可失，快追上去。”

当先一跃，直向那怪人去向冲去。

但觉砰的一响，撞在壁石上，就这瞬间的工夫，那身着重甲的怪人，已然走的不知去向。

天木大师和金元道一齐冲了过去，天木大师究竟是经验广博之人，唯恐黑暗之中，伤到了自己人，人未到，先行叫道：“上官施主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两位快些停下。”

天木大师和金元道收住身子，齐声问道：“那人呢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走了，这石壁之间，都有暗门，只是咱们不知开启之法而已。”

天木道：“不是老衲危言耸听，咱们此刻，实不宜多在此地停留，必须尽早设法离开此地，那人决不甘心伤在上官施主的金刀之下，既然脱身，必将要全力施以报复。”

金元道接道：“上官大侠可还有火折子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只有一个，因此不敢轻用。”

金元道道：“咱们既知他隐没于此处，这开启暗门的机关，想必就在附近数尺方圆之内，咱们用心搜来，不难发现。”

天木大师道：“这话大有道理，老衲被那滚龙王囚禁了数十年，长进最大的要算这一双眼睛了，不用火折子，八尺内老衲可一目了然。”

上官琦退后了一步，道：“大师请仔细看过。”

天木大师上前一步，运足目力，仔细看去。

只见那壁上一片平滑，别说找不出暗门的痕迹，连一点可疑的地方，也是看不出来，不禁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奇怪呀！”

上官琦接道：“可是瞧不出异样之处？”

金元道道：“咱们看到他身形隐失于此，自然是不会有错。”

扬起右手铁棒，左拳右棒，不停在石壁之上敲打，片刻之间，壁间八尺方圆内尽为棒拳所点，石屑纷纷落下，但仍然不见暗门开启。

上官琦道：“滚龙王修这复壁，耗去心血不少，其间只怕是别有巧妙，这等蛮干，只怕于事无补。”

金元道对上官琦敬重无比，听他一说，立时退让一侧，说道：“上官大侠手中宝刀，何不一试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目下倒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”举起手中金刀，暗用内力，猛向石壁刺了进去。

石壁坚牢，上官琦这一刀虽然刺了进去，但大感吃力，心中暗暗奇道：“这惊魂金刀，向来是无坚不摧，这石壁怎的如此坚硬。”

腕上用力，拔出金刀。

黑暗中突然闪起一点银芒，带着森森寒意。

上官琦吃了一惊，仔细看去，只见那金刀尖端两寸长短，金色变成了一片银白，光华闪动，寒气逼人。

惊疑之间，石壁呀然而开，一片灯光透了出来。

天木大师一横禅杖，道：“老衲开路。”

当先而入。

上官琦居中而行，金元道走在最后。一条四五丈长的甬道，通向一座大厅，厅中灯火辉煌，但却紧闭着两扇黑门。

天木大师加快脚步，片刻之间，到了那紧闭的黑门之前，扬起手中铁禅

杖，捣了过去。

那两扇黑门，似是虚掩，禅杖点到，应手而开。

这座敞厅、横宽不过一丈有余，但却有六丈多深。

每隔五尺，点着一盏白玉做的碗灯，两侧相对，深入后壁，总共二十四盏，灯光强烈，照耀如昼。

天木大师回顾了上官琦一眼，道：“上官施主，咱们可要进去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”

天木大师禅杖护胸，大步而入。

金元道看那室中布置觉得有些不对，心想劝阻，又觉不太适合，犹豫之间，人也随着上官琦走了进去。

两扇黑门，砰然关了起来。

天木大师究是见多识广之人，霍然停下脚步，道：“快退？”

上官琦目光流转，看室中毫无异样，忍不住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天木道：“这室中古怪……”

话还未完，那二十四盏白玉碗之中，火焰突然高升，阵阵蓝焰，由那玉碗中涌了出来，金元道急急说道：“上官大侠快退，蓝色火焰凶恶无比，一沾上身、就无法扑灭。”

说话之间，那涌出的蓝焰突转强烈，二十四盏白玉碗灯中，蓝焰如泉，急涌而出，片刻之间，满地尽都是蓝色的火焰。

天木大师首当其冲，眼看蓝焰，涌向身来，一提丹田真气，运起功力，一掌劈了出去。

一股强猛的劲风，挟着呼啸之声直撞过来。

那涌来火焰吃天木大师强猛的掌力一击，火花飞溅，涌起了层层蓝波，漫空飞舞，声势更觉骇人。

金元道一侧身子，抢到上官琦的前面，道：“上官大侠，快请劈开室门。”

口中说话，双掌已连连劈出。

天木大师也不停发掌，两人的掌力，交织成一片强大的风网，有如有形之体，硬把蓝焰阻拦六六尺外。

但那涌出的蓝焰，被两人掌力连连击挡，愈翻愈高，片刻之间整个的石室尽为那蓝焰弥漫。

上官琦暗暗叹息一声，心中暗忖道：滚尤王这秘道之中，还不知有多少布置，看来要想通过，实非容易之事。地道中不见日光，现下不知是何时刻，约略估算，大概已将近和左右二童、锡木大师等相约时刻，倒不如暂时退出地道，先和几人会面之后，再行设法重来。

心念转动，立时挥动手中金刀，向那石门劈去。

绝世锋刃，列名三宝，果非虚传，那石门虽然坚牢，重逾数千斤，但仍是应手而开。

上官琦心知自己如不当先退出，这两人决然是不会先己而退，当下先退了出去，高声叫道：“石门已开，在下已先出了石室，两位也请出来吧！”

天木大师和金元道，连环并出劈空掌力，凭仗内劲，挡住那蓝色的火焰，火焰虽被挡住，但蓝焰却是越集越多，有如石堤阻水，水势越聚越多，声势越来越大，只要略有后力不续现象，那蓝焰势必如洪流骤至，一涌而上，两人口虽未言，但心中却是暗暗惊骇。听得上官琦呼叫之声，立时向室外退去，一面继续发掌，阻挡那蓝色火焰。

退出了石室数丈之外，那蓝焰来势，逐渐减弱。

上官琦转眼望时，两人都是满头大汗，一半是发掌所累，一半是被那近身蓝焰的热力所炙。

天木大师道：“上官施主，咱们既不能越度这一段火道，不知该当如何？”

上官琦凝目沉吟了片刻，道：“这甬道中机关重重，如若凭血肉之躯硬闯，那是有死无生，伤在滚龙王设布的机关之下，那倒不如决战于战阵之前，如若这甬道别无通路，咱们不妨暂时离开此地，如能一举把这黑屋之人，尽皆使其醒悟，自然最好，不然就把他们一举尽歼其中。”

天木大师道：“老衲有一不请之求，还望上官施主赐允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大师有什么吩咐，尽管请说，在下如力能所及，自是无不答应。”

天木大师道：“老衲和那昆仑名宿青灵道长，同为滚龙王囚在此地，一室而居，数十年生死与共，还望上官施主一并救他离此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在下愿效绵薄。”

几人凭藉来时记忆，反身向外冲去。

这秘道之中，有着甚多的铁闸石门，来时畅通无阻，但回去之时，却是阻碍重重。

上官琦心悬锡木和左右二童之约，凭仗宝刀锋利，挥刀开路，闯过了五道铁闸，四座石门，才到青灵道长被囚之处。

天木大师抢入石室，高声说道：“道兄，上官施主决心和滚龙王……”忽然觉出不对，住口不言，陡然伸手一把抓起青灵道长。

只觉青灵道长的身躯僵硬、冰冷，似已气绝多时。

天木大师微微一呆，热泪滚滚而下，缓缓放下手中的尸体。

上官琦紧傍他身侧而立，经过之情，看的十分真切，当下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大师不用悲伤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何况伤亡在滚龙王手下，不下千万，青灵道长不过是其中之一。”

天木大师黯然接道：“他如不坚拒上官施主相救，早已脱险，也不致落此下场了。”

转过身子，大步而去。

行近那入口之处，石门早已加锁，上官琦宝刀锋利，挥刀削石，片刻间破壁而出。

只见三具尸体，横卧石道中，一具全身紫黑，两个四肢被人斩去。

金元道抱拳对那几个尸体长揖，道：“诸兄安息，兄弟如有三寸气在，定当为诸兄报仇。”

上官琦心想锡木、左右二童之约，低声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当先一跃，飞落门前。

这一段目睹身历的险绝之地，使他经验大增，身落门前，一举金刀，向门上挑去。

只听呀然一声，木门大开，两支毒箭，随开启的木门射了进来。

天木大师、金元道同时吃了一惊，大喝一声，齐齐向上官琦扑了过来。

上官琦冷笑一声道：“两位不要惊慌，几支毒箭，岂能伤得了我。”

两人眼看两支毒箭尽皆射在上官琦的前胸，竟然伤他不得，心中更是佩服，暗道：此人小小年纪，内功已达此等之境、如此天生奇才，那是不难克制滚龙王了。

星月照耀之下，只见那毒箭尖端，还有两个尖锐的锋刺，正是专破内家功的须刺，但上官琦竟然不畏，当真是匪夷所思了。

金元道和天木大师，都是数十年未见过天光，不禁长长吁一口闷气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星光闪烁，夜风拂面而来。

天木大师道：“老衲做梦也想不到还有重睹星辰的一天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这就是滚龙王府了。”

金元道目光四下打量了一阵道：“高楼连云，一望无际，比兄弟济南府故居，气派大的多了。”

上官琦看他一脱险，就兴起故乡之思，想他未被囚禁之时，定也是高楼宇第，娇妻美妾，仆从如云，当下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滚龙王授首之后，兄弟定当到金兄的府上，去叨扰几杯。”

金元道尴尬一笑，道：“数十年音讯全无，故居早不知是何模样的了？”

天木大师突然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奇怪呀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天木大师道：“咱们在那地下秘道之中，闹的天翻地覆，难道真的就无人知道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只怕咱们这左近，就有埋伏。”

天木大师、金元道都不自觉地转脸四下望去，一面低声说道：“在哪里？”

上官琦刚才凭藉那天蚕丝衣，躲过了毒箭之劫，但却感到那毒箭，来势强劲，那射箭之人功力不弱。

凝目望去，但见星光满天，却不见敌踪何处。

上官琦低声说道：“敌暗我明，两位要小心了。”

天木大师暗道：数丈内不见敌踪，想那埋伏在室外施袭之人，一见毒箭无功，早已吓退了。

念头转动之间，人已近那铁栅。

上官琦知那栅上涂有剧毒，一提真气，飞跃而过，一面说道：“两位不可触到铁栅。”

话还未完突然觉眼前银芒一闪，十几种暗器挟着疾风打来。

这暗器施放时机恰当无比，刚好在几人身子跃起力尽将落之际。

上官琦左袖一扬，护住了五官要害，悬空提气，不退反进，拚力向前一撞。

但闻一阵扑扑之声，大部分的暗器，都由上官琦承受下来，天木大师和金元道才得幸无损伤。

天木大师暗叫了一声惭愧！道：“老衲等又得到了施主一次救命之恩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咱们四周，隐伏着不少强敌。”

突然一阵冷笑，道：“诸位能躲过这漫天飞蝗的暗器施袭，足见武功高强。”

就在那喝声余音飘荡未绝之际，上官琦还未来及答话，突见红光一闪，紧接着两道强烈的黄色灯光，照了过来。

刹那间，灯光乱闪，六八道强烈的灯光，分照在三人身上。几人刚从伸手不见五指的秘道出来，又被困在强烈的灯光之下，但见灯光耀目，已无法看得清周围的景物了。

紧接传过来一声冷笑，道：“你们还不丢下兵刃，难道还妄图抵抗吗？”

上官琦左袖掩面，目光一转，打量了一下四周形势，施展传音入秘之术，

说道：“两位请凝集功力，我一发动，两位立刻发掌护身，先挡住暗器袭来之势，再行设法攻敌。”

天木大师、金元道齐齐暗凝功力，低声应道：“我等恭敬不如从命。”

上官琦口中说的轻松，心中却也不敢大意，暗中提聚真气，陡然大喝一声，手中金刀一挥，人随刀走，直向那灯光中冲了过去。就在上官琦发动的同时，几声轻微的机簧之声，连续响起。强烈的灯光下，只见无数的银芒闪动，破空飞至。

那是细小的毒针，经强劲的机簧弹射而出，势道极快。

上官琦心知此等细小毒物难以凭藉武功硬行封挡，举起左袖，掩住面门，左手却挥舞金刀，直向那灯光之处冲去。

只听一声冷笑喝道：“这三绝毒针，专破内家气功，你……”话还未完，上官琦已然冲近灯光，金刀挥扫之间，响起了两声惨叫，立时有两人伤在金刀之下。

天木和金元道眼看上官琦冲过闪闪银芒的毒针，立时紧随发动，各自扬掌劈出。

这两掌乃两人毕生功力所聚，势道威猛，非同小可，何况那天木大师，又是以掌力见长，劲力排荡，风声呼啸，毒针大都为掌力震落。

这时，那灯光已然大部被上官琦金刀毁去，只余下较远处的三四盏，仍然射出明亮的光芒，但那已无济于事了。

天木低声喝道：“金兄请为老袖掠阵。”

挥铁禅杖冲了上去。但见残灯横尸，布满一地，上官琦已然劈死了大部分敌人，直向较远的灯光冲了过去。

他手中金刀锋利，又有了速战速决之心，出手刀式，无一不是狠辣的手法，刀闪处必有人断臂横尸。

天木大师挥舞手中禅杖，帮同上官琦扫荡残敌，片刻之间，伏击的强敌，大部伤亡在金刀禅杖之下。

突然间，响起了一阵呜呜的牛角声，滚龙王府中所有楼阁中的灯光，全部熄灭。

一座广大的庭院，刹那间一片森沉，不见一点灯光。

上官琦略一辨识方向，道：“两位请随我来。”当先向前奔行。奇怪的是经过这一战后，竟然再未见拦击之人。

上官琦奔到和锡木及左右二童约会之处，哪里有三人的形踪，仰望天色，已近二更，想三人早已该到来才对，迄今未见，定然是有了变故。

忽然，传过来一个柔细的女子声音，道：“锡木和左右二童，早已被擒，眼下这四周，虽然埋伏有不少高手，不知何故却不肯出手攻袭，想是必定另有阴谋……”

那声音娇细异常，颇似连雪娇的声音，但只闻其声，不见其人，上官琦运足目力，四外搜望一阵，果然发觉了许多可疑之处。只见四周的花树之下，都似靠立着一个身穿黑衣的人，星光黯淡，这些人又都是静静的站立那里，动也不动一下，如若不留心，很难看的出来。

上官琦冷哼一声，暗道：他们迟迟不肯出手，不知是搞什么鬼。纵身一跃，直向一株花树扑了过去。

那人影仍然是静静的站着不动，上官琦暗念一转：这人倒是沉着的很。右手一探，抓了过去，那人眼看上官琦右手将要近身，竟是仍不让避。

上官琦心中忽然一动，掌指将近身的刹那之间突然收了回来，疾退两步道：“什么人，再要装聋卖哑，可别怪我出手毒辣了。”

金元道突然由身后跃了上来，手中铁棒一伸，向那黑影捣去。

只听砰然一声，击在了一个柔软之物上面，但那黑影，却仍然动也未动一下。

金元道经验老到，低声说道：“这不是人，咱们快退！”

上官琦亦知滚龙王诡计多端，什么下流毒辣的手段都用得出来，听得金元道一喝，立时向后退去，话虽如此，但情势仍是晚了一步，只见火光一闪，一道蓝焰，由那花树后面疾喷而出，射向两人。

上官琦金刀一展，舞起一片寒芒，挡住那射来蓝焰，口中厉声喝道：“快退！”

只听砰然一声，那喷射而来的蓝焰，吃那金刀一震，爆散出无数的蓝星。

就这一瞬时光，场中形势，已然大变，但见人影闪动，火光流窜，由那耸立的花树之后，闪出来无数的全身黑衣的奇装怪人。

这些人全身被一层密密的黑布包住，两只眼睛上，也蒙着一块水晶石。

上官琦默查人数，总共有二十二二人，布成了一个圆阵，把三人团团围在中间。

天木大师目光一转，只见这些黑衣人，每人手中都捧着粗如茶杯，长约三尺的黑色筒子。

他虽被滚龙王囚禁了数十年，但因昔日常在江湖之上走动，见识甚多，看那些现身的黑衣人，奇装异服之外，还拿着那样一个黑筒，心中立时生出警惕之心，低声对金元道道：“这些人的装束，和手中兵刃，有些奇怪，咱们不能让上官施主涉险，你替老衲掠阵，我上去试试筒中有什么古怪之处？”

金元道道：“还是请大师替我掠阵，我去试它一试。”

两人争先恐后，起了争执，也延误一些时光。

就是这延缓的片刻工夫，耳际间已响起了上官琦的声音，道：“两位不用争了，他们手中的黑筒之物，满蓄毒火，恶毒异常，燃烧力顽强难熄，两位切不可轻身涉险，还是退回来，咱们共议拒敌之策。”

天木大师和金元道同时为之一呆，缓缓向后退去，天木大师低声对金元道道：“这真是能者无所不能，上官施主不过二十三四，但他的武功机智，临敌衡势，洞察细微，却非咱们能及得万一。”

金元道道：“那是当然，如非上官大侠这等才气纵横的奇人，如何能克制那凶顽绝伦的滚龙王。”

这两人暗对上官琦敬佩不止，却哪里知道暗中还有指示上官琦的人呢？

原来那些黑衣人现身之后，上官琦只觉这些黑衣人，个个装束诡异，但想到室刀锋利，厚甲坚兵，也是无能抗拒，那黑筒纵是特制之物，又有何惧？

突闻一个柔细之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这些人手中黑筒暗藏毒火，宝刀、宝衣均不可恃，快些阻止他们出手，再谋脱身之策。”

上官琦听声辨音，赫然连雪娇的声音，仔细听去，发觉那声音来路，正在那群黑衣人中，他只约略计算出方向，大略位置，但无法确定，那一个人是连雪娇所改扮。

这时，那黑衣人，对三人合成了一个包围之势，各自举着手中的黑筒，对准三人，却迟迟不肯动手。

上官琦右手金刀护面，暗中施展“传音入秘”之术，对天木大师和金元

道说道：“两位请暗中准备，如若在下一发动，两位请紧随我的身后冲出。”

天木、金元道各自轻咳一声，闪到了上官琦的身后。

上官琦默察这周围的黑衣人，除了可从他们的身材大小上，看出一点分别之外，别无可资鉴别之法。

但他心中却明白，在廿二个人中，有一个连雪娇，和另一个指挥这群黑衣人的首领，只要他一声令下，这些黑衣人手中黑筒里的毒火，立时将对自己暴射而至。

连雪娇久久不敢讲话，想来定然怕暴露出身份。

眼下的情势，上官琦只有自己凭仗智慧，在这险恶的环境中，去寻求生机。

他镇静留心的观察了一遍，发觉了四个可疑的人。

这四人身材娇小，和其他之人大不相同。

两个在正西的方向，由适才连雪娇声音传来的方向判断，那两人之中，有一个是连雪娇。

一个是在正北向，一个正东方，他无法决定四个人，哪一个才是领导黑衣人的首领。

双方对耗了几近一顿饭工夫之久，彼此一直保持着对峙形势。

上官琦原本想在他们发动的瞬间，再破围而出，生存之机，要大上几分，那时他们手中火筒方向已定，再变化，难免要留下空隙，但对方坚持不肯出手，却实在大大的困扰了上官琦。他扬挥一下手中金刀，立时暴闪起一片金光护住身子，似欲冲出围困，但暗中却留神那四个身材娇小的黑衣人，希望能在他们举动之间，看出一点端倪，找出暗中统领这黑衣人的首脑。好像是对方预见上官琦的用心，四个人都是纹风未动，上官琦暗暗叹息一声，忖道：看来只有冒险一试了。

那暗中主持其事的人，沉着精干，如非机智武功两者过人的高手，实难有这等的气度。

他回顾天木和金元道一眼，道：“两位记着，在下一发动向外突围，引得强敌分神，两位立时向外疾闯，给他们应变不及，找一处可避身体的地方，用暗器接应我。”

也不让两人回答，蓦然间金刀一振，疾如电光一闪，冲向了正东方一个身材娇小的黑衣人。

他听出连雪娇似在正西方向，不论这正东方娇小的黑衣人，是否是统率这黑衣人的首脑，但他不是连雪娇可以断定，是以，出手一击，疾如狂飚迅雷，闪闪刀光中，加着一股急猛的掌风。

那黑衣人似是觉到了上官琦来势过猛，难以硬挡，疾快地向后退了两步。

上官琦目睹黑衣人向后退去，手中金刀突向右扫，左手易掌变指，点向了左面一个大汉。

这几招突袭变化，招招是威猛奇奥之学，可算是极尽了上官琦胸中所学。

金刀过处，鲜血喷洒，右侧一个大汉，拦腰被斩两段。左面大汉，也中了一指，应手向后倒去。

但这一瞬之间，黑衣人全皆发动，手中的黑筒，一齐举了起来。

上官琦心知不引他们射出毒火，天木、金元道决难闯得出去，当下大喝一声，左袖护面，一跃而起。

突然间，火光暴起，十数道蓝色的火焰，直向上官琦射去。

天木大师禅杖疾抡，一式“法轮九转”运足真力，横扫过去。杖风疾猛，远及一丈开外，金元道紧随天木大师身后向外冲去。这时，空中蓝焰交射，景色奇绝，上官琦金刀护身，光射三尺开外。

那激射蓝焰一和上官琦手中金刀相触，立时爆散无数的火花，团团把上官琦包入了那火花之中。

金元道手中铁棒突然脱手飞出，击在一个黑衣人前胸，借势一掠两丈。他举动虽快，但身上仍然沾上一点火花，立时熊熊燃烧起来。

天木大师手中禅杖，抡的呼呼风响，一杖击在地上，尘土飞扬中，借势冲了出去。

那些黑衣人，身上穿着避火衣，十分笨重，转动不够灵活，加上神智受制，对敌间难以自主，无法机动应变。

上官琦金刀护身，提一口丹田真气，向前冲了一丈多远，才落实地。

只见手中金刀，竟然沾满了蓝色的火焰，熊熊高燃，不禁心头大惊，忖道：这毒火不知是何物调成，竟是如此顽强。这时，他身上，也沾了几点毒火，衣裤尽燃，几成火人。这时，天木大师和金元道都已冲了出去，金元道在地上滚了一刻工夫，才把身上毒火熄去，但背上已被火烧伤两处。

上官琦仗仗主衣护身，全身毒火高烧中，还可支持，当下一伏身，横向天木大师等滚了过去。

那手执毒火筒的黑衣人，并未再追过来，缓缓又退回那花树后面。

静夜中，突然响起了一阵马嘶，十几个手执长矛，身骑健马的大汉，疾冲过来。

上官琦身上毒火猛烈，滚出了十余丈，仍未熄去，身上衣服大都烧去，如非身着刀火不侵的天蚕宝衣，早已被毒火活活烧死。

天木大师一横禅杖，挡在路中，道：“金施主快助上官施主熄去身上毒火，老衲阻挡来敌。”

金元道两手急挖了一个土坑，把上官琦埋了起来，才把他身上火势熄灭，但上官琦左手和后颈之上，宝衣未能护到之处，已被烧伤。

这时天木大师，已和先冲近的人，交上了手。这些人个个身披铁甲，坐下健马，手执长矛，看准施袭之处，才拍马冲上，他们手中铁矛，长达一丈八尺，重逾数十斤，加上拍马快冲之力，来势猛恶无比，天木挡架了三人，已觉出不对。

第三十二回 智闯纯阳宫

原来这些身着铁甲的骑士，个个力大无穷，那长矛一击间，再加上快马疾奔的冲击之力重逾千斤，天木大师虽然功力深厚，但也难和这些人硬挤，挡过了三人冲击攻势，双臂已然隐觉酸麻。

回头看去，上官琦身上火势已熄，挺身站了起来。这些铁甲骑士，每次攻势，都是三骑连冲，天木这一延误间，第二波铁甲骑士已然冲到。

长矛挥展间，直刺过来。

这些铁甲骑士，个个久经训练，三骑联合的攻势，凌厉严密，那长矛威势笼罩三丈以内，无法躲避得开。

天木大师略一忖思，那矛尖寒芒，已然刺近了前胸，形势所迫，天木大师纵然再想让避，已自无及，只好沉喝一声，挥动禅杖扫去。

借这一声沉喝，他全身的劲功，尽贯于双臂之上，一招“力撼五岳”，硬将那刺来一矛，封架开去。

这一矛虽然被封挡开，但双臂已感奇疼难抬。

只见寒光闪动，第二支长矛已迎胸刺来。

天木大师心知自己已难再硬行接下这一矛的攻击，但形势危迫，只好挥动禅杖，硬行扫了出去。

只听砰的一声大震，长矛从天木大师的平顶刺过。那冲奔的快马，忽然打一个旋身，转身而去，第三骑快马，却紧随着冲到。

天木大师勉强封架开那第二支长矛，全身的劲力已尽，禅杖脱手落地，人也向后倒了下去。

但见寒光闪动，一支长矛，疾向天木大师的“玄机”重穴点到。

就在这生死一发之间，上官琦一掠而至，手中金刀疾挥，直向长矛上面扫去，脚下一加力，踢开了天木大师。刀矛相触，响起了一声轻微的金铁交鸣，那百炼精钢的矛尖，竟被锋芒绝世的惊魂金刀削断。

上官琦虽然一击削断矛尖，但亦觉右臂一震，暗道：好强的劲力，如非凭仗宝刀的锋利，想拨开他这一击，实非容易之事。只听啪的一声，上官琦金刀斩断的矛尖，深射入地中不见。那马上的铁甲骑士，忽然一带快马，疾转而去。

金元道一挥手，抓起天木大师，道：“老禅师受了伤吗？”

天木大师道：“不要紧，我不过是用力过度，全身虚脱……”目光一抬，瞥见三个铁甲骑士，向上官琦疾冲而来。

金元道探手一把，抓起了天木大师丢在地上的禅杖，道：“大师快请运气调息，我去助上官大侠一臂之力。”

上官琦横刀凝神，目注那疾冲而来的三个铁甲骑士，他刚才接得一击，已知这班人个个不可轻视，哪里敢心存丝毫大意。只见寒芒闪动，直向前胸刺来。

上官琦身子微侧，先避开那长矛正锋，金刀斜举，正待推出，一柄禅杖，横里疾扫而来。

金铁交触，响起了一声大震，那长矛虽被金元道一杖推开，但本身却吃那长矛反震之力，震的连退了四五步远。紧接着，第二支长矛，挟着一片尖风刺到。

金元道两臂的酸麻未消，但却暗中一咬牙，奋尽全力，又扫出了一杖。

只见那长矛沉重无比，一杖竟是未能抬动，闪动的矛尖，仍然刺向了上官琦的前胸。

上官琦手中金刀一挥，搭上长矛，内劲外吐，横里一削。那一丈八尺的长矛，吃那惊魂金刀，削下来一尺多长。

上官琦左手一探，抓过断矛，那第二名冲过来的铁甲骑士，却一带缰绳。向旁侧转去。

第三个铁甲骑士，疾冲而到。

上官琦大喝一声，左手中握着的半截断矛，猛掷而出。马如狂飚奔来，矛似闪电而去，正中那铁甲骑士的前胸之上，只听当的一声，那铁甲骑士，身子在马上晃了两晃，仍然向前冲来。

上官琦心中一动，暗道：他们身披铁甲如此之厚，这行动定然是不够灵活，折转之间，更是不易，只是他们手中长矛，一丈方圆，仍无法逃过他们的追袭而已。

念头转动之间，忽然想出了克敌之法。

眼看又是三个铁甲骑士，并排冲来，立时低声对金元道道：“咱们快退。”

回手一把抓起天木大师，疾快的向左侧奔去。那三个铁甲骑士，虽然眼看上官琦等，折转向左避去，但因铁甲奇重，身子折转不灵，快马又急奔如飞，收势不住，一冲而过。

上官琦放下天木大师，道：“大师伤势如何？”

天木一跃而起，道：“老衲经这一阵调息，已觉出气力大复。”

金元道递过禅杖，道：“这班人冲击力道猛恶，不可力敌。”

上官琦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这些身披重甲的骑士虽然勇猛，不畏刀枪，但他们却失去了灵活应变之能，凭仗我手中宝刀，再加上两位之力，那是不难对付他们……”

忽然间，响起了一阵悠长的怪啸声，打断了上官琦未完之紧接着四周火光闪动，无数的火把，突然高高燃起。

上官琦目光一转，不禁吓得一呆。

原来那高燃的火把之下，出现了无数黑衣人，数十匹高大健马，布成了一座圆阵，团团把三人围了起来。

刀光、剑气，在高烧的火把下流动、闪烁，布在四周的铁甲骑士，和黑衣人缓缓向前推进，逐渐的缩小了包围的圈子。数十个铁甲骑士布成圆阵的空隙中，佐以黑衣为辅、使这包围圈更形严密。

怪啸声和一种动人的鼓声，混合交织成一片充满着杀机的乐章，数十支长矛，在火把下，闪动着精芒。

上官琦回顾天木大师和金元道一眼，低声对两人说道：“咱们要各尽可能的支持下去，两位不可和那铁甲骑士硬拼蛮力，在下手中金刀的锋芒，可用作克制那长矛的利器，两位只要能够防守住那黑衣人的攻袭，咱们就可和他们缠斗上一段时间……”这时，那些铁甲骑士，和无数的黑衣人，已然逼近了几个人停身之处。

上官琦目光一转，低声对金元道道：“金兄手中没有兵刃，在下先去抢过那支长矛。”

突然一伏身子，弩箭离弦一般，直向前面射去。

他动作奇快，一闪之间，人已跃到一个骑士的身前。马上人长矛一沉，疾向上官琦刺了过来。

上官琦早已想好了对敌之策，金刀刀背一拨长矛，左手一伸，抓住了长矛。

那铁甲骑士，手中长矛忽然向上甩，希望能把上官琦甩过去。

却不料上官琦借力升空之后，立时自行放手，却直向那铁甲骑士马背之上抢去。

那铁甲骑士，身上披着沉重铁甲，让避极是不易，眼看着上官琦要落上马背，却是无法闪避，只好一伸左臂，横空挡去。

上官琦金刀一沉，立时响起了一声惨叫，那铁甲骑士，一条左臂，连同臂上的厚甲，齐齐被上官琦斩断。

趁他惊痛未复之际，手腕一挫，夺过长矛，返身一掠，又回到原处，递过长矛，道：“金兄，将就着用吧！”

金元道双手接过长矛，道：“多谢上官大侠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用客气了，大敌当前，咱们要合力御敌。”

金元道大喝一声，长矛一举，疾向一个冲近身侧的铁甲骑士刺去。

那铁甲骑士手中长矛挥动，不理金元道刺来长矛，却挥手一矛刺向金元道。

天木大师禅杖一举，挡住了刺向金元道前胸的长矛。

上官琦金刀一挥，斜里削去，当的一声，又削断了一支长矛。

金元道一矛刺在那铁甲骑士前胸，只觉手腕一震，双臂微微一麻，不禁大吃一惊，暗道：“这等锋利的矛尖，竟然刺不透他身着重甲。”

那大汉吃金元道长矛刺中左肋，虽未破甲而入，但那股强大劲力，震动之下，却一个跟斗，翻了下去。

那人双臂、双腿，各处转动的关节，都被重甲所包，伸动极不灵便，这一摔倒地上，竟是半天爬不起来。

这时，四周强敌，已然逼近到一丈开外，数十支长矛，齐齐伸出，有如一片枪林，把三人团团围了起来，但却蓄劲未发，似是还在等什么一般。

上官琦暗暗叹息一声，忖道：看来今日要想脱围而出，只怕是困难万分了。

突然间，响起了一阵银铃般的笑声，一个红衣少女，疾奔而来，排开众人，大步而入。

上官琦打量了来人一眼，不禁一皱眉头，还未来得及开口说话，那红衣女子已抢先说道：“哼！我道是谁，原来是你！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错，在下区区上官琦、梅姑娘咱们久违了。”

原来这红衣女，乃是郡主梅娟黛。

梅娟黛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不用想讨好我，那也没用，反正你今日想逃出此困，势比登天还难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那倒未必见得。”

他口里虽硬，但心却是明白，梅娟黛说的一点不错、想逃出今日之危，真是比登天还难。

他渐渐的失去了突围的信心，只有舍命苦战到底，直到精疲力尽，被人杀害，或是生擒。

心念转动，回顾了天木和金元道一眼，说道：“两位对敌之间，千万不要用出全力，咱们要保留些余力，以待援手。”

言词之间，已隐隐露出今夜准备突出重围之意。

只听梅娟黛冷笑一声，右手一挥，人却疾快的向后退去。四五支长矛，分由四面八方，集中向上官琦刺了过去。

上官琦心中忽然一动，手中金刀一举，使出太极慧剑中一招手法，四两破千斤，轻轻一拨，那东边长矛掠身刺过，人却借势欺攻，左手抓住长矛，直向那铁甲骑士冲去。

他们心中所畏，还是这铁甲骑士，矛长力大，封避不易，只要能把这铁甲骑士去一部分，使他们无法封死四周退路，今宵就突围有望。

他一心想杀除了两个铁甲骑士，以树威望，冒险直冲上去。但见刀光如雪，精芒流动，三四柄厚背鬼头刀，齐齐砍了过来。

上官琦一提真气，贯注背后，握矛的左手微一加力，凌空而去，一挺后背，接下那些砍来利刃，人却借势冲近铁甲骑士、金刀一推、直向小腹刺去。

金刀锋芒，刺透重甲。

上官琦拔出金刀，鲜血激喷而出。

他杀了一个铁甲骑士，精神为之一震，金刀呼的一招“平沙落雁”，横削而去。

适才四五柄鬼头刀，砍在了他的背上，竟然未能伤得了他，那些黑衣人，甚是震惊，攻势一缓，才给他杀那铁甲骑士的机会，此刻看他金刀削来，立时纷纷挥动兵刃封架。

只听一阵金铁交鸣，断剑残刃，纷纷横飞。

上官琦大发神威，长啸一声，一招“云雾金光”，惊魂刀幻起一片金光，钻入那黑衣人群之中。

一阵惨叫响起，血雨、断肢横飞。

上官琦心知能否脱围，在此一举，两刀得手，立时冲入了人群之中。

金元道两手一振，长矛出手，人却大喝一声，疾跃而起，飞落在上官琦的身后。

上官琦凭仗那惊魂金刀之威，冲出了一条血路，混入了强敌之中，四周的铁甲骑士，失去了猛冲的威力，虽是身陷重重包围之中，但事实上，却是安全了很多。

要知滚龙王府中的黑衣卫队，品流复杂，有各大门派门下弟子，亦有江洋大盗，不少武功高强之人上官琦凭那金刀，身上又穿刀箭难伤的天蚕宝衣，不畏暗袭，自是纵横自如，倍见勇猛。

天木大师功力深厚，手中禅杖，施展开来，呼呼风啸，丈余内劲力激荡，那黑衣卫队的攻势虽然凌厉，但一时之间，却难以近他之身。

但金元道却是被迫的险象环生，他长矛投掷出手，凭仗一双空拳拒敌，心中虽想夺取一件兵刃，却难以如愿，双手忽拳忽掌，加上闪避身法，人是未伤，但已闹的手忙脚乱，满头大汗，随时有死伤之险。

忽听号角传来，四周的铁甲骑士，突然带转马头，疾奔而去。

就在那铁甲骑士退走当儿，东、南、西、北突然亮起四盏红灯。

上官琦金刀疾挥，连出两招绝学，又伤了两个武功高强的黑衣卫队，高声说道：“咱们先冲出重围再说。”

原来，四周的黑衣人，愈来愈多，把三人重重包围了起来。这些人服有药物，神智早已迷乱，只听号令之声，不知死亡可怖，上官琦连伤多人，全身都溅满鲜血。

这场恶战，乃他有生来，所经历最为残忍的一战，眼看血雨、残躯，横

飞喷洒，越打越是寒心。

回头望去，只见金元道浴血苦战，赤手空拳，辗转于刀光、剑影之中，形势险恶，命悬顷刻。

天木大师只是勉可自保，但要想冲出重重围困，只怕已是力不从心了。

上官琦目光一瞥两人形势，只有先行救金元道，当下一提真气，大喝一声，施出了一式“长虹经天”，直向金元道停身处冲了过去。

一阵金铁交鸣的大震声，无数的兵刃，皆被那金刀削断。但上官琦吃这阻力一挡，未能冲到那金元道的身侧，便已力尽而落。他救人心切，立时长长吸一口气，直向那人群中冲去。

金元道正值难再支持的当儿，突然人影浪裂，压力大减，不由精神一振，呼的一股拳风，打倒了一个黑衣人。

上官琦右手金刀一招“凤凰展翅”闪闪金光，扫了出来。但他心中仍未忘去金元道赤手空拳拒敌，如若他手中有一件兵刃，形势当能改观，因此上官琦早已留心，要替他夺取一件兵刃。

上官琦向右侧横扫的同时，左手也同时向左首一个大汉的手腕之上抓去。

那人手中用了一柄缅刀，上官琦看那缅刀，特别明亮，闪动耀目，出手一击间，用出了拿穴扣脉的绝学十二擒龙手，果是应手而得，一把将那大汉手中的缅刀夺了过来。

只觉背上一阵剧痛，左手缅刀，用力向后扫去，人借势闪开。

回头望去，只见身后，站着两个身躯魁梧的黑衣人，一个手握七节钢鞭，一个手中抱着一对日月轮。

这两人在这些黑衣卫队之中似是身份甚高，两人一现身，那些包围着两人的黑衣卫队，立时向后退去。

上官琦低声说道：“金兄，请接兵刃。”

反捏刀尖，把缅刀递了过去。

金元道四周的压力虽除，但他身上，已然负伤数处，接过缅刀后，身子摇了两摇，几乎倒了下去，手中缅刀触地，才把身子稳了下来，说道：“上官大侠不用顾在下……”

上官琦接道：“金兄快请运气调息，兄弟这里有内服灵药。”

说话之间，已经取出丹丸，出指一弹，正好射入了金元道的口中。

金元道吞下丹丸，立时运气调息。

上官琦手横金刀，缓缓退到金元道的身侧相护。

那两个身材魁梧的大汉，一直冷冷看着上官琦，直待那金元道吞下灵丹，那手握七节钢鞭大汉才冷冷说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上官琦心中奇怪，暗道：那有这等问法的？口中却应道：“在下上官琦。”

那怀抱双轮大汉，道：“你自信有能力冲得出去吗？”

上官琦四外望去，就这眨眼间工夫，四周又增加了不少黑衣人，当下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如若是只有在下一人，闯出这围困，也不算什么为难的事。”

心中却是暗暗忖道：这滚龙王府中，不知有多少黑衣卫队，怎么能在片刻之间集中这许多。

只见那两个大汉互相望了一眼，那手持双轮之人，突然向前欺进一步，左手中青钢轮一扬，劈了下去。

上官琦手中金刀，突然一翻，疾向那青钢轮上点去，暗中蓄藏了极强的

真力，希望能一击得手，借势伤了这两个大汉。因为这两人似是这黑衣卫队中的首领人物，如能一举尽歼两人或可收震慑强敌之效。

哪知刀光还未和轮影接触，那大汉已挫腕收回了青钢轮，低声说：“再过一刻工夫，你们即将遇上王府中战力最强的十三勇士，那时，纵然我们有相助之心，也是无能为力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手中的双轮，并未停下，舞出了一片青光，但出手招术，却是花拳绣腿，看上去青芒闪闪，声势吓人，却毫无攻人之能。

上官琦道：“高见如何？”

那手执青钢轮的大汉，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只有我们诈败而走，你们紧追不舍，或可逃出这黑衣卫队的围攻。”

上官琦暗暗忖道：“只要能够脱出这群黑衣人的围攻，不论他们有何阴谋，只要能小心一些，不难对付……”心念一转，说道，“这个法子不错。”

那施用青钢轮的人，忽的一招劈下，口中却大声喝道：“此人刀法精纯，老二快上来助我一臂之力。”

那大汉应了一声，挥动手中七节钢鞭，呼的一鞭，扫向了金元道。

这金元道原被五个黑衣卫队中的人围攻，但这施鞭大汉一出手，那五个黑衣卫队，立时退了下去。

金元道缅甸刀一振，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这等单打独斗，金某死而无憾。”

那大汉七节钢鞭一个盘打，带起了一阵呼啸的风声，绕在金元道的身侧，重重鞭影，掩住两人身子，低声说道：“突围时，请紧随我身后。”

金元道一皱眉，道：“那上官大侠呢？”

那施鞭大汉似已不耐，冷冷说道：“我奉命救人，能救得几个，很难预料，快些走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”

那大汉话说完，果然挥动钢鞭向后退去，金元道紧随其后，舞起一团刀影，两人装出一攻一退，倒也毫无破绽。那面，施青钢轮的大汉，已把上官琦带出了重围。

奇怪的是那些人，眼看这两个大汉败退，出了重围，却是不肯出手相助。

片刻间，上官琦和金元道已离了那群集的黑衣人，施鞭大汉一收双轮，道：“两位此去向西而行，就可出了滚龙王府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多承相救，感激不尽，但在下还有位同伴，尚望相救。”

那手执六节钢鞭的大汉，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两位先行退去，我等设法救他出来就是。”

钢鞭一挥，和那分执双轮的大汉，一齐转身而去。

上官琦放心不下，略一打量四周形势，低声对金元道道：“金兄请在那一丛花树中暂隐身形，在下去迎接天木大师。”

金元道知他武功高过自己甚多，手中宝刀，更是锋利无匹，当下应道：“在下遵命。”

闪身隐入花树丛中，借机运气调息。

上官琦远远的随那两个大汉身后，看他们果然奔向天木大师。

只见两人行踪所至，黑衣人纷纷退开。

上官琦心中突然一动，暗道：这两人果然是统率黑衣卫队的首领人物，但那些服用过药物，神志已有些迷乱的黑衣人，也未必能在夜暗中辨识的一无差误，但这两人行经之处，这些黑衣人却纷纷退开，只怕这其间大有文章。

他追随唐璇，学得了不少料事之能，那料事第一要旨，就要精密的观察，

找出疑点，仔细分析，判断结果，再加这些时日中，连番经历的恶战凶险，使他的阅历大为增进。

上官琦一时虽无法瞧出那些黑衣人何以在两人行经之处纷纷退避，但他却料断出，这两人必有一种指挥这些黑衣人的暗记。

两人冲入重围，果然又把天木大师带了过来。

上官琦抱拳道：“两位今宵之情，在下当牢记心中，以图后报。”

那手执双轮的大汉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等奉命行事而已，三位该早些走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在下还有三位同伴，陷身于滚龙王府之中。”

那手执双轮的大汉，一耸双肩，道：“三位快些走吧，出了王府，西行五里，自会有人接应，也许你那同伴早已脱险，在等待你了。”

不容上官琦再答话，转身疾行而去。

上官琦望着两人的背影，突然想起那艳丽多智的连雪娇来，她似是一直在暗中保护着自己，控制着全局，脱出那黑衣人重重的围困，自然是她在暗中的部署了……

天木大师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上官施主……”

上官琦应了一声，如梦初醒，抬头望去，只见十丈外火把如昼，十几个身着红衣腰系彩带的大汉，向几人停身之处奔行过来，暗数那身着红衣的大汉，不多不少的一十三人，想来定然是那大汉口中的十三勇士了，当下说道，“咱们走吧！先出了滚龙王府再说。”

三人施展开轻功身法，向西而行。

这一路果然是阻拦甚少，上官琦急于脱险，一遇上拦阻之人立时急下辣手，仗着惊魂金刀的绝世锋芒，常在一交手间，立毙对方。

出得滚龙王府，上官琦依言西行五里，夜色中水光闪动，竟到了一个水湖岸旁。

这座水湖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占地约有五亩左右，水中生满了荷叶。

上官琦站在岸边，默默出神，形势变化，显然和那大汉说的不同。

他原想两人是受了连雪娇的嘱咐。接应三人出险，但此刻，他不得不重作考虑，也许又是滚龙王安排下的诡计罗网。他凝目沉思了片刻，说道：“金兄、大师，两位可精通水性？”

荷丛深处，传过来一声娇笑，道：“不用精通水里功夫，上船来休息一下吧！”

天木大师举手中禅杖，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但闻木桨拨水之声，一只小舟，由那阴暗的荷叶深处，划了过来。

月光下，清晰的可见到一个青衣少女，长发披垂，双手缓缓摇桨而来。

金元道道：“上官大侠，滚龙王手段毒辣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切不可中了他的诡计。”

上官琦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不劳两位费心，这一位是接应咱们的人。”

说话之间，那青衣女已纵身一跃而上。

上官琦指着金元道道：“这位金兄，是济南府大英雄。”

那青衣女落落大方，点头对天木大师等一笑，道：“两位苦战半宵，定然十分辛苦，我已为两位备好了酒饭、衣物……”双手互击两掌，荷叶深处，又驶出一只小舟。

操舟之人身着劲装，背月而立，看不清面貌年岁。

天木大师低声说道：“上官施主，这位女施主是……”

上官琦接道：“穷家帮中文丞。”

天木大师和金元道，都被滚龙王囚入了毒室已久，对江湖中事，早已隔阂，是以穷家帮主之名，文丞、武相，却是从未听过，当下抱拳，道：“多谢款待。”

纵身跃上小舟。那劲装大流，立时又运桨驶舟，没入荷叶深处。

青衣女接道：“小舟上已备好香茗、细点，你连日苦战，备极辛劳，此际不谈公事，咱们行舟赏月，过一夜安静的生活。”

突然伸出纤纤玉手，拉住上官琦的手腕，跃上小舟。两人联袂而起，落上小舟，果然，小舟中已摆好了香茗细点。

这青衣女，正是连雪娇，但她此刻已完全是一付渔家女的打扮，青衫长裤，高高卷起一双裤管，露出了玉肤冰肌，浑圆的小腿，长发散垂肩上，随着夜风飘飞。

只见她手拿双桨，划了两下，小舟穿入了荷叶丛中，驰向湖心。

水波荡漾，明月皎洁，连雪娇缓缓放下双桨，扬手理一下散垂的长发，笑道：“这点心，都是我亲手做的，你吃点看看，是否可口？”

上官琦依言吃了一块，果是甜香兼具，不禁连声赞道：“姑娘手握兵符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临阵搏敌间，豪气犹胜男儿，设谋行略，更愧煞七尺之躯，却想不到还能做得手好点心。”

连雪娇盈盈笑道：“你是由衷赞美呢？还是信口开河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自然是由衷之言。”

连雪娇缓缓仰起脸来，望着当空皓月，低声说道：“人生几回月当头，今宵咱们要尽欢而散。”

上官琦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姑娘你……”

连雪娇银铃的笑声，响荡在耳际，接道：“明月良宵，岂可无酒。”

探手从舱下取出来一个玉瓶，接着：“上官琦，你敢喝吗？”

上官琦一挺胸道：“在下虽不善饮，但也不能辜负盛情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你知道这是什么？”

上官琦被激起豪壮之气，道：“大不了断肠毒药。”

连雪娇微微一笑，玉指轻弹，一寸长短的玉瓶口，应手飞入湖心，手一抬，仰脸喝了一大口。

娇丽如花的连雪娇，此刻一反往日的娴静，放声娇笑，媚态横生，长发飘风，一派豪放神情。

上官一时间，呆在船上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连雪娇仰脸又饮下一大口酒，道：“人生几何，对月当歌，可要听我一阕长相思？”

上官琦睄目望去，只见连雪娇粉颊泛起醉人的红晕，秋波流转，缓缓解开胸前的对襟衣扣，不禁吃了一惊，伸手夺过了她手中玉瓶，低声说道：“这瓶中究竟是何物？”

连雪娇媚笑道：“酒啊！”

上官琦果觉一股酒气，由那玉瓶中直冲上来，香气扑鼻沁心。

连雪娇左手掩住了前胸，眨动着一双圆圆的大眼睛，笑道：“你可敢喝下一口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有何不敢！”

举瓶喝了一大口。

连雪娇笑道：“你知道这是什么酒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九转女儿红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没有听说过，大不了醉我今宵。”

举手又喝了一大口。

连雪娇笑道：“酒能乱性，此酒尤凶，你不能再喝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区区一瓶酒，岂能使我上官琦迷失本性，我不信。”

举手倾瓶，尽皆喝下。

连雪娇欲待阻止，已自不及，心中一急道：“一杯九转女儿红，钢铁亦化绕指柔，你喝了大半瓶，怎么得了！”

伸手去抢玉瓶。

她心中早已深印上官琦的影子，面对着日夜萦绕在心头的情郎，九转女儿红，提早发作，右手去势一偏，抓住了上官琦的右腕。

上官琦一和玉指相触，感应顿生，只觉一股热力，由丹田直泛上来。

连雪娇急道：“我本意要助长你的功力，却不料反害了你。”

她的神志还保持着清醒，说话也还能说的清楚，但那抓在上官琦右腕上的纤纤玉指，却是愈来愈紧。

九转女儿红，强烈的药力作怪，上官琦逐渐的迷失了自己。他缓缓抬起头来，两道眼神，暴射出强烈欲焰，望着连雪娇。

突然，他反手握住了连雪娇的两只小臂，猛用力一拖，连雪娇樱唻一声，整个妖躯，被上官琦抱入了怀中。

连雪娇神智还保持一种怅惘的清醒，内心隐隐记着不能造成大恨、铸错终身，但她心中尽管是记，娇躯却是依偎在上官琦的怀里，不肯挣扎。

酒性药力，似乎是逐渐淹没了两人的人性，使他们忘去了自己……

小舟失去主舵的舵手，被夜风吹出了荷丛，飘荡在湖心。碧波荡起了涟漪，月白风清。

一声啸声，她虽然在迷乱，亦辨出来人是谁。

水中反映出一个美丽的影子，长发散乱，衣襟尽裂，露出了玉肤冰肌。

她羞涩的拉下衣襟，伸子点了上官琦几处穴道，理一下散乱的头发，高呼一声：“袁兄弟。”

一条人影，踏波而来，眨眼间已登上小舟。

来人正是袁孝，转动一双圆圆的眼睛，望了连雪娇一阵，又瞧瞧上官琦，道，“我大哥怎么了？”

连雪娇似是被袁孝吓醒了几分酒意，道：“他吃醉酒了。”

袁孝道：“咱们让他好好的睡一场吧！这些时光中他一定很累。”

他伸手向上官琦穴道上点去。

连雪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吧！咱们就坐在这里陪他。”

连雪娇勉强压制下去的被药力引起的欲念，重新炽烈起来，不自禁的把娇躯向袁孝怀中靠去。

袁孝伸出粗壮的手臂，紧紧的搂住了连雪娇，连雪娇挣扎了两下，但她如何能挣脱袁孝的神力，何况她并未用全力挣扎。

纯厚的袁孝，脑际间，早已盘旋着这美丽的倩影，但因连雪娇平日的庄严，使他不敢妄动欲念，此刻玉人在怀，娇纓低喘，哪里还能控制得住，不

禁低下头去，亲了一下连雪娇的樱唇。

连雪娇饮下的九转女儿红药酒，药性已发，如何还能禁得起袁孝这亲热的挑逗，刹那间，欲念上腾心如火焚，不克自持，双臂一张，紧紧的抱住了袁孝。

要知此时，连雪娇已被那发作的药性，动乱了神智，根本已失去了辨识上官琦和袁孝的能力。

这是个可悲的错误，浑厚的袁孝，平日里早为连雪娇绝世姿容倾倒，但连雪娇对他却是忽冷忽热，莫可捉摸，有时，她感激袁孝的相救之情，对他十分温柔，有时，她想到因他和上官琦引起的错综复杂的纠纷，对袁孝又异常的忿恨，连雪娇情绪的变化，形诸于他，就变成了那种忽冷忽热的态度。

这态度，给了袁孝莫大的困扰，也控制了袁孝忧喜。

此刻，连雪娇投怀送抱，极尽娇柔，一阵阵少女的幽香，沁入袁孝的心中，这幽香燃起了袁孝的欲火，他大胆的撕去连雪娇的衣服。

皎洁的月光，照着一个玉肤冰肌的美丽身体。

袁孝潜在心底的恋情，有如一头奔放的野马，扑向连雪娇。小舟起了一阵剧烈的波动，溅起了一片湖水，洒落连雪娇的脸上。

连雪娇吃那冰冷的湖水一激，神智陡然清醒过来，看全身衣服，已尽被袁孝扯去，心中又羞又急，扬手一掌，疾向袁孝穴道之上点去。

这当儿，袁孝早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，焚身欲火，使他失去了理性，也伸手一指点向了连雪娇的穴道。

两人同时出手，点向对方穴道，此际两人都已无能封架对方袭击，彼此都被点中，同时晕了过去。

小舟上，没有了一点声息，也失了舵手，随着夜风，飘流在湖面上。

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，上官琦首先醒了过来。

原来连雪娇点上上官琦的穴道时，用力甚微，是以上官琦酒力一消，立时自行运气活了穴道。

他探首把面孔在水中浸了一下，使神智更清醒些。湖水冰冷，使他仅余的一点酒意，亦被激醒，仔细看去，只见连雪娇几乎全裸的身体，呈现在星光之下，左手玉臂，环绕在袁孝的颈间。

那袁孝身上的衣服，也大部脱去。

双双交颈并卧。

一缕妒意，由心底直泛上来，他站起身来，长长吸一口气，脑际间闪掠过一抹杀机。

他缓缓举起了掌势。

只要他掌势一落，连雪娇和袁孝，都将丧命在他的掌力之下。

往事像闪电般一展现心底，他想自己由数百丈的峭壁上，被那滚龙王打下悬崖，他想起袁孝的母亲，那孤苦、寂寞、多病的老妇人，对自己是那样亲切、爱护。

上官琦黯然长叹一声，无尽的恩怨和妒火，都在这一声长叹中随风而去，脱下了身上的外衣，掩盖在两人身上。

黎明的夜暗，逐渐退去，东方天际，泛起一片鱼肚白色。

上官琦仔细看去，两人似是睡意正酣，不禁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这湖中荷叶深处，不知埋伏着多少人，如若让别人看他们这等景象，连雪娇岂不要失尽那文丞的尊严，伸手推了袁孝一下，道：“喂！袁兄弟，快些醒醒，天要

大亮了。”

两人睡的香甜，竟然不闻呼叫之声。

上官琦心头懊恼，忖道：嘛了！你们睡吧！我早些离开这是非之地就是。

他虽然尽量想使自己心情平静，但那潜藏心底的一缕妒恨之火，就是难以消失，脑际间那连雪娇的情影也愈来愈觉得清晰。

他站起来，又不忍离去，心中同时思付：这一幕春色旖旎的景色，如若被穷家帮中的人瞧见，只怕连雪娇再无颜在穷家帮中发号施令，还有谁来消减那滚龙玉的狂焰……

为公为私，自己都不能坐视不管。

他细看两人睡状，虽然姿态亲密，但却似是被点了穴道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心中一缕妒念，顿然消失，双掌齐出，拍活了两人穴道。

上官琦心中明白，如若自己留在这小舟上，那是个何等尴尬的局面，是以在两掌拍出的同时，人也一跃而起，离开小舟，施展出“登萍渡水”的上乘轻功身法，踏着浮在水面上的荷叶而去。

就在上官琦去后不久，连雪娇和袁孝，同时醒来。

连雪娇睁开眼睛，看全身衣服全无，不禁失声尖叫，呼的一掌，推向袁孝。

那袁孝见连雪娇发了脾气，早已吓的不知所措，眼看连雪娇一掌推来，竟是不敢闪避，也未运气抗拒，被打得闷哼一声，飞落在湖水之中。

连雪娇一掌击出，心中忽生不忍之感，她饮用那九转女儿红酒，昨宵经过，尚可记忆大部，暗暗忖道：此事不能怪他，当下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快些游上船来，你怎么不运气抗拒呢？”

袁孝双手拨水，跃上小舟，喜道：“你不生气了？”

连雪娇心中百感交集，默然不语。

袁孝轻轻叹息一声：“你只要不生气，纵然是每天打我一顿，我心中也是高兴的很。”

连雪娇樱唇启动，欲言又止，望着那荡漾湖波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只听啪啪两声，袁孝自己打了两个耳光，而且落掌奇重，只打的嘴角间流出血来。

连雪娇心中不忍，伸出手去，轻拂他肿起的面颊，柔声说道：“事情不能怪你，你又何苦这般自责？”

袁孝道：“我如看到你愁苦不乐，心中难过的很。唉！只要你能快乐，我纵是身受千般痛苦，也是心甘情愿。”

他一向不善言词，这几句话，说的虔诚万分，情意深重，尤过千万盟誓约言。

连雪娇伸出纤纤的玉手，握住了袁孝手腕，缓缓把娇躯偎入了袁孝的怀中，望着水底中青天艳阳，柔声说道：“咱们得快些歼灭那滚龙王，也好找个清净地方，安居下来，好吗？”

袁孝道：“不论你说什么，自然都是好的了。”

连雪娇坐下身躯道：“你待我恩情深重，实叫我不知如何报答……”

袁孝道：“只要你过的快活，就算报答我了。”

突听砰的一声，一只包袱，落在小舟之上。

连雪娇心头一震，脑际间又泛现起上官琦那英俊潇洒的影子，顿觉五内如焚，泪水簌簌而下，暗暗忖道：我如是真的爱他，为什么不把清白的女儿

身体交付给他，纵然他将来负心变卦，我也该承担那些痛苦，如若我不点了他的穴道，眼前之人，岂不是他……”

袁孝随手取过包袱，打开一看，只见男女衣物各一套，不禁大喜：“这一定是我大哥送来的了。唉！这世上除了妈妈之外，只有师父和大哥待我好了。”

目光一转，接道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连雪娇心如箭穿，强作欢颜，笑道：“你待我恩义深厚，咱们又铸错今宵，我在想给你生个孩子，以报深恩……”

袁孝大声接道：“那当真是好事。”

连雪娇凄苦一笑，道：“以后咱们不在一起时，你想念时就看看孩子，那就是等于见到我了。”

忠厚的袁孝，哪里能听懂连雪娇弦外之音，只高兴得手舞足蹈，绕着船缘奔走起来。

他轻功卓绝，洞着船缘奔走，但却是轻若无物，小舟静停，湖波纹风不动。

连雪娇理一下散乱的长发，穿上衣服，说道：“你快过来穿上衣服，赤身露体的成何体统？”

袁孝纵落舟中，迅速的穿好衣服，忽然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大哥呢？昨夜我登舟之时，好像大哥在这里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你撕了我的衣服，他替我们找寻衣服去了。”

袁孝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那大哥定然是瞧见我赤身露体的样子了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他是正人君子，纵然瞧见，他也一掠而过，决计不会细看。”

袁孝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大哥是正人君子，我袁孝，唉！却是终究难脱猴气，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来。”

连雪娇意念已决，心中反而平静了不少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这事情不能怪你一人，我也是一样有错，反正以后我也要嫁你为妻，这些事，不用去想它了。”

袁孝道：“唉！不知怎的我总觉得有些对不住大哥。”

连雪娇暗道：不是你，那上官琦早已和我成为一对情侣了。口里却笑道：“什么地方对他不住？”

袁孝道：“我大哥好像是也很喜欢你，但他对我太好了，不愿使我伤心，唉！我如一日看你不到，那就无心茶饭，要是常年不能见你，倒还不如死了好些。”

这几句话，出自袁孝之口，当真是铿铿锵锵，掷地有声。

连雪娇说不出心中是什么滋味，又是感动，又是悲痛，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不要胡思乱想了，你大哥容貌俊逸，武功又好，正是深闺少女梦寐以求的情郎，你还怕他讨不到媳妇？”

袁孝道：“世上的女人虽多，但像你这般美丽的人，只怕是难再找出第二个了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那是你心中的想法，你大哥决不会这般想。”

袁孝道：“你这话可是真的吗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自然是真的了，我为什么要骗你？”

袁孝道：“那就好了，我这些日子中，老是担心，大哥要是也喜欢你，我就只有早些死去算了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不谈这些事啦，滚龙王已被我计诱回师，一场决战，就在眼前，还不知咱们能还逃得此劫呢？”

袁孝精神一振，道：“我跟你走在一起，那滚龙王决然伤不了你。”

这几句话，说的豪迈、慷慨，充满了大丈夫气概。

连雪娇缓缓离开袁孝的怀抱，坐正了身子，道：“从此刻起，不许你再妄自碰我一下，直到滚龙王授首之日。”

她又恢复了昔日那冷若冰霜的神情。

彪悍的袁孝，已完全拜伏在连雪娇的石榴裙下，脸色一整，说道：“要是我能杀了滚龙王……”

连雪娇接道：“那时，我将变成了你的妻子，什么事，都依着你。”

袁孝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！”

连雪娇举手掠一下飘垂的长发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时刻到了。”

一语甫落，遥闻远处，响起了一阵号角的声。

连雪娇侧耳静听一阵，突然一跃而起，道：“快走！”

滚龙王已到了十里之内。”

施展开上乘轻功，踏着湖面的荷丛，飞奔上岸。

袁孝的动作比她更快，双臂一振，冲天而起，悬空一个跟斗，翻出去两三丈远，左脚一点水面上的荷叶，立时又腾身而起，两起两落已跃上了湖岸。

他虽是晚了连雪娇一步，但却是和连雪娇一齐落在湖岸之上。

连雪娇举手互击两掌，立时由近岸的荷叶深处，划出来两艘快舟。

快舟上四个劲装大汉，取过挂在肩上的牛角，吹了起来。沉如闷雷的声音中，隐隐有一股豪壮之气，听得人胸中热血沸腾。

空旷的原野里，立时现出来数十条人影，阳光下疾如奔马而去。

平静的湖面上，木桨翻飞，十几艘小舟，驰近湖岸，数十条劲装大汉，飞离小舟，奔向远处。

上官琦悄然从一株大树上，飞落实地，缓步走近连雪娇，抱拳说道：“上官琦听候差遣。”

连雪娇已不复昨宵的娇媚温柔，脸上似是笼罩了一层冰霜，肃然说道：“你带着收来的两位英雄，和我走在一起。”

上官琦应了一声，转目望去，只见左右二童、锡木大师、天木大师、金元道并肩站在湖畔、一个个向他微微点头作礼。

天木大师手中仍然提着禅杖，那禅杖引起锡木大师的注意，不时把目光投注过去，但此刻天木发髻虬结，衣衫破烂，锡木虽然留神观察，但除了那禅杖之外，再也瞧不出可疑之征。遥远处，传来了一声长啸，混入了彼起此落的号角中。

连雪娇玉手一挥，道：“走！”

当先向前奔去。群豪施展开上乘轻功，紧追连雪娇的身后，八九条人影，奔行在空旷的原野上，疾逾飘风。

上官琦紧追两步，行在左右二童身侧，说道：“两位离开王府很久了吗？”

左童张方微微一笑道：“我们等候上官兄时中伏被擒，被囚入一座暗室之中，幸得连姑娘相救，接引我们到此。”

上官琦哦了一声，暗暗忖道：看起来，连雪娇已在滚龙王府中，布下了甚多眼线内应。

连雪娇停下脚步，回顾了群豪一眼，道：“诸位请在此地稍候。”

返身入林而去。

群豪都对她倾服，个个守候在杂林外面，不敢擅入。

上官琦凝目望去，只见那耸立林木中，隐隐可见一角茅屋，似是住有人家，连雪娇直向那茅屋中走去。

等候约一顿饭工夫之后，连雪娇才奔返杂林。

这时，她装束已换，青帕包头，一身劲装，背上斜背了一支长剑，足登小蛮靴，腰挂革囊，更显得婀娜多姿，英气逼人。

上官琦手捧着惊魂刀，走过去，说道：“姑娘用兵刃！”

连雪娇望了那惊魂刀一眼，道：“你带着用吧。”

上官琦还待推谢，连雪娇已拔步而行，一面说道：“咱们快些去吧，再晚了只怕要误大事。”

放腿奔行，速度渐快。她这一走，群雄尽皆相随而行。

这时，四外的号角，突然静止下来，郊野寂然，听不到一点声息，只有群雄的脚步声，划破了沉寂。

奔行约七八里路，连雪娇突然放慢了脚步，道：“诸位请隐起身形。”

这是条荒凉大道，两侧长满了杂草，放眼平川，除了伏身躲在那杂草中，别无掩身之处。

连雪娇一声令下，群雄只好纷纷隐入路侧那荒草之中。

上官琦心中纳闷，暗暗付道：此地形势辽阔，毫无险要可据，如若拦截那滚龙王于此，先失去奇袭之效。

只见连雪娇探手从革囊之中，摸出一个金哨，放入樱口，吹出了一种尖厉刺耳的声音。

片刻之后，见数条人影，由正西方向，直奔而来，速度奇快，眨眼间，已然清晰可见。

连雪娇收了金哨，隐伏在草丛之中，不知她是有意，还是无心，正巧和上官琦并肩而卧。

那疾奔而来的人影，很快的到了群豪隐身的草丛之处。

上官琦暗暗摸出惊魂金刀，准备一出手，就伤人，因这草丛中隐蔽的人很多，来人不用搜查，只要稍为仔细的看上两眼，就可以看出上官琦藏身之处。

来人的脸上，一色的蒙着黑布，只露出一双神光炯炯的眼睛。

上官琦暗数来人，正好五个，看衣着神情，都非穷家帮中之人，正待暗中招呼袁孝一齐出手，忽见那正中一人，举手在头上划了一个圆圈，缓缓解下面上黑纱。

连雪娇轻轻一扯上官琦的衣袖，低声说道：“起来。”

当先起身，迎了上去。

上官琦也只好紧随着站了起来，右手横着金刀，随在连雪娇的身后。但见连雪娇左手在脑前挽了一个手势，五个人齐齐拜了下去。

上官琦暗暗付道：这连雪娇出身滚龙王府，自然是熟知王府各种联络记号，这五人此刻虽敌友难辨，但看样似无恶意。只听连雪娇问道：“王爷的大驾呢？”

那居中一人答道：“驻驾在五里之外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现在停驾何处？”

那大汉道：“坐守纯阳宫，分令调援。”

连雪娇玉手一挥，道：“你们去吧！”

那大汉应了一声，五人齐齐站起，返回来路行去。

上官琦低问道：“这些人，可是忠于姑娘的吗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我对他们，都有过救命之恩……”

上官琦暗暗忖道：看来她是早已在滚龙王府中埋下眼线了。只听连雪娇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可惜费尽我心机的八面埋伏，竟然是难以诱敌中伏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如若咱们尽起埋伏高手，逼向纯阳宫，滚龙王是否会亲身出战？”

说话之间，忽见正北尘土飞扬，几匹快马，急奔而来。当先一人，灰衫长髯，正是穷家帮帮主欧阳统，他身后随着背带飞叉，腰挂飞刀的五个灰衣大汉。

这正是唐璇费尽了千辛万苦，为穷家帮训练出来的精锐，八英四十八杰中的五英，八英已折其二，一个重伤未愈，只有五人可以用以出战。

连雪娇迎了上去，欠身说道：“见过帮主。”

欧阳统翻身下马，说道：“不用多礼，你月来奔走涉险，本座时时挂念……”

连雪娇接道：“妾身劳师动众，却未能有所建树，上有负帮主厚望，下无以慰帮中弟子，更愧对唐先生遗命保荐，想来汗颜无地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滚龙王凶恶险诈，神出鬼没，武林同道，无侧目退避，任其宰割，短短月余之功，已扭转劣势，抢尽主动，使那滚龙王疲于奔命，此等才气，岂是常人能及，唉！唐先生壮志未酬，遽尔西归，留下了一局残棋，如非姑娘挺身而出，当此大任，当不知武林中要闹成何等模样了……”

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姑娘需要的人手，本座俱已带来候命。”

连雪娇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滚龙王未出府，已警觉有变，立时退守纯阳宫，传令调集援手，致妾身一番心血白费了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滚龙王机智过人，岂可以常敌看待，他既退守纯阳宫。咱们是否也要变更原计，和他在纯阳宫前，决战一场。”

连雪娇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困兽之斗，必出全力，如若尽出咱们帮中精锐和他硬拼，只怕是玉碎之战，何况贱妾料想，这一战纵然能尽歼滚龙王的护驾卫队，也未必能擒得那滚龙王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姑娘之意呢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非至最后关头，咱们不能以帮中弟子和那些服过迷药之人硬拼。”

欧阳统点点头道：“这话不错，一切听恁姑娘调遣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这五位可也是咱们帮中弟子吗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八英只余六人，一个还重伤未愈，难以临阵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妾身想挑选一批人手，赶赴纯阳宫一探虚实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本座可否同行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不敢有劳帮主。”

欧阳统点头一笑，策马而去，留下了五人听候调遣。

上官琦目注欧阳统背影去远，道：“兵贵神速，咱们即刻动身如何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你急什么，还怕没有架打？”

略一辨识方向，举手在头顶上，划了一个圆周，隐身在草丛中的人，纷纷站了起来。

上官琦四顾一眼，说道：“此行纯阳宫，只不过想一探那滚龙王虚实，人多碍事，反足以暴露身份，属下之意，不如就目下之人中，选出几个，随侍同行。”

他想到此行或许难免一场恶战，反有顾此失彼之虑。

连雪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劳费心，我自有成竹在胸。”

举步向前行去。

上官琦碰了一个软钉子，说不出何种滋味，默然随在连雪娇身后行去。

群豪奔行了一阵，遥见几处殿脊、屋角，突出于一片丛林之中。

连雪娇突然停了下来，目注五英，说道：“你们就在此地停下，布阵待敌，接应我们。”

这五英追随唐璇甚久，不但武功上，都有着很深的造诣，尤精合搏之术，八英同出，固是可配合的天衣无缝，就是两人三人联手，亦都有独到之处，一听吩咐，立时散布成一座阵势。

连雪娇道：“果然训练有素的惯战之士。”

又转身向前行去。又行十余丈，连雪娇又留下锡木和左右二童。

走近杂林，又留下天木和金元道。

这一来，只余下连雪娇、上官琦和袁孝三人。

入林不足丈余，立时由几株大树后，闪出了几个黑衣劲服之人，手执单刀、拦住了去路。

连雪娇一拱手，道：“请上禀滚龙王，就说昔年王府郡主，眼下穷家帮中的文丞连雪娇，有事求见。”

那居中而立的黑衣大汉，打量了连雪娇一眼，道：“稍候片刻，容我通报。”

回身急奔而去。

连雪娇回顾了上官琦一眼，柔声说道：“还生气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属下不敢。”

连雪娇笑道：“你可曾穿天蚕丝衣？”

上官琦想到数番得宝衣救命，当下欠身说道：“穿上了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那很好，我也穿有宝衣，如若滚龙王变脸动手，不用分心于我……”顿了一顿，接道：“设法照顾你袁兄弟。”

上官琦只觉得心中突然被人扎了一刀般，垂首说道：“属下记下了。”

连雪娇叹息道：“百年人生一觉梦，万里河山一局棋，你想开些……”

上官琦缓缓抬起头来，道：“我想的很开。”

忽然和袁孝那两道炯炯的目光接触，不禁心头一震，暗道：“上官琦啊！

上官琦，你既已舍己为人，立意促成袁兄弟和连雪娇，如今眼见好事将成，你怎的又动儿女心肠呢？”

他振奋起精神，轻轻咳了一声，对袁孝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袁兄弟。”

袁孝道：“大哥有何吩咐？”

上官琦笑道：“等一会，咱们就可能见到滚龙王了，也将陷入他那重重的围困之中。”

袁孝道：“是啊！可是我一点也不害怕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等会万一要和那滚龙王的属下动手时，你不要顾忌太多，放胆用出全部本领来，也让滚龙王见识一下。”

袁孝似是突然想起了什么重大事情一般，接道：“大哥，那不是要杀伤

很多人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错，但如不杀别人，别人就要杀你了。”

袁孝道：“小弟记下大哥之言。”

说话之间，一个黑衣人急急跑了过来，道：“王爷有请三位纯阳宫相见。”

这纯阳宫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占地约二亩，除了前后院子之外，共有三重殿院。

那黑衣人带着三人穿过了第一重庭院，到了二重大殿。

殿外有一个高出地面不足两尺的平台，用青石堆砌而成，工程似是不小。

平台上一张宝座坐着身着青袍，身披黄色斗篷的人。这人给了连雪娇太深的印象，她不用细看，只见到那神情，那衣着，已然认出是滚龙王，这滚龙王这次大胆异常，身前身后连护卫之人也是不见。

连雪娇左右回顾一眼，举步向平台之上走去，扬手一挥，道：“穷家帮中文丞。”

滚龙王冷冷说道：“很好，你竟然继承了唐璇的衣钵，而且还出任了穷家帮的文丞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我再以女儿身份，拜谢父王的养育之恩。”

滚龙王道：“女儿要和她父王作对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情非得已，事出无奈，还得父王大度包容。”

滚龙王突然一挥手，抓向了连雪娇的右腕。

连雪娇人虽拜倒，却是暗中留神着滚龙王的一举一动，看他挥手抓来，立时一提真气，退后五尺，仍然保持着半屈双膝的下拜姿势。

滚龙王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好啊！你的武功是大有进步了。”

喝声中扬腕一点，点向了连雪娇。

连雪娇右袖一拂，扫一股暗劲，一挡滚龙王的能力，人却横向左侧移开五尺，说道：“父王已亲手在女儿身上，下了附骨毒针，这等恶毒之物，在父王想来，那自然是无法可救了，自然该认为他养育的女儿，早死去了！”

滚龙王冷冷道：“但你还好好活在世上，并未死去，而且处处和我作对。”

连雪娇跃身而起，笑道：“我已拜谢过养育之恩，咱们父女的情意已绝。”

滚龙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的胆子不小。”

连雪娇笑道：“今后咱们将是生死的对头，各凭武功、机智，决战于疆场之上。”

滚龙王道：“你以自己还能平安的退出这纯阳宫吗？”

突然站了起来，缓缓转过脸来，两道冷森的目光，凝注在连雪娇脸上。

一张毫无表情，毫无血色的怪脸和那慑人魂魄的目光，只看得连雪娇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寒颤。

袁孝身子一横，靠近了连雪娇的身侧，金睛圆睁，怒视着滚龙王。

上官琦刷的一声，抽出金刀，微一挥摇，道：“在下奉了拜兄唐璇的遗命，要取你项上人头，奠祭在他的灵前。”

滚龙王不理上官琦，冷森的目光，一直凝注在连雪娇的身上，说道：“你该多带一点人手，穷家帮中，不少高手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不劳挂心，我已早有安排。”

滚龙王道：“那很好。”

突然举手一挥，平台四外人影乱闪，眨眼间，涌现出四五十个黑衣人，挡住了归路。

上官琦目光疾快扫掠了一周，心头暗生惊骇，忖道：“这许多高人，如若是一拥而上，我等今日如想退出这纯阳宫，只怕是不太容易。”

连雪娇突然举手理一下鬓边散发，大声娇笑起来。

滚龙王怒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这些人未现身前，我倒是还有些担心，不知你如何安排，但现在，我却很放心了……”

滚龙王轻轻地咳了一声，忍下心中的激忿，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你可是想我无法把你留在纯阳宫吗？”

连雪娇笑道：“我已有很完善的准备，穷家帮会倾尽全力，保护我的生命……”她放声娇笑一阵，又道：“他们已经失去了唐璇，不会再让我受到伤害。”

滚龙王恢复了冷静和阴森，虽然他心中正觉着怒不可遏。

他缓缓把目光扫掠过上官琦和袁孝，冷冷地接道：“就是他们两个人吗？我不信数十个随侍护驾高手的围攻，仍对付不了他们两个，只要他们能够困住他搏斗上五十个照面，我就有从容擒你的时间。”

连雪娇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咱们交手的时间不短了，你那被誉为世无解救之药的附骨毒针，仍然没有伤害到我。”

滚龙王冷哼一声，正待接口，连雪娇却抢先接了下去，道：“那是说，在这段时间中，我有了奇遇，既然能解了附骨毒针之危，或亦将练成了特殊的武功，不信，你可要试试？”

这位纵横武林，所向无敌的魔头，已失了决断之能，他沉吟着，不敢下令让这些黑衣卫队出手围攻。

连雪娇冷然一笑，接道：“小不忍而乱大谋，你回师的太快了。”

她目光勇敢的投注滚龙王那毫无表情的脸上，侃侃接道：“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侯各率着高手，远在数百里外，他们无能在一日夜内，赶来纯阳宫救你，那王府虽然近在数十里内，可惜策谋无人，他们也不会赶来助你，我能逃出了你的毒手，对别人岂无影响，目下，你已是众叛亲离，四面楚歌之境……”

滚龙王接道：“梅娟黛……”

连雪娇不让他接下去，抢先道：“我们见过了。”

滚龙王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我不信她也敢背叛我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除非她也服过迷神的药物，你的权威建筑在残酷的屠杀上，所以，你不敢纵属下，虽然亲若父女家人，梅娟黛确不敢背叛你，但如今她见我之后，那就不同了，王爷，你该明白，你是无能统制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人，梅娟黛，她很清楚啊！”

滚龙王双目中神光暴闪，杀机由神光透射出来，但他终于忍了下去，按捺激动的心情，语气平和地说道：“梅娟黛，她不像你一般刁滑，她受到我的宠爱，会知道如何报答于我。”

他知道能够多拖上一刻时光，自己就多一分制胜的把握。

连雪娇咯咯娇笑，道：“如你不在她身上下那附骨毒针，她自动会效忠于你。很多事，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你留下的破绽太多了。”

她刚好和滚龙王的存心相反，在她了了滚龙王只有这几个黑衣卫队随行时，她知道速战速决，最为有利。她想激想滚龙王的仇忿，让他自己先出手，在未出手之前，先要用锐利的词锋瓦解他的战志。

滚龙王沉吟默恩，避不作答。

连雪娇扬起手来，姿势异常优美的理一下头发，笑道：“你那赖以控制属下的毒室……”

滚龙王忿怒地说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坚牢无比，机关重重！”

滚龙王道：“谅你也攻它不开。”

连雪娇笑道：“你可记得那地下毒室中，有一个天木大师吗？”

滚龙王沉思一阵，似是在回忆天木大师其人，突然一跃而起，道：“他怎么了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现在在纯阳宫外，你可见他一面？”

滚龙王突然一拂袍袖，几缕细如牛毛神芒毒针，齐齐射向了连雪娇。

连雪娇仅别过脸去，避开了面门，任那毒针射入身上，竟然不让不避。

滚龙王突然纵声而笑道：“你本能闪过我那神芒毒针，可是你忘了我的手法，发射针毒，常在别人无法戒备的环境和时间中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可惜，你这次毒针的毒性不够剧烈，只怕无法伤得了我。”

她突然站起身来，身子一抖，射入那衣内的金针，竟然一齐掉落下来。

这情形，使滚龙王大为惊愕，半晌后说道：“你，你又学得什么武功？”

连雪娇突然一挥手，道：“让你随行的人去休息吧，高手相搏，他们插不上手，徒自碍人手脚……”

滚龙王似是已逐渐的屈服在连雪娇的压迫之下，也许是他无法再忍受下这份寂寞。

他一生纵横武林，一直是主动的谋算别人，这些年来，更是声威所指，所向无敌。

但他此刻，却被连雪娇的一番话所震撼，天木大师、金元道，都是他安排毒室中的要人，他们竟然被人救了出来，难道那赖以控制属下的毒室，当真的被他们破去了不成？

他失去了镇静，也激起潜在的凶性，他怀念那耗费他半生心血建立的毒室。

双方都沉默着，但沉默中却潜伏着无比的紧张，其实，这片刻表面的沉寂，在连雪娇和滚龙王的心目中，都正有着无比的激动。

连雪娇期望着这番话能激起滚龙王的怒火，使他失去了自制，动了冲回王府的念头。

滚龙王也确实被她激起了这种强烈的冲动，他开始自估自身的武功，如若一个人，单独的闯出纯阳宫，那是很少人有能拦得住他。

他扫掠了一下群集在四周的黑衣卫队，忖思道：“这些人虽然武功都不能算差，但却无法和穷家帮中的高手抗拒，带着这些，只怕还有些碍手脚。”

目光移动在连雪娇的脸上，冷肃说道：“你也敢和我单独动手？”

连雪娇心中微微动了一下，她知道滚龙王已中了圈套，但必须自己冒险和他单独的搏斗一阵。

她尽量想着和袁孝山居半年学得的武功，抬起头来，淡然一笑，道：“王爷如若想称量一下我的武功，自是舍命奉陪。”

滚龙王豪气急发，道：“好！咱们就是这般一言为定。”

目光一掠袁孝和上官琦，接道：“要他们退回去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你的黑衣卫队呢？”

滚龙王手一挥，包围四周的黑衣卫队，突然向四周散去。

上官琦把手中金刀，递给了连雪娇，道：“你们兵刃相搏，我知道，你纵然不能胜他，但也绝不会败在他的手中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真的吗？”

脸上绽开了一片笑容，似是给了她不少的信心。

上官琦道：“真的，但最重要的是，你必先除去心里对他的恐惧，我的武功，原不如他，因我心中不怕，所以，我们每次动手，他都无法胜我，那是我的气势先胜了他，至少是没有怯敌之心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我不怕他！”

接过金刀，又道：“你们退远些。”

上官琦和袁孝对望了一眼，缓缓向后退去。

滚龙王望着她手中的金刀，冷冷说道：“让你三招。”

久年积威，一旦对面相博，如连雪娇那般聪慧人，竟然也有着极深的怯畏心理，她举起手，理一下鬓边的散发，以掩饰心中的震动，故作轻松地笑道：“你也亮出兵刃，我这金刀，有着削铁如泥锋利。”

滚龙王突然厉声喝道：“你能在我手下走过三十招，我再动兵刃不迟……”

话声一顿，又道：“快些出手啦，要不然你将要失去争取主动的三招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。金刀一转，一招“群龙一爪”，点了过去。

滚龙王不闪不避，右手一抬，竟然硬向连雪娇握刀的右腕抓去，出手一半，突然收势跃退，道：“我忘了让你三招，这一招不算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我这金刀锋利无比，你不可硬触锋芒。”

金刀疾抡，连环三刀。

这三刀势道奇猛，竟然不是滚龙王传授给她的武功。

滚龙王心中暗惊，忖道：“原来这丫头果然有了奇遇。”

忖思之间，连雪娇的手中金刀，已若长江大河一般，绵绵不绝的攻了上来。

滚龙王让三招，失去先机，连雪娇一轮急攻，一连劈出了一十二刀，招招都非滚龙王传授的武功，这一十二刀的猛攻之中，滚龙王竟然被迫连退了八尺远。

连雪娇先声夺人，信心大增，收了金刀一笑，道：“你如再不取出兵刃，只怕已难有机会了。”

第三十三回 全歼黑衣队

滚龙王冷笑一声，一指点了过去。

一缕指风，冲向连雪娇前胸“玄机”要穴。

连雪娇一闪避开，金刀还未来得及反击出手，但见人影一闪，滚龙王已欺身攻了进来，右手一招“天地开泰”，掌势当头劈下，左手一招“破云摸星”，幻化出一片指影，分点连雪娇四处大穴。

那一招“天地开泰”，乃是少林武学中，极具威力的一招，堂堂正正，但那“破云摸星”，却是一招十分诡奇、阴森的奇袭，他在一攻之中，用出了奇正两种大不相同的招术，阳刚、阴柔两种大不相同的力道。

连雪娇心头骇然，金刀突施一招“法轮九转”，金芒乍涌而出，暴散四射，全身都裹在一片金芒之中。

滚龙王原想这一招纵不能点中连雪娇的穴道，但至低限度，可以迫她向后跃退，却不料金芒乍涌而起，又把自己迫得自行撤招而退。

连雪娇一招得势，刀法连变，一连三招快攻。

这三招刀势，并不威猛，但每招中，似是都含着无穷的变化，叫人有着封架全都不对的感觉。

滚龙王的信心，大受挫折，这使他联想到幕后的很多武功绝高的人，在他作对，上官琦和孝袁两人练的武功，似是专门克制他的武功，这一招一掌，都是攻向他缺陷所在，而连雪娇这三刀，却又是他从未见过的绝学。

连雪娇攻出三招，逼退滚龙王后，信心却大为增强，收了金刀，笑道：“王爷，你亮兵刃吧！”

滚龙王沉吟不言，他戴有人皮面具，虽然无法由他神情脸色预测他心中的变化，但由他双目中微现的惊愕情形看来，体会出他豪气信心，都在极快的降退。

只见他缓缓撩起青袍，取出一条其形如蛇，全身墨黑的一盘东西，握在手中一抖，抖出一条软鞭道：“你的武功，大出我意料之外。”

连雪娇笑道：“早劝你亮兵刃，你却偏偏不听。”

心中却是暗自戒备，在她记忆之中，滚龙王和人动手，从未用过兵刃，这形如怪蛇软鞭，不知有些什么奇招？

但见滚龙王双目凝注在连雪娇手中的金刀之上，缓缓说道：“我要问你一件事情，你可肯据实答复？”

连雪娇笑道：“你问吧！”

滚龙王望着金刀说道：“天下珍刃，大都用精钢炼制，你这柄刀，为何是黄金所铸？”

连雪娇笑道：“你心中所想的未必是口中所言，你想问我的，何以如此锋利？”

滚龙王道：“就算如此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我这金刀大有来历……”

滚龙王身躯微一颤动，道：“可是惊魂金刀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不错。”

滚龙王豪气尽消的长叹一声，道：“金刀既现，想那另外二宝是随着这金刀出世了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武林三宝自然是一齐出世。”

滚龙王双目中暴射出奇异光芒，盯注连雪娇的脸上，用着从未有过的温和语气，道：“孩子，在我手下，数百位武林高手，论才识胆气，你可算首屈一指的人。”

连雪娇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承蒙夸奖，愧不敢当……”冷然一笑接道：“所以，你必须杀我而后快。”

滚龙王道：“我处心积虑，筑造王宫，收罗勇士，那是我不只在武林争霸夺尊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我知道，你想称兵作乱，问鼎天下。”

滚龙王道：“是啊！如若我此愿得偿，那唯一能够继承我统率万民的继位人，舍你莫属了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你这话不觉太晚了些吗？”

滚龙王道：“那武林三宝，如不出世，为父的这番大业，终是难有把握，唉！孩子，你也只知武林三宝，只是武林利器，却不知它另有大用。”

他轻轻咳了一声，又道：“这世间，能知那武林三宝真正大用之人，眼下只有为父一个人。”

“唐璇比你如何？”

只听滚龙王接口说道：“也许唐璇明白这武林三宝的真正作用，但为父的敢断言，他不会明白的告诉你们。”

他朗声大笑一阵，又道：“不知为父这判断是否正确？”

连雪娇暗暗忖道：“唐璇留的遗书中，确实未提过这武林三宝别有些什么作用？”

滚龙王道：“但为父可以告诉你，谁要掌握这武林三宝，谁就能夺得那天下至尊之位……”

他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一生为此奔走，直到老之将至，孩子，你该知道，我今年已经是花甲过后的年岁，雄心壮志，已逐渐随着老迈消失，我纵然能取得那天下至尊之位，也没有几年好活，我没儿没女，你那娟黛表妹，又是位天真烂漫，难当大任的孩子，算来算去，你是我唯一的承继之人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如若我不幸死在你附骨毒针之下呢？”

滚龙王道：“不会的，孩子，我会天涯海角找到你，为你疗治。”

上官琦闻连雪娇口气温软，心中大惊，急急接道：“哼！连姑娘，别听他一派胡言乱语。”

滚龙王冷冷地望了上官琦一眼，道：“我们父女畅叙别后之情，用不到你多口。”

上官琦和他目光一触之下，登时觉得心神微微一阵荡动，不禁大为惊骇，失声叫道：“移魂大法。”

只听连雪娇柔声说道：“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你这一生之中，造孽无数，杀人盈满，不如听我良言相放，放下屠刀，束手就缚，谢罪武林，或能逃得一死。”

上官琦听得一乐，暗道：原来她并未受到滚龙王移魂大法迷乱神志。

侧脸望去，只见连雪娇双目之中，也暴射出奇异的光辉，神情间无限温柔，撩人怜惜，不禁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是了，他们这一番言词相对，表面上看不出可疑之点，事实却是在各运内功，施展迷魂大法，迷魂大法，迷乱对方神志。”

但听滚龙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孩子，你可是想施展我传授于你的迷魂大

法，惑我心神吗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彼此，彼此。”

滚龙王目中光芒一闪，道：“既不听我良言相劝，说不得我只好先杀了你，除一劲敌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且莫夸口，目下鹿死谁手，还难预料。”

滚龙王一抖手中蛇形软鞭，鸣的一声怪叫，点向了连雪娇的前胸。

连雪娇金刀横撩，削向蛇鞭，口中却冷冷道：“这惊魂金刀无坚不摧，但却不知能否削得你手中的蛇鞭？”

滚龙王腕势一挫，蛇鞭招数未老即收，但却不容连雪娇挥刀反击，立时紧随出手，刹那间，幻化出漫天鞭影，挟着一阵呜呜怪叫之声，急掷过来。

连雪娇金刀展开，幻出一片金芒，护住了身子。

在连雪娇记忆之中，她乃第一次见到这滚龙王施用兵刃出手，鞭势挥转横击，当真是奇招迭出，攻势凌厉异常。

连雪娇谨慎异常的紧紧闭严了门户，半年时光之中，她从袁孝学过了不少武功，其中几记绝招，威力强大异常，连雪娇的武功，大都是滚龙王所传授，两人刀来鞭往之间，大都同一路数，也正因如此，连雪娇才能有制敌先机的防守，更凭仗手中的金刀锋芒，滚龙王不敢硬行封挡她的兵刃，才维持着一个平手。

每当滚龙王施出绝学，可置连雪娇于死地时，连雪娇就施出从袁孝处学得那几招武功，破解开滚龙王的攻势。

就这般，打成了一个不胜不败之局，不大工夫，已搏斗了五十几个照面。

滚龙王久战不胜，心中逐渐的焦躁起来，手中蛇形怪鞭一紧，攻势更见凌厉。

连雪娇只觉对方手中蛇鞭扫劈之间，似是带着一股强大的潜力，逼得人呼吸急促，心知滚龙王已把浑厚无比的内功，贯注在蛇鞭之上，全力求胜。

再打下去，连雪娇自知难以支持多久，当下金刀突施一招“风起云涌”，幻化出一片金芒，一挡滚龙王攻势，向后跃退三尺。

滚龙王右腕一挫，蛇鞭如影随形而上，连雪娇双足还未站稳，蛇鞭已点到前胸要穴。

连雪娇前胸一收，身子顺势飞走，人已向后退了三尺。

滚龙王冷笑一声：“你既无父女之情，岂能怪我无父女之义。”

蛇鞭一抖劈下，登时幻起了漫天鞭影，四下攻到。

这一招势道奇绝，使人有着无法封架之感。

连雪娇匆忙之中，只好又施出一招“法轮九转”，金芒乍涌而起，封住了漫天鞭影。

滚龙王因看她连施四招“法轮九转”，以解危难，心想这一轮猛攻之下，连雪娇又可能再用此招，暗中早想好破敌之法，左手暗蓄内劲，凝聚了指力。

连雪娇一刀封开了滚龙王漫天而来的鞭影之后，收势的换招之际，滚龙王却突一扬左手，击出一指。这一指来的快速无比，连雪娇警觉躲闪之时，已是应变不及，百忙中身子一侧，避开了要穴。

只觉右肩之上，如被铁锤击中一般，一条手臂，软软的垂了下来。

手中的惊魂金刀，也掉落地上。

滚龙王冷笑一声，右手一振，蛇鞭点向连雪娇的心窝。

袁孝大喝一声，呼的一拳，捣了过来，拳风猛烈，似排山而下。

原来他救人心切，这一拳用出了全身的力量。

呼呼拳风，乃是他毕生功力所聚。

强如滚龙王者，亦不敢硬接他的拳势，身子一闪，避开了一击。

上官琦纵身一跃，伸手扶起了连雪娇，低问道：“伤的很重吗？”

连雪娇脸色苍白，但仍然挣扎着离开了上官琦的怀抱道：“我很好，快抢金刀。”

只见滚龙王蛇鞭一挥，飞了过来，卷起了落在地上的金刀。

上官琦大喝一声，欺身而进，右手急拍一掌，攻向滚龙王，左手五指半屈半伸，抢那蛇鞭卷起的金刀。

他虽明知此举危险异常，但却怕那金刀被滚龙王抢了去，以他的绝世武功，如再配上这锋芒绝世的金刀，那无异如虎添翼，是以，明知这等莽撞出手，凶险无比，亦只好舍命出手。

滚龙王冷笑一声，手中蛇鞭一振，蛇鞭卷着的金刀，忽然折向上官琦右手削去。

上官琦知那金刀锋利无比，骇然而退，避开一击，左手却全力击出一掌。

滚龙王金刀一转，又把上官琦左手逼开。

上官琦虽然招招遇险，每次都是毫厘之差，但他勇猛无比，舍死出手，竟然迫得滚龙王腾不出手来去取那蛇鞭卷起的金刀。

滚龙王实有着过人的武功，手虽无法取得金刀，竟然能用那蛇鞭卷住的金刀迎战，而且运用灵活，有如用手一般。但闻袁孝长啸一声，挥拳疾攻而上，攻向滚龙王的左侧。这人勇猛剽悍，出手拳势，招招如铁锤击岩一般。

上官琦精神一振，把大部精神，专用在夺取金刀之上，双手忽伸忽缩，抓取金刀。

滚龙王表面之上，虽然尚能保持着镇静，但心中却暗暗惊心。

原来上官琦和袁孝一齐出手之后，迫得滚龙王也用出全身的武功对付。

激斗中，滚龙王突然左拳一挥推出，和袁孝的拳势撞在一起。

两股奇猛的潜力一撞，袁孝被震得向后连退三步，但此人勇猛至极，略一停顿，立时又冲了上去。

滚龙王心中虽然暗暗叫苦，但他因带着人皮面具，纵然他心中再惊震一些，也是瞧不出异样神情。

转眼之间，三人已挤搏四五十合。

袁孝打得性起，一面出拳猛攻，一面纵声长啸，又斗了十余合，仍然是八两半斤，难分胜败。

这时，上官琦已是全身汗落如雨，但他攻出的拳势，仍然是异常快速。

滚龙王在这段苦战之中，几度想把那金刀取在手中，但却始终无法如愿，上官琦的全部精神，都贯注在金刀之上，只要滚龙王企图取刀，立时全力攻向滚龙王的要害大穴，迫使滚龙王全力迎战，无暇取刀。

上官琦心中明白，滚龙王今日如若取得这件利器，不但今后难再有夺回之望，而且武林群豪，都将面临大劫，因此，他必须夺回金刀。

袁孝的硬打硬攻，配以上官琦的巧袭，滚龙王遇上了生平未遇的苦战。

滚龙王涉猎广博，精通各派武功，但袁孝和上官琦的拳掌，却是专门对付他的一般，出手攻袭封架，似是都是他武功中所有的破绽。

滚龙王自知难以取得软鞭卷起的金刀了，反而影响软鞭上甚多精妙招术，无法发挥，当下暗中用劲，那软鞭鞭梢，突然一直，金刀又落在地上。

随着金刀落地之声，滚龙王的招术，更见辛辣凌厉，上官琦、袁孝，虽然拳、掌并攻，奋力还击，但却是抽不出时间去取那金刀，就像是滚龙王适才无法取得金刀一样。

激斗中，滚龙王突然发出一声低啸，那四周隐伏的黑衣人，突然拥了出来。

连雪娇经这一阵调息，体能恢复了不少，看那惊魂金刀，落在三人脚下，但却都腾不出工夫去抢，身后人影闪动，数十人黑衣卫队，已拥了上来，不禁心中大急，说道：“你们能把他迫退两步，我就可以抢起金刀了。”

袁孝大喝一声，呼的一拳，捣了出去。

这一拳不但去势奇猛，而且是由中宫，硬行攻上，滚龙王如不闪避，势必得硬接他一击不可。

连雪娇的每一句话，袁孝都奉作纶旨，这一拳全力攻出，虽是猛恶异常，但却是攻而无守，门户开放，破绽百出。

上官琦心中大惊，只好全力施援，双掌齐出，替袁孝封闭门户。

但闻嘭的一声，滚龙王左掌推出，硬接了袁孝一掌。

连雪娇冒险而上，莲足伸出一点，挑起了惊魂金刀，接在手中。

这不过一瞬的工夫，袁孝也被滚龙王那强大的反震之力，迫得向后退了两步。

连雪娇的右臂，还难以用来克敌，左手挥动惊魂金刀，疾向外面冲去，一面冷肃他说道：“咱们冲出纯阳宫！”

滚龙王和袁孝硬拼一招之后，亦觉得血气浮动，必须要片刻调息，才可动手，如若勉强出手，只怕要落内伤，衡量情形，不再出手，暗自运气调息起来。

袁孝内腑之伤，也许较那滚龙王还要重点，但他仗着天赋异禀，年轻壮健，暗里一咬牙，回手一拳捣了过去。

拳势来到强烈的拳风已然撞上了一个黑衣人的前胸，只听得一声闷哼，那人应声倒了下去。

上官琦撕下了一片衣服，包在伤处，返身向外冲去。

连雪娇一面挥刀枪攻，一面回顾了上官琦和袁孝一眼，道：“你们拳掌指力，集中我身前一点，强行夺路。”

袁孝应一声，双拳连环劈出。

上官琦也疾发三掌，拍出一股强厉的掌风。

连雪娇借机挥刀猛冲，杀开了一条血路，冲出了纯阳宫，疾奔出林。

天木大师和金元道，个个精神振奋，手横着禅杖、花枪，挡在路中，金元道除了手中一丈二尺长短的亮银枪外，背上还插着一柄单刀。

连雪娇道：“代我们拒挡强敌。”

天木大师、金元道来不及多问，一闪避开，让开三人，横杖举枪，挡在路中。

连雪娇奔走有两三丈远，停了下来，道：“咱们调息一下再走。”

袁孝道：“很好，很好……”忽的张嘴喷出一口血来。

连雪娇从怀中摸出一粒灵丹，交袁孝吞了下去，道：“快些坐下调息一下，你还要拒挡滚龙王。”

袁孝启齿一笑，如命盘膝坐下。

连雪娇目光一转，看上官琦右肩上鲜血淋漓，不禁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

没穿天蚕丝衣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我暗中交给袁兄弟穿上了，他豪勇绝伦，才真正是那滚龙王的克星！”

连雪娇不再说话，缓缓伸出手去，帮他包好伤处，止住流血，再缓缓闭上双目，运气调息。

这时，天木大师和金元道已同那些逼近的黑衣人动上了手，那天木大师施出了一百零八招风雷罗汉杖法，刹那间，杖影如山，风雷并发。

金元道枪刺刀劈，合着天木大师的威猛杖势，拦阻强敌难越雷池一步。

奇怪的是那些黑衣人，并来绕过两人追袭连雪娇和上官琦等，一味挥动兵刃猛攻。

但天木大师那一百零八招风雷罗汉杖法，乃少林镇山之学，如若不施展完毕，谁也难冲得过。

连雪娇缓缓站起身，低声对上官琦和袁孝说道：“你们伤势如何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皮肤之伤，不足为虑。”

袁孝道：“我已经可以和他们动手。”

连雪娇低声说道：“好！你们还是快些运气调息，我预想，咱们退到五英固守之处，你们体能当又尽复，咱们要在五英处，全力出手，一鼓作气，尽歼这群黑衣卫队……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高声对天木大师和金元道说道：“保存实力，不可苦战，咱们往后面撤。”

金元道右手持枪，左手握刀，疾攻两招，低声对天木大师道：“咱们撤吧！”

天木大师一百零八招的风雷罗汉杖法，刚刚使到了第一百招，除下八招，连环出手，杖舞风雷，势若倒海排山，那些近身的黑衣人，尽都被迫到一丈开外，借势和金元道联袂而退。

上官琦低声对连雪娇道：“何以不见滚龙王出手？”

连雪娇回顾了袁孝一眼，道：“发几掌劈空掌，以阻敌势，别让他们陷入了包围之中。”

袁孝奉命出手，连发四掌。

侧攻而上黑衣人，被袁孝劈空掌力一挡，天木和金元道，才安然撤退，禅杖、长枪左刺右击，且战且退。

连雪娇带着上官琦先行退走，却留下袁孝和天木、金元道一齐后撤，袁孝内功深厚，掌力强猛，只要一发现有黑衣人绕过侧翼，立时发掌阻袭。

一片宽阔的草地上，锡木大师和左右二童，早已列阵待敌，天木、袁孝、金元道一近身侧，立时闪路让过三人，挡住那蜂拥而上的黑衣人。

左右二童双剑并举，先挡锐锋，这两人极善拿合之术，而且又打的刁钻异常，不肯和人硬拼，不用连雪娇下令，他们已开始边战边退，但两人剑术辛辣，虽是不肯和人硬拼，但却是寻隙乘空，伤人不少。

锡木大师禅杖运传，而且内功深厚，杖势威猛，专以接应两人剑法中的破绽，自是绰有余裕。

这三人似是早已商量好拒敌之策，是以配合的十分严密，且战且走，不用硬拼，不大工夫，三人虽是退出了十余丈远，但却连伤了滚龙王黑衣卫队五个高手，而且每伤甚重，凡是受得剑伤之人，皆无再战之能。

连雪娇这次却带袁孝走，留下上官琦率领着天木大师、金元道，准备随

时出手接应锡木和左右二童三人。

上官琦看了一会，低声对于木大师道：“咱们最好不用再伤人了，使你们少一分准备，也好一出手，就攻他们一个迅雷不及掩耳。”

又退了十余丈左右，已可见五英各自抱着兵刃，排成了一座阵势。

又听连雪娇低声说道：“你们快些退入阵中，也好留些余力反攻。”

左右二童和锡木大师，应声退入阵中。

五英立刻挥动兵刃，接住黑衣卫队打了起来。

上官琦暗中一数那黑衣卫队，余下的已不足三十人了。在适才连番苦战之中，黑衣卫队连伤在金元道和天木大师以及左右二童和袁孝等的兵刃、指掌之下，不下十人之多，如若一齐出手，一鼓作气，尽歼残敌，看来是并非难事。这感觉，又大大的增加了连雪娇的信心，这次纵然不能一举歼灭滚龙王，至少大挫他的气焰。

连雪娇两道冷厉的目光，缓缓由天木、锡木、金元道、左右二童等脸上扫过，缓缓问道：“你们都可以再战吗？”

群豪齐声道：“可以再战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好，既是如此你们准备出手吧！不论什么歹毒的武功、暗器都可放手施展，伤的人越多越好……”目光一转，扫掠过上官琦和袁孝道：“你们不用出手，准备着对付滚龙王。”

上官琦低声问道：“你可是准备要一举擒住那滚龙王吗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但愿如此，那可以省掉不少气力，也可以为武林保留不少元气，但只怕此愿难偿，我虽然从他学过武功，但却无法预测他武功高强到何种程度，咱们三个人，合力战他，只怕亦是没有必胜把握。”

这时，左右二童、天木、锡木、金元道，都已调息复元，举起手中兵刃。

袁孝突然站了起来，道：“我先去杀两个黑衣卫队。”

他天赋特异的体质，和那股剽悍之气，常人无法及得，虽然是受伤很重，但却能在很快的时间内调息复元。

连雪娇暗暗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的伤势如何？”

她身为统帅，权威甚重，心中虽想阻袁孝出战，但却是不便出口。

袁孝心中充满了欢喜之情，豪气飞扬地说道：“我好了，不信我去杀两个黑衣卫队给你瞧瞧。”说笑中，飞跃而起，直升起两三丈高，半空中旋身一转，身如巨鸟下扑一般，直向那黑衣卫队落去。

上官琦只看得不自禁一声长叹。

连雪娇道：“你叹什么气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我比袁兄弟多学了十年武功，但成就却是难以及他，而且相差悬殊，如若袁兄弟能得你细心看顾，必将是一位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的一代武学宗师！”

连雪娇笑道：“他天赋特异，轻功和那股剽悍之气，平常人确难望其项背，可惜的是只能练阳刚之功，无能学阴柔之力，如若你肯苦心揣摩上乘武功心法，二十年后，他倒未必能胜得过你。”

说话之间，袁孝已扑入黑衣卫队之中，震耳长啸之中；双拳连环劈出，震退了四个攻来的黑衣人，双手易拳为抓，分抓住两个黑衣人的衣领。

这时，周围的黑衣人，重又合围而上。

袁孝抓起两个黑衣人，大喝一声，横抢击出，合围的黑衣人，被迫纷纷的向后退去。”

袁孝提住两人衣领，大喝一声，跃回阵中。

细看两个黑衣人时，早已是奄奄一息。

连雪娇冷冷望了袁孝一眼，道：“你这般不守令谕，擅自行动，如若按帮规行事，早该重罚，如念初犯，准允戴罪立功。”

袁孝原想这般生擒两个黑衣卫队中人归来，大大的出了一次风头，定然会受到连雪娇的夸赞，更为受用。哪知事实大出了袁孝意料之外，连雪娇不但没有夸赞，反而重重的申斥了一顿。

袁孝有些心灰意懒，一股怨气，尽落在两个黑衣人的身上，双手暗用功力，掌心劲力忽发，但闻两人齐齐的轻咳一声，心脉俱为震断。

袁孝双臂一振，把两人的尸体抛了出去。

左右二童当先发动，联袂冲出，先声夺人，两剑交出，刺伤了一个黑衣人。

紧接着锡木大师、天木大师、金元道，纷纷出阵，冲入了黑衣卫队之中。

五英久经训练，不但合搏之技配合的精密异常，而且沉着、坚毅，胜不骄、败不馁，虽是大局已稳操胜券，但几人兵刃交错，布成的严密攻防，仍是和初动手时一般无异，毫无懈怠之感。

但闻连声惨叫传来，不绝于耳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血肉溅洒，断肢横气，一片惨不忍睹之象。

原来群豪冲入黑衣卫队之中，各出绝学，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搏杀。

那些黑衣卫队，虽然都是从江湖中挑选而来，但他们久为药物所制，不但武功难以精进，而且日渐衰退，反应亦难如平常之人的灵活，天木大师、左右二童等，各出绝学奇招，折时杀得横尸遍地，造成了惊人的伤亡。

但这些黑衣人，虽然死伤累累，可是余下之人，仍然是力战不退。

锡木大师看的有些不忍，收了禅杖，暗自宣诵佛号。但觉左后肩，一阵急疼，被人刺了一刀，登时鲜血滚滚而出。

他忽然想起，战阵之间，不能有慈悲心肠，不是敌死，便是我亡！

但闻金风劈空之声，两柄单刀，分由两侧劈了过来。

锡木大师怒喝一声，强忍伤疼，禅杖一举“野火烧天”，疾变为“左右开弓”，禅杖两端，一收一缩，点了过去。

但闻当当两声，攻来两柄单刀，尽为锡木大师的禅杖点开。这位仁慈的高僧，已然被激起了杀机，禅杖连出三招绝学，伤了两个黑衣人。

天木大师、左右二童、金元道等，全部用出了压箱底的本领，十几个黑衣卫队，转眼又倒下了七八个，只余下了六七个人，还在舍命苦战，似是对生死之事，全然不放在心上。这一场残忍的杀戮，左右二童和天木大师等，都有些心中不忍起来，手下兵刃慢了甚多。

只有五英仍是郑重其事，手中兵刃不快不慢，攻拒之间神色如常，这五人自从出手拒敌以来，始终是不快不慢的手法，脸色也一直是一片肃穆，当真是负山岳不觉其重，负鸿毛不感其轻，只看得连雪娇暗暗赞叹不已，对那逝去的唐璇，更加重几分敬重之心。

遥闻一声凄厉的长啸声，划空传了过来。

那声音起自杂林，但来势如电，倏忽之间，已到了群豪搏斗之处。

随着那划空而来的啸声，响起了一声闪哼，金元道首遭强袭，身躯凌空，直飞出去。

连雪娇低呼一声：“快些救人。”

袁孝应声而起，有如飞燕掠波，飞跃而起，悬空接住了金元道，一个云里翻身，落着实地。

群豪都为事出意外的变化，惊的一愕，只有五英仍然能沉着应变，剑光闪动，阵势如行云流水般涌了过去。

阵中飞出五道寒光，挟着啸风之声，射向一个青袍人。

这是这五英同时发出的标枪，这五个久经唐璇训练的穷家帮中精锐，沉着无比，不论遇上何等震惊、危亡的变化，一直能保持冷静的神智，全力应付，不为所惊。

但见那青袍人右手一探，拍出一股强大的潜力，五支近身标枪，尽为他惊人的掌力，震的偏向一侧飞去。

群豪惊魂乍定，凝目望去，只见一个青袍人，停身一六七尺外，双目射出慑人的寒芒。

左右二童低声惊叫道：“滚龙王！”

五英随着发出的标枪，卷涌而到，寒芒闪处，已把滚龙王围在中间。

滚龙王冷笑一声，连发两掌，强猛的掌力，冲得五英身躯不稳，连晃了几晃，但依然没法冲开那五英剑阵。

连雪娇回目望了金元道一眼，只见他嘴角流出血来，双目微闭，受伤甚重，当下探手入怀摸出了一粒丹丸，放入金元道的口中，低声说道：“他内腑受伤甚重，快把他放在草地上，不要让他再受震动，咱们先对付滚龙王，再来救他。”

这时，左右二童、天木大师、锡木大师，已然举起兵刃攻上，但见五英的阵势旋转奇快，闪比起一道光圈，围住了滚龙王，也阻挡住了天木大师等出手相助。

只见五英那闪转在青袍人外的光圈，忽大忽小，但无法逼近滚龙王。

连雪娇低声对上官琦和袁孝说道：“五英虽然久经训练，但决非那滚龙王的敌手，只要他一冲破剑阵，五英势必难逃死亡之运，就目下形势上看，五英分明已然用出全力，咱们得快些出手接替他们。”

袁孝启齿一笑，道：“现在可以打了？”

他适才擅自出手，受到了连雪娇一顿责骂，心中的余悸犹存。

连雪娇一点头道：“可以打了。”

袁孝应声跃起，口中发出一种凄厉的怪啸，直向滚龙王扑了过去。

滚龙王一生和人动手搏斗无数，但这袁孝可算得他生平遇上的劲敌之一，是以听得袁孝怪啸扑来，竟是丝毫不敢大意，反手一掌劈了过去。

一股强猛掌力，直向袁孝涌了过去。

袁孝最爱硬打硬接，眼看滚龙王的掌力劈了过来，竟然不肯闪避，身子悬空，双掌一齐推出。

两股强猛的劲道一触之下，袁孝那向下飞落的身子，突然又向上升高起来。

就在滚龙王和袁孝对掌之时，上官琦也已冲了过来。这时五英剑阵已撤，退到旁边休息。

上官琦运气护住了全身，双掌上也蓄集毕生的功力，直向滚龙王身侧，准备和那滚龙王试几招凶险异常的近身相搏。

滚龙王虽然想全力发掌，先把袁孝一举击毙，再对付群豪，却不料上官琦涌向近身之处，竟也是准备硬拼的招数。形势逼迫得滚龙王不得不放弃迫

袭袁孝，扬手一指，点向了上官琦的前胸。

上官琦已然欺近滚龙王近身之处，右掌护胸，早作戒备，眼看滚龙王一指点来，立时反手一招擒拿，扣捉滚龙王的手腕。

滚龙王身子微微一仰，陡然退后五尺，冷笑说道：“这等近身相搏，你如能接下我五十招，我就束手就缚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我知道打你不过，决不会和你订下赌约。”

滚龙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量你也没有这个胆子。”

左手一掌劈来。

眼看一掌，却幻起了一片掌影，分袭向上官琦数处要害大穴。

上官琦心头一震，暗道：此人果然是博通武功，这一掌攻势奇异，折转莫测，叫人有着无法封架之感。当下施出了全力，反点向滚龙王的咽喉。

这一指是他毕生功力所聚，一缕指风，已然逼近了滚龙王。

滚龙王也不禁暗暗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这小子当真是难惹的很。心中忖思，右手却横里击出，袭向上官琦“曲池穴”。

上官琦用强攻硬行的方法，逼得滚龙王自行撤招，左掌紧随着劈出一招“天马行空”，呼啸掌风，横击滚龙王的右肋。

滚龙王右臂一收，用右肘封住了上官琦左掌，左手展开反击，连拍五掌，踢出三腿。

上官琦用尽了压箱底的本领，掌劈指点，才算把滚龙王的三腿五掌封开。

但见两人掌指交错，倏然之间，已互换三四十招。

这一阵搏斗，不但要比拼功力，而且只要变化略慢，或是封闭不住门户，立时将伤亡当场，当真是生死一瞬，凶险异常。

上官琦勉强挡住了四十招，已觉得力难从心，他所学的武功，虽是专门克制滚龙王的武功，但滚龙王胸罗广博，忽而劈出一堂堂正正的招术，忽而攻出一指诡谲绝伦的手法，有时左右双手，同时攻出，但却是一邪一正，阳刚阴柔，两种大不相同的力道。

上官琦在二十招前，还能从容应付，打的有声有色，但二十招过后，却是逐渐的应接不暇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已无还手之力了。

连雪娇眼看上官琦已陷入了险境，但袁孝却是站在战圈外，毫无出手之意，不禁心头大怒，走了过去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怎么不出手了？”

袁孝道：“大哥是英雄人物，我如帮他双战滚龙王，只怕他心中不高兴。”

连雪娇怒道：“这是生死一发的性命相搏，事前又无约言，哪有这多规矩！”

袁孝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去助大哥一臂之力。”

纵身一跃，呼的一拳，捣向滚龙王的后背。

滚龙王怒道：“你如要群斗我一人，那就不用客气了，一齐上吧！”

口中说话，右掌却迎向袁孝劈出的拳风。

但闻砰的一声，如击败革，滚龙王身躯摇动几下，稳住了脚步，袁孝却被滚龙王那掌力一触之下，身不由主的退了五六步远。

剽悍的袁孝，身子稳下之后立时又大喝一声，攻了过去，双拳连环疾劈，口中还大声叫道：“大哥，你下去休息一下，让我先和他打上一架。”

滚龙王武功虽然强过袁孝，但他却被袁孝那股勇猛剽悍之气慑了心神，看他连环拳劈的呼呼风啸，竟然破解不开，一时间无法反击。

上官琦心中一动，暗道：如能在今日除了这滚龙玉，不但可省掉不少麻

烦，亦可减少一些屠杀，为武林多保存一分元气。

他打量了一下四周的景物、形势，心意更坚。

原来，那滚龙王随行护驾的黑衣卫队，早已全数就歼，荒野的草地上，躺满了黑色的尸体，流满鲜红的血。

对方只余下滚龙王一个人，如若能和袁孝全力出手，再加连雪娇、左右二童和五英以及天木、锡木、金元道等全力相助，制服滚龙王，并非不可能之事。

心念转动，豪气随生，大喝一声，掌指又转凌厉，着着抢攻，一面大声喝道：“滚龙王作恶多端，为害武林数十年，双手血腥，不知造出了多少杀孽，对这种万恶不赦之人，用不着和他讲什么武林规矩了。”

言下之意，无疑在招呼群豪一齐出手。

滚龙王前拒上官琦掌指变化莫测的巧攻，后挡袁孝连环拳势的硬打，已然甚感吃力，再听上官琦招呼环伺在四周的群豪一齐出手，心中不禁暗生惊骇，忖道：这些人如若真的个个舍命拼攻，今日之战，只怕是凶险无比。

他发觉了危机四伏，不能再多拖延，当下疾攻四招，迫退了上官琦和袁孝，右手探怀取出一粒药丸，迅速的吞入了口中。

不知他食用的什么药物，吞下之后，精神立刻大振，右手和袁孝硬拼内功，招招是硬接硬打的手法。

左手却拒挡上官琦的攻势，以巧制巧，以快打快。

袁孝和滚龙王硬拼了十几掌后，不但未能占得便宜，而且觉出了滚龙王的掌力，愈来愈强。

上官琦亦觉出了滚龙王愈战愈勇，再打下去，很难料鹿死谁手，当下高声说道：“今日如若放过了滚龙王，日后只怕再难遇上这等机会了。”

群豪听得上官琦第一次呼喝之后，已然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准备出手，但见上官琦和袁孝前后夹击之势，严密异常，而且两人攻势凌厉，那滚龙王似是只有招架之力，是以都强自忍下未曾出手，及闻得上官琦再次呼叫，立时一齐加入抢攻。

天木大师出手一招“罗汉舒臂”，手中禅杖，笔直的捣向滚龙王，口中冷冷说道：“你这叛师逆徒，诱骗老衲到古庙之中相会，你却隐身门后，暗中出手，点我穴道，囚禁了我数十年，你可还记得？”

滚龙王右掌斜里推出一招，封开天木大师禅杖，冷冷接道：“兵不厌诈，越诈越好，我那时还不知是否是你敌手，自是不能不用暗袭的手法了。”

金元道横里递出一刀，道：“我金某人未死在毒室，白费了你一番心机。”

滚龙王飞起一脚，踢向金元道的右腕，逼他自行收了刀势，冷冷说道：“无名小卒，我哪能记得许多。”

但闻袁孝长啸之声破空而下，一团人影，挟着劲风，撞向滚龙王。

原来，袁孝打的性起，突然飞身跃起，凌空扑向滚龙王。他的掌力已甚惊人，再加上这等凌空下扑，声势更见猛恶。

滚龙王左掌右指和右腿，突然间一齐飞了起来，分向上官琦、天木大师、金元道各攻一招，迫得三人向后退开，攻势一缓。

就这一缓之势，滚龙王已收回了双掌，仰脸推出，硬接了袁孝凌空扑下的一击。

这两人似是都存了硬拼这一招的决心，掌上内劲，蓄蕴掌心不吐，但闻砰然一声，四只手掌，触在一起。

耳际间响起了一声尖啸、冷哼，袁孝凌空扑下的身子，突然飞了起来，悬空打了三四个转身，向下坠去。

滚龙王也身不由主地，汨汨向后退了三步。

连雪娇惊呼一声，飞跃而起，直向袁孝坠落之处跃飞过去，左手一展，抱住袁孝下坠的身子。

低头望去，只见他紧闭双目，嘴角间，汨汨流出血来。

上官琦眼看机不可失，陡的欺身而上，一掌拍向滚龙王的右肋。

滚龙王和袁孝对了一掌，似是体力尚未尽复，眼看上官琦一掌拍来，竟是不知闪动。

上官琦掌势加速，疾快地按上了滚龙王右肋，心想这一掌纵然不把他震毙掌下，至少，也可震断他几条肋骨。

就在他掌力和滚龙王身体触及之时，滚龙王身躯突然向后退了一步，上官琦掌势击中滚龙王的右肋，只觉如触败絮一般，立时觉出不对，急挫右腕，准备收回掌势。

他警觉虽快，但仍是晚了一步，滚龙王右腕一圈，已然扣住了上官琦的右腕脉穴。

这时，金元道一刀由左侧刺了过来。

滚龙王顺势一带上官琦，疾向金元道刺来的刀尖迎了过去。

金元道骇然收刀，横里跃开。

天木、锡木两支禅杖，前后攻到，分取滚龙王双膝、后心。

滚龙王冷笑一声，右手用力一带，硬把上官琦拉了回来，向后背攻来的掸杖之上挡去，人却借势跃起，让开锡木大师扫向下盘的一杖。

上官琦脉穴被滚龙王紧紧扣住，已完全失去了抗拒之能，任由滚龙王把自己当作兵刃，封拒天木、锡木、左右二童等攻来的禅杖剑势，这几人投鼠忌器，不敢放手抢攻，眼看滚龙王即将脱出围困，五英忽然合围而上。

滚龙王冷笑一声，左手一探，抓住了上官琦的右腿，当作兵刃，扫出了一招“横扫千军”。

五英隐起兵刃，随着滚龙王抡击之势，向后退去，但不论五人如何的移动，始终是保持着包围之势。

连雪娇迅速地在袁孝背上拍了两掌，又喂他吃了一粒丹药，低声说道：“你自己运气调息，不要想其他的事，我去救你大哥。”

抓起惊魂金刀一跃丈余，低声说道：“你们闪开。”

这时滚龙王正用上官琦当作兵刃，迫得五英不住倒退，向东北方向突围。

那正是滚龙王府的所在，显然，他想逃回王府中去。”

连雪娇金刀疾转，刷刷三刀一挡滚龙王的猛冲之势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服用那振作神丹，药力恐已快要消退，我在你想回王府的一条路上，埋伏下一十三道拦截，你决然冲不过去。”

滚龙王松手放下上官琦的右腿，冷冷答道：“我用他作兵刃量你们投鼠忌器，也不敢全力攻我。”

连雪娇笑道：“死你一个人，可救千百人的性命，可为武林中保留下无数的精英元气，上官琦纵然陪你去死，亦必受武林同道千秋百代的敬仰，流芳千古，死而何憾！”

她口中说的虽是硬朗，但内心之中，却是有着甚大的恐惧，自那夜湖舟中，造成了一种难言的尴尬之后，她对上官琦，生出了一种复杂的感情，她

虽然自知仍然是处子之身，但她的心理上，却蒙上了一层无法言喻的阴影，她心中深爱着上官琦，她存着深厚的感激，上官琦不避刀矢，连冒奇险救了她的性命，但却也拒绝了她的示爱。

袁孝对她的痴情，和那憨厚之气，使上官琦黯然的逃避了她的情爱，也使连雪娇生出了同情怜惜。

兄弟的友爱，男女的情爱，在三人之间，编织成一片复杂的网。

和袁孝裸体的一幕，促使她决心下嫁袁孝，但事实上上官琦的影子，却占有了她的心，挥之不去，斩之不断。

她尽量用平和掩遮去内心的紧张，期待着滚龙王的答复。

天木和金元道，都受上官琦相救之恩，如若不是他仗义相救，这两人仍然被囚在那暗无天日的毒室中。

他们有着深深的感激，也有着舍命相救的决心，目光中流露出仇恨的火焰，注视着滚龙王，跃跃欲动。

滚龙王森寒的目光，扫掠四处一眼，长长吸一口气，暗运真气，全身运转一周。

他自动手以来，到此刻为止，才算有片刻休息的时光。

双方对峙约一刻工夫之久，不闻一点声息，天木、金元道、左右二童等都已运集了全身的功力，只要连雪娇一声令下，立时将不顾生死的扑攻上去。沉默中，潜伏着深沉无边的杀机。

连雪娇终于忍耐不住，缓缓举起了手中金刀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已经受了重伤，难再挡得住我们的合攻。”

滚龙王暗中长吁了一口气，语气仍是十分冷漠地说道：“如若我放了他，该将如何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不行，你素无信义，岂能轻信于你，如其让你带走，还不如让他和你同归于尽。”

滚龙王仰天冷笑一阵，道：“可惜你的话，也难使我相信，何况你未必能作得那欧阳统的主。”

连雪娇略沉吟道：“那你要如何才肯相信？”

滚龙王道：“欧阳统信重世人，我要他亲口答允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那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如若不让你见识一下，只怕你也不会心服口服。”

探手摸出一个金哨，放在口中，吹出几声尖厉的啸声。

哨声忽长忽短，似是隐隐有一种节拍。

遥远处响起了相和的哨声，连雪娇才收金哨。道：“这金哨之声，是否足以扰乱你属下联络？”

原来滚龙王的属下，大都服用过迷神之药，耳目难和一般武林中人物相比，是以要藉这金哨之声用作联络，连雪娇久居王府，对内情十分了然，特地用金哨作为联络工具。定以长短之声，传达消息，既可收乱敌耳目之效，亦可用来传达消息。

滚龙王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倒亏你想得出来，哼哼！我早该杀了你的！”

连雪娇接道：“棋差一着，满盘皆输，你现在后悔了吗？”

滚龙王道：“大局如何，还难预料，目下不必欢喜太早。”

这时，突闻一阵有节奏的哨声，遥遥传了过来，连雪娇精神一振，接道：“欧阳帮主的大驾到了！”

滚龙王抬头看去，果然见一匹疾如流星般的快马，急驰而来。

片刻间，快马已到几人停身之处，正是那统率群豪，名满天下的穷家帮主欧阳统。

一身浅灰长衫，微显清瘦的面容两道炯炯的眼神，扫掠了四周一下，缓缓对连雪娇道：“文丞传音召请本座，不知有什么大事商议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请帮主仲裁一件大事。”

欧阳统跃下马背，目光盯在被滚龙王紧扣着脉穴的上官琦身上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滚龙王身受内伤，不用那一十三道拦截高手相助，凭咱们眼下的实力，就可把他制服当场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可是上官琦呢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上官琦得陪他殉葬！”

欧阳统道：“除此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办法吗？”

滚龙王冷冷接道：“有，放走本王，交换上官琦的性命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上官琦可受到伤害吗？”

滚龙王道：“只是被扣了脉穴，别无损伤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你素来无信无义，讲的话，难以使人相信！”

滚龙王道：“你要怎样才肯相信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你先放开上官琦，我们查他确实无伤之后，再放你离开此地不迟。”

滚龙王道：“要我如何能信得过你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就凭我欧阳统一句话，难道还不能算数？”

滚龙王仰天狂笑一阵，道：“欧阳统，本王自从出道江湖以来，从未有今日之惨，如若你放我归去，岂不是放虎入山，难道你不后悔吗？”

欧阳统冷冷说道：“我欧阳统能够在武林同道之前，一诺千金，也就全凭着信义二字和忠厚之道。”

滚龙王缓缓垂下头去，默默不语。

欧阳统接着说道：“今日纵然放你去，但日后你终是难逃灭亡。”

滚龙王慢慢的松开了上官琦被握的右腕，说道：“欧阳统，你查看一下，他是否受有内伤？”

上官琦脉穴被扣，全身劲力消失，但他的耳目并未失去灵敏，对几人对答之言，听得甚是清楚。当下抱拳向欧阳统一礼，道：“帮主何苦为我一人，要使武林中千百性命再受伤亡！”

欧阳统答非所问地说道：“你运气查看一下，受了暗伤没有？”

上官琦依言运气，试了一下，道：“没有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你再试试看，中毒没有？”

上官琦默运真气，详查周身一遍，道：“没有。”

滚龙王冷冷接道：“欧阳统，你对本王如此猜疑，不觉有失身份吗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天下人都可以信，唯独对你这等积恶无数，弑师、谋友，无所不用其极的人，实应多存两分防范之心。”

滚龙王口齿启动，欲言又止。

欧阳统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现在可以走了。”

滚龙王双目中暴射出怨毒的怒火，环扫了四周群豪一眼，切齿说道：“十日内，必杀尔等，在场之人无一幸免！”

连雪娇道：“目前我们如想杀你，易如反掌，你还不快走，莫等欧阳帮主改了心意，拼受一次信誉之失，先杀了你再说！”

这几句话，果然发生奇大的效果，滚龙王竟不敢再说一言一语，翻身一跃，急奔而去。

上官琦望着滚龙王消失的背影，突然一声长叹，道：“帮主，文丞，何若为我一人之命，使武林多丧失千百条性命，我上官琦纵然厚颜偷生，也将是终生不安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此即侠、盗的不同之处，穷家帮如若和滚龙王一般模样，那就不用再和滚龙王决胜江湖了。”

连雪娇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你不用心中不安，放走滚龙王，并非是为了救你！”

上官琦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多谢慰藉，这般的救了我，上官琦虽生犹死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怎么？你不信我的话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何只属下一人不信，在场之人，只怕无人信得！”

连雪娇笑道：“你们如肯听我说几句话，当知我决非巧言相饰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愿闻高论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滚龙王气候早成，王府中毒室未毁，高手犹在，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侯，各拥高手，分屯数处，如若今日咱们杀了滚龙王，这些人势必将各自为政，流毒所及，实较滚龙王统率之下，有过之而无不及……”

欧阳统道：“不错。”

连雪娇接道：“如想完全消灭滚龙王，必得一网打尽他们首脑之人，才可永绝后患。”

欧阳统点头，道：“正当如此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因此我释放了滚龙王，他生平之中，从未经过如此惨败，必视为奇耻大辱，势必连夜召请四大侯爵，尽起王府高手，和咱们决一死战，以洗雪今日受挫之辱……”

欧阳统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就双方实力而论，不知这一场决战的胜负如何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这该是一场很残酷的恶战，双方都将付出可怕的死亡代价，如若是硬拼实力，胜败之机，敌大我小，也许武林中精英人物，都将在这一战之中玉碎珠沉，因此属下之见，不宜硬拚……”

欧阳统道：“姑娘之见，和本座不谋而合，如让那滚龙王尽集属下高手，和咱们决战于此，穷家帮实无稳操胜券的把握。”

锡木大师突然接口说道：“滚龙王为我武林公敌，穷家帮独挡锐锋，实非公平之论，老衲这就立刻赶回少林本院，见我掌门方丈求他尽出少林精锐，赶来助战。”

天木大师目光转动，望了锡木大师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连雪娇道：“大师如肯劝说贵方丈，派出高手相助，那是最好不过。”

锡木大师道：“如果老衲不能求得掌门方丈派出高手，那也无颜再见欧阳帮主和女施主了，自当解脱这具臭皮囊。”

天木大师突然插口接道：“在下有一件信物，和少林寺渊源甚深，愿借大师随身携去。”

锡木早就对天木存了怀疑之念，闻言回身说道：“这位老施主，手持佛

门中独有兵刃，想来，当亦佛门中人？”

天木大师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老朽来历，目下还不愿谈起，但老朽确和少林门中有着渊源，来日方长，荡平妖氛，消灭那滚龙王之后，老朽自会把来历公诸世人。”

锡木道：“既是如此，贫僧不再勉强了。”

天木大师右手递过去一个密封布包，道：“未见贵寺掌门方丈之前，不可擅拆密封。”

锡木接过布包，用手掂了掂，甚是沉重，包中似是金属之物。

天木大师接道：“贵寺中的掌门方丈，法号如何称呼？”

锡木大师道：“法号神木。”

天木道：“那很好，他如见得此物，定可辨识，决不致拒派高手，大师尽管放心回寺去吧！”

锡木仔细地打量了天木几眼，道：“贫僧就此别过。”

合掌对欧阳统、连雪娇、天木等一礼，转身而去。

连雪娇目睹锡木大师的背影，消失不见，才缓缓回过头来，神情间充满着严肃，望着天木，道：“少林寺中的掌门方丈，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，你一定知道了？”

天木点点头，道：“是的，姑娘，我知道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少林派一向为武林尊为泰山北斗，沿转数百年，历经数十年，少林派从未出过一个尽得少林所有的武功的弟子，武林中也一直无法估计出少林寺有多少实力，但他们的罗汉阵，却是天下扬名。”

天木大师接道：“是的，姑娘，用少林寺罗汉阵，对付滚龙王，应该是很好的一个主意，他们将不会畏惧滚龙王属下那波浪式的攻势，那将不是任何一个武林高手所能抗拒的攻势。”

连雪娇轻扬一下柳眉，脸色更见严肃，缓缓说道：“滚龙王有三百六十个铁甲骑士，那是他数十年苦心选出的武林高手，他们都有着惊人的神力，少林寺罗汉阵，能否拒挡？”

天木道：“少林寺的罗汉阵，可大可小，十八人至三百六十高僧，都可组成，既可整体迎敌，亦可分开应战，变化全由主阵人临敌应变，滚龙王如齐出三百六十个铁甲骑士，或可纵横武林，使天下第一流的高人束手，但决冲不破少林寺的罗汉阵……”

连雪娇道：“可惜那神木大师，未必肯尽出少林精英，和滚龙王一决胜负。”

天木道：“老朽料他不致见拒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事关整个武林劫运，用谋错不得一步，错走一步，则满盘皆输。”

天木道：“这个老朽知道。”

连雪娇突然提高了声音，道：“你未失陷在滚龙王府之前，在少林寺中，是何身份？”

天木道：“那时我行脚四海，很少在寺中停留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我问你在寺中身份？”

天木道：“我在监院长老中挂名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监院长老，虽然在寺中名位很尊，但也不能高过那掌门人。”

天木道：“不错，姑娘对少林寺中的情况，似是了解得很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因此，我才怀疑你的活，除非你的身份高过那掌门人神木大师。”

欧阳统突然插口说道：“铁木、凡木，在寺中身份如何？”

天木略作沉吟，道：“名列监院长老，极受掌门的尊重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两位高僧和本座交谊甚深，同为天下武林，但却未能说服神木方丈，尽出寺中高手，抗拒滚龙王。”

天木大师笑道：“铁木、凡木两师弟，只不过是受到掌门的敬重而已，自难和老衲在寺中的身份相比。”

欧阳统听他的口气，颇为托大，不再多问，回顾了连雪娇一眼，道：“此刻咱们也该早作准备，免得那滚龙王大军掩杀过来之时，咱们调度未定。”

连雪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滚龙王经此挫败之后，决不敢存轻敌之意，而且对那些仍然忠心于他的重要属下，已然动了怀疑，此人武功绝世，心地毒辣，智谋过人，才冠一代，但他唯一的缺点，也是他致命的伤害，那就是用人多疑，纵然深具才智之士，也难发挥……”目光转动，回顾了上官琦一眼，接道：“上官琦带了左右二童和锡木大师等，闯入了滚龙王府，又安然脱险而出，势必将引起那滚龙王怀疑，单是回府查问这一桩事情，就要消耗他几个时辰的工夫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但有备无患。”

连雪娇点头道：“咱们不能在这一望无际的平原里和他决一死战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避重就轻，攻敌无备，这一带滚龙王地势熟悉，咱们避开他，自是不错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不仅是因为他们这一带地形熟悉，主要的是那滚龙王府现屯住三百多名铁甲骑士，如是在辽阔的平原决战，咱们就难有抗拒的把握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咱们可是要退居深山，再和他决一死战吗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此事容属下和帮主从长计议，咱们尽起精英高手，另行布阵，准备决战，但又要选出几个艺高胆大之人，留此和他周旋，既可以乱敌耳目，使那滚龙王疲于奔命，又可掩护咱们撤走，免得他乘势追击。”

目光缓缓移注到上官琦的身上，接道：“上官琦！”

上官琦一抱拳，道：“属下在！”

连雪娇道：“本帮中左右二童和五英，暂由你统辖率领，留此截击滚龙王，乱他耳目，掩护本帮大军撤退，着重奇袭，不可和滚龙王正面决战。”

左右二童和五英，齐齐躬身领命。

连雪娇转身对天木大师和金元道衿衽一礼，道：“敢请两位从旁相助。”

天木和金元道齐声应道：“我等极愿遵从上官大侠之命。”

连雪娇两道清澈的目光，凝注在上官琦的脸上，接道：“奇袭强敌，贵在出没无常，使敌难以预料；戒在逞意气之勇，和强敌决战，你肩负责任重大，不可妄动怒火，免为强敌激起好胜之心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属下记下了，如有措施失当之处，愿按帮规裁治。”

连雪娇缓缓把金刀递了过去道：“独当一方大任，不可墨守成规，审度敌势，随机应变，你们去吧！”

上官琦略一犹豫，接过金刀道：“属下如获重大消息，不知要如何禀报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你职在乱敌耳目，不用深入涉险，探敌消息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以后的事，我自会派人来找，传我之命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属下领命。”

转身欲去。

连雪娇道：“此刻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属下准备先到滚龙王囚入木室，尽放人犯……”

连雪娇接道：“凭此一念，强我信心不少，你们走吧！”

上官琦金刀一挥，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当先带路奔行。

天木大师、金元道、左右二童和五英等一行人，鱼贯的追随在上官琦身后，消失在荒凉的原野中。

连雪娇望着群豪消失的背影，不禁黯然一叹，忖道：“如若不是在我们之间，来了一个袁孝，滚龙王事完之后，我和他并骑江湖之上，畅游天下名山胜水，倦游时，找一处山明水秀的所在住下，读书课子，乐度一生岁月，当该是人间最美满的一对夫妇，如今这些事，都成了空幻的梦境，袁孝像一把无情的剑，斩断了我们之间情意……”

回头望去，只见袁孝盘膝闭目而坐，头顶上泛升起一层蒸腾的白气。

上天赋与他超异常人的体能，使他在极快的时间中，行血畅通，疗好伤势，恢复了体力。

欧阳统心知在连雪娇、上官琦和袁孝之间，有着一一种微妙的关系，天仙化人的连雪娇，英俊潇洒的上官琦，那该是使人羡慕的一对，但在这一对之中，却混入了一个面丑心善的袁孝。

上官琦的义侠胸怀，和连雪娇那孤傲的性格，及袁孝毫无机心的坦白，使三人之间，原本单纯的情势，变得十分复杂起来。

欧阳统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连姑娘。”

连雪娇如突然被人扎了一针般，啊了一声，全身一颤，举起衣袖挥拭一下脸上的泪痕，道：“帮主有什么指教？”

欧阳统说道：“咱们该早准备了！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不错，咱们该走了。”

忽见袁孝一跃而起，睁开一双圆圆的金睛，四面望了一阵，道：“大哥哪里去了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他又去了滚龙王府……”

袁孝突然接道：“我该去助大哥一臂之力。”

放腿奔行，眨眼间已到三四十丈以外。

欧阳统暗暗赞道：“好快速的身法。”

瞥见人影闪动，袁孝重又走了回来。

连雪娇道：“你怎么不去了？”

袁孝双目中奇光如电，凝注在连雪娇的脸上，道：“大哥和我都去了，还有谁保护你？”

连雪娇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转过身去，举步而行。

欧阳统仰脸一声清啸，十丈外草丛中，转出来几个青衣人，每人手中，牵着一匹长程健马，奔了过来。

行过三人身侧，肃立递上马缰。

欧阳统道：“连姑娘请上马吧！大敌当前，你不宜虚耗体力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

跃身坐上了马背。

欧阳统紧接着也上了马，但见袁孝仍站在地上，当下说道：“袁兄请上马啊！”

袁孝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不骑马。”

连雪娇突然一抖缰绳，快马如飞一般向前奔去。

袁孝放开了步子，不快不慢地追行马后二三尺处。

欧阳统放辔疾驰，快得如流星飞矢，片刻间奔出去十几里路。

回头看袁孝，仍然是紧随连雪娇的身后，保持着马后二三尺的距离，神色如常，毫无倦累之态，不禁暗暗叹服道：“此人好高的轻功，好充沛的内力。”

一片翠竹，拦住了去路，广阔的竹园里，隐现出几间茅室屋角。

欧阳统一收马缰，停了下来，道：“到了。”

袁孝突然一伏身，一个箭步，跃到连雪娇的马前，伸手一拦，快马一声长嘶，停了下来。

连雪娇跃下马，翠竹林中，已转出两个穷家帮中的弟子，接过马去。

欧阳统当先带路，直入林中。

深入七八丈，眼前是几座连筑的茅舍，四周人影，都是身背兵刃，手执强弩的穷家帮中弟子。

欧阳统带着连雪娇，奔向正东一座茅舍中。

茅屋厅堂坐满了人，似是正在研商着一件重大之事。

第三十四回 师徒重相逢

欧阳统一步踏进了茅屋，厅堂中人，纷纷起立致敬。断去一臂的关三胜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帮主来的甚好，我等正觉为难……”

欧阳统有些迫不及待地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关三胜道：“正南方十里左右，有百名以上武林人物，攻了进来，连闯过四道卡子，属下已派遣了三十个帮中高手，赶往相援，一面招请帮中长老，相聚于此，研商对策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来的是什么人？”

关三胜道：“属下还未能查清楚来人的身份……”

连雪娇接道：“一定是滚龙王的手下四大侯爵之一，赶来援救滚龙王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眼下咱们该如何拒敌？”

连雪娇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属下失去查看一下形势，帮主请尽起咱们帮中的精锐，和几位客居帮中的高人随后赶往，如是敌势可破，咱们撤退之前，先消灭滚龙王一些人手，挫他锐气，如是敌势强大，咱们就立刻撤走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悉依文丞之见，本座立时点集人手。”

连雪娇微一欠身，道：“属下先走一步。”

转身疾奔而去。

袁孝紧随在连雪娇身后而行。

欧阳统回顾了武相关三胜一眼，道：“你的伤势如何？”

关三胜道：“属下服用过帮主赐赠唐先生遗制的灵丹，伤势已完全好了。”

欧阳统低声说道：“你由四十八杰余下的人手中，选带八个高手，烦请那铁木大师相偕同行，立刻上道，暗中保护连姑娘，也不能让她涉险受伤。”

关三胜道：“属下记下了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在一个时辰之内，本座即可调集精锐，赶往相援。”

关三胜欠身一礼，告退而下，依言由残余的四十八杰中，挑选了八个高手，请了铁木大师，急急追赶连雪娇而去。

且说上官琦带了天木、金元道、左右二童，和穷家帮中的五英，施展轻身功夫，兼程赶路。

这些人中，各有一身绝世功夫，五英虽然轻功稍差，难以和这些人并驾齐驰，但这五人，内力惊人，始终能保持着不快不慢的速度。

上官琦对那囚人竹林，特别留心，是以记忆还十分清楚，他想趁那滚龙王受挫回府，检点伤亡，尚未重作部署之前，赶到那囚人竹林。

他不但有心释放那囚禁之人，使滚龙王耳目受愚，并且还有着另一种英雄思想，在那里，他见到了传技于己的老人，他想，师父潜身于那囚人的木屋之中，定然必有作用，也许，他能仗师父早作的安排和大力相助，趁着滚龙王初受大挫，元气未复之际，一举生擒滚龙王，大破滚龙王府，以酬穷家帮主相救之情。

这是千秋万世的大功业，也是上官琦唯一的心愿，这功业一旦完成之后，他将告别江湖，埋名隐姓，去度那凄凉岁月。

他已感觉自己已然深爱连雪娇，那美丽的倩影，柔媚的言笑，和她手握兵符，豪强凌云的性格，已然深深的印在他的心上。

她是个具有坚强和温柔两种性格的女人，温柔时有如一池春水，坚强时却是那样刚毅不屈。

袁孝，像横在两人之间的一柄残酷的慧剑，生生的斩断了两人的情意，他劝说过，要她去爱护袁孝，她也说明过要嫁袁孝为妻。

那夜间湖上小舟中，巧合铸下的错，像一团火，烧着上官琦的心，他没有问过连雪娇，连雪娇也没有解释过，这象征着一件事，连雪娇已决心下嫁袁孝。

上官琦认定了事情已经是铁案如山，自不愿混迹在两人之间。

他心有所念，行速大减，五英已然齐齐赶了上来。突然，响起了一声悠长的号角，划破了荒野的岑寂，也惊破了上官琦痛苦的幻想。

金元道四外打量了一阵，道：“那人藏在一棵大树上，可要把他收拾了？”

上官琦抬头看去，果见十余丈外，有一棵高大的松树，点头说道：“你去收拾他，但要下手毒辣，最好是一击致命，不要让他有第二度传出警讯的时间。”

金元道应了一声，绕奔向大树而去。

上官琦流目四顾一阵，瞧不见那囚人的竹林何在，低声对左右二童说道：“两位可记得那夜咱们进去的竹子吗？”

左右二童凝目沉思了一阵，道：“可是找那囚人的木屋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正是。”

左右二童相互看了一眼，苦笑着摇头说道：“我等也记不得上官琦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那地方是一片竹林，木屋就在那竹子环绕之中。”

原来上官琦对那竹林方位，记得十分清楚，但这一阵时间，他一心想着连雪娇和袁孝之事，信步而奔，迷失方向，竟然再也瞧不出那竹林的方位何在。

他忽然想到了唐璇告诉过他的几句话：古往今来的大英雄，最是寂寞的，当时，他还未曾体会到这句话的要旨，这片刻，恍然大悟，原来成大业，立大功的英雄，随时随地，都不能分心旁骛，稍一有误，不知要害多少人丢掉性命！

想到了感慨之处，不禁长长一叹。

左右二童道：“上官兄不用苦恼，我兄弟捉一个滚龙王的属下，严刑逼逼，难道还怕他不讲吗？”

上官琦正待答话，忽听天木大师说：“咱们快躲入草丛之中。”

群豪听得他呼喝之言，也未及抬头去看，人已隐入了草丛之中。

上官琦抬头看去，只见遥远的原野上，奔驰来几匹快马，心下好生佩服，暗道：那快马还在数里之外，这老和尚就能觉到，莫非练有天视地听之术不成？

左右二童突然疾快的爬行过来，道：“我们兄弟去捉他一个回来如何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行动要小心一点。”

左右二童应了一声，分开长草，移出数十丈之外，免得一击不中时，被人发觉了所在。

大约有一盏茶工夫之久，四五个骑马的黑衣人，到了左右二童的停身之处。

左童张方微微抬头一看，对方有五人之多，心中忽动杀机，低声对右童说道：“咱们拔出兵刃，配合右手施袭，左手点他们其中一人穴道，右手长剑刺另一个人，也许，咱们可以一举之间，收拾了这五个人。”

忖思之间，五匹快马已到了左右二童隐身的草丛旁边。

左右二童突然一跃而出，联袂飞起，悬空下击，长剑指向了较远的黑衣人，右手却点向一个相距较近的黑衣人。

这些黑衣人乃滚龙王手下的黑衣卫队，他们之中，或有武功高过左右二童的人，但他们终年在药力控制之下，人已逐渐的麻痹，动作痴呆，反应迟钝异常，左右二童这猝然施袭，竟然大奏奇功，两个中剑落马，两个被点穴道。还余下一个黑衣卫队，突然一带马头，准备逃走。

左童张方那还容他走开，右手一振，连人带剑的直飞过去，人还未到，剑风已斜里刺去。

这时，那黑衣卫队，已亮出兵刃，和张方展开了一场十分激烈的恶战。

他手中一柄单刀，竟然施的呼呼风生。

张方心中大急，暗道：我这和他一战，岂不要暴露出我等隐身之处，剑势一紧，攻势更是强烈，但那黑衣人手中的单刀，竟然从容应付。

上官琦低声对天木大师和五英说道：“几位好好的隐在此处休息，我去助他一臂，早些把那人除去。”

说着话，人已掩袭过去。

出了草丛，沉声说道：“张方请退开一步，看兄弟取他性命。”

张方急攻两剑，全身而退。

那黑衣人眼见刀光涌上来，一抡手中单刀，封住了门户。

上官琦手中惊魂金刀，本有削铁如泥之能，那黑衣人连刀带人，被上官琦劈作两半。

张方飞起一脚，把那人尸体，踢入了草丛之中。那两个中剑之人，尚未死去，但伤势很重，剑中要害。显是不能活了。

上官琦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他们被药物控制，连肉体上的痛苦，也是感觉不到的。”

张方道：“这两人已经难救，别让他受罪了。”

右手疾出，点了两人死穴。

突闻一阵急促的号角之声，传了过来。

上官琦一听那号角的方向，仍然是由大树上面传来，不禁心头大急，说道：“两位快把尸体掩起，带着两个活的，和天木大师等会在一起，免得分散实力，我去瞧瞧那金元道是否已经得手？”

也不待左右二童回话，飞身一纵，直向大树扑去。相距那大树还有两三丈远，瞥见金元道如飞而来。

上官琦低声喝道：“金兄，可有什么变化么？”

金元道急急奔了过来，道：“一群黑衣卫队，不下数十人。分乘快马而来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那树上的敌人呢？”

金元道道：“已被兄弟点了死穴，我本想逼问他那号角讯号。却不料不肯说出，眼看强敌涌来，只好点了他的死穴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刚才那号角声，是何人吹的？”

金元道道：“我！我虽然不知讯号，但忽发奇想，乱吹它一阵，或可收扰敌耳目之效，就抱起号角，一阵胡吹。”

上官琦忍不住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涌来敌队，有些反应？”

金元道笑道：“未料到被我胡打瞎撞，那队黑衣人，听得我错乱的号角声，显是有些茫然不知所措，停了下来，群集一处，似是在商量什么事情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大约是他们听不出寻号角讯号，群集研商，趁他们受惑之时，咱们得趁机闯过。”

金元道道：“兄弟在那大树上，看到了一片竹林。”

上官琦急急说道：“在什么方向？”

金元道道：“正东方向，不过要通过那一群黑衣人。”

上官琦暗一沉吟，道：“你看那一群黑衣人，大约有多少？”

金元道道：“总在三四十以上。”

上官琦沉吟了一阵道：“这滚龙王不失为一个雄才大略之人，在初受挫败之下，仍然能顾及到大局变化，毫无慌张失措之感。”

这时，天木大师、左右二童等。都借那深草掩护，和上官琦会合一起。

天木大师道：“如以老衲之见，咱们不妨和那群黑衣卫队，正面交手，伤他几个人后，再以最迅速方法，离开此地，以扰乱那滚龙王耳目。”

上官琦心中一直念着那木屋中囚人之事，接口说道：“据我所知，滚龙王在一片竹木中囚禁了很多人，那些人，又都是滚龙王心中畏惧的人，如能设法释放出那被囚之人，滚龙王势必惊慌失措。”

天木大师道：“自以上官大侠的决定为宜。”

上官琦目光环扫四周群豪一眼，道：“在下之意，请天木大师带领五英和左右二童，击袭那群黑衣卫队，在下和金兄，在激战中绕过，奔入那竹林中放人。”

天木大师道：“上官大侠只带金兄同行，实力未免太弱，万一竹林中遇了狙击，岂不要误了大事，老衲之意，不妨多带一些助手。”

上官琦摇头说道：“我和金兄是以偷行放人为主，人手愈少愈好，大师等将是和强敌拚搏，自是要实力愈强愈好。”

左童张方忽然接口说道：“咱们在哪里相会？”

金元道道：“敌我混战，彼来此往，一湖一岗可能在一日内数度易主，在下之意不宜硬性约定会面之处，以免授敌围攻之机。”

张方略一沉吟，随手在地上划出了几个记号，低声说道：“诸位可看清楚了么……”微微一顿，目光扫掠群豪，接道：“这是我们穷家帮中的机密联络记号，几位牢牢记着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记下了，我等要先走一步。”

带着金元道，绕过草从而去。

天木大师回顾五英一眼道：“咱们得赶快接应他们，五位就请留在此地，布阵以待，左右二童两位，先冲他们一阵，引敌来此，五位再施袭击，这一战纵然不能把他们全数歼灭，亦将杀他们丢盔弃甲而逃。”

五英刷的一声，拔出长剑，就草丛中列成阵势。这五人永远是保持着严肃的拒敌神态，对方来一骑一卒，他们也是郑重其事，不存丝毫轻敌之心，来千军万马，也毫无畏惧之情。

天木大师看五英阵势已好，突然长啸一声，手舞禅杖，急向那群黑衣卫队冲了过去。

左右二童右手横着长剑，左手握着一把匕首，紧随天木大师两侧而行。

双方逐渐的接近，彼此已可清晰看清对方的形貌。

天木大师打量了一下四周的形势，停下脚步，说道：“这地方两侧草深，对我有利，不用再向前了。”

左右二童四下望了一眼，仗剑守在天木大师身侧。出人意料的，那一群

黑衣卫队，也一样停了下来，不再向前冲进。

左童张方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情势有些不对，滚龙王手下的黑衣卫队，一向是见人就蜂拥而上，这次倒是有些例外了。”

天木道：“不错，滚龙王手下的黑衣卫队，都为药物所迷，看上去有些痴痴呆呆，这班人看上去却是大不相同，个个神清气朗，毫无服用过迷药的神态。”

他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如果是滚龙王的属下，却未服用过迷药，倒是很难对付了。”

原来对方那群黑衣人，多达四五十个，天木大师深恐以左右二童和五英之力，难以稳操胜券，即令可以勉力支持，也是一场惨烈的恶战。

左右二童相互望了一眼，道：“大师压阵，我们兄弟去试他一阵。”

天木大师低声说道：“不可造次，杀死十敌，我折一人，亦是划算不来，如无必胜的把握，最好是不要轻举涉险。”

但见那黑衣人纷纷下马，布成了一座方阵。

天木大师心中更觉奇怪，暗道：他们人数众多，正该以众凌寡，虽不躁进，亦该分头包围过来才对，何以不肯出攻，反而结阵自守，难道那滚龙王经过此次挫败之后，下令属下小心了不成。

忖思之间，瞥见三个黑衣人，纵骑跃马而来。

左右二童精神一振，道：“咱们先把这三个人擒住再说。”

三人三骑距天木大师等一丈左右处，陡然停下来，六道眼神把天木大师和左右二童打量了一阵，道：“三位是一路的英雄？”

那天木大师破衲百结，勉可掩住身体，长发垂披，乱须绕颊，偏偏手中拿着一柄佛门中特有禅杖，非僧非俗，叫别人难测他究是何等身份。

天木大师望了三人良久，反问道：“诸位可是来自滚龙王的黑衣卫队么？”

三个黑衣人年纪都在四旬以上，那居中之人，冷冷说道：“我等先问三位，三位尚未说明来历，岂有反问之理？”

左童张方怒道：“穷家帮左右二童，这位是……”望着天木大师，却是不知如何介说。

三个大汉脸上泛现喜色，道：“欧阳帮主在么？”

左童张方愣了一愣，道：“诸位找欧阳帮主，有什么事？”

那居中的黑衣人，似是三人之中的首领，缓缓从怀中摸出一封书简，道：“在下受人指教，携此书面投欧阳帮主。”

张方道：“让在下先瞧瞧何人修的书简？”

那居中的黑衣人疾快的缩回手去，说道：“此书必得面呈欧阳帮主。”

张方心下为难，暗暗忖道：对方身份未明，如何能带他会见帮主，何况此时情势紧急，帮主是否已经撤走，也不得而知。只听那黑衣人接道：“我等确是奉高人指示而来，还望不要见疑才好。”

张方低声和右童商量了一阵，道：“兄弟张方，敝帮主礼贤下士，不论何人造访，都以大礼接待，只是此刻和那滚龙王摆阵相对，事务匆忙，此刻行踪难知……”

那黑衣人一皱眉头，道：“那修书高人，再三告诫我等，此信务必要面交欧阳帮主亲手拆阅，张兄请恕兄弟无礼，待我等见了那欧阳帮主时，再行奉呈。”

一带马，转身而去。三匹马去势奇快，眨眼已和那列阵待敌之人合在一起，匆匆起程而去。

张方望着那消失的骑影，茫然说道：“此事突如其来，实叫人揣测不透。”

右童李新接道：“大师见多识广，不知高见如何？”

天木大师道：“老衲观察所得，这班人似无伪诈，那滚龙王好险阴诈，疑心特重，决计不会把未服药物之人，按排在黑衣卫队之中。”

张方叹道：“但事实来的太过突然，实叫人难作测断，唉！如是连姑娘在此，那就不难了然真象了。”

天木大师道：“连姑娘天纵奇才，自非我等能及。”

且说上官琦带着金元道鹭伏鹤行，借草丛掩护绕过那群黑衣人，直向正东奔去。

行约两三里，景物忽然一变，放眼一片平原，已无草丛掩身。

金元道低声说道：“此地相距那滚龙王府不远，戒备当很森严，前行已无草丛掩护，只怕是难以隐藏行踪。”

上官琦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必得冒险一试，咱们如果急急赶奔，势必要引起滚龙王的暗桩注意，倒不如索性大大方方的昂然而行，或可瞒过他们耳目。”

金元道道：“在下也有此意。”

上官琦四外扫望一阵，突然长身而起，大步向前行去，一面说道：“金兄请在在下保持着一丈的距离，免得遇上伏击时应变不及。”

金元道道：“上官大侠一身系全局安危，岂可涉险，让在下代为开道。”

上官琦接道：“金兄断后接应我也是一样。”

金元道不敢再说，暗中远气戒备，和上官琦保持一丈左右的距离。

出人意外的，在这片辽阔的原野上，并未遇上施击的人，但却不时发现横躺在地上的尸体，似是在两人这前，已有人经过此处，扫去了滚龙王伏桩。

上官琦加快脚步奔行，一口气行出了四五里路，发现了一片竹林。

仔细看了四周形势，那竹林正是自己遇上师父的所在。但觉心中一阵激动，难以自制，大步冲了过去。

茂密的竹林环绕着一片空地，一座座的小木屋，仍然排列的整整齐齐。

上官琦轻轻吁一口气，放下了心中一块石头，低声对金元道道：“金兄，这小木屋，乃是滚龙王囚人之处，平常戒备十分森严，但今日却是大大的出人意外，金兄请小心戒备。”

大步向一座木屋行了过去，伸手去拉那木门。

只听金元道沉声喝道：“上官大侠，不可造次。”

上官琦缩回手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金元道道：“滚龙王善用百毒，这些木屋，如是当真如上官大侠所言，是滚龙王囚人之地，平常又戒备森严，此刻突然撤除了戒备，只怕别有埋伏，上官大侠请用手中金刀试试，切莫动手触那木门。”

上官琦略一沉吟道：“金兄之言甚是。”

金刀一伸，挑开木门，人却借势闪到一侧。

但见那打开的木门，一阵来回荡动，缓缓停了下来。

上官琦低头望去，只见那木屋中，仰卧着一人，闭着双目，似是睡着一般，动也不动一下。

金元道一跃而上，道：“上官大侠，这木屋中可有古怪么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躺着一个人。”

金元道低头一看，道：“这人身上的衣服，色彩还很鲜艳，似是刚被送入这木屋不久。”

上官琦金刀一挑，木屋应手碎去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仰卧之人，年约四十上下，颔下留着短须，微微可闻鼻息。

金元道左手单刀一沉，刀锋触及那人前胸，冷冷说道：“阁下是死人，还是活人，如是死人，那也不在乎在下刺你一刀了，如是活人，那就快些睁开眼来，用不着这等装模作样，哼哼，滚龙王的把戏，在下看得多了！”

那仰卧大汉仍然闭着双目，僵直的躺着不动。

上官琦道：“我助他一臂之力。”

伸手去扶那大汉肩头。

金元道道：“不能动。”

上官琦缩手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金元道叹道：“滚龙王鬼计多端，这人是真死、假死还难预料，咱们如是一不小心，难免要着了他们的道儿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如依金兄之意呢？”

金元道道：“宁可错杀一百，不能放过一个人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如若是准此而行，咱们和滚龙王还有何不同呢？”

金元道呆了一呆，抱拳说道：“在下失言，多承上官大侠指教。”

上官琦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金兄请把此人拖至太阳光下，咱们再打开这里所有的木屋。”

金元道那里还敢多言，依言把那大汉拖至阳光之下，紧随上官琦身后而行。

上官琦金刀挥动，挑开了第二座木屋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一个骨瘦如柴的怪人蜷伏在那木屋之中。

金元道讶然说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上官琦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想这古怪就在这木屋之中了。”

金刀连挥，片刻间，连续挑了一十四座木屋。

金元道一一查看，发觉所有的人，都变成了一个血肉尽消，于皮包骨的怪状，奇怪的是这些人，都还有一口气在。

上官琦挑了十几间木屋之后，心中忽生畏惧之感。他一心一意来看师父，但此刻，却又不敢立刻挑开记忆中师父所居的那座木屋。

只听金元道厉声喝道：“快躺下去。”

上官琦吃了一惊，回头望去，只见一个瘦骨嶙峋的怪人缓缓站了起来。

他那紧闭的双目，此刻突然睁开，目中流现出一股很奇怪的神光。

金元道突然向前踏上了两步，一掌按了下去。

但见那瘦人身子一闪，竟把一击避开。

金元道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上官大侠，此刻咱们要怎么办呢？”

一语甫落，但见那蜷伏在地上的枯瘦之人，一个个开始挥动手脚，似是都要挣扎而起。

这一来，连上官琦也有些沉不住气，金刀平胸，道：“如是形势所迫，咱们只有伤害他们了。”

只听一阵怪叫嚎哭之声，那枯瘦的怪人全都站了起来，一个个有如毒瘾

发作一般，手舞足蹈，又唤又叫，争向未劈开木屋中奔了过去，拉开木门，钻了进去。

这一幕惊人的变故，只看的上官琦和金元道心头怦怦直跳。看那些瘦枯之人，一个个早已血肉尽消，只余下一层皮包骨头可怜样子，难以禁受一掌一脚，但他们抢奔入那木屋的豪勇，却是争先恐后，勇猛惊人。

直待所有的枯瘦之人，完全钻入那木屋之中，金元道才摇摇头叹一声道：“此实不可思议之事！”

上官琦道：“如若是在下的想法不错，在那木屋中，定然有一种慢性的毒药，药性缓慢，只要在那木屋中停留过相当的时间，药性才缓缓侵入内腑，有如染上毒瘾一般。”

金元道点头说道：“上官大侠的推想不错……”霍然回头望去，只见那衣着鲜艳的大汉仍然僵直的躺在地上，急急奔了上来，道：“此人仍是静静的躺着不动，大约是中毒不深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金兄请试行推拿手法，看看他是否被点了穴道？”

金元道应了一声，伏下身子，抱起那大汉，在他身上推拿起来。

上官琦暗暗数那小木屋，还有三十余座，心中暗暗忖道：如若这些木屋中都睡的有人，连同刚才毁去的一十五座木屋，这些被囚之人，将不下四五十人，这班人中毒极深，身体已然有了变化，不论武功如何高强，只怕也难以和人动手，但如放出了这班人，足可使滚龙王心理上，受到极大的威胁。

回头望去，只见金元道双手移动，仍然不停的在那人身上推拿。

那大汉仍是紧闭着双目，连眼皮也未睁动一下。

上官琦缓步走了过去，低声说道：“此人也许是被药物所迷。或为滚龙王独门手法点了穴道，眼下情形应以大局为重，咱们不能为了救他一人，多所延误时间。”

金元道放下那大汉，拂拭一下头上的汗水，道：“上官大侠说的是。”

上官琦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有劳金兄把那劈开的木屋，堆积起来，放起一把火。”

金元道也不多问，依言把那挑散的木屋，堆积一处，晃燃火折子，点燃了起来。

上官琦四下打量一阵，道：“金兄请留心别让火势蔓延，烧入竹木，在下要放人了。”

他这次胸有成竹，挑开一座木屋，立时下手点了那屋中人的穴道，再把碎裂的木屋，投入那熊熊的火势之中。他一面挑屋，一面点人，动作十分迅快，片刻间，木屋已大部挑开，余下了四座木屋。

他心中记忆的十分清楚，师父就在仅余下四座木屋中的第二座内，第三座木屋中是那位面目隐隐可辨的云大庄主。

一旦要揭开数日来萦绕心头之秘，上官琦不禁有些犹豫起来。

这滚龙王的出身，是否就是昔年霸占义嫂，毒害义兄的人，很快的就要揭穿。

这些事如若一旦传扬在江湖之上，势必将激动天下武林同道对滚龙王更深一层的鄙视和仇恨。

还有那云大庄主云九龙，以及他率领那中原高手和藏派高僧相搏于荒庙中惨烈之战。

那一战是他生平中第一次见到最凶猛的恶斗，也是他第一次见到最凶毒

的屠杀。

中原五义深夜中死亡约会，启蒙恩师和诸位同门师兄弟中毒惨死的情景。

这些往事，都深深的印在他的心中，只是事务匆忙，一直没有余暇追查，何况这些事，似都和滚龙王有着牵连的关系，如若不能擒获滚龙王，这些事也无法追查明白。

这纷乱的江湖上，滚龙王那血腥的屠杀中，不知有好多武林人，惨遭了不幸，被药物迷会神智，甘为滚龙王的爪牙。

这是武林中有史以来最悲惨的一代，这悲惨的一代，如不能早日结束，武林中所有的精英，都将死亡殆尽，那时，整个的武林，亦即开始没落，不知有多少前辈高人心血结晶研创出来的绝技，也将失传于世。

纷立于江湖的诸大门派，不是被滚龙王药迷神智，收为己用，即是受到斩草除根的屠杀。

往事充满着疑问，未来是一片茫然。

唐璇是何等的才气，但他和滚龙王对峙江湖十余年，也不过保持个秋色平分之局。

连雪娇继承了唐璇的遗志，这一代巾帼奇女子，虽有着绝世才华，但她万难和唐璇比拟；但唐璇失之于温善，连雪娇却占了一个狠字，在她领导下，和滚尤王几场决斗，形诸于外的，似较唐璇生色不少。

她伤了滚龙王无数的精锐，但也使穷家帮损失了不少弟子。

金元道一侧呆呆的望着上官琦，只见他有时握拳挥击，有时摇头晃脑，不知在想些什么心事。

他本不敢惊动上官琦，但忍了又忍，最后仍然是忍耐不住，沉声说道：“上官大侠，你怎么了？”

上官琦如梦初醒般啊了一声，回顾了金元道一眼，缓缓揭开了第一座木屋。

金元道看他揭开木屋时的小心和严肃，心中忽然一动，暗道：难道这几座木屋中，有他亲人不成，果真如此，我必暗中替他防护，免得他在悲伤中，为滚龙王安排下的鬼计所伤。

上官琦缓缓揭开小木屋的顶盖，低头瞧了一眼迅快的放了下去。

金元道心中奇怪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上官大侠，那木屋中没有人么”

上官琦低声应道：“有，咱们不能动他。”

金元道道：“为什么？我来瞧瞧。”

伸手去揭那木屋上的盖子。

上官琦一横手，拦住了金元道，道：“那里面是位姑娘，咱们男子汉岂能乱瞧？”

金元道口虽不言，心中却是大不服气，暗道：这些人都变成了皮包骨头，那里还能看得出是女是男，纵然能分辨出来，也得多瞧上一阵才行，你这般一揭就放，如何能瞧得清楚。他心中虽在嘀咕，但是不敢多问。

上官琦缓缓走到第二座木屋前面，恭恭敬敬的对那木屋行了一礼，道：“弟子上官琦求见师父。”

金元道心中更是奇怪，暗道：他怎么在这里叫起师父来了？

上官琦一连叫了数声，始终不闻那木屋中有相应之声，不禁心头大急，一伸手摸住了屋顶木盖，道：“师父请恕弟子放肆。”

右手一加力，木盖应手而开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木屋中铺了一层红色毛毯，似是那留在此地之人，并未远去。

上官琦仰脸望天，长长吁一口气，缓缓放下了屋顶木盖，走向了第三座木屋前面。

这是最后一条线索，如若揭开了这座木屋后，仍不见那劫后余生的云九龙，事情就定有了惊人的变化。

上官琦缓缓举起了手，抓到木屋顶盖的边缘，一用力，木盖随手而去。

探头望去，竟也是空无一人。

四座仅余的木屋，已然看了三座，可是找不出那怪老人和云九龙的下落。

上官琦缓步向前行去，又走到第四座小木屋的前面，右手用力一掀，那木屋顶盖，随手而起。

上官琦正待探首下望，突然由那木屋中站起一个人来。

金元道紧随上官琦的身后，未看清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扬手一掌，捣了过去。

上官琦要待阻止，已然不及。

只见那站在木屋中的人，右手突然一扬，竟然硬将金元道劈来的一掌接了下来。

嘭然一声大震中，金元道不自主退后一步。

上官琦右手疾快的伸了出去，横里一抄，扣拿那人的脉门。他手指还未触到那人的手腕，立时啊呀一声，骇然一退，噗的一声，跪到地上，道：“琦儿叩见师父。”

金元道暗暗忖道：原来他师父真在此地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那人青衫白髯，十分清瘦，似是大病初愈一般，心中一动，忖道：这人好生面熟，颇似昔年名震武林的中原五义之首叶一萍。心念转动，忍不住失声说道：“阁下可是姓叶么？”

那青衫白髯老人已举步跨出木屋，伸手扶住了上官琦道：“孩子，你起来，你的事我已听到……”

转头望了金元道一眼道：“兄弟正是姓叶，兄台贵姓？”

金元道道：“兄弟济南金元道，叶兄可是数十年前，名重一时的中原五义之首叶一萍叶大哥么？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兄弟正是叶一萍，金兄这般装着，实叫兄弟认不出来。”

金元道道：“一言难尽，兄弟被那滚龙王关在毒室之中，替他守护门户，如非这上官大侠出手相救，只怕兄弟今生今世，也是难以得见天日了。”

叶一萍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金兄过奖他了。”

金元道回顾上官琦一眼，道：“这位叶兄和在下已有数十年不见。”

忽然发觉上官琦仍然跪地未起，赶忙住口不言。

上官琦已接口说道：“金老前辈……”

金元道急急说道：“不成，咱们各交各的朋友……”目光一转，望着叶一萍道：“叶兄，令高足青出于蓝，已然是当今武林中举足轻重的人物，兄弟身受他数次救命之恩……”

叶一萍道：“金兄不用夸奖于他，我只不过是他启蒙之师，他今日这身成就，另有高人传授，非兄弟能够教得出来……”目光转到上官琦的脸上，接道：“琦儿快些起来。”

上官琦一拜起身，道：“师父怎生到了此地，隐身在这木屋之中？”

叶一萍道：“说来话长，一言难尽，眼下也不是叙说往事的时机，你把这木屋尽都毁去，这些人只怕是活不成了！”

上官琦道：“弟子只想放出他们，以扰滚龙王的耳目，未料到竟是会伤了他们的性命。”

叶一萍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纵然不毁木屋，他们也是难以活得多久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弟子大错已铸，这班人目下要如何处理才好？”

叶一萍道：“你既毁了木屋，说不得只好利用一下他暂短的生命，扰一下滚龙王了。”

上官琦心中虽然充满着重重疑问，但此刻，却不便追问，应声回头，掌势连挥，拍了近身几个枯瘦之人的穴道。

叶一萍低声说道：“这班人虽然已如强弩之末，但他们求生的本能，还未完全丧失，拍活他们穴道之后，咱们是最好赶快离开。免得他们情急反扑。”

上官琦应了一声，掌势连挥，片刻之间，拍活了所有之人的穴道，这时，那最先被拍活穴道的枯瘦之人，已挺身站了起来，双目圆睁，四下张望。

叶一萍举步跨出木屋之时，随手把停身的木屋抛入了大火之中。

金元道也把两座空空的小木屋，抛入了火中。

整个的广场上，只余下一座木屋。

火势熊熊的延烧开来，这四周一片茂盛的竹林，如苦火势延烧到竹林之中，必将造成惊人的大火。

叶一萍已当先向林外行去，一面叫道：“琦儿，快些出来。别让那些人把你围住。”

上官琦目光一转，果见那些枯瘦之人脸上泛现出忿怒之色、正自移动身躯，似是要把自己围在中间。

看他那等枯瘦之躯，纵然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，只怕也已无耐战之力，就算被他围了起来，也不难突围而出，但想到这一场搏斗，无疑是一场大屠杀时，不禁心头惻然，高声说道：“金兄，快把那一座木屋背起。”

人却向林外奔去。

金元道已然举步欲奔，听得上官琦呼叫之言，不禁微微一怔，双手抓住木屋，用力一翻，背在背上。

哪知这一来，立时引起了一阵剧大的骚动，所有的枯瘦之人，齐齐向金元道追了过去。

上官琦人已入林，但见那些枯瘦之人紧追金元道不舍，立时一跃而回，挡在林边，说道：“金兄快从小径入林。”

金元道一侧身，进入竹林。

上官琦疾发一掌，挡住那瘦枯人群的冲来之势，人也闪入了林中。

这是一道出林的小径，可容骑马通过，是以金元道背着一座木屋奔走，仍可通过。

上官琦挥动手中金刀，斩断了两侧巨竹，用来阻挡那瘦枯之人的追赶，收效甚大，两人退出了竹林时，那些枯瘦的人，尚未追出。

金元道道：“都是这小木屋引来他的追赶，如是抛弃这座木屋……”

上官琦接道：“咱们正要引他出此竹林，四下流奔，以困扰滚龙王。”

金元道一路行来，已感到那小木屋中十分沉重，不是一个血肉尽消，只余下皮包骨头的人，但因他心中牢记着那木屋中是位女子，也不便打开木屋

去看，回顾了上官琦一眼，道：“上官大侠，这木屋中的人，难道也要带走吗？”

上官琦抬头看去，只见十余丈外，有一座突立的茅屋，当下说道：“你把这木屋中的人，放入那座茅屋中，但必须带着这具木屋，好把这些紧追不舍的枯瘦之人，一齐诱到滚龙王府，那些人或是他们亲友，或是他们同门，只要他们之中，有一两位能被亲友同门认得出来，必将很快的传诵在滚龙王府之中，免死狐悲，唇亡齿寒，这传言定可在滚龙王的内部之中，生出了极大的分化作用。”

金元道笑道：“上官大侠吩咐，自然是不会错了。”

扛起木屋，放腿向前奔了过来。

上官琦仗着金刀，紧随在金元道身后相护，一面不住的回头张望。

直待两人近了茅屋，才见那些枯瘦的黑衣人，由竹林中跑了出来。

上官琦暗暗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纵然是当今武林中第一等高手，也难禁受起这等折磨。”

突然间，另一个念头，闪电般由脑际间掠过，暗道：“我那两位恩师，和云大庄主，也都在木屋之中，但却似是都未中毒，想来这木屋中的毒，并非是不可解的了。”

忖思之间，人已到了茅屋。

回头望去，那些紧追而来的枯瘦之人，还远在十余丈外，金元道是有足够的时间，放出那木屋中的人。

只听那茅屋中传出金元道一声惊叹，匆匆奔了出来。

上官琦道：“木屋中的人，可曾放出吗？”

金元道摇摇头，道：“她的神志还是十分清醒。”

上官琦微微一笑道：“不错，金兄可曾看清楚了吗？”

金元道道：“看清了，冰肌玉肤，绝代红颜，我不忍把她倒入那茅屋中了……”

上官琦道：“她可是没有穿衣服吗？”

金元道道：“全身上下，只穿一件红肚兜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如果咱们把这木屋，放近滚龙王府附近，金兄意在救她，岂不是反而害了她吗？”

金元道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兄弟斗胆，请上官大侠赐允一事。”

上官琦剑眉微微一耸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金元道道：“先把这位姑娘送到一处安全所在，咱们再把这木屋送入滚龙王府不迟……”

上官琦道：“此时此地，方圆百里内，难找得安全之处，咱们只要到一处无人所在，把她放出来，至于她能否活得下去，那就非咱们力所能及了。”

这时，遥闻步履声传了过来，那一群枯瘦之人，已然快要追到。

上官琦流目四顾，那叶一萍早已走的不见踪影，当下低声说道：“金兄咱们得走快一些了。”

金元道应了一声，突然加快了脚步。

上官琦看着他奔走的方向，竟然是穷家帮区域，不禁暗暗一叹，忖道：他不过匆匆一睹木屋中人一眼，不知何以竟然会生出这等坚决的怜惜相救之心，看此等情形，如要拦阻于他，他示不必肯听，但如把这些垂死之人，带入穷家帮中，那可是一大失策。

心念轮转，突然加快了脚步，追上金元道并肩而行，一面低声说道：“金兄，咱们分头行事如何？”

金元道道：“如何分头行事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在下带着这座木屋，诱使这群枯瘦之人，赶向滚龙王府……”

金元道接道：“那这屋中之人呢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金兄请将她带回穷家帮去，交与连姑娘，那连姑娘昔年在滚龙王府，身份极高，这女子在王府中是何身份，她一见就可辨认出来了。”

金元道沉吟一阵，道：“如何能让上官大侠涉险，不如由在下诱敌，上官大侠救人。”

上官琦听得暗暗一叹，知他救人之念十分坚决，当下接道：“彼此一般，金兄不用客气了。”

伸手抓住了金元道背上的木屋。

这木屋甚是小巧，形同一座大的木箱一般。

金元道急急说道：“不成，她身上衣服太少，如是背着一个裸露的女人走路，那成什么体统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这个在下已经想到了。”

右手一抖，抖出了一件长衫，接道：“这件衣服，乃我由一个尸体之上脱下，上面血迹未干，只有让那位姑娘将就一下了。”

金元道放下木屋，上官琦铺下青衫，打开屋顶，反手一倒，只听砰的一声轻响，接着是一声轻微的娇哼！

上官琦一把取过木屋，背在肩上，道：“金兄多多珍重。”

转身向滚龙王府的方向奔去。

金元道一提长衫四角，背在背上，放腿就跑。

果然，那些枯瘦的人，是追那木箱气息而来，齐齐转过身子，向上官琦追了过去。

上官琦故意放缓了脚步，和那些枯瘦的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左手扶着木屋，右手仗着金刀，凝神戒备，滚龙王府已然遥遥在望，奇怪的是竟不见有人拦击。

这些时间以来，上官琦连番经历大变，心中已有警惕之心，越是遇上这等出人意料的情况，越是特别小心，当下停下脚步，暗中一提内力，全身劲道，完全贯注在右掌之上，左掌托起木屋，一掌劈下。

这一掌是他毕生的功力所聚，但闻砰然一声大震，木屋应手碎裂，化作一块块的木板、木屑，满天横飞，散落一地。

上官琦一掌击碎木屋，立时放腿疾奔，眨眼间奔出了十丈以外。

回目望去，只见那一群枯瘦之人，蜂拥而来，争先恐后的向那散落的木板扑了过去。

上官琦暗暗叹息一声，不忍再看，绕道回奔而去。辽阔的平原上，一片沉寂，但却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感受。这是大风暴前的一段平静，似是在这沉寂中潜伏了沉沉的杀机。

突然间，响起了一缕箫声，划破了寂静。

正南方红光冲天，烟硝飞舞。

上官琦心中明白，那燃起的火势，已然蔓延到茂密的竹林之中，想那片竹林占地数百亩，这一阵大火，只怕是有一阵好烧。那飘传来的箫声，愈来愈是凄凉，似是在为那沉入火劫中的死难之人凭吊。

上官琦呆呆听一阵，心中忽然一动，暗道：这箫声定然是我那授艺恩师吹的了，我如循这箫声找去，定可见到他老人家。

心念一动，立时循着箫声行去。

走了两三里路，那箫声却似是愈来愈远，竟然再无法拿准方向。

上官琦只觉心头黯然，缓缓停了下来，席地而坐，心中的豪气也逐渐的消去，只觉人生一世，大都是凄凉悲痛之事，纵然活上百岁，也是无甚兴趣。

这凄清、幽凉的箫声，有如一把无形的刀剑，在吹奏着人的生死，使他们雄心成灰，豪气烟消。

这是一条小径，横穿过一片草丛，上官琦就坐在紧依草丛的小径旁边。

他慢慢放下金刀，心中充满着悲痛幽伤，正想躺在草中，忽听一阵婉转的啼哭之声，传了过来。

这哭声使上官琦那迷醉的心情，为之一清，霍然挺身而起。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身着红衣的女子，双手掩面，哭哭啼啼的由草丛中走了出来。

她哭的十分婉转伤心，竟然未见到上官琦坐在道旁。

上官琦本来已受到那箫声强烈的感染，心神逐渐的失去控制，但见那红衣女子，啼哭而来，精神不禁为之一振，将要迷乱的种智，也陡然清醒过来。

箫声突然中断，那红衣女子也随着止住哭声，长长吁一口气，就在草丛坐了下来，掏出罗帕，擦拭脸上的泪痕。

上官琦仔细瞧了那红衣女子两眼，只觉着似曾相识，但却又记不起在哪里见过。

那红衣女子的耳目，似是逐渐的恢复了灵敏，霍然站了起来，回身喝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掌随声出，一掌拍向上官琦的前胸。

上官琦料不到她拭过泪痕，立刻出手，几乎被她一掌击中，匆忙中仰身一跃，退后了七八尺远，才算把一掌避开。那红衣女子如影随形，跟踪而至，玉掌扬起，连环拍出四掌。

上官琦有了戒备，哪里还容她得手，指点掌封，拆开四招，说道：“姑娘，暂请停手。”

红衣女子道：“怎么，你怕了吗？”

上官琦微微一笑，答非所问地道：“你不是滚龙王手下的人？”

那红衣女子一对又圆又大的眼睛，盯在上官琦脸上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我好像见过你！”

上官琦道：“是啊！在下亦觉得姑娘面善的很。”

红衣女子凝神想了一阵，道：“刚才可是你救了我吗？”

上官琦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。”

红衣女子忽然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们汉人，向多诡诈，咱们不要谈了。”

转身行去。

上官琦听得心中一动，数年前荒庙里一场惊人的屠杀往事。陡然间回现脑际……

抬头看去，那红衣女已到数丈之外，红色的衣服，即将隐失于草丛之中，当下高声叫道：“姑娘留步。”纵身追了上去。那红衣女子停步回过头来，道：“干什么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你不是中原人？”

红衣女子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不是，你们汉人，奸诈阴险，有什么好，我要回去了。从今之后，永不再踏入一步。”

上官琦但觉心头灵光一闪，道：“姑娘，我想起来了，咱们在一座荒庙中见过。”

红衣女大眼震动一阵，道：“啊！一个发须皆白的老人，一只老虎，一只大鸟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错啊！”

红衣女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咱们见面距现在，好多时间了？”

上官琦想了想，道：“四年多了吧！”

那红衣少女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被他们关了四年多了！”

上官琦上下打量那红衣少女一眼，心中突然升起来一朵疑云，暗暗地忖道：她如真被滚龙王关了四年多的时间，早该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，如何还能保持得这般容光？”

那红衣少女奇道：“你瞧什么？”

上官琦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还是四年前一般模样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此刻这里正展开着一场正邪大决战，姑娘这身装着，很容易使两方都把姑娘当作敌人，你武功虽然高强，也是难以离开此地。”

红衣少女经过这一阵折磨，已不复当年那般天真、豪放，柳眉儿皱了皱，道：“我们来的人都死光了，只余我一个人还活着，唉！我必须得留下有用的性命，回去告诉他们……”她缓缓抬起头来，两道目光凝注在上官琦的脸上，道：“你能够救救我吗？带我离开这片危险的地方。”

上官琦原是用心测验她一下，看看是否是滚龙王派出的奸细，当下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姑娘如想出这一片险地，必得暂时听从在下之言，和我走在一起。”

那红衣少女接道：“那是自然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过眼下我们还无暇送你离开此地，此时此情，姑娘一个人，再加上这一身穿着，那是决然难以逃出滚龙王手下的耳目，势必要被他们生擒活捉回来不可。”

红衣少女叹道：“纵然是九死一生，我也得回家去啊！”

上官琦听她说话清晰晰，不似服过滚龙王的迷神药物，当下说道：“目下只有一个办法，姑娘请和我们走在一起，和我们一起行动，待出了危险之区，姑娘再回去不迟。”

那红衣少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唉！我已然没了主意，只好依着你了。”

两人这一段谈话，上官琦更清晰的想起了四年前的事情，那时，她似是一派颐指气使，一付天不怕地不怕的神气，此刻，那股气势似是已消失殆尽了。

他缓缓转过身子，大步行去，暗中却提聚真气，凝神戒备。只听身后步履声响，那红衣女也跟着加快，上官琦看她武功仍在，心中又不禁动了怀疑，突然停了下来，闪向一侧，右手疾向她脉穴之上抓去。

那红衣女骤不及防，吃上官琦一把扣住腕脉要穴。

上官琦脸色严肃，双目凝注在那红衣女子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四年的时间不短啊！”

那红衣女呆呆地望着上官琦，奇道：“不错，这四年过的很长很长，比我一生来的记忆都多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你的神志很清楚啊！”

红衣女道：“这四年来，我经历了很多的事，都是我从未经过的事情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滚龙王这四年来如何待你？”

红衣女腕穴被扣，半身麻木，动弹不得，已然没有挣扎之能，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有很多事要问我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错，我有很多事要对你说。”

红衣女道：“你紧扣着我的脉穴，我全身没有气力，哪里还能和你说话？”

上官琦答非所问地道：“我问这几年来，滚龙王如何待你？”

红衣女皱了皱柳眉儿，道：“他把我关在一处密室之中，四周石壁坚牢异常，我虽然用尽了心机，却是逃不出来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他没有给你什么东西吃吗？”

红衣女道：“没有，他们待我很好。”

上官琦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滚龙王一生中从不会对一个无用之人施惠，他既然对你那样，自是有用你之处了。”

红衣女奇道：“他们把我关起来，终年不见天日，还算待的好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在滚龙王而论，那已是很好的待人之道了。”

红衣女默然说道：“你们汉人的心，当真是叫人想不明白，滚龙王把我关到那密室中很久时间，我的眼泪都要哭干了，但我告诉你时，你却是不肯相信！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是我不相信你，我是不信任那滚尤王。”

红衣女道：“那滚龙王坏死了，我也不相信他。”

上官琦暗暗忖道：看她说谐，一片天真，不似作伪，难道滚龙王真的会轻轻放过她？

他对滚龙王已有了很深的认识，心念之中，觉得滚龙王决不会轻易的放过任何一个可用之人，当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姑娘虽然装的很像，可是在下却是个不易受骗的人，哈哈！我对那滚龙王太认识了。”

红衣女脸上微现愠气，道：“奇怪呀！你在说什么话，我为什么要骗你？”

上官琦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滚龙王不是故意放你作奸细来？”

红衣女似有所悟地说道：“是啦！你怕滚龙王派我作奸细而来，才这般对我，那自然不能怪你了。”

上官琦缓缓松开了五指，道：“多有得罪，看你的神情，确不像作伪行诈，但滚龙王囚你数年，你竟是安然无恙，倒也算奇数了！”

红衣女道：“他自然有用心了，只是我抵死不从，他就无法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他有什么野心？”

红衣女脸上泛起两颊红晕，道：“他想讨我做妻子，然后，带我同回我的家去，在我们族中招募一批勇士，供他驱策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原来如此……”忽然瞥见左右二童留下的暗记，向西北而去，当下折向西北而行。

那红衣女紧随上官琦身后，走了一阵，道：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找人。”

红衣女不再多问，探手从怀中摸出一把匕首，持刀而行。深及腰间的荒草，似是无穷无尽，上官琦深入了三四里路，仍然在一片荒草之中，也未再见左右二童留下的暗记。心中疑念一动，陡然停下了脚步。

红衣女道：“你怎么不走了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咱们停下休息一下。”

红衣女怔怔地瞧了上官琦一眼，缓缓坐下道：“等你送我离开这片险地后，就把这柄匕首送你。”

上官琦看那匕首晶莹夺目，似非凡品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自己留着吧！我不要。”

红衣女接道：“这匕首锋利，本是我爸爸心爱之物，这次我到中原来时，他就把这柄匕首送我。”

上官琦一心推想着左右二童何以来此的事，哪里有心听她说话，随口应了一声，又想起自己的心事。

红衣女道：“你不要这柄匕首，要什么？”

过了半晌，仍不见上官琦回答，心下奇怪，道：“你怎么不说话呢？是害羞吗？”

上官琦口虽未言，但脑际之间，却是疾如风车的转动。

红衣女道：“是啦！你可是喜欢我，不好说出来么？”

上官琦想开一处，心下得意，不觉间形露于外，点头赞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定是如此了。”

红衣女笑道：“你如真是很喜欢我，那就和我一同去见我的父亲，他只有我一个女儿，如是你讨了我，日后就是维吾尔族人中首领，不知你愿不愿意？”

上官琦听得一呆，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红衣女道：“我父亲是维吾尔族的国王，我也是公主身份。你们汉人虽然狡诈，但也有好人，我爹爹曾受汉人之恩，你如是肯答应留在那里，我爹爹或可答应我们的婚事。”

上官琦突然站了起来，深深一揖，道：“多谢姑娘的好意，不过我……”

红衣女笑道：“我知道你是好人。”

上官琦接道：“姑娘不要误会，我是说姑娘的好意，在下心领，你是个很可爱的姑娘，不过你却看错了人。”

红衣女道：“不会的，你虽然对我凶些，但我瞧出你的心地很好。”

上官琦突然一跃而起，金刀一挥，斜里拍出。

那红衣女大为惊愕，一时呆在当地不动。

但闻砰的一声，一柄淬毒飞刀，被上官琦金刀震的斜里飞了出去。

红衣女呆了一阵，忽的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不是你出手救我。我定然伤在那飞刀之下了。”

上官琦轻轻摇头，不让她再接下去，自己却神色凝重的流目四下搜望，不见有人出现。原来那一口淬毒飞刀，无声无息地飞了过来，等待甚久，却仍是不见有人出现。

红衣女四外望了一阵，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我叫上官琦。”

红衣女道：“我们族人都叫我青萍公主，你只叫我青萍就行突听嗤的一声，两柄飞刀，由草丛中飞了过来，分袭上官琦前胸两处大穴。

上官琦早有了戒备，金刀一展，划出一片金芒，一阵金铁交鸣声中，两柄飞刀，尽被震飞开去。

青萍公主叫道：“那人在你的左面……”

这事不用青萍公主相告，上官琦已瞧出了那人藏身的方向，沉声说道：

“公主小心了。”

金刀护胸，冲向左面搜去。

他艺高胆大，又有着不畏死的豪气，虽然是明知惊险重重，仍是放步奔冲过去。

上官琦奔行有两丈多远，仍然不见那人踪影，心中忽然一动，停了下来，忖道：这片荒草，不下百亩大小，固然是我们可以藉这片荒草隐身，但如滚龙王要利用这片荒草，布下什么恶毒的埋伏，诱使穷家帮中弟子入伏，又是一场残忍的屠杀，权衡轻重，倒不如毁了这片荒草的好，那滚龙王若是还未在此设有埋伏，烧去了这片草，可以断他念头，如是他在此地已有埋伏，一把火烧它个片甲不留。

心念一转，回头对青萍公主，道：“公主，请紧随在下行动，我要放火烧去这片草原。”

青萍公主紧握着匕首，依言行了过来，说道：“这草丛中埋伏有那滚龙王的人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错。”

突听一阵弓弦声动，乱草之中箭如飞蝗，直向两人射来。

上官琦挥舞金刀，拨打弩箭，他武功高强，又有宝衣护身，虽是不畏弩箭，但那弩箭连续不绝的气势，也使人惊心。

忽然间，响起了一声尖叫，上官琦霍然警觉，转头看时，那青萍公主已然中了两箭。

这位来自边疆的姑娘，竟然是生性十分坚强，身中两箭，仍然忍疼挥动着手中的匕首拨打箭雨。

上官琦大喝一声，手中金刀光华陡长，拨开箭雨，低声说道：“公主快请伏下身子……”

青萍公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匕首虽然锐利，但却太小了，如是我有一柄长剑，他们就射我不中了。”

上官琦目光流转，只见四周草丛之中，突然站起了无数的黑衣人，心中恍然大悟，暗道：是啦！他们早已在这荒草地下，挖有地道，才能这般神出鬼没，叫人无法捉摸。

但闻一声娇呼，青萍公主又中了一箭。

上官琦心头火发，但在这荒草没腰，无数敌人的包围之下，弩箭四下射来，又得兼顾青萍公主的安危，也不禁有些手足无措之感。

正自焦急之间，突闻一阵袅袅的箫声，传了过来。四周密集的箭雨，突然停了下来。

再看那黑衣人时，大都已停手不再发箭，呆呆的站着，倾耳静听。

箫声愈来愈是响亮，那些黑衣人似是都受到强烈的感染，神情更见痴呆。

上官琦回过头去，低声说道：“公主，你伤的很重吗？”

青萍公主道：“我中了三箭，一箭位在要害，只怕是不能赶路了。”

上官琦转头看去，只见一箭中在左臂，一箭中在后肩，第三箭却射中前胸之上，心中大是不安，暗道：如是不带她来此，她或许不会中箭了。

但闻那箫声一变，站在四周的黑衣人，突然一齐转向正北行去，缓缓弃了手中的兵刃。

青萍公主望着那结队而去的黑衣人，心中甚为奇怪，问道：“他们为什么停下手呢？只要他们再发射一阵，我非得被他们射死不可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他们受了那箫声感染，不再和咱们为敌了。”

青萍公主缓缓回过头来，望着上官琦说道：“我们兄妹联合西域高手，赴约中原，不料全军尽没，只余下我一个人，中原武林高手众多，实非我们西域人物所能拒敌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我有一件事求你，不知你答不答应。”

上官琦看她前胸一箭，入肉甚深，心头黯然地说道：“公主尽管吩咐，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青萍公主道：“你也不是我们族人，不用称我公主了，唉！我们来了数十人，尽是西域精锐……”

上官琦忽然想起一事，插口问道：“你是维吾尔族中公主，怎么和喇嘛和尚们认识？”

青萍公主道：“我哥哥拜在塔儿寺首座大护法巴颜尔门下，因此我也追随着哥哥习武……”

上官琦暗道：你刚才还说你父亲只有一个女儿，怎的又多出一个哥哥来了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你只有一个哥哥吗？”

青萍公主暗中咬牙，强自忍着伤疼，笑道：“我忘记告诉你了，我爹娘只生我一个，我那位兄长，是由我爹爹就族人中选收的一位义子，送他到塔儿寺去，拜在巴颜尔门下，原望他学成武功，将来能统率我维吾尔族中的勇士，却不料竟卷入了一场武林是非的漩涡之中，随同他的师父，一起赴约而来，落得个埋骨异乡。”

上官琦看她脸色愈来愈是苍白，知她伤的甚重，当下说道：“你不要再说话了，快些坐下去，运气调息，我替你拔下身上的箭。”

青萍公主微微一笑，依言坐了下去，神态间十分温柔。

上官琦一提真气，先封住她左臂上穴脉，拔出箭来，疾快地替她包裹伤势，又如法炮制的拔下她肩上的箭，但却不敢出手为她拔胸前的利箭。

原来，他默看那箭伤可能已深入肺腑，如若拔出箭来，肺脏出血，可能立时致命，心中没有把握，哪里敢随便出手。

青萍公主闭目而坐，等了良久，还不见上官琦出手拔出前胸之箭，忍不住睁开眼来，说道：“你怎么不动手呢？”

上官琦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此处没有药物……”

青萍公主道：“你可是瞧我伤的太重，不敢拔箭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伤势虽然不轻，但尚不足致命，只是在下不通医术，不便胡乱出手，姑娘忍受一时，我带你去找一个人。”

青萍公主道：“我自知胸前一箭，深入内脏，此刻我觉出功力已失、只怕难以赶路……”

上官琦道：“我抱着你赶路吧！”

青萍公主张开双臂，说道：“这样太辛苦你了？”

上官琦抬头望去，那些黑衣人早已走的不知去向，连那箫声，也早已消失不闻。

他打量了一下四周的形势，看好了出路，辨别出风向，掏出火折子，燃起火来，抱起青萍公主，直向西北方奔了过去。野火荒草，眨眼间冲天而起，风助火势，声势惊人。

上官琦施出了全身的气力，拔腿疾奔，一口气跑出了辽阔草原。

这时，大火已蔓延开去，数百顷的草原上，即时将化作劫灰。

上官琦选一块火势难侵的安全所在，放下了青萍公主，仔细看去，只见她双目紧闭，面色惨白，已然是气息奄奄了，如若再不能及时施救，恐即将香消玉殒。

突然间，箫声又起，传入耳际。

上官琦心中一动，抱起青萍公主，顺着箫声走了过来，一把野火，烧去了百顷草原，毁去了滚龙王布下的埋伏，但也可能烧去左右二童留下的指标暗记。

在箫声指引下，上官琦到了一处土丘环绕的盆地中。但见数百名黑衣人，整整齐齐排列而坐，闭着两目，口中喃喃低吟，不知在说些什么。

上官琦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这不是滚龙王的属下吗？何以会排列整齐的坐在此地？

箫声突然一停，遥遥传过来一个苍劲的声音，道：“孩子快过来，咱们很多年不见了。”

上官琦抱起青萍公主，依言走了过去。

但见土丘上一棵大树之下，并肩坐着两个人，左面一人白髯白发，手中横着一只铜箫，正是那古庙中传授自己武功的恩师。右面一人，全身黑衣，面貌似曾相识，但一时间却又记他不起。

上官琦放下青萍公主，拜了下去，道：“弟子叩见师父。”

那老人微微一笑，指着右面那黑衣人道：“这位是大名鼎鼎，天下第一庄的云大庄主云九龙，快来见过。”

上官琦抱拳一揖，道：“见过云老前辈。”

云九龙竟然起身还了一礼，道：“从今之后，咱们是师兄弟相称。”

左面那老人双目一瞪，接道：“谁收你做徒弟了，所有的人，都要拜老夫为师。那我岂不是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！”

云九龙微微一笑，望了青萍公主一眼，道：“师弟，那位姑娘是谁？”

要知那云九龙数十年前，已然名震江湖，身份之高，和穷家帮帮主齐名，上官琦听他叫起自己师弟，不禁一愕，道：“云老前辈……”

云九龙笑道：“师父伤怀玩世，和咱们没大没小的开心，师弟怎么也这般和为兄的客气起来。”

上官琦暗暗忖道：如论他的年岁、威望，我叫他一声老前辈，那是天经地义，但如他真的拜了师父为师；这师兄弟之称，自也是名正言顺。

回头看去，只见师父闭目而坐，鼻息微闻，似是睡熟了过去，当下抱拳，道：“拜见师兄。”

云九龙微微一笑道：“如论进师门之早，在下还是师弟身份。”

上官琦双手乱摇道：“你这般说，我要连师兄也不认了。”

云九龙道：“好吧！为兄的有僭就是……”起身走了过去，蹲下身子，在青萍公主箭伤处瞧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位姑娘伤的很重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小弟已束手无策，但不知师兄可否救她？”

云九龙笑道：“当得为师弟效力，你点了她的穴道。”

青萍公主突然睁开星目，说道：“不用点我穴道，我不怕痛。”

云九龙道：“姑娘伤势，已及心脏，起箭之时，危险异常，稍一挣动，恐将铸成大错，还是点了穴道的好。”

上官琦依言出手，连点了青萍公主三处穴道。

云九龙从怀中掏出一个玉瓶，倒出两粒金丹，笑道：“师弟，为兄的只

管起箭，不管敷药。”

上官琦接道：“自然由小弟代她敷药。”

云九龙微微一笑，双手一阵互搓，左掌突然伸出，按在青萍公主的前胸之上，右掌的食中二指夹住箭尾，沉声说道：“兄弟，我用内功，逼住了她身上的行血，不让她内腑中鲜血涌出，拔出利箭之后，你就将一粒金丹捏碎，敷在她的伤处。”

上官琦依言捏碎一粒金丹，道：“小弟准备好了。”

云九龙右手食、中二指微一用力，长箭应手而出，果然是没有鲜血涌出。

上官琦疾快地把手中捏碎的金丹，敷在她伤口之处。

云九龙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不妨事了，让她休息一会，再解她的穴道，让她服下你手中另一粒金丹，咱们再用内功助她早些复元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如非师兄出手相救，她如伤重而死，小弟内心之中，将永负愧疚。”

云九龙又打量青萍公主两眼，道：“兄弟，恕小兄放肆，这位姑娘，不是汉人吧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她是维吾尔族……”忽然想起云九龙带领中原高手，决战荒寺一事，不禁为之一呆，住口不言。

云九龙笑道：“我认识她，也许她已经认不出我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师兄和她有着很深的仇恨吗？”

云九龙摇摇头说道：“没有，所有的仇恨，都已经过去了，眼下，我们唯一仇恨的人，只有滚龙王……”

他淡淡一笑，回顾那白髯、白发的老人一眼，接道：“那滚龙王也是师父的仇人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这个小弟知道。”

云九龙望了青萍一眼，接道：“她醒来之后，不要告诉她我是什么人，我想她心中恨我甚深。”

上官琦虽不知个中详情，但却是眼看到双方那场激战，只落得两败俱伤，当下点头应道：“小弟记下了。”

云九龙淡淡一笑道：“小兄这药物，乃昔年茅山一真所有，疗伤神效，十分惊人，她立即将清醒过来……”他长叹一口气，接道：“小兄身历生死大劫，早已把私人之间的恩怨看淡，除了滚龙王之外，对任何人，都已无记恨之心，但这位姑娘，只怕还牢牢记着杀兄之仇，她如醒来之后，切不可和我说话，免得暴露出我的身份。”

上官琦点头应道：“小弟记下了。”

云九龙又从怀中摸出玉瓶，倒出两粒金丹，笑道：“这两粒金丹丸，送给贤弟，你好好的收藏着吧！”

上官琦刚刚收起金丹，忽闻一阵马嘶传来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数十名铁甲骑士，护拥着一个青袍人急奔而来。

上官琦探手抓起金刀，喝道：“滚龙王。”

那闭目而坐的白髯老人，突然睁开双目，两道寒芒，暴射而出。

云九龙也忽然站了起来，低声对上官琦道：“咱们对付那铁甲骑士，滚龙王留给师父。”

只见滚龙王突然停了下来，两道目光环扫了那列队而立的黑衣人一眼，突然举手一挥。

随护而来的铁甲骑士，突然散开，列布两侧，中间现出来一辆马车。

那马车早已拆去了车篷，上面放着两张竹椅，并肩坐着两个被捆绑着的女人。

左面一人，全身罗衣，面色苍白，头发已然灰白，虽然容色憔悴，但从那秀美的轮廓中，依稀可见当年的天姿国色。右面坐一位十八岁的少女，肤色雪白，玉容如花，只是神情有些痴呆。

一向倨傲的滚龙王，竟然大反常态，抱拳对那白发老人一揖，道：“大哥别来无恙？”

那白发老人霍然睁开双目，两道森寒的目光，暴射出一片杀机。

但当他目光掠过那一辆马车时，突然神色一变，缓缓闭上双目。

目光下，清楚的看到两行泪水，顺腮滚了下来。

上官琦心中一动，想起在古寺之中，那老人告诉他一段往事，难道这两人就是滚龙玉掳去的师母和师妹吗？只听滚龙王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我早该想到大哥还在人间的，但我却想起的晚了一些时日，几乎使小弟辛辛苦苦创出的这番基业，弄的一败涂地。”

白发老人闭着双目，冷冷说道：“她们怎么样了？”

滚龙王道：“一切安好，小侄女越长越美丽了。”

白发老人全身微微颤动了一下，道：“你为什么不杀了她们母女？”

滚龙王道：“小弟如若是杀了两人，只怕是无法制服大哥了。”

白发老人突然睁开双目，厉声喝道：“你可是想以她们的生死，来威胁我吗？”

滚龙王道：“小弟正是此意。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她们纵然还活在世上，但，早已被你折磨的不成人了，活着也是形同路人，倒不如让你杀了她们，我再杀了你，好替她们报仇雪恨。”

滚龙王淡淡一笑道：“大哥是情义深重之人，决不会看到大嫂惨遭分尸而死，还有凤黛侄女，已然年华双十，死了未免太可惜了。”

第三十五回 拜师神箫生

上官琦心中怒火高涨，手握金刀一跃而起，怒声喝道：“住口，你这个欺师灭祖，积恶如山的畜生，你过来，咱们先斗三百合！”

滚龙王冷冷说道：“不错，我做尽了天下的坏事，但你还不配和我单打独斗。”

上官琦金刀一掠，冲了过去。

滚龙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站住，你如再进一步，我就先杀了她们母女。”

上官琦呆了一呆，停下脚步，回头望去，只见师父全身微微颤动，老泪纷纷而下，不禁黯然一叹，收了金刀，缓缓退到师父身侧。

云九龙自从滚龙王现身之后，一半侧着面孔，不和滚龙王正面相对，怕他看了出来。

滚龙王重重地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小弟和大哥快二十年不见了，咱们兄弟武功谁强谁弱，眼下还难预料……”白发老人接道：“今生今世，你也别想胜得过我。”

滚龙王哈哈大笑道：“斗力方面，咱们兄弟相差不远，但斗智方面，大哥却总是差上小弟一着。”

上官琦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你无信无义，心狠手辣，行事只求目的，不择手段，不论何等卑下之事，你都能做得出来，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？”

滚龙王冷冷说道：“你乃后生晚辈，不配和我说话。”

上官琦但觉心火上冲，恨不得立刻冲过去，和他大战一场，但见车上被捆绑的师母、师妹，都在滚龙王属下铁甲武士的长矛指点之下，只要滚龙王一声令下，两人立时将铁矛洞穿，师父口虽不言，但神色之间，却充满夫妇、父女的怜惜之情，如若一个克制不住，奔冲上去，害了师母、师妹之命，那可是终生大憾之事，只好强自按下心头怒火。

但闻滚龙王纵声大笑一阵，说道：“就算是当今九大门派，齐齐和小弟作对，也决不放在小弟心上，但大哥如要和小弟为难，情势就大大的不同了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眼下有两条路，可听大哥选择。”

那白发老人全身颤动了一阵，痛苦地说道：“哪两条路呢？”

滚龙王道：“第一条路，是咱们兄弟情断义绝，小弟杀了大嫂，和大哥这娇美如花的女儿，咱们兄弟各凭所学，一决胜负。”

白发老人望了车上的老妻爱女一眼，道：“第二条路？”

滚龙王道：“那自然是和平的多了，小弟把嫂夫人和侄女交由大哥带走……”

那老人双目中奇光一闪道：“当真吗？”

滚龙王森冷的一笑，道：“自然是真了，不过，也不是没有条件……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你说吧！”

滚龙王目光冷冷地望了上官琦一眼，道：“大哥请自行废去一身武功，跳出江湖是非，带着夫人和侄女，选一处人迹罕至之处，乐度余年的快乐生活……”目光盯注在上官琦的身上，接道：“这人的武功，可是大哥传授的吗？”

上官琦接道：“是又怎样？你这人面兽心的人，家师早就不认你作兄弟了。”

滚龙王道：“既是大哥的徒弟，那就要吞下兄弟的忘我神丹，终生为我

所用，也不杜大哥教他一场。”

上官琦只听得心神震动，暗暗忖道：好毒辣的条件啊！白发老人，缓缓闭上双目，沉默不语。

滚龙王接道：“我知道，大哥一时间也难作决定，但不妨事，大哥慢慢的想吧，小弟在这里等待就是。”

目光缓缓由那些排列整齐，坐在草地上的黑衣人脸上扫过。

上官琦心中暗暗忖道：这般相持下去，几时才能等出结果。暗用“传音入秘”之术，说道：“师父，由弟子和他约斗，师父设法抢救师母、师妹。”

那白发老人仍闭着双目，但却不住摇头。

只听滚龙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上官琦，令师一生中无牵无挂，唯独对他的老妻、幼女，情爱甚深，你如肯答应服下我的忘我神丹，她们就有救了。”

上官琦大步而出，手横金刀，说道：“我如服下你的毒丸，你就可以释放我师母、师妹了吗？”

滚龙王道：“不错，接着药丸。”

右手一抛，一粒黑色的药丸，投了过来。

上官琦接过药丸，说道：“如是我服下此药，我那恩师也不用自废武功了？”

滚龙王道：“有事弟子服其劳，你为师母、师妹，服下毒药，不论后果如何，总可留一个美名传诵人间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劳相激，我也会服下此药。”

滚龙王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，那就赶快的吃下去吧！”

上官琦双指夹着药丸，放入口试了一试，重又取了出来，道：“你无信无义，要我如何能信得过呢？你先放了她们两人。”

滚龙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夫没有闲心和你斗口。”

上官琦暗暗急道：师父是已屈服在他的威胁之下，云九龙又一语不发，他心意如何，叫人难以测想，单我一人，如何能对付得了滚龙王？忖思之间，忽见一匹快马上，乘坐一个黑衣人，手中高举一方黄色的滚龙王旗，急奔而来。

滚龙王望了那高举的黄旗一眼，厉声喝道：“王府中出了事吗？”

那快马上的黑衣人，似是受了重伤，手中滚龙旗突然一沉，落在地上，人也向前栽去。

上官琦看的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这倒是一个救人的好机会，可惜没和师父、云师兄取得协调。

正忖思间，突闻云九龙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道：“师弟跃上马车，阻挡那铁甲骑士，快，快！”

但见那黑衣人伏在马背上，似是已无能勒住快马，健马直向滚龙王冲过去。

滚龙王警觉奇高，看快马直冲过来，似是已觉出不对，右掌一探，直向那黑衣人拍了过去。

马上黑衣人猛一抬头，身如流矢一般，直向马车上飞身过去。

滚龙王一掌击在马上，那健马一声悲鸣，倒卧地上。

那黑衣人动作奇快，人落车上，两手已从身上取下一对铁怀杖，但闻一阵金铁相击之声，指向那母女两人身上的铁矛，尽被封开。

上官琦已得传言，早已全神戒备，一见黑衣人封开指向师母、师妹身上

的长矛，立时长啸一声，拔空而起，跃起两丈多高，金刀护身，悬空打了一个转，直向那敞篷马车之上落下去。就在上官琦发动的同时，云九龙也突然飞身而起，直扑向滚龙王。

滚龙王正待飞身拦截上官琦，瞥见一条人影，疾飞而至，冲了过来，人未到，一股暗劲，当先涌至。

原来云九龙涌向滚龙王的同时，先行运足内力，发出一掌。

滚龙王右掌一探，内力涌出，挡开了云九龙的一掌。两人掌力相触，各自心头一震，滚龙王身不由主地向后退了一步，云九龙身悬空中，较为吃亏，不由自主地在空中打了两个转身，才落地。

但他脚一落地，立时疾扑而上。

滚龙王和来人对了一掌，心头大为震荡，觉着此人掌力的雄浑，竟着实是生平极少遇上的劲敌之一，一面发掌拒敌，一面厉声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云九龙冷笑一声，也不答话，双掌连环劈出，全力抢攻。这两位绝世高手，一动上手，力拚巧攻，各尽辛辣，呼呼的掌风，夹杂着指点、煞手，当真是武林难得一见的凶险搏斗。且说那黑衣人一双铁怀杖封挡那指向四周长矛之后，四周的铁甲骑士，立时展开冲击，健马长嘶，长矛光闪，分由四面八方攻来。

黑衣人飞起一腿，扫断了两张竹椅，那坐在竹椅上的老妇和少女应声跌入车中，双杖飞舞，拒挡四周攻来的长矛。这些铁甲骑士都是经过滚龙王苦心挑选的勇士，又是久经战阵，拍马围攻，刺来长矛的力道，异常惊人，那黑衣人接下几矛，已有些应接不下。

正感为难之际，上官琦已挟着一片刀光，落在敞篷马车，金刀一挥“法轮九转”，一阵呛啷啷金铁相击之声，矛尖纷纷落地。

那黑衣人缓开手脚，敞声一笑，拉开蒙面黑纱，道：“琦儿，你的武功竟到了如此火候。”

上官琦看清来人，急急叫了一声，道：“师父！”

原来这黑衣人竟是上官琦启蒙恩师叶一萍装扮。

叶一萍急急接道：“此刻形势险恶，不是叙礼说话的时候，拒敌要紧，咱们决不能让师母、妹受到伤害。”

上官琦金刀疾挥，又削断了几支刺来的长矛，道：“师父说什么？”

叶一萍笑道：“那神箫老人，对我有传艺之恩，他的夫人、女儿，岂不是我的师母、师妹。”

上官琦听得一呆，暗道：你也拜了神箫老人为师，咱们这一笔糊涂帐不知如何才能算得清楚了。

但见叶一萍手中铁杖飞舞，拒挡四周刺来铁矛，赶忙抡起金刀助战。

只闻一阵阵金铁交鸣之声，片刻连削断数十支长矛锋尖。但那些铁甲骑士，手中的长矛足足有一丈七八尺长，削落矛尖，仍可施用，耳际间马嘶不绝，尘土蔽天，四周铁甲骑士的攻势，愈来愈是凌厉。

激战中，突然间一阵低沉啸声，传入耳际。

上官琦已知滚龙王诡计多端，听得那啸声之后，立时留神看去。

隐隐间，只见那些列队而坐的黑衣人，跃跃欲动。

上官琦吃了一惊，忖道：师父用箫声把这些黑衣人招来此地，如是不能控制他们，实是一大祸患。

只听啸声高拔，若有节拍，那黑衣人应声立了起来。

上官琦说道：“师父请留在车上护人，我下车去伤几个铁甲骑士。”

也不容叶一萍答话，荡开两支铁矛，一跃下车。金刀挥展，绝学连出，刀化一片金光。伤了两个铁甲骑士。目光一转，只见云九龙和滚龙王打的难分难解，纵跃飞搏，凶险百出。

那不绝于耳的啸声，随着滚龙王飞跃的身躯，传了出来。

上官琦跃下马车之后，那些波涌而上的骑士，长矛如雪，纷纷攻向上官琦。

这些铁甲骑士，个个身披重甲，悍不畏死，上官琦虽仗宝刀锋利，连伤了数人，但却无法阻挡住他们绵绵拥上的攻势。

蓦地里，箫声扬长避短而起，混入了那高昂的刺耳的啸声之中。

那些站起身子的黑衣人，在箫声和啸声冲突之下，显得无所适从，呆呆地站着不动。

箫声愈来愈是嘹亮，啸声逐渐被压了下去。

那站起的黑衣人，又缓缓坐了下去。

波攻不停，勇猛无匹的铁甲骑士，也似是受了那箫声的感染，攻势渐缓。终于，渐渐的停了下来。

全场中只余下滚龙王和云九龙两个人在作舍死忘生的恶战。

上官琦突然金刀一挥，大声说道：“滚龙王作恶多端，咱们也用不着和他讲什么江湖道义，武林规矩，早日除掉他，就早日替人间除一大害。”纵身而上，一刀刺向滚龙王的背心。

滚龙王力拒云九龙全力猛攻，已近百招，也不过保持个不胜不败之局，心中早已暗生惊骇，口发啸声，希望唤起四周的黑衣人群起助战，却不料又为那白发老人的箫声所阻，而且连那些随同而来的铁甲骑士，也似受到了箫声的感染，斗志渐懈。

原来，滚龙王招罗这些属下时，深恐他们将来背叛自己，才想出用药物控制之策，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为自己效命，但他罗致的人，大都是已经成名的武林人物，这些人中不乏有血气刚猛性格之人，虽然，明知自己服有定期发作的奇毒，但却把生死置之度外，结伴反抗滚龙王的令谕，或是逃亡天涯，等待毒发而死。

滚龙王为此大伤脑筋，费尽苦心，再研制出一种迷人神志的药物，一经服用之后，使人灵智封闭，混然忘我。

这样一来，滚龙王收罗的属下，虽已可靠，但指使他们行动，却又大为困难，因为这些人灵智为药物控制，变的痴痴呆呆，指挥起来，十分困难。

但那滚龙王实为一个不世之才，一番沉思之后，终又被他想出一个办法。他用几种简单的声音，来控制他们，为自己效死。

但天下事有其利，必有其弊，这些人虽然不再背叛于他，但因服过迷神药物之后，灵智全失，武功和体能，都逐渐的开始衰退，虽然是才资兼具的高手，但却渐失作用。

那神箫老人，自从上官琦和袁孝离去之后，救了身负重伤的云九龙，为他疗好伤势，携同来滚龙王府，暗中监视滚龙王的行动，策反滚龙王的部属，发觉了滚龙王控制属下方法，立时悉心研究，把滚龙王用以控制属下的声音化入了箫声之中，是以能用箫声，控制这些人的行动。

且说上官琦加入战圈，和云九龙联手双战滚龙王，滚龙王立时被迫的有些手忙脚乱。

要知云九龙原本是武林中一代领袖，和滚龙王、欧阳统齐名江湖，近日又得神箫老人传授绝技，武功更是精进，心中对滚龙王更是恨若刺骨，出手狠毒，招招充满着仇恨，再加上上官琦出手相助，滚龙王虽是一代枭雄，也有些招架不住这两代才人的合力猛攻。

这时，那些铁甲骑士，已然完全停手了，叶一萍安然把这母女救出重围，带她们回到神箫老人身前，说道：“托师父神威，师母和师妹，毫发未伤。”

那白发老人缓缓回头望了妻儿一眼，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她中毒很深，但不知是否还能疗治得好？”

叶一萍道：“吉人天相，定当有救。”

白发老人微微一笑，又举手吹起箫来。

滚龙王随带的铁甲骑士，已然全为箫声控制，停下手来。

辽阔的原野，站满了人，但动手相搏的只有滚龙王、云九龙和上官琦。

滚龙王虽然艺兼天下之长，但他近年来纵情酒色，武功上大受影响，在云九龙、上官琦两人合力迫攻之下，渐感不支，眼看着随来的铁甲骑士，亦都为箫声所制，心中大为惊慌，一个失神，被云九龙一掌拍在肩头之上。

上官琦一招“怒波横舟”，横里削去，滚龙王一低头，避过刀势，但包头青帕挟一片灰白发，被上官琦刀势削落，半寸之差，就削去滚龙王半个脑袋。

滚龙王眼看已变成网中之鱼，再不逃走，只怕难再有逃走的机会，强忍肩上伤痛，呼的一掌拍了出去，迫的云九龙退了两步，滚龙王借势一个大翻身，跃出圈外。

上官琦怒声叱道：“还想走吗？你作恶多端，今日就是你恶贯满盈之日。”

喝声中疾跃而起，连人带刀，化作一道金虹，飞扑而去。

但见滚龙王抬腕一振，砰然一声轻响，冒起一阵蓝烟。

上官琦不知那蓝烟是否有毒，不敢逼近，匆忙中暗加冲力，横掠蓝烟而过，落下两丈开外，待那蓝烟散去，滚龙王早已不见。

云九龙经验广博，转目一瞥间，见滚龙王已挺身而起，转向正南奔去。

上官琦金刀一挥，道：“云师兄追上去吧！”

云九龙应了一声好，两人联袂而起。

突闻那白发老人高声叫道：“穷寇莫追，快些回来。”

上官琦、云九龙同时一沉真气，停下脚步，大步走了回来。

那白发老人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何况滚龙王不过是初受挫，他还有着无穷无尽的潜力，你们如若追了上去，万一中他埋伏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”

云九龙道：“师父教训的是，对这般穷凶极恶之人，不可掉以轻心。”

白发老人望了眼前的老妻娇女一眼道：“她们母女还活世上，实大大出我意外，滚龙王的老谋深算，非我能及，唉！老夫不得不改变计划，先要设法救她们了。”

云九龙心中一震，暗道：滚龙王纵横武林数十年，一直是气焰万丈，睥睨江湖，羽毛丰满，手下效命的武林人物不下数千，东、南、西、北四大侯爵，更都是武林中一流人物，眼下能够制服他的人物，实是寥寥无几，你如一走，岂不是功败垂成？

他心中虽然震动异常，但又不能劝阻师父，不让他去教师母、师妹，只好默然不语。

叶一萍眼看云九龙不发一言，也只好默不作声。

上官琦四顾一眼，说道：“师父设法疗救师母、师妹的伤势，那也是理所当然，但眼下唯有师父的箫声，才能使滚龙王属下受制，师父去后，留下这一局残棋，何人能承担得起？”

白发老人道：“你和云庄主、叶大侠。”

云九龙和叶一萍对他说话时称他师父，但他却称云庄主和叶大侠。

上官琦一皱眉头忖道：好啊！这算什么称呼，一个叫师父，一个称庄主、大侠，唉！这一笔糊涂账，怎么算呢？

云九龙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师父，弟子有几句不当之言，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。”

神箫老人道：“你说吧！”

云九龙道：“那滚龙王虽然武功高强，艺兼天下诸门之长，但弟子自得恩师授以武功之后，已足可和他抗拒，可怕的是那些服过迷神药物的属下，这些人神志已失，悍不畏死，个个为他效命，而且其中不乏高手，弟子等无策对付，就算穷家帮倾尽全力，只怕也难以抗拒得住……”

他黯然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眼下滚龙王连遭大挫，凶性已发，最近期内，必将大举发动，惨屠武林同道，时间已然十分迫急，就算弟子等能够会合穷家帮，邀得少林等九大门派助威，这一场恶战下来，只怕整个武林同道，要伤亡到十之七八，师父慈恩广被，难道就不肯为天下武林，消解去一次浩劫吗？”

神箫老人双目中寒光如电，扫掠了云九龙等一眼，道：“你们可知道，为什么我会把苦心研创出来的绝技，传授你们吗？”

云九龙、上官琦同声说道：“这个弟子不知。”

神箫老人道：“我武功、内力，或都在那滚龙王之上，但我双腿已残，行动不便，实已无法和滚龙王动手相搏，我要你们代我拒抗那滚龙王，所以才传你们武功，但时间上，已不许我找一个传我衣钵的弟子，费上十年八载的工夫，来造就他，你们都已有武功基础，只要传我招术就行了，你更是早已名震武林，论在江湖上的威名，那是尤强过我……”

云九龙道：“浪得虚名，如何能和师父的真实武功相比？”

神箫老人叹息道：“滚龙王未和我动手，他心中永远是有些怕我，但如他和我动过一次手，他就不用怕我……”

他缓缓把目光，由云九龙、叶一萍、上官琦脸上掠过，接道：“现在，我分别传你们每人一种武功，这也是仅有的压箱底本领。”

云九龙、叶一萍，齐声说道：“师恩这等沉重，要弟子等如何报答？”

神箫老人回头望着上官琦道：“琦儿，你聪慧绝伦，又懂音律，我把这管铜箫，传给你吧！”

上官琦道：“弟子不会曲调。”

神箫老人接道：“我教你，降服滚龙王的属下，只不过是几个简单的音符，那并不难，一学就会，但如要吹的出神入化，随心所欲，那就要靠你的天资和苦学了。”

他愁苦的脸，忽然泛现出一片欢愉之容，说道：“我一生对人料事，常有大错，误交滚龙王，更是终身一大憾事，但对武功和音律，却有着一种特别天份，我过了人生最快乐的日子，和妻女安居在水光山色的家园中，我也度过最凄凉，最悲惨的生活，僻居荒山古寺，终日里伴着鸟兽取乐，和无数

的和尚尸体……”

上官琦本想追问，但见那神箫老人兴高采烈，只好忍了下去。

只听那神箫老人接道：“我由别人那招术中演化成自己的武功。”

云九龙道：“师父才慧过人，我等难及万一。”

神箫老人道：“不！创几招，并非我引以为荣的……”他举起了手中的铜箫，道：“这管铜箫，才是我引以为荣的事，它或将把我的箫声，永留于天地之间。”

三人听他说的郑重其事，都不禁凝目望去，铜箫很短，只不过一尺二寸左右，外面看去，除了短一些之外，并无稀奇之处。

神箫老人举起手中的铜箫，杨一杨，接道：“这管箫看上去无异常之处，实则化去我很多心血，除了这外面的一根铜管之外，里面还有着一铜管，我自己替它取了一名字，叫做双管箫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师父，过去也很爱吹箫吗？”

神箫老人道：“自然爱了，要不然人家为什么称我作神箫生呢？”

他望了上官琦一眼，接道：“我这铜箫有三件异常之处，第一件是、如非有着很好内功的话，无法吹它。第二件它可以同时吹出两种不同的声音，第三件它可以当作一种奇形兵刃使用。”

神箫老人掂了掂手中的铜箫，目注着上官琦说道：“今日我将这铜箫传你，就算完了我所有的心愿、从今之后，江湖上再没有神箫生这个人了。”

云九龙急道：“师父你……”

神箫生摇手阻上了云九龙再接下去，道：“我不会自绝死去。

他望了老妻爱女一眼，接道：“我要带她们到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，设法解开她们服用的药毒，如是药毒能解，我们夫妻、父女，将安静快乐的度过余年岁月，如果疗治不好她们的毒伤，为师的也将伴她们长居斯地，不再离开她们一步。”

上官琦黯然说道：“师父这等深厚的亲情，实足动天地，泣鬼神。”

神箫生道：“我希望在天黑时能够动身，时间不多了，你们快快坐下，各自运气调息，澄清心中杂念，我要分别传你们的武功了。”

云九龙道：“这些黑衣人呢？”

神箫生道：“适才滚龙王的长啸想使这些黑衣人蠢动，我迟迟不肯以箫声反击，期望能从啸声中听出指使这些黑衣的施袭的韵律。”

云九龙大喜道：“如果这韵律能够找出，师父用箫声指挥他们，滚龙王千百属下，岂不是可为我用了么？”

神箫生道：“不错啊！我也在打这如意算盘。”

他沉吟一阵，接道：“不过，目下还没有把握，万一我听错了，激起这些黑衣人，向咱们出手反击，那岂不是弄巧成拙了吗？还是先点了他们穴道，较为可靠。”

云九龙、叶一萍、上官琦齐齐的应声出手，不过一盏热茶工夫，点了场中的所有黑衣人的穴道。

神箫生先传了云九九招掌法，又传了叶一萍五招刀法。这两人学得掌刀之后，立时如痴如狂的练习起来。

神箫生突然一跃而起，以手代足，行到数丈外一株树下，突然一个翻身，跃上树去，举手一招，道：“琦儿快上来。”

上官琦应声奔去，飞上大树。

神箫生道：“咱们在树上，既可了望，又清静不少，在这里学吹箫最好不过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师父说的是。”

神箫生道：“咱们现在就开始学，先教你箫声疗伤之法。”

上官琦全神贯注，用心学习，他本有基础，又具天份，进步甚快。

神箫生抬头看天色，喜道：“看来，我天黑时可以走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弟子学的很快吗？”

神箫生道：“快，很快，今夜子时，我和你那师母、师妹，恐已在百里之外了。”

他脸上洋溢着欢愉的神情，说完，纵声而笑。

吹这双管铜箫，十分费力，上官琦吹了一阵，觉着有些气喘，收好铜箫，抬头看去，只见几条人影，由正西急奔而来，不禁心头一震，暗道：来人不知是敌是友，那青萍公主被我点了睡穴未醒，云庄主和我那启蒙恩师，又都沉醉于习练武功之中。那几条人影，来势奇快，上官琦心念转动之间，来人已奔到七八丈处。

这时，已可清晰的看出来人，正是那左右二童和天木大师，以及五英等人，不禁心头一喜，大声道：“小弟上官琦在此。”

左右二童等停下脚步，抬头四顾了一阵，道：“上官兄。”

上官琦一跃下树，道：“兄弟在这里。”

左右二童急急奔了过来说道：“幸好遇上了你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左童道：“如是找你不到，咱们兄弟也难再回去见帮主了。”

右童接道：“连姑娘尽起帮中精锐，和那赶援而来的东平侯，决战一阵……”

上官琦急急问道：“哪方胜了？”

左童道：“自然是咱们胜了。连姑娘神机妙算，埋伏下四道拦截网，先把那东平侯手下几个高手，闹的精疲力尽，才和他展开决战，我帮中人，个个英勇当先，一战下来，大获全胜，那东平侯带了五十人，只余六七人破围而去。”

右童接道：“这一战精彩绝伦，不但打退了滚龙王一路，而且也是帮中和滚龙王交手以来，最大的一次胜仗，这一战使帮中弟子，个个信心大增，战志高涨。”

左童接道：“兄弟，帮主要咱们寻得上官兄后，立时要他到临时设的总堂相见，咱们怎的和你谈起这些不相干的事来。”

上官琦望了那数百个被点穴道，躺在地上的黑衣人一眼，暗暗发起怔来，忖道：这些人中，或有十恶不赦之徒，自是杀之不赦，但大部之人，都将是无辜的待罪羔羊，如是不分青红皂白，一概诛戮，未免是太过残酷，如是放了他们，只怕又会为那滚龙王收用了。

一时间难作主意，沉吟不言。

这时，云九龙、叶一萍，都已由狂热的习武中清醒过来，望着左右二童等出神。

天木大师突然接口说道：“上官大侠，可是觉着这许多人无法处理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正是如此，不知大师有何高见？”

天木大师道：“连姑娘出身滚龙王的门下，或有对付之策，不如把他们

带交连姑娘处理。”

上官琦暗道：这些人，都是滚龙王埋伏于这丛草、土岗中的暗桩，用在保护滚龙王府，虽非第一流的身手，但武功想必不弱，万一连雪娇无能处理，被滚龙王收罗回去……

付思之间，忽听神箫生的声音，传入耳际之中，道：“琦儿，我代你借箸代筹，这些人已可由你箫声控制，那只是几种简单的声音，带着他们去吧！我此刻，恨不能肋生双翼，带着你师母师妹离开，咱们也不用再见面了，快些带着他们走吧！”

上官琦怔了一怔，心下大感为难，不知该如何才好。

只见云九龙大步走了过来，低声说道：“师父传音相告，要咱们早离此地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我也听到了，正感为难。”

云九龙道：“看来他老人家心意已决，非咱们可挽留，好在来日方长，待那滚龙王伏诛之后，咱们再去找他不迟，此刻此情，不能太违背他老人家的心意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好，咱们就此上道，云庄主可要和我们一起走吗？”

云九龙道：“我也该去见见那欧阳帮主，咱们一起走吧！”

上官琦道：“可要带着那青萍公主？”

云九龙道：“她经过这一番折磨，想来定已把昔年一些恩怨看淡，为兄的自信忍耐之力很强，就算她骂我几句，打我几拳，我也能忍耐得下，再由兄弟从中善言几句，不难化解开这番恩怨，带着她一起走吧！”

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师父既不愿再和咱们见面，不能勉强他老人家，但师母那边，咱们得去拜别一番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这话不错。”

双双行了过去，对那呆呆而坐的老妇人，拜了下去，道：“师母在上，受弟子等一拜。”

那老妇人缓缓回头，望了两人一眼，又抬头望着天上的白云。

叶一萍眼看两人拜倒，也跟着拜了下去，三人拜罢起身，上官琦拍活了青萍公主的穴道，云九龙和叶一萍却已跃入那黑衣人群之中，掌指齐施，推活被点的穴道。

青萍公主睁开眼来，四下望了一眼，道：“那滚龙王退走了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退走了，咱们要到穷家帮去，姑娘意下如何？”

青萍公主道：“我跟着你走，你去的地方，我都去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好，咱们就立刻上路。”

突然举起铜箫，就唇吹了起来。

说也奇怪，那黑衣人听得箫声，立刻举步行了过来。

云九龙低声对叶一萍道：“叶兄，上官师弟初得师父传授神箫衣钵，只怕还难尽得师父神髓，这些人神志晕迷，万一控制不住，必出大乱，咱们分由两侧随行，如若发现有骚动之人，立时下手击毙，以免引起大乱。”

叶一萍道：“兄弟遵命行事。”

左右二童仗剑当先开路，上官琦吹着铜箫随在两人身后，青萍公主紧随上官琦，天木大师和五英拔出兵刃断后，云九龙、叶一萍走在那黑衣人的两侧。

上官琦一面走，一面不断的回头向那大树之上张望，一片孺慕留恋之情。

突听师父的声音，遥遥传入耳际，道：“琦儿，不用回头看了，快些走吧！但愿为师的神箫绝技，能由你身上发扬光大，在武林中，另树一支主脉。”

上官琦只觉心头一酸，流下两行泪来。

青萍公主看的大为奇怪，说道：“你哭什么？”

原来那神箫老人使用的传音之术，除了上官琦，无人听到。

上官琦吹着铜箫，不能腾出口来说话，也无法停下来，拭去脸上泪痕，青萍公主掏出身上绢巾，伸出纤纤玉手，替他拭去眼泪。

这一行浩浩荡荡的长阵，走了十余里，仍不见滚龙王属下拦击。

上官琦箫声愈吹愈觉熟练，那些黑衣人在箫声控制下，驯服异常，走成了四路纵队。

渐渐的上官琦觉出了真力不继，铜箫声音也渐渐低沉下来。

青萍公主听到他喘息之声，忍不住说道：“不用吹啦，停下来休息一会吧！”

上官琦亦觉着再吹不动，依言停了下來。

青萍公主大眼眨动两下，喜道：“啊！你这样听我话吗？”

上官琦精神极感困倦，淡淡一笑，未置可否。

左童突然回过身来，走近上官琦，扬起手中长剑，指着那遥远一片丛林，道：“就要到了，那片杂林，就是咱们穷家帮中的临时大寨。”

但见人影闪动，草丛中站起了十几个灰衣大汉。

左童心知他们是看到了后面一群黑衣人，心中动疑，赶忙拱手说道：“众位兄弟，那是咱们掳来滚龙王的属下，已被咱们所制，众位但请放心，各归原位去吧！”他这一喊，那站起的灰衣人果然一齐隐入了草丛之中。

又是里许，迎面走过三十余人，那正是穷家帮中的精锐，四十八杰中人。

左右二童齐齐迎了上去，和拦在道中的帮中弟子商量了一阵，转了回来，低声对上官琦道：“四十八杰经过了恶战之后，养息了一段时日，把几个受伤很重的人，送到大寨，余下了三十六个，改称三十六友，这些人都是唐先生一手培育出来，执法甚严，帮中弟子，对他们都有敬畏之心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可是他们不准通过么？”

左童道：“他们说再往前走，已近穷家帮临时大营，这些黑衣人必需留下，不得帮主和连姑娘的令谕，不能进去。”

右童接口说道：“但如把他们留在此地，岂不是为害要更大，没有上官兄的箫声控制，无异是和一群猛兽为伍。”

左童叹道：“但三十六友执法如山，不肯通融，使我们大感为难。”

上官琦叹道：“这也难怪他们。”

忽听一个尖锐的声音叫道：“大哥，你回来了！”

一条人影，疾如鹰隼而来，转眼之间，已到了几人身前，正是袁孝。这位半人半猿血统的少年，似是对滚龙王属下，充满着仇恨，双目中暴射出森寒的目光，一惊那黑衣人，眉宇间，泛现出一片杀机，跃跃欲动。

上官琦低声说道：“兄弟，连姑娘好吗？”

袁孝道：“她很好，我们常常提起大哥。”

上官琦淡淡一笑，回顾了那些黑衣人，道：“这些人都已失去反抗之能，不用顾虑他们。”

袁孝道：“这些人不是那滚龙王的黑衣卫队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错，但已为我收罗过来了。”

袁孝道：“有这等事，我去瞧瞧。”大步直向那最前一人走了过去。

那黑衣人双眼圆睁，看着袁孝走了过来，仍是站立不动。

袁孝扬起右手，一掌劈了过去。

但闻一声闷哼，那黑衣人身躯应手飞了起来，摔到一丈开外，七窍流血，倒地死去。

那些黑衣人虽然神智迷失，但对死亡之事，似是也有着一种感受，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。

袁孝双手齐挥，连续拍出，但闻一阵砰砰之声，不绝于耳，那些黑衣人的身躯，不停的连续飞起，摔到地上。片刻间连伤十四五人。

袁孝掌力奇重，一击致命，摔倒地上的黑衣人，没有一个活的。

上官琦看到他这等屠杀，心神大震，正待出言喝止，袁孝已停手走了过去，说道：“这些人怎的不肯还手？”

左童接道：“他们都操在上官兄手中的铜箫之上。”

袁孝道：“我不相信！”

上官琦道：“兄弟如不相信，为兄的做给你瞧瞧吧！”

突然举起手中的铜箫，吹了三响。

那黑衣人听得箫声之后，纷纷坐了下去。

袁孝看的大为奇怪，望着那黑衣人愣了半晌。突然大声喝道：“我告诉连姑娘去……”返身一跃，人已跃出两三丈之外。

上官琦突觉袁孝变的甚多，他是逐渐的生出做人的自信。

云九龙突然大步走了上来，道：“兄弟，让他们坐在这里如何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我不知道，他们坐久之后，会将如何？”

左童道：“咱们先去见了欧阳帮主再说，这里有三十六友防守，纵然有变，也不致引起大祸，咱们早些去吧！”

上官琦回顾云九龙和叶一萍一眼，道：“好吧！”

当先行去。进了一片杂林，但见几间茅舍展现眼前。

只见铁卫周大志，挺着大肚子走了过来，道：“帮主无暇分身来迎，要我请诸位进去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帮主现在何处？”

周大志伸手指着七八丈外，掩映在林中一片屋角，道：“就在那座茅屋之中。”

上官琦回目望着云九龙，还未来得及开口，云九龙已抢失笑道：“兄弟，咱们一起过去吧！”

这些人中，以他身份最高，江湖之人，又大都计较礼貌，哪知云九龙身历劫数之后，竟已把虚名抛开。

上官琦低声说道：“大哥气度过人，小弟万分佩服。”

云九龙笑道：“虚名误人，我当年如不是被虚名所误，今日江湖，也不是这番形势了。”

几人鱼贯行去，片刻间到了那茅屋之中。

只见屋中坐了不少的人，似是正在商讨什么大事。

上官琦目光一转，只见欧阳统高居首位，依次是武相关三胜、费公亮、何寡妇、姜士隐，和少林寺的铁木大师、连雪娇、袁孝几人之外，还有五个不认识的人，三个是四旬以上的大汉，两个是年近古稀的老者。

欧阳统回目望了上官琦一眼，起身说道：“这几位是……”那天木大师

和五英及左右二童，都自动的留在茅室外边，随着上官琦进入室中的只有云九龙、叶一萍和青萍公主。

上官琦一欠身，先对欧阳统行了一礼，望着云九龙道：“这位是江南天下第一庄的云大庄主……”

欧阳统霍然站了起来，双目凝注在云九龙的脸上，道：“云兄别来无恙，兄弟曾派人登门造访……”

云九龙接道：“帮主快请坐下主谋大事，不要为兄弟耽误时间。”

但见关三胜、费公亮、何寡妇、铁木大师等，全都站了起来，连那素来孤傲的姜士隐，也站了起来。

只有那两个年近古稀的老人，坐着未动。

欧阳统望着两位老人，神态恭敬他说道：“这两位乃本帮中硕果仅存的两位老前辈，聋、哑二老。”

云九龙欠身抱拳，说道：“江湖上妖氛弥漫，有劳两位前辈重出江湖。”

那聋、哑二老，虽然又聋，又哑，但目力却仍然很好，微微一笑，对云九龙点头作礼。

欧阳统一一替云九龙引见，那三个四旬左右的大汉，乃穷家帮中君山总寨的三大护法，这三人威名甚重，精熟水旱两路武功，但很少离开君山总寨，此刻，欧阳统把这三个负责君山总寨安危大责的高手，也请了出来，可算是倾出帮中高手了。这班人中以连雪娇和袁孝的年纪最轻，但一个是总揽帮中大事的文丞，一个是客居帮中的贵宾，身份都很崇高。

云九龙和群豪一一见礼之后，缓步走到了袁孝身侧，道：“袁兄弟，常听师父谈起师弟天赋异禀，武功惊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错。”

袁孝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谁是你的师弟了？”

云九龙笑道：“你啊！袁兄弟。”

袁孝望着上官琦道：“大哥，他的话，可是真的吗？”

上官琦笑道：“不错，云师兄虽然较咱们晚进师门，但他带技投师，算是咱们后进师兄。”

袁孝道：“大哥说是，那是不会错了。”

抱拳一礼，道：“见过云师兄。”

云九龙微微一笑，旁着袁孝身侧而坐，说道：“不知兄弟是否可旁听大计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欢迎至极。”

上官琦又替欧阳统等引见了叶一萍，那叶一萍在中原武林道中，亦是盛名卓著之人，关三胜侧身让出一个位置，拉他坐了下来。

上官琦正待替青萍公主引见，突然发现她双目望着屋顶出神，脸上的神情，一片沉痛，不禁讶然失声。

连雪娇目光一转，打量青萍公主一眼，问道：“这位姑娘是什么人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青萍公主……”

忽听一声尖叫，青萍公主突然举步向云九龙冲了过去。

袁孝霍然起身，迎了上去，却被云九龙一把抓住，道：“兄弟不用你管。”

青萍公主冲近了云九龙后，左右开弓，乒乒乓乓连打了云九龙几个耳光。

这青萍公主的狂妄举动，只瞧的全场中人，无不震惊。要知这室中之人，无一不是高手，看那青萍公主奔行之势，决非云九龙的敌手，众豪不知道两人为何结仇，也不便出手干涉。

青萍公主打了云九龙几个耳光之后，不见对方还手，探手入怀，拔出一支匕首，迎胸刺去。

云九龙身子一侧，避过一击，说道：“姑娘不要误会，令师令兄，并非是死在我云九龙的手中。”

这时，上官琦已冲了过去，手掌一翻，施一个擒拿手法，扣住了青萍公主的脉穴。

忽听青萍公主哭道：“快放开我，我知道我武功不及他十成之一，这一生也没有杀死他的希望，你们汉人又声息互通。”

云九龙目注上官琦，接道：“兄弟放开她，她胸中的一股闷气，如是不让她发泄出来，只怕难以安得下心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师兄小心，她匕首锋利异常，别让她伤了你。”

松开了青萍公主的脉穴。

哪知事情大出了上官琦意料之外，青萍公主竟然倒转锋刃，直向自己前胸刺去，口中自言自语地道：“爹爹请恕女儿不孝……”

云九龙右腕疾出，抓住了青萍公主的握刀右腕，叹道：“公主的大仇未报，何以轻生？”

青萍公主怒道：“我这一辈子也打你不过，哪里还能报得了仇？”

云九龙道：“由在下全力助你。”

青萍公主道：“你助我报仇？”

云九龙道：“不错，令师和你那哥哥，虽然是和我订约，赶来中原比武，但杀他们的却是那滚龙王。”

青萍公主凝目沉思，默然不语。

云九龙接道：“不但令师和随来之人，全死在滚龙王的手中，就是在下邀约的与会高人，也都死在那滚龙王的手中，逃出死难的，只有公主和在下两个人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缓缓放开了青萍公主右腕。

青萍公主突然收了匕首。凝目沉思了一阵，缓缓走到上官琦的身侧，默然不语。

连雪娇目光一瞥青萍公主，眉宇间掠过一片愁苦，但她自幼就在异常的环境之中长大，早已学会逆来顺受的忍耐工夫，暗中咬牙，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，不再向上官琦等看望一眼。

欧阳统站了起来，挥手对着青萍公主说道：“云大庄主一言九鼎，姑娘可以放心了，眼下咱还得研究几件大事，姑娘请坐下吧！”

青萍公主目光一转，看到了两处空位，一拉上官琦，走了过去。

行过两三步，上官琦突然一缩手，低声说道：“姑娘一个人去吧！在下要到外面去和几位朋友谈谈。”

原来上官琦在穷家帮中地位不高，在这等帮中要人云集之下，哪里还有他的坐位。

青萍公主柔婉他说道：“那我就跟你到外面坐吧！”

上官琦道：“姑娘不必随我出去，你远来是客，正该入座才是。”

青萍公主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不去我也不去。”随着上官琦退了出来。

这时，左右二童、天木大师以及那铁卫周大志等，都守在门外，似在等候着室内消息。

上官琦忽然想起了金元道，忍不住低声对左右二童说道：“两位可曾看

到那金元道吗？”

左童道：“他不是随同上官兄去的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他带着一人，想是不会和滚龙王的属下动手了。”

左童道：“据兄弟看法，那金元道乃是个极为剽悍之人，不知带着什么人了？”

上官琦回顾了青萍公主一眼，道：“也是一位姑娘。”

右童眉头一皱，道：“咱们都没有遇上过他。”

上官琦也知道多问无益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兄弟保护不周，那总是难辞其咎。”

走到一株树下，坐了下去。

青萍公主随他走了过去，温柔的在他身边坐下。

上官琦正在想一件心事出神，青萍公主依他身边坐下，他也浑然不觉。

突然间，传过来一阵得得蹄声，一匹快马急驰而至。这杂林四周，都有穷家帮弟子们严密守卫，来人如非穷家帮中的人，或是穷家帮有意放人，要想冲过来，自非易事。

上官琦抬头看去，只见那快马直向茅屋冲去。

铁卫周大志横身拦住了去路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马上人突然由怀中摸出一封函件，道：“信。”忽然一个翻身，由马上摔了下来。

周大志探手一把，抓住那马上人的肩膀，拖起他的身子一瞧，只见他口中流出血来，竟已气绝而死。

上官琦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人中了人家的内家掌力，全凭一口真元之气，护住内心，不使伤势发作，把此函传来，才精神一散，吐血而死。”

周大志看那封皮之上，写道：“穷家帮欧阳帮主亲启，”下面却未署名，不知是何人所发。

低头仔细瞧去，不禁为之一呆。

上官琦道：“周兄，怎么了？”

周大志指着那卧倒在地上的大汉，道：“他不是咱们穷家帮中之人，只不过是穿了咱们穷家帮中弟子的衣服，骑了咱们传讯快马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掀开他身上一件灰袍，里面果然一身劲装，不禁一皱眉头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奇怪了。”

这时，茅室中的会议刚散，连雪娇、欧阳统并肩而出。两人神色严肃，似是在低声商议着什么，听得上官琦自言自语，齐齐转脸过来，连雪娇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周大志抢先说道：“这人不是咱们帮中弟子，却穿了咱们帮中弟子的外衣，骑了咱们传讯快马，送来一信。”

欧阳统启开信封一瞧，脸色突然一变，缓缓把函件递向连雪娇。

连雪娇看完秘函之后，也是一皱眉头，低声说道：“帮主之意呢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本座也不能因私废公，一切均照咱们计议行事。”突然大步向前行去。

连雪娇道：“帮主……”

欧阳统道：“文丞不用为我多虑，更不可变更咱们计议好的事情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帮主留步，听我一言。”

欧阳统似是极为烦恼，一反平日的镇静从容，显然，有一件重大事故，使他有着无比的困扰，他勉强捺耐下心中的惶急，停下了脚步，道：“文丞还有什么高见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帮主身系大局安危，眼下决战在即，我帮中弟子斗志激昂，还可乘战胜的余威，不难一举再歼南面侯，但此全要仰仗帮主神威……”她突然放低了声音，低声数语，欧阳统长叹一声，垂首不言。

这时，云九龙、姜士隐等，都站在七尺外，望着欧阳统出神，显然，这些人都瞧出有了重大事故，只是不好追问。半晌之后，欧阳统才点头说道：“好吧！有劳文丞去和他商量。”

连雪娇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属下自信不会使帮主失望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但愿文丞的神机妙算，不会失误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帮主放心。”

欠身对四下群豪一礼，道：“诸位请好好调息一下，咱们按原计划时刻动身，任何人不得有误。”

群豪似是已对她大为倾眼，果依言散去。

上官琦和云九龙、叶一萍三人分得一间茅屋，青萍另行由连雪娇派人接去休息。

云九龙看室中只有一榻，当先席地而坐，道：“巾幗不让须眉，这位连姑娘当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。”

瞥见一个穷家帮中的弟子，奔了过来，停在屋门口处，抱拳说道：“打扰两位前辈了。”

云九龙拱手还了一礼，道：“有何见教？”

那人答道：“奉文丞之命，请上官师兄晋见。”

原来穷家帮中弟子，不分年岁，除了帮主和文丞、武相，几位阁堂舵主之外，其他之人，一律以师兄相称。

上官琦起身说道：“有劳师弟带路。”

起身随那人身后而去。转过一片林木，那大汉伸手指着一座茅屋，道：“那就是文丞的大帐，师兄自己去吧！”

上官琦道：“多谢师弟指点。”

径向茅屋走了过去。进得茅室，连雪娇早已恭候门内，随手掩上房门，笑道：“此刻，咱们是闲话家常，不用把我看作穷家帮中的文丞身份。”

上官琦强作微笑道：“连姑娘，召我来此，就只有闲话家常一件事吗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私不废公，但此刻，咱们是私相约晤，我是女子，你是男人，我想以私情和你商量一件事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什么事？只要力能所及，上官琦无不全力以赴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我要你假扮欧阳帮主，代他去赴一个约会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帮主的武功造诣，上官琦望尘莫及，何处不可去，难道还要在下改扮不成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此事和他的关系重大，只怕临时难以镇定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世间没有完人，一个至善至美的人，一生中，都将会做出一些错事出来。”

上官琦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可否说的再清楚些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事实上，我知道的也未必真的比你多，你相随唐先生数月

之久，应该知道的比我更多，何况此事乃欧阳帮主一大隐私，你的才智，足以能自作抉择，届时见机而作，以代帮主斩去祸患为主。”

上官琦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在下尽力而为。”

连雪娇娇媚一笑，道：“坐下来，我替你梳头易容，改扮作欧阳帮主。”

上官琦还待推辞，连雪娇已拿起了梳子，上官琦只好依言坐了下来。

连雪娇先改了上官琦的发式，又用药物，改过他面容，取出一件灰色长衫，要他换了，说道：“西行二十里，有一座农舍，那里有一年迈的老妇人，你给她十两银子，然后告诉她找一口棺材，她就会带你去了。”

上官琦点头应道：“在下记下了。”

转身向前行去。

但闻身后娇啼婉转，传来了连雪娇低微的抽泣之声。

那哭声迅快地感染了上官琦激动的心情，热泪滚滚，夺眶而下。

他咬咬牙，举袖掩面，低头疾步，迅快把哭声抛向远处。这一口气，奔行了十余里，再抬起头，辨识一下方向，奔向正西而去。

依照连雪娇相嘱之言，果然找到了一座农舍，果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，当门面坐。

这妇人眼已昏花，上官琦行近了她身侧不远处，她竟是还未看到，仍在喃喃自语道：“该来了，该来了，太阳快要下山去啦！”

上官琦走向前去，行了一礼，摸出十两银子，递过去，道：“大娘，晚辈要找一口棺材。”

那妇人抬起眼来，打量了上官琦一阵，道：“果然有这等怪事？”

接过银子，站了起来，又道：“你跟我来吧！”

上官琦随她身后，绕过一片杂林，只见一片长满乱草的荒地中，有一座破落草屋。

老妇人伸出竹杖，指着那破屋说：“那里有一口闲着的棺材，你取去用吧！”

上官琦道：“多谢老大娘。”

举步向屋中行去。

这座茅屋，外面虽然破落，但室内却是打扫得十分干净，靠屋角处，果然摆着一口棺材。

上官琦打开一瞧，只见里面空空荡荡，未放一物。他缓缓放好棺盖，就一处屋角，盘膝而坐。

太阳落下了西山，夜幕四垂，天色黑了下來。

上官琦耐心等到了一更左右，果然听到室外响起了步履之声，赶忙站了起来，背过身去。但闻脚步声渐近，进入室中，上官琦由脚步分辨，似是两个人走了进来。

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说道：“欧阳统，你还记得我吗？”

上官琦缓缓转过身来，只见那发话人，穿着一身黑衣，长发披肩，干枯瘦小，手中握着一管长箫。

只听一声细细柔音传来，道：“见过帮主。”

上官琦目光一转，只见一个黑衣女子，紧傍那身体枯瘦，长发披垂，手握长箫的怪人而立。

那长发黑衣人冷笑一声，又道：“欧阳统，你怎么不讲话了？”

上官琦倒是沉得住气，仍然是一语不发。

那长发黑衣人自言自语地接道：“不错，她在临死之际，遗言告诉我，不要找你算帐，因此，我忍了很多年。”

上官琦根本不知昔年之事，听得莫名所以，就是想接口，也接不上。

那黑衣人长发人冷漠他说道：“但如我一生一世的隐忍下去，也是死不甘心。”

上官琦模仿着欧阳统的声音，道：“那你要怎样？”

那黑衣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里有一具空棺，今宵咱们两人之中，必要有一个死去！”

上官琦暗暗忖道：此人和我无怨无仇，如若他当真的全力出手，今宵真不知该如何才好了？

那紧依在长发人旁侧的黑衣女子睁着一双圆大的眼睛，似在凝神听两人说话，此刻，却突然插口接道：“帮主乃大英雄，大豪杰，武林之中，人人敬仰于你，我要问你一句话，想你决不会欺骗我！”

上官琦忍不住失口说道：“你问吧！”话说出口，心中大感后悔，但已没法收回。

那黑衣女子声音凄凉他说道：“我娘是不是死在你的手中？”

上官琦暗道：糟糕，欧阳统的昔年隐私，我一点都不知道，她这般单刀直入的逼问于我，要我如何答复她？

只听那黑衣女子接道：“我知道以欧阳帮主的为人，绝对不会骗我。”

上官琦心中大急，暗道：我暂时否认了这件事再说，心念一转，立时道：“不是。”

两个字刚说出口，突然那长发怪人大声喝道：“你这个凶狡伪善的大骗子！”

喝声中，人已疾扑而上，一箫点向前胸。

上官琦一闪避开，心中却在想到连雪娇嘱托之言。最好能替欧阳统断了祸患，语中之意，无疑要自己杀了此人。如论那欧阳统的功过，他行仁行侠，救人无数，纵然真的做过一件见不得天日的事情，也难抵他积下的善功的万一，如是情出不得已，那就更可以原谅了。

上官琦心中念头百转，但却难作决定，如若这黑衣长发人，确实受了欧阳统的欺压，今日再一刀把他杀死，岂不是一桩沉怨千古的大恨事。

忖思之间，那黑衣人已然连续点出了七八箫，而且一招比一招辛辣，大有置人于死地之感。

上官琦心中暗暗道：这人武功不弱，我如再不还手，待招术再变辛辣，只怕要吃大亏。

心念一转，发出一掌“飞钹撞钟”，拳风呼的一声，劈向那长发黑衣人的前胸。

这一拳去势威猛，迫得黑衣人身子一侧，手中长箫，攻势一缓。

就这一缓的工夫，上官琦已然摸出了金刀，和那黑衣长发人，展开了一场抢夺先机的快攻。

那长箫招术虽然诡异，但上官琦的刀法，更是兼得奇、正两门之妙，不论他手中长箫变化出何等诡奇之招，但在上官琦金刀之下，却是效用全失，被化解于无形之间。

转眼之间，双方已然搏斗五六十合。

上官琦已然抢得先机，占尽了优势，如若他此刻想一举把这老人斩毙于

金刀之下，已然不是难事。

但他心中却有着莫名的不安，心想如若糊糊涂涂的把这人杀死，固然可以成全了欧阳统一代完人的英名，但自己心中，定然为此事，大感不安，说不定终生抱憾。

这奇妙的心理，使他下不了毒手，每当金刀将要削中那长发人时，总是及时而停。

忽听那长发人怒喝一声，长箫连变，疾出三绝招。这三招势道之猛，直似波涛汹涌一般，上官琦占尽优势的金刀，竟然被他长箫封住，一个应变不及，左肩挨了一掌。这一掌激起了上官琦的怒火，也替他心理上找到一个杀人的理由，金刀一变，展开了凌厉的反击，刷刷两刀，拨开长箫，寒光一闪，锋利的刀刃，已然架在黑衣人的颈上。

忽听那黑衣女惊呼道：“帮主留情。”

上官琦金刀疾收，举起衣袖，在脸上抹，恢复了本来面目，道：“我不是欧阳统。”

那黑衣人自知必死，已不作反抗打量，却不料对方忽然收去了金刀，凝神瞧去，只见一个俊美少年，横刀站在身前，不禁讶然惊叫道：“你不是欧阳统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在下虽非欧阳帮主，但却是穷家帮中的弟子上官琦。”

那长发人怒道：“你既不是欧阳统，为什么要代他来此赴约？”

上官琦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在下乃穷家帮中弟子，举凡帮主所命，无不遵从。”

长发人接道：“欧阳统命你代来的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在下在帮中，不过一个无名小卒，不论哪位阁、堂、舵主有命，在下都得领命而来……”

语声微顿，突转严厉，接道：“你如自知非敌，那就自裁了吧！”

双目暴射出威严的神光，凝注那长发人的脸上，手中金刀，缓缓举起，眉宇间泛现出一片杀机。

只听那黑衣女说道：“上官大侠，请听我一言如何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姑娘不用求我，今宵之局已无商量余地，不是我死，就是在下提头回帮复命。”

黑衣女哭道：“你可以带我回去复命。”

上官琦冷酷他说：“还得加上他项上人头。”

金刀一举，厉声喝道：“我数十字为止，如若还不自裁，在下就只好动手了。”

忽见长发人举起手中长箫，吹了起来。

上官琦怒声说道：“你倒是很会作乐啊！”

一口气数到五字。

但闻一种凄凉无比的箫声，传入耳际，如泣如诉，悲伤无比。

上官琦缓缓放下金刀，道：“我陪你吹一曲吧！”

探手取出短箫，就唇吹了起来。

一缕雄壮激昂的箫声，金鸣玉振而起，混入那凄凉的箫声之中。

两种不同的箫声，混在了一起，相互冲击激荡，彼起此落，忽高忽低。

上官琦想用箫声把那长发人的箫声压制下去，但却斩不断那一缕幽悲的低音，自雄壮的箫声中婉转而起，传入耳际。那长发人虽吹得九曲百转，荡

气回肠，但是只是一个很短的曲子，周而复始，永不变化。

但他每次重新吹上一次，那曲调就增加一分凄凉，上官琦听了几遍之后，全曲已然记熟，忘记了自己吹箫之事，竟然随着那凄凉的曲调，吹了起来。

渐渐的上官琦失去了主宰的智慧，心中为那老人的箫声控制，眼泪夺眶而下。

忽然间箫声顿收，上官琦用衣袖抹一下脸上泪痕道：“老前辈的吹箫之技，高过晚辈，佩服、佩服。”

他心中明白，那长发人如若在他心神受箫声控制之时，杀他实是易如反掌，但他忍了下去，没有出手，放过一个杀他的机会。

经过这一阵箫声拚搏，两人似已消了敌意，那长发披垂的黑衣人，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调子很凄凉，是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哀婉动人，极尽世间悲伤。”

那黑衣人欠身而起，道：“你的吹箫之技，不在老夫之下，但得答允老夫一事，使老夫得偿心愿，愿以此曲相授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知晚辈能否办到，但望先行说出，也好让我考虑考虑。”

长发人道：“如若那唐璇还在人世，老夫这桩心愿只怕早已实现了，不致有今宵之事了。”

上官琦心中一动道：“老前辈见过唐璇吗？”

长发人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……”

长叹一声，道：“穷家帮上一代老帮主未死之前，全力培养那欧阳统，帮中上上下下，都知他是帮主的继承人，但却不知那帮主在临死之际，突然改变了主意，另立一人，继承帮主之位。”

上官琦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，那老帮主费了十年的心血，培养欧阳统，为什么要在临死之际，又突然改变了主意呢？”

黑衣长发人道：“因为他在临死之前，发觉了欧阳统一件隐秘，故而改变了心意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老帮主当时的病况如何？”

长发人道：“神志虽还清楚，但已然足难移步，形将气绝。”

上官琦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帮主既已无能查问真象，定然是别人挟嫌诬告了，那时老帮主神智不清，难免受人蛊惑。”

长发人道：“不是蛊惑，而是有凭有据，老帮主对那欧阳统爱护备至，如若不是看到了真凭实据，也不会遗嘱免去欧阳统帮主之位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那人是谁，与你何干？”

长发人道：“那人就是区区在下。”

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不用杀我，我也活不了多久啦！我能隐忍了数十年，查看那欧阳统的作为，为什么不可再多查看一些时日？”

上官琦冷冷说道：“时间不多了，你还有什么遗言，快些说吧！”

长发人道：“你记住吹出的曲调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记下了。”

长发人道：“好！我左边衣袋中有一包遗物，我死之后，你可以带回去仔细的看一下，当可找出欧阳统何以登上帮主之位，老夫又何以沦落江湖？但愿你不负老夫之托，我要去了。”

突然闭上双目，不发一言。

过了有一盏热茶工夫，仍不见他移动一下，上官琦心中大感奇怪，蹲下身去，探手一摸，竟是气息已绝。

又过了一阵，双手已僵硬冰冷，分明是真的死去，并非装作，心下奇怪，回顾了那黑衣女一眼，道：“他是真的死了么？”

那黑衣女道：“他有着很重的病，已是告诉过我，不能再拖下去了，他曾数度去见那欧阳统，但都未能如愿，才想法安排了这样一个方法，夺得穷家帮中的传信快马，把那封信，送到欧阳统的手中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那冒充我们穷家帮中弟子的人，又是谁呢？”

黑衣女道：“那我知道了，我只知他想出了这个方法，经过之情，却不清楚……”忽然对那长发老人跪了下去，大拜三拜，缓缓站起，道：“你好好收了他尸体，他为人疯癫一些，但并非坏人，我们都知道他身上带有一包隐秘的珍贵之物，但却不知何物，你不妨找找看吧！我要去了。”

上官琦万没料到，此事竟是如此简单的解决，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姑娘请留步，在下还有一言相询。”

黑衣女呜咽着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她虽然极力控制着悲伤之情，但仍是忍不住呜咽出声。

上官琦道：“他是你的什么人？”

黑衣女道：“很难说，可以说是我的养父，也可以说是我的师兄。”

上官琦忖道：那有这么复杂的称呼。口中接道：“姑娘的身世，可否见告？”

黑衣女道：“薄命断肠花，天涯沦落人，不谈身世也罢！”

忽然放腿疾奔而去。

上官琦轻轻叹息一声，抱起那长发人的尸体，送入棺中，伸手在他衣裳之中，摸出一个黑色的布包藏入怀中，深深对棺木一揖，道：“只要老前辈遗托之事，非是故加人罪，晚辈当尽力为你办到。”

合上棺盖，急步而去，赶向连雪娇指约之处。那是处荒凉的杂林，上官琦赶到时，连雪娇已在等候着他。这时，连雪娇换了一身黑色的劲装，肩上斜背着一支宝剑。星光下只见她皱着眉头，神色间微现焦虑，眼看上官琦依约而至，愁眉顿然一展，问道：“事情怎么样了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幸不辱命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那人呢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死了……”探手入怀，抓住那老人遗物，原想呈交出来，但却在那一瞬之间，改变了心意，借故挥了挥身上沙尘。

连雪娇一双圆圆的大眼睛，凝注上官琦的脸上，缓缓地问道：“还有事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没有了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你是否很疲累，可要休息一下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多劳关怀，我的精神很好。”

连雪娇凄凉一笑，道：“咱们是越来越生远了……”话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我已把你那位公主，先行送走到安全所在，你用不着为她担心啦！如是你不要休息，那就跟我走吧！”

上官琦道：“属下斗胆相问，行踪何处？”

连雪娇笑道：“一场惨烈的大战，今晚上，我要将五英交你率领，并佐以左右二童……”

上官琦心神微微一震，接道：“看将起来，我的工作十分吃重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不算太重，最重的是欧阳帮主，他带着南翁姜士隐，武相关三胜，以及费公亮，和帮中两位归隐已久的聋哑二老等绝世高手，要一鼓作气击破强敌坚阵，直取中营，搏杀首脑……”

上官琦接道：“姑娘呢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我带着三十六友和铁木、天木等，接应帮主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袁兄弟呢？”

只听一声大笑，道：“小弟自然保护连姑娘了！”

人随声现，袁孝缓步由林木中走了出来。

第三十六回 月夜探孤墓

上官琦道：“连姑娘一身系大局安危，本不该对阵敌前，今宵亲率高手，足见这一战重要无比，兄弟要好好保护于她。”

袁孝道：“大哥放心，不论何人，如想伤着连姑娘，那就得先把我袁孝杀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那很好……”转眼望着连雪娇道：“在下的工作为何？还望文丞吩咐。”

说话时双手抱拳，一副毕恭毕敬的神态。

连雪娇道：“除了五英和左右二童之外，另交三十名帮中高手给你，担任阻挡可能由西南兼程赶到的救兵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那可能赶来的援手，可是滚龙王府中人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北成侯顾八奇，此人乃滚龙王手下四侯中，最阴险狡猾的一个，你要小心对付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记下了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滚龙王用出了各种方法，要四大侯爵，全都赶回来，援救王府，但他却忽略了四侯无法在同时赶到，正好授咱们各个击破的机会，咱们以逸待劳，先占了人和，早作部署，杀他们个措手不及；占尽地利，他们近日连受大挫，心理战志大弱；咱们占尽了天时，如若再有缺点，那就是咱们没有布置好对敌的方策，那顾八奇，在滚龙王四侯中，是最为聪明的一人，切不可掉以轻心，致中诡计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属下尽力施为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万一北成侯援手赶到，你可决定是应战，或是引开他们，然后再自行找去……”

突然放低了声音，说了数言，匆匆告辞而去。

上官琦高声叫道：“文丞请留步片刻……”

连雪娇道：“什么事快些说，时候不早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如是不见那顾八奇赶援人马，我又该将如何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留守原地，准备歼杀南面侯的败兵逃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弟子记下了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他们都在五十丈外，一片青草地上等你，快些去吧！”

上官琦依言行去，果然在五十丈外，早已有甚多人列队相候。

左右二童首先迎了上来，道：“上官兄，我等又得追随身后效劳。”

上官琦接道：“二位不要客气……”目光扫掠了五英一眼，又道：“时光不早了，咱们也该走啦！”当先向前行走。群豪鱼贯跟随而行，一口气走出十余里路，上官琦停下脚步，相度了一下形势，道：“咱们就在此地，阻拦那可能赶援南面侯的北成侯顾八奇。”

五英立时拔出长剑，领着随来的三十名帮中弟子，布成了一座方阵，准备拒敌。

上官琦盘膝坐下道：“我先调息片刻，听得动静，立时就叫醒我。”

左右二童齐声答道：“上官兄只管放心休息就是。”

上官琦和那长发黑衣人动手之后，又经过一番奔走，紧接着又率领着左右二童，赶来此地，虽然内功精深，也有些困累之感，但更乱的却是心中盘转不息的念头。

他不知是否该把由那长发人身上取得之物，交给欧阳统或是连雪娇，也不知是否该先行暗中偷看一番。

这虽是一桩简单的事，但上官琦却是久久不能决定。

那一个黑色小包中的遗物，如真和欧阳统有着很深的关系，势必牵涉着整个武林形势。

突闻一阵履声，直对几人方向行来。

上官琦突然一掠而起，带着左右二童，迎了上去。五英带着三十位帮中弟了，排成一座可分拒四面围攻的方阵，隐伏在暗影草丛中不动，虽是有着数十人之多，但听不到一点声息。

上官琦抬头看去，只见三条人影，缓步走了过来，当下右手一挥，左右二童，立时分向两侧退出了几步。

原来三人距离过近，如若遇上了高手突然出手偷袭，闪避不易。

那三条人影，幽灵一般，不慌不忙地走了过来，也不知他们是否已经看到了上官琦。

上官琦一皱眉头，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三条人影微一停，又缓步向前行来。

上官琦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莫非是那滚龙王服了迷药的属下？仔细看去，只见那三人都穿着农家衣服，赤手空拳行来，不似武林中的人物。

就是一瞬之间，那人已到了身侧，上官琦早有戒备，举手一掌，拍向当先一人。

哪知那人竟是不闪不避，生似不知上官琦的掌势近身。

上官琦掌势将近那人胸前时，突然收了回来，喝道：“快退开……”喝声未完，突然那人身子一侧，疾仆而上，上官琦吃了一惊，疾向旁侧让去。

左童长剑斜出，一剑刺来，正中那人前胸。

但闻砰然一声，那人应手而倒，鲜血喷射中，散出一股异香，左童张方首当其冲，急急喝道：“小心迷魂……”砰的一声，倒在地上。

右童怒喝一声，扬手劈出一掌，遥遥击去。

那第二个人手中似是捧着一物，右童一记劈空掌力，正中那人，仰面一交，倒摔地上，砰的一声，手中之物，登时碎裂。一阵青烟起处，熊熊燃烧起来。

上官琦心中一动，闭住真气，挟起左童，一跃丈余，口中高声喊道：“快些伏下身子。”

那人的衣服上，似是早已涂上油质，一经点燃，立即烧延开去，整个人，在火中燃烧起来。

那人虽中一掌，但却未死，吃火一烧，奇疼难耐，忽然挣扎而起，直向上官琦等停身之处奔来。

上官琦顺手抓过左童的宝剑，暗运腕力，投掷过去。长剑出手，化作一道白光，由那人前胸，直透后背。但闻砰然一声大震，毒火横飞，洒遍了七八尺方圆，原来那人身上早暗藏火药，待火信烧完，立即爆炸，把那燃起的毒火，震飞开来，如不是上官琦出手一剑，斩他于丈余之外，这爆散毒火，势非要伤人不可。

第三人手中拿着一很大棍，呼的一声，横里扫来。

右童长剑一振而出，正待接下大棍，忽听上官琦大声喊道：“不可硬接他的大棍，快些退开。”

右童动作奇快，就在长剑和那人扫来的大棍，将触未触之际，突然挫腕收回，人也一跃而起。

上官琦挥手喝道：“一齐退开。”

五英各主一个阵位，听得上官琦招呼之声，带着三十名帮中弟子，疾快地向后退去。

那大汉横抡着手中大棍向前冲来，上官琦把他引到一片林木中，东避西闪，那大汉一击未中，正打在一株大树上。但闻咔嚓一声，那大汉手中大棍，齐腰而断，一阵急雨般的水珠，四处喷溅出来。

上官琦暗中早已提聚了功力戒备，扬手一掌，拍了出去。强猛的掌力，击在那喷散的水珠上，反击在那手握断棍的大汉身上。

但见那大汉身躯一颤，突然仰面倒卧在地上。

左右二童吃了一惊，齐声说道：“好利害的毒水。”

上官琦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滚龙王黔驴技穷，竟施出这等惨无人道的卑鄙之法，这些人神智为药物控制，对生死大事，视若无睹，但咱们帮中弟子，岂可和他们这般硬拚。”

左童道：“上官兄说的不错，如是硬拚下去，帮中的师兄弟，必将遭受伤亡……”

右童接道：“咱们必得设法通知帮主一声，早作准备，免得为敌所乘。”

上官琦打量了一下四周的形势，道：“此刻通知帮主或文丞，恐都已晚，在下之意，不如咱们自己设法，引他们入伏，再予生擒。”

左右二童道：“愿闻高见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就咱们人手之中，选出十二个，分布四个方位，由我吹起招引他们的箫声，诸位可隐在暗中偷袭，这十二个人由两位统领，借这树木掩身，余下的人，请由五英率领，仍守要道，东挡逃敌，西阻救兵，咱们视情形相助如何？”

左童道：“主意甚好。”

立刻招来了十二个帮中兄弟，分布四周。

上官琦就林中选择了一株大树，纵身而上，举箫就唇，吹了起来。

箫声袅袅，波荡四击。

片刻之后，果然有无数的黑影，向林中行来，那些人大都穿着农家衣服，有些手执兵刃，有些赤手空拳。

左右二童借树木蔽护，四面策应，出手偷袭，点击来人的穴道。

大约有半个时辰左右，上官琦引入林中的人，竟有五十七人之多，连同先前死亡的三个，共计六十名。

这些人，果然都怀藏火药、毒水，准备用以和敌人同归于尽。

又等约一顿饭工夫，再无人来，上官琦才停下箫声，跃下大树，盘膝而坐，闭目调息。

原来他运气吹箫，早已累得满身大汗。

左右二童检点了一下，擒捉的人数，除去了他们身藏的毒物，低声问上官琦道：“这些人怎么办呢？杀了太过残酷，留下终是祸害。”

上官琦还未及答话，突听蹄声得得，传了过来，同时响起了兵刃相触之声。

左右二童已发觉了上官琦头上汗水未干，选出了四人留在林中保护上官琦静坐调息，带了八个闯出林去。

这时，五英已领着帮中高手和强敌展开了恶战，数十个手提兵刃的黑衣人，轮番猛攻，其中一个身躯高大的壮汉，手舞着一根亮银棍，勇不可挡，五英催动方阵变化，轮番和他对敌，他臂力惊人，勇猛无比，不论何人，只要接他一棍，必然踉跄而退。穷家帮中的五英，向以擅打硬仗著名，在五人主持之下，虽是惊险百出，但却不肯后退一步。

左右二童各带了四名高手，正待奇兵突出，从林中掩杀过去，突然火光一闪，亮起了八支松油火把。

熊熊的火光，照得左近数丈内一片通明。

四个执刀大汉，护拥着一个灰衣矮瘦的老叟，缓步走了过来。

左童低声对右童说道：“这就是滚龙王手下四大侯爵之一的北成侯顾八奇。”

忽听一声惨叫传来，穷家帮中的一位高手，吃那人一棍击破了“天灵”要穴，当场横尸。

但见寒光飞闪，两支长剑，斜里飞来，迫得那手执亮银棍的大汉，横里移开一步。

就这一缓气的工夫，那具尸体已疾飞出来，全阵又开始了灵活的转动。

右童一挥手中长剑，道：“不行，咱们得先把那大汉收拾了才行。”

北成侯顾八奇耳朵灵敏无比，右童说话声音，稍为一高，已然被他听到，但见他举起右手，向北一挥，身后立时拥出了十几个手执兵刃的黑衣大汉，直向左右二童停身之处奔搜过来。

左童正在想着出奇制胜的法子，策略还未想好，强敌已然迫攻了过来。

右童长剑一摆，大喝一声，带着四个帮中高手，冲了出去，双方见面，一语未交，立时打在一起。

左童欲待拦阻，已来不及，只好一摆长剑，冲了出去，长剑一招“冰河开冻”，当先刺伤了一个黑衣大汉。

随在他身后的四名帮中高手，齐齐大喝一声，冲了上去，联手急攻。那蜂拥而来的黑衣人，吃左右二童各带四人左右夹击，也不知林中还有多少强敌，不禁有些慌乱，立时向后退去。

顾八奇似是把精神放在正东拒敌之上，回目一顾林边形势，随手一挥，又是十几个黑衣人蜂拥而来。

强敌后援已到，立时展开反击，刹那间寒风飞旋，刀光如雪，穷家帮弟子，人数虽少，武功也不见低过对方，但战志昂扬，轻伤仍战，重伤不退，当真是个个都有着视死如归的豪气。

斗了顿饭工夫左右，双方仍保持一个不胜不败之局，但穷家帮中之人已有两个战死，两人重伤，幸左右二童两支剑，变化佳妙，配合的异常严密，稳住了阵脚不退。

另一场战斗情势，更是险恶无比，顾八奇亲自指挥，列队冲击，金元霸的亮银盘龙棍，危而不乱。

且说上官琦经过一阵调息，体力回复，林外兵刃交接之声，不停传来，立时一跃而起，仗着惊魂金刀，冲出林去。四个保护他的帮中高手，紧随他身后冲了出来。

上官琦大喝一声，一招“风卷残叶”，金光贴地飞旋，登时有四五个黑衣人，被斩断了双足，一片呼叫惨喝之声。他伏地一招得手，人却一跃而起，金刀一挥“彩虹经天”，斜里推出。

耳际间又是一声惨叫，两个黑衣人和手中的兵刃，一齐被金刀截断。

那些黑衣人眼看上官琦的勇猛，个个心生畏惧，不自禁地向后退去。

上官琦金刀展布，幻化起一团寒气侵体的冷芒，低声对左右二童道：“抱起伤者，在下开路。”金刀挥展，如风卷残云一般，片刻间已被他冲出了一条血路，奔向五英拒敌的阵势之中。

左右二童双剑断后，护着伤者，紧随上官琦身后，和五英会合在一起。

两股人合在一起，声势顿然一壮，上官琦手中金刀，连出三绝招，迫退了金元霸，五英主持的拒敌方阵，压力登时大减。

左童大发神威，长剑连变，刺伤了一个黑衣人。穷家帮中弟子苦斗困疲的战志，突然一振。

金元霸勇猛无比，连被上官琦金刀迫退，气得哇哇大叫，挥动手中亮银棍，一招“力扫五岳”横里击来。

银棍势道威猛，挟带着一阵呼啸风声。

上官琦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这一击力道恐有数千斤，不可和他硬拚。口中急急喝道：“快退！”

其实不用他招呼，五英已看出棍势无人能接，带动阵势，向后退去。

顾八奇眼看上官琦和左右二童的勇猛善战，已把方阵的败势稳住，心中大为焦急，暗道：和南面侯相约会兵的时间已近，如若再打下去，岂不有误大局？

心念转动，突然探手解开腰间银丝软鞭，纵身而上。

他这一亲身临敌，身边数十个黑衣大汉，一齐挥动兵刃冲了上来。

上官琦低声对左右二童道：“如让这班人逼近阵外，压力过大，只怕难以抵挡得住，你们左右夹攻挡住那使棍大汉，我去斗斗那顾八奇。”

也不容左右二童答话，长啸一声，凌空而起，金刀幻起了一片寒芒，攻向那顾八奇。

啸声未落，遥闻长啸相和，划空而来，一条人影，疾如流矢，眨眼间已到动手之处。

上官琦悬空回目一瞥，高声说道：“袁兄弟么，快敌住那使银棍的家伙。”

袁孝赤手空拳，应了一声，忽然一探右臂，抓住一个黑衣人，当作兵刃，横向金元霸扫了过去。

金元霸银棍一推，斜里卷出，那黑衣人被他一棍，拦腰打断。

袁孝就借一缓之势，双手齐出，抓住金元霸的亮银棍。

两人各逞神力，彼此一拉，竟是半斤八两，谁也未动一步。

顾八奇眼看上官琦凌空扑来，银丝软鞭一翻，一招“野火烧天”卷击上去。

上官琦和袁孝讲话分心，几乎被他一鞭击中，匆忙中金刀突然向下一探，斜里扫去。

顾八奇已见金刀削去属下兵刃，知是一柄宝刃，微微挫腕，银鞭避开金刀，横里一翻，侧击过去。

上官琦没有料到他那一软鞭，竟然能运用到如此精纯，几乎被那一鞭击中，大骇之下，突然一倒翻，脚还未落实地，人已向后退了九尺远。

顾八奇冷笑一声，手腕一振，软鞭急起直追，随着他向前欺进的身子，点向了上官琦的前胸。

上官琦金刀斜挥，刀化“起凤腾蛟”连削软鞭，又攻敌人。这两人交手

几招，各极变化之能，和袁孝、金元霸硬拚实力，别是一番情景。

激战中，突见火光一闪，四周突然亮起了几支火把。这火把分布四周，但却遥停在里许之外。

顾八奇怔了一怔，暗道：穷家帮在搞什么把戏？

心念未息，瞥见四个穷家帮中弟子，护拥着一个青衣少女而来。

来人正是连雪娇，只见她启动樱唇，冷厉地喝道：“都给我停手下来，我有话说。”

上官琦和袁孝，应声而退，后跃数尺。

连雪娇目光凝注到顾八奇的脸上，道：“顾八奇，顾侯爷，你还认识我吗？”

顾八奇缓缓收了手中软鞭，道：“大郡主，老夫怎么不识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不错，念在昔日相处情份上，我想劝顾侯爷几句话。”

顾八奇道：“嗯！可是想说服我弃甲投降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那倒不是，顾侯爷雄才大略，何苦老寄人篱下。”

顾八奇道：“老夫也要劝你一句，那就是王爷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背叛于他？”

连雪娇笑道：“那是我不怕死了，他在我身上下了附骨毒针，可惜费尽心机仍未能置我死地……”

她抬起头来，望着顾八奇道：“顾侯爷不敢背叛那滚龙王，难道是心悦诚服吗？不过也是被他下了附骨毒针，害怕毒发时无药可救……”

顾八奇轻轻咳了一声，欲言又止。

连雪娇回顾了一眼，接道：“东平侯已授首被杀，南面侯重创大败，全军覆没，你如自信强得过他们二人，那就不妨试看后果如何？”

顾八奇冷冷说道：“日落之前，我还和洪涛通消息，我不信他能在半个晚上，会全军覆没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兵贵神速，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，在一个时辰之内，使他落得单身而逃，但他逃不出我的手掌。”

顾八奇纵声大笑，道：“久闻大郡主才名，今宵一会，果是不凡，咱们还未动手，郡主已先声夺人，想不战屈我之兵，可惜郡主太小观我顾八奇了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你如是不肯相信那也是没有法的事，好！你尽管传令属下放手一战，当知穷家帮中，不可轻侮。”

顾八奇目光转动，但见四周火把闪烁，愈来愈多，显然是连雪娇已在四周布下了合围之势。这一战，如是胜了，还则罢了，如是败了，只怕甚难突围而去。

只听连雪娇高声说道：“顾八奇，你已被围困于此，和与战单凭一言而决。”

她说话声音很高，似是有意让那些随来之人听到。

顾八奇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故布疑阵，岂能骇退我顾某人不成，我先来领教大郡主的武功。”

他老谋深算，心知眼下局势，不利于己，如再拖延下去，属下战志一懈，必将冰消瓦解，若能先把连雪娇制服，形势立即互转，胜券在握，话出口，软鞭已迎点过去。

连雪娇正待亲身临敌，突见金芒一闪，横里撩袭上来，上官琦已抢先出手。

顾八奇一挫腕，内劲带动软鞭，反击向上官琦，金刀争抢先机，招术变化万端，生死一发。

这两人一动上手，双方立时又形成了剑拔弩张之局，袁孝回顾一眼，突然纵身一跃，飞落到一株小碗粗细的树前，默运神力，大喝一声，竟然把一棵树，生生拔了起来，大步跨了过来，挥动大树扫了过去。

金元霸大喝一声，亮银棍横里迎击，棍树相撞，枝叶纷飞，迫得两丈以内之人，纷纷走避。

连雪娇估计了一下眼前形势，突然对左右二童说道：“解散方阵，由守转攻，你们两个各带十人，分左右两侧攻上。”

两人应了一声，各带了十个人，分由两侧攻上。

连雪娇又对五英说道：“你们五人，带着余下的人，由正面攻上，此刻咱们必须得把握攻势，控制全局。”

五英挥动长剑，由正面攻了上去。

刹那间，刀光如雪，剑气漫天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战。

激战中，顾八奇突出绝学，软鞭呼的一招“盘龙八打”，重重鞭影漫天而起，疾向上官琦罩落下去。

上官琦大喝一声，金刀疾展，金光绕体，投入了那重重的鞭影之中。

只听一阵波波之声，不绝于耳，两条人影霍然分开。一片片残丝铁雨，四外横飞，顾八奇手中软鞭，只余下半截还握在手中。

顾八奇突然抛去手中断鞭，目注上官琦道：“阁下武功很高，老夫佩服的很，现下再以一双肉掌，领教几招。”

余音未绝，人已欺身而上，迎而一拳，疾向上官琦的前胸捣去。

上官琦竟是不肯闪避，暗运内力，也发拳迎了上去，竟要硬接。

顾八奇一挫腕，收回拳势，道：“老夫会过了无数高人，还未见过你这等硬拚拳头的打法。”

喝声中攻势突然转快，一掌一指攻向上官琦。

两人又展开了一场激战，手中虽无兵刃，但打的却是更见激烈、险恶。

原来两人相距咫尺，举手之间，即可击中对方的要害大穴，是以各自要争取先机，以便迫使对方落败。

二人杀手，层出不穷，转眼之间，已斗了三四十个回合，仍是个不胜不败之局。

连雪娇冷眼旁观，看双方的恶斗是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才，决非短时可分胜败，不禁心头大急，正待挥剑击敌，忽听一声闷哼，两条纠缠在一起的人影，忽然分开。

遥站在顾八奇身后的几个黑衣人，眼看顾八奇似是受了重伤，突然纵身一跃，急扑而上，一个扑向了上官琦。

连雪娇关心上官琦的伤势，早已纵落在上官琦的身侧，左手抱起上官琦，斜转半周，右手短剑疾推而出，封开了那黑衣人攻来的第二刀，飞起一脚，踢在那黑衣人的肋间，单刀脱手飞出。

遥闻一声长啸，袁孝急扑而来，来势疾快无比，直向那黑衣人撞了过去，顺手一把，抓住了连雪娇踢飞那黑衣人手中单刀，随手一挥，登时把那黑衣人斩作两段，紧接飞跃而起，扑向了那受重伤的顾八奇。

六七个黑衣人蜂拥而上，刀光如雪，挡住了袁孝，袁孝眼看上官琦受了

伤，心中急怒交集，一拳打倒了金元霸，急扑过来，双目尽赤，满脸杀气，运足了神力，抡动单刀，横里扫去。

但闻一阵金铁交鸣之声，两柄单刀被袁孝兵刃震飞。

袁孝一击，震飞了两柄单刀，暴雷也似的一声大喝，手中单刀脱手飞出，直向顾八奇投了过去，人却扑攻向拦路的黑衣人。那扶持顾八奇的黑衣人，眼看袁孝掷来一刀，猛恶至极，闪避不及，匆忙一推身受重伤的顾八奇，他只顾照顾别人，却忽略了自己，单刀挟风涌至，拦腰被斩作两段。

袁孝心急上官琦的受伤，似是激起了野性，伏身一把抓过黑衣人，当作兵刃，横扫过去。

顾八奇重伤之后，指挥无人，金元霸又被袁孝一拳打歪鼻子，晕了过去，余人手虽多，但已成无头之蛇，如何能挡得五英和左右二童的反攻猛击，片刻间，强弱易势，本来是步步迫攻，此刻却不得不改采守势了。

袁孝更是勇不可挡，片刻间，又被他连伤四人。四周那高燃火光，逐渐逼近，余下黑衣人斗志更懈，突然呼喝了一声，四面逃去。五英和左右二童，正待分头追杀，却听连雪娇高声说：“别追他们了，让他们走吧！”

突然步履声响，夜暗中奔来了数十条人影。

那当先一人，正是穷家帮帮主欧阳统，身后紧随着关三胜、姜士隐、铁木大师、费公亮等一帮高手。

欧阳统仰脸望天色，笑道：“我等晚来一步……”突然瞥见了上官琦盘膝而坐，闭目养神，分明是受了重伤，不禁骇然问道：“他怎么了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他和顾八奇恶斗，受了重伤。”

欧阳统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伤的情形如何？”

上官琦突然睁开眼来，道：“伤的不重，有劳帮主和文丞挂虑。”

欧阳统回顾了身后群豪一眼，道：“诸位请随便坐吧！”

姜士隐接口说道：“在下本不该随便插口，但心中有些不解之事，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姜大侠有何指教，尽管请说，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姜士隐道：“姑娘的神机妙算，一举之间，败滚龙王手下东平、南面、北成三侯，在下是佩服的很，但不解的是何以不肯乘胜追击，一举尽歼顽敌，除了杀一个东平侯外，似是有意放纵南面、北成二侯逃走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问的好！”

目光转动，四下扫了一眼，接道：“心存此疑的人，只怕不只你姜大侠一个，我出身滚尤王府，今日如不说出用心，只怕要招致诸位心中怀疑了。”

群豪相互望了几眼，默然不语，显是心中都已动了怀疑，只是不好出口而已。

连雪娇心知在此情此景之下，也是难怪别人动疑，长长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我应该先对帮主说明的，只是连日来风云紧急，一直没有时间，能让我 and 帮主一个畅谈时间。”

欧阳统笑道：“当年唐先生在世之时，亦是这般情形，并非是每一件重大事情，都要和我商量，但得立意公正，本座和帮中弟子，还是诚心钦服。”

连雪娇笑道：“贱妾何能，怎敢和唐先生相提并论。”

她语声微顿，目光缓缓由群豪的脸上掠过，接道：“咱们这几日奔波恶斗，目的就要滚龙王锐气大挫，元气伤而不重……”

关三胜突然接道：“我等不解的也就在此了，不知为什么要使那滚龙王

的元气伤而不重，须知咱们眼下的人手，可以算当代之精英，拖延时日，对我不利，如若姜大侠和铁木大师等相继告别，咱们实力上势必要大打折扣，难道到那时才要和滚龙王决战不成？”

连雪娇缓缓把目光投注到上官琦的身上，道：“咱们歼灭东平侯，破南面、败北成二侯，无一战不是尽出了帮中全力。如若把这三人的实力，合在一起，试问咱们能否有制胜把握？”

四周群豪，默然不言良久之后，关三胜才接口说道：“就算他们三人合在一起，咱们也未必就败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如若那滚龙王统率高手，前后夹攻呢？”

关三胜道：“那就形势可危了！”

连雪娇道：“滚龙王府中，有着数百铁甲骑士，个个武功高强，最善合击苦战，王府中至少有五六百以上武士、卫队，连同滚龙王带回的随行卫队高手，不下七八百之多，这数字已多过咱们来此的帮中兄弟，滚龙王招回了东、南、北三大侯爵，自然布成了合击之势，不但想使咱们陷入这围困之中，而且也是想一举把咱们尽歼此地，滚龙王主持大局，分三路策应三侯，但咱们却未见过滚龙王率人助战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因此，贱妾敢断言，滚龙王已无可可用之兵，可遣之将，才给了咱们一个从容取胜之机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行动，一举间击灭了滚龙王手下三大侯爵。”

姜士隐道：“何以会使滚龙王没有可用之兵，可遣之将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这就是我要说明的了，咱们和滚龙王决战的最后胜负，有一人决定全局……”

欧阳统恍然大悟道：“是了，你是说上官琦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不错，他会吹出一种箫声，可使滚龙王手下束手就缚，因为滚龙王网罗天下无数高手，让他们受制，剽悍善战，早已不成威胁，要紧的只是他们几个首脑人物，如若咱们一举杀死了顾八奇和洪涛，滚龙王势必觉孤掌难鸣，一旦隐遁而去，我们往哪里找他，除害未尽，反将为武林留一大患。”

关三胜道：“文丞高瞻远瞩，我等当真是难及万一。”

欧阳统接道：“咱们此刻如何攻打滚龙王府，是否要立刻行动，还得文丞决定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贱妾之意，不如就在此地，歇马三日，也好让帮中兄弟们休息一下，为伤者疗治，为健者祝贺。”

她目光一掠云九龙、姜士隐、铁木大师等，接道：“但望诸位请答充在此多留几日，为武林苍生作最后的一战。”

关三胜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这又使在下不明了，为什么不乘战胜余威，一举攻入那滚龙王府，待尽歼强敌之后，也好放开胸怀的好好休息一下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滚龙王府中，机关布设重重，咱们纵然是能够攻入府中，亦必将付出极大的代价，必须先行设法除了那滚龙王之后，再攻入王府不迟。”

费光亮道：“如若那滚龙王十日不离王府，咱们就等他十日不成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顾八奇和洪涛，必然率领残余的属下，躲入府中，这两人当可给滚龙王重整残部，和咱们再作决战的勇气。”

欧阳统心中知连雪娇这一般安排必有作用，只是时机未至，不愿说出而已，当下接口说道：“连日来得文丞运筹帷幄，使咱们大获全胜，众家兄弟想都疲累的很，休息三日，以调息精神体能，实属必要。”

群豪心中虽仍有着很多疑问，但听得欧阳统如此解释，也都不再追问。

连雪娇立时传令，停下休息。

袁孝护送上官琦，到一座茅舍中养息伤势。他内功精深，经过两个时辰运气调息，伤势大见好转。

连雪娇安顿好帮中兄弟，略一休息，立刻到欧阳统处。

欧阳统似是料定她要来，早已备好香茗相候。

连雪娇欠身一礼，道：“属下德威难以服众，致增了帮主不少麻烦。”

欧阳统笑道：“关三胜一向是口直心快，唐先生在世之时，两人也常常辩论，但望你不要放在心上才好。”

连雪娇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帮主对贱妾下令休息三日之事，不知是否赞同？”

欧阳统笑道：“我料想文丞必有奇谋，但却不知究竟是何良策？”

连雪娇缓缓坐了下去，脸色也突然严肃起来，说道：“帮主对未来的一战，存有几分致胜之心？”

欧阳统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这个我很难说，但如就双方目下实力而论，咱们倒可和他拚上一场！”

连雪娇道：“贱妾的看法，和帮主稍有不同，未来一战，事关滚龙王的存亡，他必将不择手段的施为，因此，这一战，咱们的胜机很小，必须得改换一个法子。”

欧阳统接道：“想来你早成竹在胸了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贱妾几经深思，始终想不出一个完善之策，因此，特来向帮主请教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你策谋歼灭东平侯，一夜间击破了南面、北成侯，此等功绩，纵然是唐先生生前，也是没有。”

连雪娇接道：“贱妾非是推诿，实已尽了心力，连续订了七八条策略，经仔细评恩之后，只觉两策可行，但亦将冒着极大的危险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不论你施行那一策略，本座都将全力支持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贱妾思谋二策，一是联络各大门派，动员武林中所有力量，困围滚龙王府，运集干柴枯草，火攻滚龙王府，此法容或残酷一些，但如行之得宜，可一举尽绝后患。”

欧阳统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你想的那第二策呢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精选高手，不计伤亡，强攻入滚龙王府，但贱妾可断言此举必将有惨重的牺牲，成败仍难算计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那火攻虽好，但必得相当时日；第二个办法虽然迅快，但恐怕使我帮中精锐尽失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贱妾亦为此委决不下。”

忽见一个帮中弟子，行了进来，说道：“禀报帮主，咱们擒得滚龙王手下一个奸细，他闹着要见帮主、文丞，说有机密事相告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你们可曾搜过了他的身子？”

那弟子说道：“搜过了，全身未带凶器和可疑之物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好，你们带他进来吧！”

那弟子答应一声，退了出去，片刻之后，带着四名高手，押着一个黑衣

人走了进来。

连雪娇一见那人，立时欠身而起，道：“原来是杜大侠，帮中兄弟不知，多有得罪，还望杜大侠不要见怪才好。”

欧阳统一挥手，命那些押解来人的帮中弟子，退了出去，起身对黑衣人，抱拳一礼。

原来此人正是混入滚龙王黑衣卫队中的杜天鹞。

杜天鹞道：“在下有要事奉告，冒险来此……”突然住口不言，目光四下转动。

欧阳统道：“杜大侠需要什么？”

连雪娇接道：“你可是要见上官琦吗？”

杜天鹞道：“最好请我那上官兄弟也来此地，此只怕非他不可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他受了内伤，正在调息，只怕行动不便。”

杜天鹞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他伤的很重吗？在下可否去瞧瞧他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他伤的虽然不轻，但他内功精深，足以承受得住，杜大侠如若有事，对我说也是一样。”

杜天鹞道：“滚龙王昨夜率领了一批高手，兼程而去，不知有何阴谋？在下也是他选带的人手之一，但我却借夜色掩护，脱队而逃赶来此地。”

连雪娇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滚龙王虽受大挫，但实力仍不可轻视，应该是不会逃走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唉！如若他当真的带几个心腹属下，隐迹于深山大泽之中，倒是一件大大的麻烦。”

连雪娇望着杜天鹞，道：“此事不知和那上官琦有何关连？”

杜天鹞道：“那滚龙王和一个长发育衣老人，在密室议事，在下暗中偷听了几句，言语提到了我那上官兄弟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杜大侠请再想上一想，除了上官琦外，还提到了什么人？”

杜天鹞道：“没有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这么看将起来，只有请上官琦来了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贱妾走一趟吧！不知他伤势是否已好？”

起身急步而去。

片刻之后，连雪娇带着上官琦走了进来。

杜天鹞大步迎了上去，道：“兄弟伤势好些吗？”

上官琦笑道：“不碍事，杜兄别来无恙？”

杜天鹞笑道：“滚龙王的属下，大都为物所迷，只要装作一副痴呆模样，他就很难瞧出破绽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杜兄听到滚龙王如何谈我？”

杜天鹞道：“小兄只听到他提你的名字，好像是要到一处所在，那地方和你有关。”

上官琦沉思了一阵，突然大声叫道：“我明白了”。

欧阳统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他们要到唐大哥的墓中。”

欧阳统奇道：“唐先生人已故世，滚龙王到他墓中干什么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大哥生前，似是对我说过，滚龙王大功将成之日，或是受到大挫之日，都会到墓中搜查一件东西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是何物唐先生未曾提过，但他告诉我，滚龙王入他墓宅之时，也就是滚龙王授首之时。”

欧阳统接道：“唐先生的遗言，可还有别的指示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当时唐先生对我讲起滚龙王入他墓中之事，似是亦无太大的把握，因此，我亦未向帮主禀告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唐先生遗言，可有说明要帮主派遣高手入墓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没有，他只要我一人入墓。”

杜天鸮讶然道：“你一人入墓，和滚龙王率去十余高手对抗，那未免实力太过悬殊了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唐先生一代绝才，他的话自不可等闲视之，想来他定已有安排了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一人入墓，我也觉实力过弱。”

他似是不愿自作主张，活到此处，突然住口不言，转脸望着连雪娇。

连雪娇道：“唐先生遗言之中，可曾特别提到不让别人陪你同时入墓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他要我一人入墓，已够明白，自是用不着画蛇添足，再作说明了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他让你一人入墓，在他是有他用心，但在我推想来，不外两种用意……”

她缓缓把目光移注到欧阳统的脸上接道：“其一是滚龙王要寻之物定然十分珍贵，说不定有关武林今后百年大计。”

上官琦突然接口道：“文丞一提，倒使在下想起了一件事。有一日在下和唐先生闲论江湖中事，他似是提到了武林三宝，那时，他已然精神很坏，说的有些不够明白，我又担心他的病情，也无心细听，隐隐所记，似是说那武林三宝中最重要的一件，在他死去之后，只怕无人能知它的用途，致使大好奇宝，变成了废物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你可知道他指哪一件而言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说到此处，他就晕了过去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我早已对此生了疑心，如若那武林三宝只是一把无坚不摧的兵刃和一种晶莹夺目的珠石，似是不至在武林享得如此盛名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唐先生才冠当代，无所不知，他似是已早知他的死期，才和我订下了十年之约，想不到竟未能得偿他悠游林泉之愿，竟然遽尔世辞，唉！我如不坚邀他出任繁巨，以他胸罗之广，医道之精，或可觅得灵药延续他的寿命。”

上官琦黯然道：“帮主这番感慨之言，使我又想到唐大哥几句遗言，这番话，本不该由我口中说出，但闻得帮主眷念故人的感慨，使我心有所感，不吐不快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唐先生在我穷家帮任职文丞，那是委屈了他，我也曾以帮主之位相让，但却被他婉言所拒，以他之能，实该被拥为武林盟主，不难使千百年来，武林同道挥戈相残之局，宁息下来，我曾对他许过宏愿，以穷家帮之力，举他为武林盟主，兼善天下，但他坚辞不受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唉！大哥的话虽然谦逊，但也是实情，他曾对属下谈过，他一生中最大的缺憾，就是面善心慈，除恶难尽，他说，这或是他天生体质的柔弱，表现于本性之上，虽是缺憾自知，但却难以改过，实难任雄主之位，

注定了为人所用，他本可在三年之中，荡平滚龙王，扫穴犁庭，但他却顾念同门之情，不肯施下毒手，反而舍本逐末，耗去七年之功，调理八英四十八杰，和滚龙王在江湖上保持个秋色平分之局，寄望于一个飘渺的希望，让滚龙王自知难霸主武林，自生退念，洗手归隐。此一善念，却为武林造成了一场浩劫，千万生灵涂炭，念及此事，就深觉愧对帮主，和那些无辜死难的生灵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他在穷家帮执法十年，一直未杀过一人，仁慈之心，早为帮中兄弟感戴。”

连雪娇接道：“菩萨心肠，霹雳手段，始可治理奸诈江湖，杀一恶，胜行百善，唐先生如若早在几年前，除去了滚龙王，也不会造成今日江湖这等纷争不息，杀劫绵连的局面了。”

杜天鹞接口说道：“滚龙王已去了一夜之久，时机难再拖延，帮主也该早些订下对付他的策谋才好。”

连雪娇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咱们也不能再拖下去了，最好要先那滚龙王赶入唐先生的墓中。”

欧阳统道，“上官兄一人前去，实力太过单薄，有劳文丞再调派两名人手助他一行。”

连雪娇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此事只有贱妾和他同走一趟，不知帮主意下如何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文丞亲自出马，自是最好不过，但此地事务，还得仰仗……”

上官琦道：“我瞧是不用了，在下一人足够对付那滚龙王了。”

杜天鹞讶然说道：“你一人之力，要对付滚龙王和他所带的十余个高手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如单以武功而论，只一个滚龙王，已非我力能所敌，但唐先生设计那筑墓的原图，我已熟记于胸，我可凭仗那墓中的机关，对付滚龙王，他们人手虽多，却也无奈我何！”

欧阳统道：“此事不妥。”

连雪娇急急接道：“你既然自信有此能耐，最好不过，唐先生既早布下了机关，谅那滚龙王也难逃出唐先生的算计，只是此事十分迫急，不知你是几时登程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自然是愈快愈好，在下立刻就走，劳请文丞转告云庄主和我师父一声，时间迫促，不向他们辞行了。”

站起身来，大步向外行去。

连雪娇道：“你只管放心去吧，我将为你妥善的照顾那青萍公主。”

上官琦人已走出门外，突然回过头来，说道：“属下有一事请求帮主、文丞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请帮主派遣帮中几个高手，护送那青萍公主西返故里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好吧！就依你之意去做。”

杜天鹞突然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兄弟，我和你同去如何？”

上官琦犹豫了一下，道：“杜兄既有此心，兄弟却之不恭。”

杜天鹞对欧阳统抱拳一礼，飞步出门，和上官琦联袂而去。

欧阳统眼看着两人去远，不禁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杜天鹞虽然在关外声名甚著，但他武功决难是滚龙王的敌手，只怕对上官琦难有助力。”

连雪娇笑道：“如若帮主要坚持派遣人手和他同去，只怕他不肯答允。”

欧阳统叹道：“上官琦虽然加盟了穷家帮中，但我一直把他视作帮中贵宾，从未把他当作属下看待，此事关系重大，咱们决不能让他一人轻身涉险，独斗滚龙王。”

连雪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咱们得派人暗中随去相护，但那人必得十分机警，只能暗中相随，不可被他发觉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文丞可想到要派什么人吗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那人第一要武功高强，能够和滚龙王斗百合以上，第二要机智过人，能够观察细微，看破那滚龙王的阴谋，以便设法对付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这人选自以文丞最宜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贱妾的判断，滚龙王离去之后，那滚龙王府已不用再派人攻打，也不宜派人攻打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文丞之言，自有见地，但本座却有甚多不解之处，我们似可乘滚龙王远离巢穴，一举而下，先除去他的根基，断它的归路……”

连雪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帮主可以想到，那滚龙王岂能想不到，他敢在大挫之后，强敌压境之时，突然离去，自是早有安排，如是那王府早成空府，咱们用不着劳师动众，尽出全力的攻取滚龙王府；如是他早有准备，在府中布下了各种机关阴谋，诱咱们深入府中，咱们岂可上当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文丞推理兼顾，本座极是佩服，但不知目下之局，该如何处置才好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贱妾的看法是擒贼擒王，咱们一切人手调遣，都该以那滚龙王本人为转移，只要把滚龙王置于死地，任他千般的安排布置，都将化作乌有，白费心机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此言有理，不知文丞要如何安排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此地事权，悉交武相，留下费公亮和帮中阁堂主从旁助理，尽量保持实力，不打硬仗，遇强则退，由五英和三十六友为基干，攻强虽未必能操胜算，但防守则足有余力。再由帮主和贱妾，以及云大庄主，分作三路，赶往唐先生的墓地，四面埋伏，暗中接应上官琦。如非必要，咱们不必现身，滚龙王如若真为唐先生预布的机关制住，那就罢了，万一被他漏网而逃，凭咱们埋伏的实力，也足以把他生擒活捉了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高见不错，但不知这三批人手，该如何分配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帮主请带着聋哑二老和铁木大师四人一起，云大庄主带着姜士隐、叶一萍，由左右二童为他带路，贱妾带着袁孝，兼程赶往，纵然不能赶在上官琦之前，亦要同时赶到，以便先作布置。”

欧阳统说道：“这调遣十分恰当，就请文丞传我令谕，立时准备动身。”

连雪娇起身说道：“指令武相，统率帮中兄弟一事，还请帮主亲下令谕的好，贱妾准备立刻动身，万一上官琦和杜天鹞，遇上滚龙王时，也好为他们打个接应。”

欧阳统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，你和那袁孝立刻上路，本座和云庄主等，准备午时以前动身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如非必要，沿途上最好不要留下记号，免得留给人以追索痕迹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一切悉遵文丞吩咐就是。”

连雪娇欠身一礼，告辞退出时，又道：“还有一事，请帮主转告武相，

善待那青萍公主。”

欧阳统点头笑道：“我派遣五英相护，把她送到一处安全的地方就是。”

连雪娇离开了欧阳统的住所，略一收拾行囊，带着袁孝悄然而去。

那唐璇的坟墓，在湘赣交界的武功山中，连雪娇熟记地理，带袁孝选走捷径。

此刻的连雪娇，不只是人渐成熟，武功也有着极大的进境，那袁孝天赋异禀，轻功之佳，更是举国第一。

两人兼程赶路，日夜不停，除了休息和吃饭之外，不肯浪费一刻时光，就是休息也是打坐调息一下，气力一复，即时动身。

这日夕阳西下时分，已到了唐璇养病的山庄，山色依旧，绿水无恙，那两扇大门的油漆，却是脱落很多，斑白杂陈，倍增萧索。

连雪娇绕着那庄院环行一周，纵身跃上了一棵大树，低声对袁孝道：“咱们得好好休息一阵，晚上或要有一阵搏斗。”

袁孝对连雪娇的每一句话，一向是奉若纶音，从不多问，连雪娇要他休息，立时就闭上双目，倚在一棵大树上睡去。

连雪娇望了望百依百顺的袁孝，忽觉一股伤感之情，直泛上来，忍不住滚下来两行泪水。

红日西沉，黄昏已尽，夜幕低垂，景物凄迷，庄院中唐璇那高大坟墓一角的茅舍中亮起了一盏灯光，连雪娇看到室中透出的灯光，心知滚龙王和上官琦都未赶到，她默算路程，上官琦和滚龙王如若也是兼程赶路，滚龙王可能在夜间子时到达，上官琦、杜天鹞明日午前可到，如若是上官琦先行来到。借唐璇墓中布下的机关，或可对付滚龙王；但如果滚龙王先行赶到，在墓外埋伏下相随高手，上官琦如想进庄，势必要经过一场苦战，万一滚龙一闻警而出，上官琦遭遇的凶险，实是九死一生之局。

她虽是早在上官琦坚持独自前来时，已经想到，但却明知劝他无益，只好拼尽全力，提前赶来接应于他。

一轮明月，缓缓由东方升起，照着唐璇那高大的坟墓，连雪娇望着那绝代才人的埋骨之地，更是感慨万千，想着：唐先生是何等的才华，死后却也是这样的凄凉，待武林大定之后，有谁还能怀念这位才冠一代的才人？

瞥见人影一闪，隐入暗处不见。

连雪娇心弦大震，暗道：难道那滚龙王早已先我而到了吗？

凝目望去，只见那墓旁茅屋中灯光依然。不禁心中又怀疑起来，暗道：如若那滚龙王早已赶到，那两个守墓人定将是先遭毒手，何以那茅室中还有灯光透出，莫非是看花了眼不成？

抬头望明月，不过是初更左右，估算时刻，默察情势，滚龙王决然未到，那一现而逝的人影，又是谁呢？

正自心意缭乱，难定主意之际，忽见暗影处，缓步走出一个人来。

但见那人缓绕着唐璇的墓走了一遍，又消失在暗处不见。

这一次连雪娇看的清晰分明，再无怀疑，她虽然无法看清那人的面貌，但可断定那人不是滚尤王，也非上官琦，而且他行动缓慢自然，毫无匆急之感。

她越思越想，越觉着情形可疑，但又想不出一线索来。

这谜团给了连雪娇莫大的困扰，反复忖思一阵后，决定去查看一下详情，当下伸手一拍袁孝，低声说道：“你睡着了吗？”

袁孝霍然睁开眼睛，笑道：“我精神好的很，一点没有睡意。”

连雪娇右手食指按在樱唇上，低声说道：“说话小声一些。”

袁孝低声接道：“但你要我睡觉，我只好闭着眼睛休息了。”

连雪娇想到他对自己的痴爱情意，心中暗暗一叹，柔声说：“唐先生的墓旁，发现了人踪，我先下去瞧瞧，你在这里替我掠阵。”

袁孝道：“还是我和你一起去吧！你一人涉险我如何放得下心。”

连雪娇心中感动，伸出右手，轻轻握在袁孝的腕上说道：“你守在这里了望敌人，我下去瞧瞧立刻回来，万一遇上敌人时，我再招呼你下来帮忙。”

袁孝无可奈何地点头说道：“好吧！我如不听你的话，你定然要生气了。”

连雪娇微闭双目，凑过樱唇，在袁孝毛茸茸的脸上轻轻亲了一下，纵身跃下树，沿围墙缓步绕了过去。

走近唐璇的坟墓时，一提真气，疾如飞鸟般，掠过围墙，背靠墙壁，隐在暗影处，凝神四下望去。

但见似水月华下，树影拂动，哪里有半点人踪。

转脸向那茅室望去，灯火依然，由窗上反映出室中人影，连雪娇暗忖道：奇怪呀！这守墓之人，虽非穷家帮中的高手，但武功亦不很坏，怎的有人绕墓行走，守墓人竟是毫无所觉，看来此中之事实在奇怪，难道这几个守墓人监守自盗，贪图唐璇墓中留下之物，擅自进入了墓中不成？心念转动，突然一提真气，正待举步向那茅屋中行去，以便查个明白，瞥见唐璇那高大坟墓中背月一面的暗影中，突然走出一个人来。

连雪娇虽然艺高胆大，也不禁心头一震，背脊上泛生起一股寒意。

定定神，运足目力望去，只见那人穿着一身工人装束，四下望了一阵，又隐在暗处不见。

连雪娇暗道：曾听那上官琦说，修完唐璇这墓地之后，有两百工人，活活殉葬，那人穿着一身工人衣服，莫非是那些殉葬工人阴魂显灵不成。

她虽然身负绝世武功，胸罗有惊人的才智，但一想到阴魂显灵四字，顿觉遍身生凉，头皮发炸。

她轻轻地将身子靠在墙壁上，用手擦拭一下头上的冷汗，振奋一下精神，忖道：那工人能在朗朗明月下出现，自然是人非鬼了，他能忽隐忽现，来去自如，那暗影中定然是大开着方便之门，我何不借这机会，混入那墓中瞧瞧。

她想的虽是不借，但觉两腿沉重异常，大有举步维艰之感。

就在犹豫之间，突闻一阵衣衫飘风之声，一条人影，跃上了围墙。

连雪娇目光一转，只见那人青袍长髯，一张毫无表情的面孔，正是那滚龙王，暗道：来得好快，竟比我预计中早了一个时辰还多。

但见滚龙王对着那茅室中凝视了一阵，突然纵身一跃，直向茅室扑去。

他动作迅速无比，茅室传出了一声：“什么人？”

灯火未来及熄灭，滚龙王已然一脚踢开木门，闯入室中。

连雪娇眼看强敌来到，怕鬼之心，完全消失，一伏身，窜入那茅屋后面的暗影中。

但闻室中传出一声惨叫，紧接一声怒喝。

砰然一声大震，木窗碎裂，一具尸体，直贯了出来，连雪娇仔细一声，那尸体正是穷家帮派在这里看守那唐璇墓地的两名兄弟之一，已气绝死去。

室中烛光熄灭，滚龙王臂下挟着一人，跃出茅室，站在那唐璇墓前，缓缓放开了挟持之人。

连雪娇借势一个闪身，跃入室内，倚窗向外瞧去，只见滚龙王把那人放在唐璇墓前，冷冷地问道：“你如不想尝试那五阴绝脉被点的痛苦，那就老老实实的答复我的问话。”

那穷家帮中兄弟，虽然穴道受制，动弹不得，但嘴已仍甚强硬，怒声喝道：“穷家帮弟子，岂是苟安偷生的人，你有什么恶毒手段，尽管施展出来，要想从我口中间出些什么，你是在做梦。”

连雪娇暗暗吃了一惊，忖道：滚龙王手段毒辣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这人如此顶撞于他，只怕要大吃一番苦头。

但闻滚龙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”

右手闪电而出，连点了那人三处穴道。

连雪娇看他果然点了帮中弟子的五阴绝穴，不禁黯然一叹，心知这等惨绝人寰的手法，实非一个人能受得了。

心念未完，突闻一阵呻吟声传了过来。

月光下，只见那名帮中兄弟，全身的筋骨都开始收缩起来，片刻之后，那呻吟声，已变成了凄厉的呼号。

深山静夜，明月孤坟，这惨厉的呼号声，听来更使人惊心动魄，不寒而栗。

正忖思间，突听那帮中兄弟叫道：“你解开我的穴道，我说给……你……听。”

显然他已无能再忍受那五阴绝脉被点之苦，动了招供之心。

连雪娇心头大急，但除了现身和滚龙王一搏之外，一时间，又想不出其他良策。这滚龙王狡黠无比，如若自己陡然现身恐将引起他的怀疑，遁逃而去，这番劳师动众的围歼，又将成为画饼。

只闻滚龙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不信你能承受得行血逆集内腑之苦。”

右手一拍，解了那人五阴绝脉。

但听那人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你解开我手臂和腿上的穴道。”

滚龙王冷冷接道：“我解开你五阴绝脉，痛苦已失，为什么还要解开腿上和手臂上的穴道，哼哼！你可是打算逃走吗？”

那人答道：“我武功和你相差很多，纵有逃走之心，也是无逃走之望，你解开我腿、臂上的穴道，让我舒展一下筋骨，再说不迟。”

滚龙王略一沉吟道：“量你也逃不了。”

果然伸手拍活了他双腿双臂上的被点穴道。

那人缓缓站起身子，伸一个懒腰，长长吁一口气。

滚龙王身子一横，探手一把，抓住那大汉腕脉，道：“你如想藉机寻死，一了百了，可是痴心妄想。”

那大汉长长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我等奉命守墓，除了每月奠祭唐先生的英灵两次之外，对墓中情形，所知有限。”

滚龙王点头说道：“你如说尽知那墓中详情，王爷我也不会相信了。”

那大汉点头说道：“据说唐先生这巨墓筑成之时，有二百个筑墓的工人，活葬在这巨墓之中。”

连雪娇只听得心神一震，一股怒火，由心底直冒上来，暗道：穷家帮中兄弟，向来是个个视死如归，此人这般的苟且求生，日后非把他处以重刑不可。

只听那大汉接道：“我们二人奉命守墓，每至午夜梦回之时，常听到墓

中，发出一声奇异的声息，扰人难眠……”

滚龙王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可是那些葬在墓中的工人，还未死去，弄出来的声音吗？”

那大汉接着道：“这我就知道了。最初几夜，我等被扰得心神不宁，只好白日睡觉，夜晚之时，两个人燃烛对坐，借酒壮胆……”

寒风静夜，月华清冷，面对着巨大的坟墓，谈起这等事来，胆大如滚龙王，也不禁有些惊然之感，冷冷接道：“鬼魂之心，虚无飘渺，本王爷生平杀人无数，从未有遇上鬼魂缠身的事，那墓中声息，定然是那些被葬入墓中的人没有死去。”

那大汉接道：“但久而久之，也就不觉奇怪了。”

滚龙王道：“我问的是进入墓中的方法，不用谈些鬼鬼怪怪的事给我听了。”

那大汉道：“有一日，我和同伴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因听到了墓中传出的奇异声音，像是无数的人在一齐放声大哭，声音尖厉中充满着悲伤，有如巫峡猿啼，鲛人夜泣，我和那位同伴，取了兵刃，打开暗门，想进入墓中查看一下……”

滚龙王道：“原来这巨墓上还有暗门，快带我去瞧瞧。”

那大汉道：“放开我，我带你去看暗门。”

滚龙王五指一松，那大汉挣脱脉穴，伸手指着一背月暗影，道：“暗门就在那里，你要跟我后面走，别踏上了机关。”

大迈一步，站在了一丛青草之上。

滚龙王也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，只好依着他的话行去，照样大迈一步，迈在他脚下的青草地上。

只听那大汉说道：“你要站好了，此地机关都是唐先生亲手设计，厉害无比。”

举步向另一丛青草上踏去。

滚龙王还未来得及跟进，瞥见那大汉奋起一踏，直向唐璇墓前石供上撞了过去，事出意外，滚龙王欲待援救，已自不及。

但闻砰然一声，那人早已摔得脑浆迸裂而死。

滚龙王呆呆地望着那具尸体，良久之后，一脚踢去，尸体破空而起，摔到了围墙之外。

他一脚踢飞那尸体之后，心中的余怒似是仍未消退，又飞起一脚，踢向了唐璇的墓碑。

这一脚力逾千斤，墓碑竟被他一脚踢断，只听一阵轻微的沙沙之声，断碑外，突然冒出来一股泉水。

滚龙王对唐璇，早存畏惧，看泉水喷出，心头大骇，仰身一跃，后退出七八尺远。

那泉水喷出约盏茶工夫之久，才自动停了下来，想是那碑下预藏泉水已经喷完。

滚龙王待喷水停歇良久，才缓缓走了过去，只见残碑中空，仍存一泓清水，水中写着六个白字，月光下清晰可辨写的是：“断我墓碑者死。”

滚龙王愣了一愣，怒火又起，又是一脚踢了过去，他内力深厚，力道极强，余下一段残碑，又被他一脚踢断，残碑中清水飞溅，飞出来一个玉盒。

滚龙王左脚踏在玉盒上，微一用力，玉盒应声而碎。

一卷白绢装成的册子，赫然呈现日前，滚龙王略一犹豫，伸手捡起绢册，只见封皮之上写道：“逍遥宝典，留赠有缘。”

滚龙王冷哼一声，忖道：原来他在那句恐吓之言下面，藏了这本秘册，我如被他那“断我墓碑者死”，几个大字吓注，不再断他残碑，那就取不到这本宝典了。

随手掀开一页瞧去，顿时心往神驰。

原来绢册上的记载，都是他胸中熟知的事，只是更为深奥一些，平时他静思良久之后，才能想通的事，在这上面，都找到了答案。

全册共分四大章，第一章策谋，第二章兵略，第三章是武道，第四章用毒。

滚龙王席地而坐，借月光阅读，哪知每到重要精深之处，文章就突然中断，仔细查看，竟是早已被人撕去。

虽然如此，他仍是无法搁下，情不自主的把一册断章残篇读完。

读到最后一页时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册中断篇和逍遥宝典的下册，存我遗体头下枕内。”

滚龙王仰起脸来，望着天上的明月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他把这宝典赠唐璇，使他尽得精华，我只学得一些皮毛，哼哼，我杀他那是一点不冤枉的了。”

隐身在茅室中的连雪娇，对他知之甚深，知道喃喃自语之言，乃自招昔年杀师的往事。

这逍遥宝典上册，只记述了策谋、兵略，武道、用毒，却是余录于下册之上，而且那策谋两篇中，有关精要之处，都早已为唐璇撕去，和那下册存在一处。

滚龙王是何等聪明之人，看完了这逍遥宝典上册残篇，已知唐璇是早有了准备，预谋把自己引入墓中。

但见他背起双手绕着那断碑，不停的走动，似是在了然唐璇的用心之处，仍有些无能自主。

隐身在暗处的连雪娇，一瞧滚龙王那举动，已知他正在思索着一件困难之事，难作决定。

滚龙王随来之人，一直不见出现，这使连雪娇浮上来一个新的念头，暗道：莫非是滚龙王急急赶路，他那些随行属下，未能赶上，只有他一人到了此地。

她担心滚龙王突然间改变了心意，不再进入墓中，这一番尽出高手的大围歼，势必又将落空。

面对着狡猾难测的滚龙王，连雪娇不自禁的兴起了侥幸之心，如是那滚龙王随员未到，凭她和袁孝之力，或可和他一战。

只见滚龙王停了下来。仰望明月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，“哈哈，你大概是料想我看到这册尾上留下的字迹，我就不敢进入你墓中去了吗？”

沉吟了片刻，又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哼哼，我偏偏不让你料中，你认为我不敢去，我就去给你瞧瞧，料你墓中，纵有机关布设，也强不过为兄所学。”

他自言自语，一会东，一会西，显是心中正有重重的畏惧，故意言来壮胆，他心中虽存畏惧，又舍不得那墓中的逍遥宝典。

一向冷酷、决断的滚龙王，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中，连雪娇暗暗忖道：好啊！原来他是这般的害怕唐璇。

忽见滚龙王屈下双膝，跪在墓前，双手合十，缓缓说道：“师弟啊！师弟，你一向心地慈善，宁愿自己历尽辛苦，也不愿别人吃亏，想来你这留字，定是和我开玩笑的了，不错，不错，你生前对我，就不忍施下毒手，何况死后了，那是更不会安排下伤害为兄的机关了。”

祷告已毕，突然站起身来，沿着墓地走了一周，重又回到原地，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唉！如若此刻我有一个下属，或是敌人，迫他进入墓中为我开路，我也不用孤身涉险了。”

连雪娇看他神情，欲去还留，已知他陷入了唐璇的算计之中，最后必将进入唐璇墓中，心中大感宽慰，闭上双目，靠在壁上休息。

突然滚龙王怒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第三十七回 合力歼梟雄

连雪娇吃了一惊，赶忙提聚真气，蓄势戒备。

她知那滚龙王的耳目，灵敏无比，只要稍许弄出一点声息，立可警觉。

只听一声朗朗长笑，道：“老夫包继贤，你是何等人物，怎的深更半夜，跑到唐璇的墓地中来？”

探头看去，只见一个手拄拐杖，白髯长垂的老者，缓步而来。

滚龙王冷冷道：“在下滚龙王。”

包继贤怔一怔，突然纵声大笑，道：“老夫久闻你的凶名，今晚有幸一会。”

滚龙王道：“老匹夫信口雌黄，你可是活得不耐烦了？”

包继贤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这倒未必，咱们如是打了起来，还不知鹿死谁手？”

滚龙王正值满腹怒火之时，厉喝一声，跃起劈出一掌。

包继贤道：“来的好！”

竟然挥掌硬接一击。

两股潜力暗劲一触，滚龙王原地未动，包继贤却被震得向后退了两步。

但此人却是开朗得很，虽被滚龙王一掌震退，不但毫不生气，反而哈哈大笑起来，说道：“滚龙王之名，果不虚传，老夫今日终算是遇上一个劲敌了。”

滚龙王右手已高高扬起，听见那老人之言，却陡然收了回来，道：“你不是滚王爷的对手，我也不愿杀你。”

包继贤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如是想和老夫谈谈合作的事，老夫最是欢迎，不过合作第一要件，必得是心存公平。”

滚龙王冷哼一声，道：“谁要和你谈合作了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深更半夜，你到此地做什么来了？”

包继贤拂髯大笑，道：“你做什么来了？”

连雪娇看到他举手拂髯的举动，突然心中一跳，只觉他的举动，神似一人。

只听滚龙王说道：“你可是偷观唐璇那墓中存宝来的吗？”

包继贤道：“不错啊！”

滚龙王道：“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”

包继贤道：“老夫从不和武林中人来往，不论什么地方，老夫一样来得。”

滚龙王道：“你可知这墓中存宝，已为我所有吗？”

包继贤道：“死人之物，人人可以取得，在未曾到手之前，自是不能算为你所有了。”

滚尤王道：“如是本王此刻先杀了你，你岂一无所有，还赔一条性命？”

包继贤道：“那倒未必。”

滚龙王道：“不信你就试试，不过，一个人只有一条命，岂可视作儿戏！”

包继贤道：“老夫命该活到八十八岁，行年七十，还有一十八年好活，如何能死得了？”

滚龙王道：“如是你不想死，倒还有另外一个办法。”

包继贤道：“如若是还有和平的办法，那是最好不过，动刀动枪的，实非老夫所愿。”

此人老气横秋，半装半谐，把个机智绝伦的滚龙王，弄的莫名其妙，沉吟了良久，道：“唯一的和平办法，那就是咱们放弃成见，协手合作，共同进入墓中，取得唐璇遗物……”

包继贤接口道：“可以，可以，老夫最是愿意和人合作，但咱们必得失讲好，公公平平，才能各弃私见，忠诚合作；如是各怀鬼胎，勾心斗角，那就不如各行其事。”

滚龙王道：“本王和人合作，从未公公平平从事……”

包继贤道：“好啊！那你定然让人占先了？”

滚龙王道：“如非此刻我正值用人之际，就凭你这几句话，就该处死了！”

包继贤道：“好汉不提当年勇，此刻你正是需人之时，最好是对人客气一些。”

滚龙王道：“本王爷对你已经客气了。”接着又道：“墓中金钱财宝，都归你得，其他之物，为我所有。”

包继贤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这办法很公平，就这么办吧！”

滚龙王料想之中，他必然大为反对，却不料他一口答应下来，这滚龙王为人阴沉多疑，虽是在急虑之中，仍未灭多疑之心，当下冷冷说道：“你辛辛苦苦，赶到此地，可是为了那墓中的财物吗？”

包继贤道：“那倒不是，老夫如是只贪图财物，也不用到这墓中来了，找一个富豪之家，偷他一票，岂不是强过盗墓。”

滚龙王道：“那你为什么要答应呢？”

包继贤道：“久闻那唐璇之能，这墓中必然有他的遗物，老夫想盗他遗物。”

滚龙王道：“那你是存心骗我的了？”

包继贤道：“那也不是，在未取得唐璇遗物之前，我倒是诚心和你合作了，但你取得那唐璇遗物之后，那就不一定了。”

滚龙王略一沉吟道：“好吧！咱们就此一言为定，在取得那唐璇遗物之后，允许你出手抢夺就是，但未曾取得唐璇遗物之前，你得暂时听我之命行事。”

包继贤道：“那是自然。”

滚龙王暗暗忖道：这人疯疯癫癫，说的话也不知是真是假，此刻正需助手之际，暂时留下他的性命，待取得唐璇遗物，再结果他性命不迟。

心里打着主意，口中却冷冷喝道：“你此刻先给我找到入墓的门户。”

滚龙王的用心，原是要刁难于他，却不料这包继贤竟是欣然应命，果然绕着那古墓团团转动起来。

但见他进入暗影之中，忽然消失不见，良久之后，仍不见现身出来，滚龙王心中正自怀疑，突听那包继贤敞声叫道：“门户在这里了，快些过来。”

滚龙王暗道：这人瞧上去傻里傻气，但做起事来，倒是能干得很。大步行了过去，果见那包继贤守在一座大门的门户前面。门内一片幽沉黑暗，瞧不出任何影物。

滚龙王道：“包兄请走在前面带路。”

包继贤道：“这墓中我也没有进过，如是走错了路，还得请多原谅。”

滚龙王暗自好笑道：这人犹有童心。口中应说道：“那是自然。”

两条人影，一前一后地进入那幽沉的墓门中，那启开的铁门，缓缓的闭上。

山风呼啸，松涛阵阵，明月如画，夜凉似水，连雪娇缓缓走出了那藏身的茅舍，轻步绕着古墓行了一周。

她仔细地查看着行经之处，找不出一点可资循访的痕迹。除了那断去的墓碑之外，一切都完好无恙。

围墙上突然又出现了一条黑影，疾跃而入。

衣袖带起的风声，惊动了连雪娇，但她已知闪避不及，索性停下了脚步，缓缓转回头去。

只见来人一抱拳，道：“连姑娘来的好快。”

连雪娇一见来人，立时证实了心中的一点疑念，微微一笑道：“你们来的也够快了。”

这来人正是那关外神鞭杜天鹞，当下说道：“我们日夜不停抄捷径赶到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上官琦呢？”

杜天鹞道：“他单人易装来此，姑娘没见到吗？”

连雪娇笑道：“他扮来维妙维肖，连我几乎被他骗过。”

杜天鹞道：“不知他此刻哪里去了？”

连雪娇瞧了那古墓一眼，道：“他和滚龙王已然进入了古墓之中。”

杜天鹞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他一个人去的吗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不错，但他熟悉墓中的机关布设，滚龙王纵然是武功强他，也未必能够胜他，怕的是被那滚龙王看到破绽，暗中先行下手，使他措手不及……”讲到此处，忽觉由心底升起一股寒意，暗道：如是我刚才及时露面，双战滚龙王，或可胜他，用不着让他进入墓中冒险。

杜天鹞道：“滚龙王日夜兼程而来，随行之人，一个不见，想是赶不上他的脚程，落在后面了，此时此机，千载难逢，如若今日不能制服于他，只怕日后永无这等机会了，我愿陪姑娘涉险入墓，一则接应上官兄弟，二则借机歼灭那滚龙王，不知文丞意下如何？”

他心中虽是担心那上官琦的安危，但言来却是十分委婉。

连雪娇道：“唐先生才绝一世，这墓中机关，定然布置的十分严密，咱们进入墓中，不但对他毫无帮助，且恐使他多生顾忌之心，那时，岂不是助他不成，反而牵累他了？”

杜天鹞道：“姑娘之意呢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如以贱妾之见，首该设法断去那滚龙王的后援，再选择必经之路，埋伏人手，只要出手，就使他无能反抗。”

杜天鹞道：“话虽不错，但我那上官兄弟的安危，岂不是不能兼顾了吗？”

连雪娇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要紧，我想他足以自保。”

杜天鹞口不再言，心中却是暗暗盘算，如何能进入这古墓之中，接应那上官琦。

突听袁孝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你快躲起来，有人来了。”

连雪娇低声道：“杜大侠请随我来。”

闪身进入那茅屋之中。

两人刚刚隐好身子，来人已跃过围墙。

只见那人长髯飘垂，背插长剑，竟是滚龙王的师叔。昔年他屡犯清戒，被唐璇之师祖逐出门户，却被滚龙王收为己用，两人虽然辈份不同，但年龄相近，那滚龙王心狠手辣，在这师叔身上，一样的下有附骨毒针，使他无能反抗，甘心效命。那人打量了一下四周的情势，突然面对茅屋冷笑一声，道：

“老夫是何等人物，岂能受人欺瞒，快些给我出来。”

举起右手，一连挥动，但见人影翻飞，十几个黑衣人，一齐跃入围墙。

杜天鹗已有些沉不住气，松开腰中软鞭扣把，准备跃出迎战。

连雪娇右手疾伸，抓住了杜天鹗的衣袖，道：“杜大侠不可造次，咱们的机会不大。”

只见那长髯飘垂的老者，一翻手腕，拔出背上长剑，剑尖指着茅屋说道：“先把那茅屋搜查一下。”

四五个黑衣人应声而出，手中高举兵刃，护着身子，逼向茅屋。

隐身在暗影中的连雪娇看得真切，心中暗道：这人比那滚龙王细心得多了，看来他并非只对这茅屋有怀疑，而是默查过一番形势之后，凭藉智慧，确定了有人隐身在此，如其让他搜查而出，倒不如先行现身出来。当下低声对杜天鹗说了数言，缓步走出茅屋。

这时，那些黑衣人，已然逼近了茅屋，连雪娇突然现身而出，从从容容的缓步行来，反而大出那些黑衣人意料之外，一齐停下脚步。

连雪娇举手理一下长发，欠身对那老者说道：“见过太师叔。”

那长髯老者冷冷说道：“只有你一人在此吗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晚辈和几位属下同来。”

那老者目光闪转，四下打量了一阵，道：“你那义父的大驾何在？”

他每一句话，都如单刀直刺过来，使人有着措手不及之感。

连雪娇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见过了，但他此刻已非晚辈的义父，我们父女间，早已情断义绝，眼下已是誓不两立的敌人了。”

那长髯老者冷笑一声说道：“他此刻哪里去了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进入了唐先生的墓中。”

那长髯老者回顾了那断去墓碑一眼，道：“进入那墓中之门何在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墓中机关重重，耗尽了唐先生晚年的心血，滚龙王进墓容易，但出来只怕是十分困难。”

那长髯老者，摇挥一下手中长剑，回顾身侧两个黑衣人道：“给我拿下！”

两个黑衣人应手而出，扑向连雪娇。

连雪娇双肩微晃，向后退出三尺，举手一招，一条人影，由窗中飞跃而出，长鞭疾挥，急向一个黑衣人扫了过来。那人手中单刀一起，挡开一击，随手还了一刀。

那杜天鹗有关外神鞭之称，一条软鞭，造诣极深，施展开来，有如出水神龙一般，刹那间鞭影纵横，呼呼风生，把两个攻向连雪娇的黑衣人，围入了一片鞭影之中。

连雪娇挥手对那老者笑道：“老前辈最好客气一些。”

那长髯老者举起手中的长剑，怒声喝道：“胆大的丫头，连老夫也敢藐视，今日如不生擒于你……”

连雪娇道：“此地何地？此时何时？岂是你发威逞强之时，念昔年相处份上，你又为恶不多，放你一条生路，快些去吧！”

那长髯老者一腔怒火，被她一番责斥的话，反而说的平了下去，四面打量了一眼，道：“那欧阳统也在此地吗？”

此人每一句话，常使人有着文不对题之感，原来他先在心头，自问自答了两遍，然后问出那最后的一句话来，问过了数次问题，自使人有着突如其来之感，其实他每一次问话，都经过三思之后，只要对方回答稍有破绽，立

时将引起他怀疑之心，盘根究底。

但连雪娇知他甚深，当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告诉你又有何妨？欧阳帮主不在此地。”

那青衣老者暗暗点头，口中却冷然说道：“欧阳统既不在此，你也敢对我这般无礼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穷家帮中高人无数，欧阳统虽是一帮之主，但如只论武功，他在穷家帮中，却还算不着第一高手。”

那长髯老者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么说起来，你在这四周，早已埋伏下高手了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你不信，何妨一试！”

突听一阵隆隆大震，唐璇那突起的坟墓，开始剧烈的摇摆。

连雪娇心中暗自焦急，生恐那改扮包继贤的上官琦，和那滚龙王同为唐璇预布的机关所伤，口中却冷冷说道：“滚龙王已触动墓里机关，只怕将活活葬在此墓之中。”

那老者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如是唐璇果有此心，滚龙王倒是难逃此劫。”

他和唐璇源出一门，论辈份还该是唐璇的师叔，对唐璇的才能，自是知之甚深，对师侄胸罗之能，更是了如指掌。

连雪娇道：“如若是滚龙王葬身这墓地之中，对老前辈，倒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”

长髯老者接道：“此言何意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你虽是那滚龙王的师叔，但我知道他也在你身上暗下了附骨毒针，为他所制，所以，你虽是师叔的身份，却是不得受他的节制。”

长髯老者突然纵声大笑，声如龙吟，直冲霄汉，历久不绝。

连雪娇被他笑得有些揣测不透，只好默不作声。

那长髯老者，收住了长声，缓缓说道：“你可敢断定那滚龙王必死在墓中吗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他是否会死在墓中，我不敢断言，但唐先生生前曾说过要他陈尸墓中……”

长髯老者道：“不用说啦！如果那唐璇果真说过此话，滚龙王必死无疑。”

连雪娇暗暗忖道：那唐璇之能，果非小可，愈是知他之人，对他愈是敬畏。

只听那长髯老者说道：“你只知道我被那滚龙王下附骨毒针，只怕不知我自有疗治之能。”

连雪娇看他满脸欣喜欢乐之色，心中便生怀疑，缓缓说道：“自取附骨毒针，何足为奇，我已先老前辈取出了。”

长髯老者笑道：“你是老夫所见，才智仅次于唐璇之人，可惜是女儿之身，难免为情丝所牵，难以成得大事。”

连雪娇心中一动，暗道：“好啊！他早在盘算了，滚龙王死去之后，他准备乘势而起，祸乱之源，不可不除，今日非得想法子杀了他不可。”

但见他轻拂一下长髯，笑道：“滚龙王待人苛刻，虽有霸世之才，霹雳手段，但却无用人之能，纵然不死在墓中，也难成武林霸主。”

连雪娇暗道：我得激他一激，让他尽道胸中之秘。当下说道：“滚龙王虽无用人之能，但他的气概、残忍，却是数百年无人及得。”

那长髯老者笑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但创业之基，首重用人，试看那滚龙王，

手下罗致了无数的江湖高手，无数的有用英才，但入他掌握之后，不是被他下了毒药，使那人变的痴痴呆呆，就是被他暗下附骨毒针，被迫听命，在此等情形之下，要人尽展胸中所学，为他效命岂非白日做梦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也是欺骗滚龙王的了？”

长髯老者道：“那是自然，鸟尽弓藏，我如早日助他底定天下，早成霸业，只怕早已死在他的手中了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我如把此事告诉滚龙王……”

长髯老者笑道：“不要紧，你和他正面为敌，誓不两立，你的话，他岂肯轻信？再说，如若唐璇当真存心杀他，他也决难逃脱……”

他流目四顾一阵，缓缓说道：“眼下咱们倒有一个一举称霸江湖的机会，只要你答应和我合作，三日夜内，当使整个武林，出现一番新貌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愿闻其详。”

长髯老者道：“事关武林大局，你未答允和我合作之前，自是难以说出。”

连雪娇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的心意，可是要假冒那滚龙王，传他之令，征代江湖，以成霸主？”

长髯老者道：“此不过其中一环而已，我要设下一计，迫使穷家帮中人，也听我之命，为我所用……”

连雪娇道：“滚龙王的才智武功，决不在你之下，穷家帮尚且能和他搏斗了数十年，难道你还自信能胜得那滚龙王不成？”

长髯老者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滚龙王手段太过毒辣，虽然网罗了无数的英雄高人，但却一直无法用他们的武功才能，我要放开字用他们为我效力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这些人都已服用滚龙王的迷药，你如何能够使你们神志恢复。”

长髯老者道：“此事不用劳你费心……”

只听一声惨叫，和杜天鹞动手的两个黑衣大汉，突的踉跄而退，跌倒在地，口鼻中鲜血汨汨而出。

连雪娇看他能在同一时刻中，一齐伤了两人，心中暗暗赞道：杜天鹞名不虚传，看来眼下的形势，我们倒未必会输。

袁孝功力足以对付那长髯老者，绰有余裕，杜天鹞和我联手对付他随来之人，想来不致落败，此人野心勃勃，大有继承那滚龙王的用心，如若不把他早日除去，只怕又是一个祸胎。

心念一转，突然仰脸一声长啸。

那长髯老者冷然一笑，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我要招呼四周埋伏之人，要他们早作准备，不要放跑了你。”

长髯老者道：“老夫在未入此庄之前，早已查看了四周的景物，如若真有埋伏，决难逃过老夫的双目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你可是信吗？”

长髯老者道：“有些不信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那就让你见识一下。”

举手对袁孝藏身的大树一招。

但闻一声怒啸，袁孝星丸飞泻一般，由那大树上直跃而下，落在那围墙之上。

连雪娇道：“快把此人拿下。”

袁孝应了一声，扑向那长髯老者。

两个随护那老者的大汉，挥刀阻挡，被袁孝双臂一分，一掌一个震退两侧。

杜天鹞长鞭一抖，斜里飞了过去，点向那长髯老者后心。

虽一个黑衣大汉，举刀一封，架开了长鞭。

连雪娇刷的一声，抽出宝剑，道：“老前辈想的虽然不错，只怕是没有机会如你之愿了。”

长剑突出一招“风摇落花”，刺倒一个黑衣人。

长髯老者拔出长剑，护住前胸，喝令随来的黑衣人分阻三人，左手却探入怀中，取出一个铜哨，放入口中，吹出一种尖锐的哨声。

连雪娇剑势一紧，又伤了一个黑衣人，高声叫道：“不用顾及伤人，全力出手，最好在他们援手未到之前，先把他们制服。”

袁孝应了一声，呼呼两拳，又打倒两个黑衣人。

那长髯老者，随护而来的黑衣人，已然被打倒了七八个，余下的不及半数，还在分头和连雪娇、袁孝、杜天鹞苦苦奋战，他虽然眼见随来的人手，伤逾半数，但仍是不肯亲自出手，仗剑而立，袖手观战，神色平静，似是有恃无恐。

余下的黑衣人，武功似较高强，连雪娇和袁孝，数度施下毒手，竟被他们避让开去。

突然间，响起一声呼喝，道：“西望侯杜茂见过老国师。”

滚龙王把四个得力属下，分为东、南、西、北四大侯爵，妻号王妃，女称郡主，把这位年龄相若的师叔，封号老国师，属下大小，无不赐封官号、先过过君王之瘾。

连雪娇剑势速变，奇招绵出，迫退了最前猛攻的黑衣人，沉声说道：“那西望侯杜茂，在四大侯爵中，手段最是毒辣，武功极强，咱们如若是分头拒敌，只怕要吃大亏……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招手唤过杜天鹞道：“来人武功不弱，咱们合在一处拒敌，杜大侠只管攻那较远的人，迫近身的有袁孝和贱妾对付。”

杜天鹞应了一声，收回长鞭，蓄势戒备。

原来那些黑衣人，就在连雪娇招呼杜天鹞时，也被那长髯老者招了回去，双方壁垒分明，成了个相对之局。但闻衣袂飘风之声，传了过来，一个独目光头的中年大汉，疾掠而至。

随在那大汉身后蜂拥而到了三十余个劲眼的大汉。这些人一到场中，立时散布成一个扇形阵势，把连雪娇和袁孝等，包围起来。

只见那独目光头大汉，目光一掠连雪娇，冷冷说道：“大郡主别来无恙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杜侯爷好？”

杜茂举手一挥，散布在四周的黑衣人，刷的一声，拔出了身上兵刃。

连雪娇振动了一下手中的长剑，笑道：“杜侯爷可是想以多为胜吗？”

杜茂道：“风闻大郡主背弃王爷养育之恩，本侯一直不信，今日一见，方知传信不虚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大郡主早已被滚龙王施下毒手杀死，现在的连雪娇，已和那滚龙王情尽义绝。”

杜茂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本侯今日如能生擒得大郡主，必可得王爷重赏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只怕你心愿难偿，反倒白赔上一条性命。”

杜茂道：“风闻东、南、北三侯爵，都被穷家帮杀得溃不成军，本侯心

中一直不敢相信……”

连雪娇道：“千真万确，不信也得相信。”

杜茂四下环扫一眼，不见有埋伏迹象，当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大郡主可自信能是本侯之敌吗？”

连雪娇道，“学无止境，杜侯爷可是很自满本身的成就吗？”

上官琦和杜天鹄的提前赶到，使她生出了一种侥幸之心，希望欧阳统等也能在自己算计之前赶到，是以，她尽量和杜茂拖延时间。

只听杜茂冷冷说道：“好！大郡主自信能够和本侯平分秋色，那就不妨试试。”

陡然欺身而进，一掌劈去。

袁孝突然一闪身躯，挡在连雪娇的身前右手一挥，接下了一掌。

杜茂料不到这三分像人，七分像猴子的人物，掌力雄浑无伦，一掌硬拼之下，竟然被震得向后退了一步。

连雪娇生恐杜茂恼羞之下，传谕随来之人，一齐出手，来一场群攻，群殴，赶忙大喝道：“快退下来，我要亲自和杜侯爷较量一阵。”

袁孝对连雪娇的话，向来百依百顺，闻声疾退出八九尺远。

连雪娇不容杜茂开口说话，抢先一挥手，道：“杜侯爷，咱们就以百招为准，看看能否分出胜败？”

杜茂心中似是十分震惊于那袁孝的武功，独目闪闪，盯注在袁孝身上，道：“这人也是穷家帮中的弟子么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他不过是我随身的护卫之一，倒劳侯爷关怀。”

杜茂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他不过只是天生几斤蛮力，那也算不得什么！”

欺身一掌，劈了过来。

连雪娇左手白里一封，挡住了杜茂掌势，右手反剑入鞘，笑道：“侯爷客气，不用兵刃，我也示手奉陪几招。”

连雪娇双掌疾舞，把门户封得十分严密，但却还手不多，那杜茂每攻三招，连雪娇才还上一招。

一交上手，连雪娇似是就处在下风，守多攻少，哪知两人打了数十合，杜茂仍是无法控制大局，抢去先机。他久经大敌，过了数十招后，已瞧出连雪娇保有反击之力，但却不肯抢攻，不禁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昔年洪侯爷曾经告诉本侯，说是大郡主生性阴险，深藏不露，今日本侯才算证实了他说的不错。”

喝声中，连劈五掌。

连雪娇指点掌封，挡开了杜茂五掌，笑道：“杜侯爷只有这几个随来的护驾之人吗？”

杜茂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夫不愿和你斗口。”

掌势突然加紧，一招紧过一招。

连雪娇亦觉出四周压力大增，如再不全力反击，挡他攻势，只怕难以支持下去，只好奋力，挥掌反击。

那长髯老者手中横着长剑，两道眼神，却不时投注在那座突起的坟墓之上，眼前的生死打斗，并未引起他的关心。突然，响起了一声大震，那矗立的茅舍，首先倒了下去，一阵阵绵连不绝的隆隆之声，由地下传了上来。

连雪娇感到地在动摇，似是这整个的山庄，都将陷落一般，声势惊心动魄。

杜茂突然收住掌势，道：“请问老国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那长髯老者正全神贯注那摇摆不定的坟墓，对杜茂询问之言，恍如未闻。

连雪娇口虽未言，心中却是暗暗焦急道：这墓中机关，威力如此巨大，不知那上官琦是否无恙？

一阵绵连绝的隆隆之声响过，暂时又恢复了平静，西望侯杜茂竟也不再出手，独目中厉光闪动，四下打量。

连雪娇胸有成竹，多拖一刻时光，就对自己多上几分致胜的机会，自是乐得按兵不动，静观变化。

突听那长髯老者，狂喊一声：“原来如此！”

拔足飞奔，绕着墓地转了两周，突然隐失不见。

杜茂心头纳闷，抬头望了连雪娇一眼，道：“他躲到哪里去了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他不甘心让滚龙王独得唐璇遗物，进入墓地去了。”

杜茂好奇之心大动，说道：“唐璇在那墓中，藏有何物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武功、用毒、兵略、行谋，包罗万象，无所不有。”

杜茂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当真是动人得很，如能生擒得大郡主，倒可为在下带路。”

伸手抓了过去。

两人展开了一场恶斗，这番各出绝招，尽力求胜，攻拒之间，凶险百出。

袁孝眼看连雪娇和人搏斗的凶险，心中大是不安，低声问杜天鹞道：“我可以替回连姑娘吗？”

杜天鹞心知连雪娇存心拖延时间，但又无法在短短两句话中，给袁孝解说清楚，只好摇头说道：“不可以！”

袁孝急急接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杜天鹞道：“连姑娘和那人动手，毫无败象，你如替她下来，岂不是说连姑娘打不过人家吗？”

这理由十分牵强，但袁孝正在急乱不安之时，听来甚觉有理，连连说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我怎么急糊涂了。”

杜茂全力猛攻了数十招，仍是无法胜得连雪娇，不禁心中焦急起来，默运内功，右手陡然粗肿一倍，独目中厉芒连闪，冷冷说道：“大郡主武功果然高强，可敢接我一记毒沙掌力？”

连雪娇知他的毒沙掌恶毒无比，哪里肯硬接他的掌势，纵身一避，闪了开去，笑道：“久闻你毒沙掌厉害，今日一见，也不过如此而已。”

杜茂掌势连挥，突攻三掌口中喝道：“你可敢接我一掌试试？”

连雪娇正待接言，突闻一阵冷笑传来，一个洪亮的声音道：“杜兄不要上了这丫头的当。”

声落人现，一个身着青衫，剑眉朗目的少年飞落场中。

但见他探手入怀一抄，摸出一柄折扇，右手握一柄寒光闪闪的飞龙匕首。

连雪娇一见来人，芳心登时一震，原来这现身之人，正是南面侯洪涛。

杜茂哈哈一笑道：“洪兄对付另外两人，这丫头已难在我手下再走百招。”

说话之中，掌势突然加紧，攻势更见凌厉。

袁孝早已等的不耐，不待洪涛出手，大喝一声，扑了上去，一出手就是连环八拳，拳风呼啸，迫得洪涛连退了四五步。

杜天鹞长鞭一挥，扫出了一招“横扫千军”，大声说道：“连姑娘，此时此地，不宜恋战，咱们暂时退出此地……”他不叫还好，这一喝，反而提

醒了西望侯杜茂，举手一挥，随来的属下，纷纷拔出兵刃，转攻上来。

洪涛等袁孝八招连环掌攻过之后，手中的折扇、匕首，展开了凌厉的反击。

杜天鹞四面八方受敌，全力挥动软鞭，尽展生平所学，也不过勉可自保。西望侯节节反攻，逼得连雪娇已无还手之力。

袁孝和洪涛，攻拒之间，更是各极凌厉，看的人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。

综观大局，连雪娇等已是身陷危境，再斗下去，非死即伤！突听杜天鹞一声闷哼，左后肩中了一刀，顿时鲜血泉涌，湿透了一条衣袖。

连雪娇匆忙中回目一顾，已瞧出杜天鹞的伤势严重，此人软鞭，刚好封了连雪娇和袁孝后面门户，使两人没有后顾之忧，如若这杜天鹞受伤不战，两人的处境，更将危险。

情势险恶，已难恋战，连雪娇在险象环生中，反臂劈出了一掌，击倒了一个围攻杜天鹞的黑衣人，高声说道：“杜大侠请忍耐一二，咱们的援手马上就到。”

杜天鹞一咬牙，说道：“连姑娘但请放心，区区一点刀伤，在下自信能支持得住，杜天鹞但得有一口气在，决不退后半步。”

但闻连雪娇呻吟一声，打了一踉跄，跌出三尺以外。但她迅快的一跃而起，重又挥掌攻向杜茂。

这是一场舍命的恶战，连雪娇、杜天鹞虽都受了重伤，但仍是奋战不退。

袁孝眼看连雪娇受伤害，双目尽赤，长啸声中，拳势忽然一变，招招如巨斧开山，铁锤击岩，攻势猛恶无伦，迫得洪涛节节后退。

可惜是袁孝一人勇猛，连雪娇和杜天鹞，都已经渐感到体力不支，难再支撑下去。

就在这存亡一发之际，突闻一声朗朗长笑，道：“文丞不用惊慌，帮中全部高手已到。”正是穷家帮中欧阳统的声音。

语音未了，一条人影，已疾如飞鸟一般，直冲过来，嘭的一声，硬接了西望侯杜茂一记毒沙掌力，替下了连雪娇。

杜茂独目一闪，只见来人穿青衫，一脸冷傲神色，接下他一记恶毒绝伦的毒沙掌竟然是若无其事，不禁心头一凛，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青衫人满脸不屑之色，冷冷答道：“南翁姜士隐，领教阁下的毒沙掌。”

扬手一掌劈了过去。

他居傲自负，连对方姓名也不屑问，但出手的攻势，却是凌厉无比，掌指攻袭之处，都是致命的要害大穴。

但闻欧阳统清亮的声音，说道：“今日一战，关系武林劫运至大，诸位的手下，不必再留情了。”

此言一出，立时响起了惨叫之声，但见那些围攻杜天鹞的黑衣人，有如滚汤中的雪球，一个接一个倒了下去，片刻间，已伤亡过半。

杜天鹞已打得力尽筋疲，两眼花乱，手中软鞭，已然难分敌我，手中长鞭呼的一声，扫向了铁木大师。

原来，挽救杜天鹞两人，正是那天下第一庄的庄主云九龙和铁木大师。

铁木大师袍袖一挥，挡开了杜天鹞的软鞭，沉声说道：“杜施主快请到一旁体息去吧！”

杜天鹞心中仍很明白，口中连连应道：“不错，我该好好休息一下了。”

口中叫道要休息，手中软鞭却呼的一声，击向一个握刀大汉。

那大汉身子一侧，避开一鞭，却不料一双手陡然伸来，一把抓住他的衣领，随手一指，点了穴道，弃置地上。

铁木大师也趁势一把，抓住了杜天鹗，道：“杜大侠不用再出手了。”

喝叫声中，伸手点了杜天鹗两处穴道，杜天鹗仔细看了看四周形势，软鞭一松，跌落在地上，人也一闭双目，似是熟睡过去一般。

铁木大师知他是过度疲累，必得好好休息一下，扶他退下，交给穷家帮随来弟子，说道：“不要解他穴道，让他先安静的休息一阵，再解他被点的穴道。”

两个弟子，应声行了过来，扶着杜天鹗退向一侧。

就这一会工夫，那云九龙已然把围攻杜天鹗的几个黑衣人，完全点了穴道，死伤狼藉，摔倒一地。

这时，场中只余下姜士隐和杜茂，洪涛和袁孝，还在恶战，四人都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，这番舍死忘生的搏斗，瞧的人惊心动魄。

欧阳统缓走近了连雪娇，道：“滚龙王可曾到此吗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已进入了唐先生的墓中。”

欧阳统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上官琦呢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两人一齐入墓，而且早已发动了墓中机关，只不知是有意发动呢，或是误触机关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那滚龙王没有带人同入墓中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没有，也许他不愿让人知唐璇之能，胜他甚多，或是怕人分了唐先生的遗物，不过，在两人进墓之后，又有一个随后进入了墓中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那是什么人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滚龙王的师叔，不过他自甘降格，受命于滚龙王的调度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此番胜局已成，如若这西望、南面二侯，再伏诛之后，只余下滚龙王一人，不论他武功如何高强，也无法破围而去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怕的是他们能取到唐先生的遗物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唐先生何等才气，岂是滚龙王能够及得，文丞先请休息片刻，再行调派人手，务望今日一战成功，决不再让滚龙王逃脱而去。”

连雪娇应道：“帮主吩咐的是。”

心中暗暗赞道：这欧阳统的毅力豪气，确非我所能及，就凭这股自信自豪的气概，已足可为中流砥柱，乱世英雄了。

忖思之间，突然一声厉喝怒啸，传了过来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那姜士隐踉跄退出四五步，才拿桩站好，那西望侯杜茂，却双手捧腹，目射凌芒，凝立不动，半晌之后，才张嘴喷出一口血来，倒在地上。

姜士隐眼看那杜茂倒在地上，纵声大笑一阵，站在唐璇墓前，拱手一礼，道：“承先生开出的一张药方，使小女沉痾大见起色，搏杀滚龙王四侯之一，以酬先生之赐……”

回头对欧阳统一抱拳，接道：“咱们青山绿水，后会有期，在下就此别过。”也不容欧阳统答话，纵身一跃，掠出围墙而去。

欧阳统未料到他说走就走，呆了一呆，高声叫道：“姜大侠！”

连雪娇突然接口道：“不用叫他了，让他走吧！”

欧阳统道：“他似是受伤了吗？”

连雪娇接道：“不错，他受伤很重，故而不愿留此，你叫他回来，反而

使他窘迫难安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他身受重伤，单人匹马而去，如何能使人放得下心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不要紧，他伤势虽然不轻，但并非伤在要害，以他精深内功，只要能及时调息一阵，不难复元。”

欧阳统望着姜士隐消失的方向，凝劲运气，说道：“姜兄好走，恕我欧阳统不送了！”

声音不大，但却沉重有力，波向远处。

遥遥的传过来姜士隐的回应，道：“不敢劳动帮主。”

这时，袁孝和洪涛的恶斗，也逐渐进入了生死交关的局面，袁孝愈战愈勇，着着抢攻，那洪涛却有着内力不继之感，手中的折扇匕首，渐渐的缓慢了下来。

洪涛眼看那西望侯重伤而死，早已动逃走之心，因袁孝拳掌变化万端，迫使他全神贯注，还有些应接不暇，不敢作逃走的打算。

恶斗间，突听袁孝一声长啸，猛的劈出一拳。

洪涛被那威猛绝伦的拳风，迫得向后退了两步。

袁孝一击得手，第二拳随即劈出，拳势出手又是一声大叫，但闻大叫长啸声中，挟着呼啸的拳风，刹那间劈出了八拳之多。洪涛吃那猛恶的拳风，迫得连连退了七八步，全无还手之力。

欧阳统回顾云九龙一眼，道：“如若假以时间，此人必将是武林中第一高人。”

云九龙微笑道：“他占了天赋之长，成就奇速，但也吃了天赋之亏，难以练成阴柔之力。”

忽听洪涛冷哼一声，身子陡然飞了起来，口喷鲜血，手中匕首尚未及发出，人已气绝而死。

原来人被袁孝一拳打在前胸之上，五脏六腑，尽力震碎。

袁孝拳毙洪涛之后，仍无困倦之态，大步行到连雪娇身后而立。

欧阳统回顾连雪娇一眼，道：“今日之战，事关重大，文丞想必有成竹在胸了？”

连雪娇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在未曾调派之前，我先有几句话要说。”

此刻停在她四周之人，大都是名震江湖的前辈高人，但这些人对待连雪娇，都很尊敬，齐齐将目光投注连雪娇的身上。

连雪娇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以咱们眼下实力，可算集当今江湖上大部精英，滚龙王纵然有通天彻地之能，也难同时抗拒这么多高手。但困兽犹作殊死斗，逼得那滚龙王走头无路时，当心他存宁为玉碎之心，据我所知，他身怀几种威力强大的暗器，从未施展，动手之时，诸位请小心一些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文丞可知那暗器之名吗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我只是听他说过，但究竟何物，却是从未见过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这就是了，请文丞调派人手吧！”

连雪娇环查一下四周形势，布下了合围之阵，然后命袁孝把横阵的尸体，移出阵外。

欧阳统低声问道：“那上官琦一人之力，只怕难以对付滚龙王，咱们可要深入墓中助他一臂吗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不用了。”

欧阳统一挥手，那散布在墓地四周的群豪，突然一齐隐入了暗影之中。

不知过去了多少时光，玉兔西沉，旭日东升，但那孤立的唐璇墓，仍是毫无动静。

滚龙王和那化名包继贤的上官琦，似是投入海中泥牛，不闻一点声息。

日升中天，骄阳如火，仍不闻墓中有何声息。欧阳统有些不耐起来，低声对连雪娇道：“我瞧情形有些不对，咱们还是进墓中瞧瞧去吧！”

连雪娇道：“等到太阳下山时，如若还不见上官琦和滚龙王露面，咱们就设法进入墓中……”

余音未绝突闻隆隆大震声，那突起的坟墓，忽然开始摇动起来，足足过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那摇动的坟墓，仍未静止下来。

欧阳统望着那摇动的坟墓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单看这坟墓震动的情形，想那墓中的机关，必然是利害无比，只怕那滚龙王要生葬墓中了。”

连雪娇早已有此疑念，只是不敢出口而已，欧阳统这一提起，再也忍耐不住，两行泪水，流了下来，接道：“但愿吉人天相，上官琦能够平安出来。”

她有着绝世才华，遣兵调将，人所难及；她有着临危不乱的镇静，但涉及儿女私情，竟然难再自禁。

欧阳统暗忖道：看来她对那上官琦的情爱，十分深挚，郎才女貌，一对璧人，滚龙王伏诛之后，我倒要作一个现成的媒人。

念转意决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坟墓工程，都由上官琦亲自督造，想来他对那墓中机关，十分熟悉，姑娘不用为他担心。”

连雪娇拭去面上泪痕，说道：“帮主请恕贱妾失态，连雪娇强煞了也是一个女孩子啊！”

欧阳统道：“英雄豪杰，大多是至性中人，文丞中帼女杰。自是难免。”

连雪娇似是不愿再谈下去，改变话题，接道：“贱妾有一事相求帮主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请说吧！只要本座力所能及，无不答允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滚龙王伏诛之后，尚望帮主能答应贱妾，辞去文丞之职。”

欧阳统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本座也有几句心腹之言，藏在胸中甚久，早该告诉文丞了！”

连雪娇心头一震，暗道：欧阳统乃光明磊落之人，不知有什么心腹话要对我说，口中应道：“帮主有何见教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本座昔年接掌穷家帮之位时，天下武林乱象已现，当时情景，不容我多事推让，除非不顾及穷家帮以后在武林中兴衰，因此招致了甚多人的误解……”

他长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毁誉之事，虽然非我所计，但悠悠之口，恐怕穷家帮要形成五分四裂之局，唐先生未死之前，本座亦再三提出，拥他为穷家帮主……”

连雪娇接道：“帮主之意，可是要我接你之位吗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不错，非文丞之才，不足以当此大任，本座如把帮主之位，交传于你，也好放心的退隐山林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帮主盛情，恕难应命，我已答应上官琦了。”

欧阳统喜道：“好啊！你们已经好了，本座还想替两位做个现媒人，但看来已经是用不到本座出面为两位说合了。”

连雪娇黯然一笑，道：“贱妾此身，已属袁孝，和那上官琦只不过有着兄妹之情罢了。”

欧阳统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要委身袁孝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不错，贱妾已决定了。”

欧阳统忽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样也好，那袁孝天赋过人，日后必将成为武林中一位大侠。”

连雪娇凄凉一笑，道：“贱妾已经答应那上官琦，滚龙王伏诛之后，让他离开穷家帮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好吧……由袁孝留你身侧助你，他的武功，你的才华，想必能把穷家帮整顿得强我十倍了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帮主又误会了，滚龙王伏诛之后，贱妾也要偕夫君同隐山林，我要洗手作羹汤，过一生平淡生活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姑娘栋梁之材，这岂不太可惜了吗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贱妾此意已决，还望帮主俯允。”

欧阳统沉吟了良久，道：“姑娘既已作了决定，本座也不便强人所难了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数十年来，帮主为着穷家帮，辛劳终日，全帮上下，有目共睹，纵是有所误会，也不难解说清楚。”

欧阳统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，姑娘满腹苦衷，有口难言，我欧阳统又何尝不是呢？”

突然轰然一声大震，唐璇的坟墓，突然裂现出一个门户。探首望去，里面一片阴沉黑暗，难见景物。

欧阳统望着那裂现的门户，感慨万端的说道：“唐先生生前十分仁慈，但临终之前，却是大反常态，做了一件十分惨酷的事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欧阳统扬手指着那裂开的门户，道：“他遗言由上官琦督工建造这座坟墓，生葬了两百个筑建墓地工人。”

连雪娇正待答话，瞥见人影一闪，由那袭开的门户中，奔出一个人来。

只见那人怀中抱着一个大木盒，满身都是鲜血。

连雪娇急声说道：“

滚龙王！”

纵身一跃，扑了过去。

欧阳统紧随着连雪娇那喝叫之声，立时遥遥击出一掌强猛的暗劲，疾涌而去。

那人袍袖一挥，卸开了欧阳统的掌力，就这一会的工夫，连雪娇已逼近，右手食中二指一并，点了过去。

那人身子一侧，险险让过一招，飞起一脚踢了过来。

连雪娇娇躯横里移开，避过一击，道：“西望侯杜茂已死，南面侯洪涛横尸，你预先安排的两路伏兵，都已瓦解冰消，任你武功绝世，智慧超人，今日也难逃出天下英雄的合围之势。”

那人呆了一呆，四顾了一眼，只见人影闪转，四周果然走出了很多高人，左面一个蓝衫中年人，拱手一礼，说道：“滚龙王，还识得昔年旧友云九龙么？”

右侧一个灰袍老僧，道：“杀师逆徒，还记得老衲是谁吗？阿弥陀佛，师兄阴灵有知，助小弟杀此恶徒，以清咱们少林门户。”

紧随那老僧身侧一个长衫飘飘的老者，接道：“中原五义之首叶一萍，要素回四位兄弟之命。”

欧阳统朗朗一笑，道：“你一生杀人无数，行恶无算，今日也该恶贯满

盈，报应到头的时刻了，是你自己动手呢，还是让我动手？”

叶一萍道：“此人作恶多端，如是让他自绝而死，未免太过宽恕他了。”

那满身血污之人，一直静静的站着不动，面容肃冷，直似一座木刻泥塑的神像，云九龙扬起一掌，拍了过去，强猛的暗劲，带起了一阵呼啸的掌风。

只见那僵立之人，应手而倒，手中木盒，砰的一声，掉在地上，身体吃云九龙那强猛的掌力，震得两个翻滚打转，滚入那幽暗的门户之中。

连雪娇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好一个狡猾之徒。”

群豪相对茫然，欧阳统低声说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，那人不是滚龙王吗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不是，那人只不过是临时找的一个替身而已。”

叶一萍突然向前行了一步，伸手向那木盒抓去。

连雪娇急声叫道：“不要动它……”

叶一萍急快地缩回手来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那木盒或将暗藏着什么绝毒暗器。”

欧阳统探手捡起一块石子，道：“诸位请退避开去。”

扬手一抖，石块飞出，正击在那木盒之上。

啪的一声，木屑碎飞，盒子破击了一个大洞，却不见有何变化。

欧阳统一皱眉头，低声对连雪娇，道：“本座过去瞧瞧吧！”

连雪娇粉脸通红，答道：“也许是残妾太多疑，但小心一些总是无害。”

语声未落，突闻砰然一声轻响，那木盒突然爆开，蓝焰四射，火焰四喷，木盒周围七八尺方圆，尽都为那蓝焰笼罩。

欧阳统长叹一声道：“对付这绝代凶人，实需要很大的耐心才行。”

叶一萍遥遥对连雪娇抱拳一礼，道：“多谢姑娘相救。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不敢！不敢”回目望着欧阳统道：“贱妾想进去瞧瞧，请帮主主持大局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不行，要去还是我去！”

连雪娇道：“帮主乃一帮之主，如何能轻易涉险，贱妾带袁孝相助，纵然是遇上那滚龙王，也无妨碍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文丞要主持大局，围歼滚龙王，成败在此一举，这是何等重要大事，文丞也不用推辞了。”

忽听袁孝接口说道：“你们都不用进去了，我大哥就要出来啦！”

连雪娇凝神听去，果然隐隐听到一缕奇奇的箫声传了过来，由远而近。

陡闻唐璇那巨墓之中，又传出几声大震，红光清晰可见，似是那墓地之中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
连雪娇心中大急，正待不顾阻拦的冲入门中，突见两条黑影，翻滚而出。

当先一人青袍长剑，一掠而出，行动十分快捷，正是那滚龙王。

连雪娇上次看错了人，几乎使穷家帮和天下英雄，都化为劫灰，是以，这次看得特别仔细。

滚龙王目光转动，四外扫了一眼，道：“我今日如能脱得此围，重踏神州，无要把你们穷家帮中人，杀一个寸草不留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只怕你今日已无能再出这座山庄了。”

滚龙王不再接口多言，闭上双目，似是正在运气调息。

连雪娇心中一直惦念着那上官琦，仍不见他出来，忍不住低声问袁孝道：“你那大哥，为什么还未见？”

袁孝道：“我听到箫声，和那呼喊之声，决错不了……”语声未落，穴

口处人影一闪，又现出了一个人来，这人形状十分奇怪，脸上黑白不均，胡子也只余下半边，手中执着一把尖端晶莹，大部金黄的怪刀。

袁孝双目圆睁，沉声对连雪娇道：“这是什么人，生的比我还要奇怪？”

连雪娇忍不住嗤的一笑，道：“他就是你大哥。”

袁孝道：“不像，不像！我大哥……”

只听那怪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滚龙王，你和我打了半天，吃了我无数苦头，可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滚龙王突然睁开了紧闭的双目，道：“你是上官琦，我早就知道了。”

上官琦举手在脸上一抹，余下的半边胡须，应手而落，恢复了本来面目。

欧阳统举手一挥，四周群豪，一齐向前欺进，形成了包围之势。

上官琦守住穴口，断了滚龙王的退路。

欧阳统道：“滚龙王，你自己束手就缚呢？还是要我们出手？”

滚龙王四顾一眼，只见四周之人，一个个都是劲敌，别说一齐出手，就是单打独斗，胜来亦将十分艰苦。

他纵横江湖，行踪所至，无不臣伏，今日被困于此，连一个随身护卫也没有，任他凶险成性，杀人无算，也不禁有些英雄气短，双目投注在连雪娇脸上，冷冷说道：“洪涛和杜茂可曾来吗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两人身中附骨毒针，岂敢不听你之命，可惜你晚出墓门一步，他们已先你而去了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你可是要见过尸体才信？”

滚龙王道：“不用了，穷家帮主，一向不说谎言。”

他突然纵声大笑，笑声中充满着凄凉。

欧阳统仰脸望望天色，道：“

滚龙王，你昔日雄威何在？”

滚龙王接道：“欧阳统，你可是觉着今日大局，你已全握胜算了么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我知你困兽犹斗，不甘束手就缚，数十年来，咱们对峙江湖，虽曾交手数次，始终未曾有过舍命之战，欧阳统今日奉陪你……”

连雪娇急急接道：“帮主不可……”

欧阳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劳文丞挂怀，非如此不足以使他死的心口俱服。”

滚龙王突然一振手中长剑，冷厉地说道：“别人不知你欧阳统此刻心情，但我却十分了解你用心何在，亮兵刃吧！”

欧阳统回顾了四周群豪一眼，道：“哪一位借把宝剑给我？”

铁木大师和欧阳统交谊极深，看出情势不对，欧阳统竟似要和滚龙王决一死战，实是一场毫无把握的事，急急踏进一步，道：“滚龙王绝代凶人，积恶无数，不用和他讲什么单打独斗的武林规矩了，老衲领教他一阵……”

口中话未说完，铁禅杖已疾抡挥出，一招“力扫五岳”，横里击去。

滚龙王长剑顺着来势，斜斜一点，卸去禅杖上的劲道，刷的刺出一剑。

铁木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武当门下的滑、粘二诀，你还记的很熟。”

喝叫声中，禅杖施展出少林派镇山之学的十八罗汉杖法，刹那间杖影漫天而起。

滚龙王长剑振动，剑光闪转子那漫天杖影之中，攻守从容，毫无败象。

连雪娇看看场中形势，又是个单打独斗之局。

那滚龙王实有着非常武功，长剑闪转，不紧不慢的封挡铁木大师的禅杖，

看样子这两人还有一阵恶斗。

连雪娇双目沉思了片刻，道：“诸位到此，不是讨债，就是报怨，此时不出手，还计较什么？”

云九龙道：“不错，当年滚龙王算计我云某之时，又何尝是什么光明手段了？”

欺上一步，高声说道：“大禅师请多包涵，兄弟要向滚龙王讨命来了！”

其实他这几句话，已等于不说，口中话还未完，人已攻了上去，掌势一起，拍出了一掌。

铁木大师何尝不知群豪用心，想一举把滚龙王歼灭当场，当下铁杖一收，专攻一侧，留了一侧，给那云九龙。

这一来滚龙王立时陷入了险恶的环境之中，力敌两个绝世高手的左右迫攻，登时有应接不暇之感。

欧阳统轻轻叹息一声，仰脸望天，呆呆出神。

叶一萍望了欧阳统一眼，心中暗暗奇道：“滚龙王就歼之后，穷家帮主大敌已除，这欧阳统欢欢乐乐才对，怎的竟是如此的闷闷不乐？”

别人心中奇怪，连雪娇却是心中明白，一旦大敌除去，天下太平，他本身就任帮主的一番恩怨，必将爆发出来。

只听一声闷哼，滚龙王身不由主地向后退了三步，云九龙却冷冷接道：“滚龙王，昔年在下约斗密宗高手，邀你助拳，你却暗中算计，坐收渔利，一举之间，杀了青城二老、茅山一真、密宗一派中数十名高手，但却未料我云某人还会活在此世，今日我云九龙要替他们报仇了！”

滚龙王中了云九龙一掌，被打断一根肋骨，但他却忍痛不言，右手平举长剑，双目凝神，注定铁木大师。

上官琦突然想起了随那神箫翁，学艺荒寺中的往事，忍不住高声说道：“云庄主，在下想起一件古怪事，不知庄主是否知情？”

云九龙道：“师弟尽管请问，为兄是知无不言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小弟随恩师在寺中学艺，发觉寺中僧侣，都已分别坐化各室，那大寺院，除了师父之外，竟没有一个活人，不知是何缘故？”

云九龙道：“那寺中僧侣，乃为兄安排的助手，怎会死得一个不剩？”

滚龙王突然接道：“用不着大惊小怪，他们都被一种慢性毒药毒死，我在他们食水中放下剧毒，凡是食用寺中蓄水之人，无一能够幸免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这就是了，你如不承认，那寺中死亡的僧侣，必将给江湖上留下了无数猜疑。”

云九龙道：“滚龙王你一向做事，斩草除根，我云某却逃过死亡之劫，你可知为了什么？”

滚龙王冷冷接道：“昔年你我相约，谋害天下英雄，长江为界，分主南、北武林，你不惜出卖欧阳统，以你为人的阴毒险恶，我如不早些把你杀死，日后定将为你所算。”

云九龙道：“昔年事已过去，今日我云某要替几位好友报仇。”

欺身而进，一掌拍了出去。

滚龙王长啸一声，纵身而起，避开长剑，双掌连环劈击出手，云九龙口中朗朗说道：“诸位暂请让我云某一阵，我要替青城二老，和茅山一真几位好友复仇。”

他这一叫，果然是再无人出手相助。

滚龙王手中虽有兵刃，但他断了一根肋骨，行动不便，彼此成了秋色平分之局，恶斗二百招，仍是难分胜败。

云九龙掌势突然一变，不再抢攻，表面上改采守势，其实守中寓攻，竟是专以克制滚龙王武功的路数。

欧阳统看看天色，高声说道：“云大庄主，今日如再被滚龙王兔脱而去，此后江湖上只怕永无宁日了！”

叶一萍接道：“对此凶狡之人，不用说什么江湖规矩了。”

手杖一举，点了过来。

滚龙王登时陷入了四面八方进攻之境，铁木大师和叶一萍的双杖，欧阳统、云九龙的拳掌，交互进攻，迫得滚龙王手忙脚乱。

连雪娇一侧掠阵，瞥见滚龙王右手运剑，左手偷空探入了怀中，不禁大惊，急急叫道：“小心他要施展暗器了！”

欧阳统绝招突出，一招“穿云拳”，由那重重剑光中，攻了进去，啪的一掌，正击在滚龙王左手肘间，登时时骨碎裂，探入怀中的左手，再也取不出来。

云九龙眼看着欧阳统一招得手，冒险施出一招“移花接木”，一把扣住滚龙王的握剑右腕，用尽了生平之力，夺下滚龙王手中兵刃。

叶一萍竹杖一沉，啪的一声，正击在滚龙王左腿上。

滚龙王似已无反抗之能，冷哼一声，屈起左腿，用一只右腿着地。

片刻之间，这位绝代凶人，左肘骨碎、左腿骨折，兵刃也被人夺去，似是自知恶贯满盈，生机已尽，索性不再闪避还手，眼看欧阳统一拳击来，竟然挺胸迎上去。

连雪娇大叫道：“帮主不可……”

欧阳统拳势已然触及了滚龙王前胸衣服，听得连雪娇大喝之声，陡然收了回来，倒跃而退。

连雪娇大声接道：“诸位快退回来！”

云九龙、铁木大师、叶一萍应声而退，后跃九尺。

滚龙王眼看群豪退了下去，身子摇了几摇，单用一条右腿站着不动，双目中暴射出凶恶的神光，凝注在群豪脸上，不言不语。

连雪娇双目投注到上官琦的脸上，目光中流露出无限的关切，虽然口中无言，上官琦却瞧出那目光示意他快些离开。忽听滚龙王冷哼一声，单腿一跃，直向欧阳统筹停身之处冲了过来。

连雪娇高声喝道：“别让他冲近身边。”

当先飞跃而起。

欧阳统、铁木大师、云九龙、叶一萍，纷纷随着跃开。

滚龙王已如强弩之末，眼看群豪让开，竟再无能追赶，长叹一声，仰身倒栽地上。

上官琦纵身飞跃，掠过滚龙王，飞落欧阳统、连雪娇的身边，一抱拳，道：“属下幸不辱命。”

欧阳统伸出手来，握住上官琦一双手，沉声说道：“你可见到了唐先生的遗体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我和滚龙王在唐先生遗体之前，恶斗了百合左右，就在将落败之际，唐先生阴灵显异，石棺前端，突然出现了‘滚龙王死辰已至’，七个大字，这七个字，给了我极大的助力，但却使滚龙王心神震动，被我打

中了一拳。”

欧阳统黯然叹道：“唐先生生前为武林同道谋命，天下苍生谋福，死后仍是不能安心于九泉之下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唐大哥一代奇才，生前行仁，死后惩恶，自非平常人能够及得。”

连雪娇接道：“以后呢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滚龙王身上内披软甲，虽然中我一拳，但仍然被他取去唐先生三卷遗书，此时，我们在墓中展开一场追逐的恶斗，我连连发动唐先生布下的机关，使他中伏一十二次，也受了十二次伤，适才他无能多耐久战，想必和受伤有关。”

云九龙点头道：“看将起来，那滚龙王似是受伤不轻。”

连雪娇叹息一声道：“那墓中活葬的二百工人，不知如何了？”

转头望去，只见滚龙王静静地躺在地上，闭着双目，似睡熟了过去。

欧阳统道：“滚龙王已然累至筋疲力尽，正是生擒他的大好时机，我先点了他几处穴道再说。”

举步向滚龙王行了过去。

突听连雪娇高声叫道：“帮主不可造次。”

语声甫落，空见滚龙王一挺身坐了起来，右手迅快探入怀中，取出一个小巧玉盒，打开了盒盖，倒出几粒黑色的丹丸，举手一扬，把一盒药丸，尽皆吞了下去。

此人一生纵横江湖，诡计多端，人人都对他存有几分顾忌之心，谁也不知他服的什么药物，也未出手阻止。

欧阳统一皱眉头，低声对连雪娇道：“他服的可是毒药吗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依据他的为人，决不会服毒自尽，咱们要小心才是。”

云九龙道：“听说世间有一神奇药物，服用之后，能激发出生命之中所有的潜能，但只止于传说。”

滚龙王单腿一挺，突然站了起来，冷冷说道：“不错！世间确有这样的一种药物，你们没有见过，只有怪自己孤陋寡闻。”

云九龙厉声喝道：“可就是你刚才服用的药物吗？”

滚龙王道：“不错，这药物每人一次只要服用一粒，即可激发了全身潜能。”

云九龙冷然接道：“物极必反，你自己可是觉着一口气服下十几粒药物，药力更强了吗？”

滚龙王突然纵声大笑一阵，道：“此时此刻，咱们用不着多费口舌了。”

双目中神芒一闪，投注到欧阳统的脸上，道：“欧阳统，你和我在江湖对立了数十年，大小战役不下百次，但一直是保持个不胜不败之局，咱们两人也一直未能各尽全力一决胜负，眼下我已然废去了一条臂，重伤了一条腿，已成了个废人，你可敢和我决一死战吗？”

上官琦生恐欧阳统拘于颜面，答应下来，赶忙接口说道：“你借重药物之人，算不得真才实学，用不着和你单打独斗。”

滚龙王怒声喝道：“我先取你的性命，再杀他们不迟。”

飞身一跃，直向上官琦扑了过来。

上官琦在唐璇墓内，已和他对过了数十次掌力，早无畏惧，眼看一掌击来，立时挥掌迎了上。

双掌交触，砰然一震。

上官琦只觉滚龙王那手掌之中，蕴蓄的暗劲内力，陡然间增强了数十倍，身不由己的吃那强大的内力一震，全身气血浮动，一连后退了七八步，才站住身子，呆了一呆，高声叫道：“他服下的药物，已经发作，切不可和他硬拼掌力。”

滚龙王一掌出手后，狂性已发，暴喝一声，第二掌疾劈而出。

这一掌不但是力道威猛，而且出手奇幻，重起的掌影，笼罩了欧阳统的退路。

除非欧阳统硬接他的一击，只有施展地躺法，滚出滚龙王重起掌影的笼罩，但他堂堂一帮之主，如何施展地躺法。

云九龙提聚功力，沉声喝道：“在下助帮主挡他一掌。”

喝叫声中，右掌疾翻而起，迎向滚龙王劈击而下的掌势。

两股潜力一触，云九龙立时觉出压力奇重，难以拒挡，但形势已不容他收掌退下，只好用尽全力，运出内劲，和那强大压力对抗。

服下药物的滚龙王，虽然发挥了生命中的潜能，但耳目却是不及往常灵敏，欧阳统掌力斜击，竟是不知闪避，吃那暗劲撞上，攻向云九龙的掌力，突然一顿。

云九龙纵身而起，退避开去。

欧阳统拍出一掌后，紧随着向后跃退。

忽见滚龙王全身肌肉颤动，牙齿格格作响，似是他全身的肌肉，都开始收缩起来，神情间，流露出痛苦无比之状。

场中群豪齐齐瞧得一呆，不知滚龙王何以有此突变？

连雪娇凝目沉思片刻，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他一心求胜，服药过量，内腑中毒，唉！他生平用毒害人，想不到最后自己也中了毒。”

但见滚龙王抖动的身体，突然停了下来，双目中暴射出慑人的神光，大喝一声，猛向群豪扑来。

这时的滚龙王有如一头怒虎疯狗，已失去往日的阴沉、矜持。

叶一萍道：“强弩之末有何可畏？”

运集了生平功力，挥掌迎去。

上官琦惊叫一声道：“不可……”双掌齐出，推了过去。

两人掌力合聚，仍是挡不住滚龙王那勇猛之势，掌力一触，登时被震得向后连退了四五步，袁孝大声喝道：“大哥不要惊慌！”

一边呼的打出一掌。

三人内力，才勉强接下滚龙王这勇猛的一击。

叶一萍首当其冲，虽得上官琦和袁孝及时相助，但内腑亦被震伤，当场吐出了一口鲜血。

铁木大师奋起内力，一招“飞钹撞钟”，反守为攻，拍了出去。

滚龙王右掌一挥，接了铁木大师劈来的掌势。

两股强大的暗劲一触，铁木大师登时被震得向后退了两步，内腑血涌，脸色大变。

连雪娇一语不发，一直在暗中察看滚龙王的反应，看他和铁木大师对过一掌之后，双手突然泛现出一片赤红之色，心念一动，大声喝道：“不可和他硬拼内力，咱们分由四面八方攻他，使他措手不及，让他药力催起的亢奋力，无处发泄。”

群豪都已对连雪娇十分敬服，听她之言，立时分布四方，向滚龙王攻去。这一来，果然闹的滚龙王手脚大乱，他断了一臂，伤了一腿，运转已是够不够灵活，群豪又不肯和他硬拼掌力，单腿着地，团团乱转。

欧阳统、云九龙等，虽然未再和他硬拼掌力，但却感觉出滚龙王掌力，愈来愈强，也是愈打愈感心惊。

连雪娇未参与出手，遥遥的站在一丈开外，冷眼旁观这场罕见奇异的恶斗，只见滚龙王一只手愈来愈红，有如鲜血一般的耀眼，目光也渐渐变的迟滞，显是已无法控制那药力催起的亢奋，神情间痛苦至极。

突听得滚龙王大喝一声，单腿一跃，直向一棵大树冲去，扬手一掌，劈在大树上。

但闻砰然一声，腕口粗细的大树生生被他震断。

群豪目睹他掌力有此威势，无不心生震骇。

滚龙王回头，劈向身旁一块大山石上，山石尖笋，十分锐利，滚龙王掌力劈实，山石虽然裂成数块，但他一双右掌，也被划的鲜血淋淋。

欧阳统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人的武功，果然是惊人得很，如若能正正当当创立一派门户，决不在九大门派之下。”

但闻滚龙王纵声厉啸，单腿跃跳，到处奔跑，凡是遇上阻碍之物，不论是房屋、山石，树木，立时就一掌劈去，片刻之间，被他推倒了四座房屋三棵大树，震碎了两块大山石，行踪所经之处，鲜血滴洒一地。

大约有顿饭之久，滚龙王突然停了下来，大叫一声，伸出血淋淋的右手，突然插入了自己的胸中，向下一划，登时肠流肚外，尸体栽倒。

群豪急步奔了过去，只见滚龙王的尸体，仍在微微的抖动着。

这是幅凄惨的画面，一代枭雄，杀人无算的滚龙王，竟然是自破胸腹而死。

连雪娇盈盈跪了下去，大拜三拜，黯然泪下。

上官琦目光转动，低声说道：“我要去推动最后一道机关了。”

大步向唐璇坟墓行了过去。

欧阳统讶道：“最后一道机关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错……”口中答话人已行近墓碑，那墓碑早已为滚龙王踢断，只余下一段残碑，上官琦伸出手去，一推墓碑基底，立时裂开一个碗口大小的洞穴，将手伸入那洞穴之中，立时响起一阵轧轧之声，整个坟墓开始动摇起来。突然间起下一声巨响，那一半残余的墓碑，也突然倒了下去，一股水箭，直冲上来。

上官琦来不及防，吃那水箭一冲，满身衣履皆湿。水箭过后，冉冉又升起一个木牌，四个赤红如血的大字，写的是：“尽快离开。”

第三十八回 声传无名箫

上官琦怔了一怔，大叫道：“大哥既然如此警告，咱们不能不听。”

当先向后退去。

欧阳统扶起叶一萍，道：“唐先生向不虚言，咱们得快些走避。”

语音甫落，那巨大的坟墓，突然裂开，现出了四道土门，无数个衣着褴褛，鬃发纠结的大汉，分由那四道土门中蜂拥而出，四面窜奔。

上官琦叹息一声说道：“这坟墓虽是我督工造成，但也未想到有着如此的妙用，看来陷入这墓中的工人，都还有生存的机会。”

这些人久困墓中，不见天日，一旦见蓝天白云，立时狂呼大叫，四外逃窜，上官琦暗中数计，分由四个土门中，逃出来的褴衣大汉，总计一百八十三人，算来有十七人生死不明。

一阵狂呼奔窜过后，又恢复了原来的沉寂。

这时，欧阳统等退出七丈开外，站在一株大树下察看那巨墓的动静。

大约有一盏热茶工夫，又响起一声暴震，那裂开的四道土门，突然塌陷下去，就在那墓门塌陷时，瞥见一条人影，疾箭般激射而出，他奔速虽快，仍是晚了一步，刚到土门边缘，竟被那塌陷的土门，活活埋起。

紧接着暴响连天，沙石横飞，轻尘蔽日，几人虽有着过人的目力，也瞧不出那飞尘中的景物。

这暴响连绵数十声，沙尘弥漫四五丈，延续有一刻工夫，才停止下来。

待尘土落定，那突起的巨墓早已消失不见。

唐璇的巨墓已消失不见，原来突起的坟地，变成一个三丈方圆的土坑，数十道喷泉，涌了上来。

欧阳统默默泪下，站在那土坑边缘出神，上官琦更是忍不住哭起来，喃喃自语道：“为苍生造福，立不朽善功，生前行仁，死后除恶，是何等豪杰的胸怀，大功圆满，竟连给后人一个凭吊的痕迹，也不曾留下，是何等的清高风标，大哥呀！大哥……”

上官琦得你教诲，岂能使你英灵失望。”

群豪相对默然，沉吟良久，还是连雪娇打破了沉寂，说道：“上官琦，你为穷家帮立下不朽大功，帮主已然特允，还你自由之身，那青萍公主已在山下候驾，你送她回去吧！驼铃迢迢，看看大漠风光，也算不虚此生。”

上官琦缓缓从怀中取出三本绢册交给了欧阳统，道：“帮主，大哥在这本绢册中，已指出帮主的退路，人生一世，岂能无错，帮主请收下吧！”

欧阳统接过绢册一看，只见上写“行药”二字，微微一皱眉头，继而纵声大笑，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唐先生可是要我到滚龙王府中去……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错，千百位身中剧毒之人，都待帮主援救，大功告成之后，帮主将成为这一代武林中最受敬重的大英雄，大豪杰了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昔年一点名心，使我铸成大错，逼走师兄，接任穷家帮主，此后鹄守丹炉，炼药救世，实是很便宜的惩罚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书中记载甚详，帮主一看便知……”回头走近连雪娇，送上本绢册。

连雪娇凝目望去，只见封皮上写“谋略”两个大字，微一沉吟“从今后我将摆脱江湖，相夫课子，要此物何用？还是你收着吧！”

上官琦道：“非你之才，难通此书，姑娘还是请收着吧！但望能善待我

那袁兄弟……”

袁孝突然接口说道：“大哥，我想起一件事来，连姑娘心中对待你我，都是一般的看法，大哥处处退避，才使小弟得能亲近于她，但她心中究竟喜爱哪个，咱们谁也不知，今日三人对面问个明白，她如选择大哥，小弟就替你护送那青萍公主，远行西域，就不再回中原……”

上官琦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又何苦？”

袁孝道：“错过此机，只怕难再有这等机缘，咱们还是问个明白的好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问就问吧！但你们常常相处，情感早立，如要公平，为兄得先和她单独说几句话，不知兄弟意下如何？”

袁孝道：“好吧！”

上官琦微微一笑，缓步走近了连雪娇，低声说道：“木已成舟，尚望姑娘自重……”

连雪娇冷笑一声，高声说道：“世上男人就算死光了，我也选不上你！”

上官琦一抱拳道：“袁兄弟、姑娘珍重。”

反身对叶一萍行了大礼，道：“弟子不孝，不能常侍师父身侧。”

叶一萍道：“我已和云师兄有约，滚龙王授首之后，和他同隐深山，你不用记挂我了。”

云九龙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上官兄弟，你正值有为之年，可不能消磨壮志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大哥放心，我把师父那无名箫声，宏扬于武林，消弥杀劫于无形之中……”

微微一顿，高声接道：“诸位，咱们青山绿水，后会有期。”

放步向前行去，身形渐渐消失不见。

连雪娇望着上官琦背影消失的方向，暗暗叹息一声，低声对欧阳统道：“滚龙王胸中所学，唐先生了如指掌，他既有遗著要你去拯救被困滚龙王府中身中剧毒的千百位英雄，定然有他的用心，尚望帮主能遵照唐先生的遗嘱所指去做。”

欧阳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莫说只要我去疗治那些中毒之人，就是要我常伴疯了的人，也是心甘情愿。”

连雪娇低声说道：“帮主能体会唐先生的苦心，那就好了……”

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滚龙王自破胸腹而死，余孽虽未全清，但已不难扫平，我们相约有言，贱妾也要告别了。”

欧阳统突然躬身抱拳一揖，说道：“多年来承助力，使濒临崩溃的穷家帮，得以重振声威，本座代表全帮中数代弟子拜谢大恩。”

连雪娇还了一礼，牵着袁孝的右手，联袂而去。

云九龙扶起了叶一萍，拱手对欧阳统道：“看今日一战，云某名利之心全消，今后江湖不复有云某之名，咱们就此别过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两位好走，在下不送了。”

铁木大师摇摇头，叹道：“看这番龙争虎斗，方外人也不禁感慨丛生，利禄名位，害人不浅，老袖回寺之后，定当面壁三年，为死难阴灵致哀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大师慢走，在下还有一事相劳。”

铁木大师道：“老纳能够办到吗？”

欧阳统笑道：“大师德高望重，一言九鼎，烦把穷家帮帮主信物，带交那关三胜，要他暂主帮务，我要独入滚龙王府，凭藉唐先生留交的药书，救治中毒之人，此行成败难计，如若我三年后仍无消息，要那关三胜会同聿、

哑二老，召集穷家帮中弟子，推选新的帮主。”

探手入怀，摸出一个玉牌，递了过去。

铁木大师沉思良久，才接过玉牌，道：“老衲再为你效劳一次就是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在下行踪尚望保密，别让他们知道。”

铁木道：“记下了。”

转身行了两步，回头说道：“老袖还有一件不明之事，那武林三宝下落……”

欧阳统接道：“三宝已尽为连雪娇取去，但那录记妙用的秘本，却被上官琦带走，这两人不合一起，武林三宝的真谛妙用，恐怕将永为武林之秘。”

铁木大师道：“这又是那唐先生的安排了，帮主多多保重，老衲去了。”

缓步下山而去。

欧阳统目注铁木大师去远，心想这位方外老友，德望具重，一言九鼎，定可办到自己所托之事，何况又有帮主玉牌为证。这时，落日西沉，天色已然入暮。

整个的山影，都是残毁的痕迹。

欧阳统仰胸长长吁一口气，收好药书，选小径，悄然下山而去，直奔向滚龙王府。

且说上官琦下得山去，直奔向一处旁溪的林边。

只见一个青衣少女，独坐在溪边一块大石之上，望着溪水，呆呆出神。

那少女正是那青萍公主。

只见她满脸愁苦，轻颦黛眉，似有着无限心事。

忽然，她目光接触水中倒映出上官琦的影子，愁容顿消，缓缓站了起来，回头笑道：“那连雪娇说你定会来此会我，果然她没有骗我。”

上官琦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等了很久吗？”

青萍公主道：“只要你一定会来，就是要我等上一天一夜，也不要紧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如是不来呢？”

青萍公主道：“那我就等你一辈子。”

上官琦望着眼前这天真的少女，说不出心头是何滋味。他对她毫无情感，要有的，只是一点怜悯的情感。只听青萍公主说道：“你可要送我回到大漠去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我送你一程，你自己回去吧！”

青萍公主怔了一怔，举手理一下被风吹乱的散发，道：“你不愿到边疆，我也不回去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青萍公主叹道：“我陪你留在中原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我已不在江湖走动，要到那深山大泽中去。”

青萍公主道：“不论你到哪里，我都跟着你。”

上官琦心头厌恶，冷冷说道：“我如是死了呢？”

青萍公主道：“你如是真的死了，我也不要活在了。”

上官琦无可奈何，沉吟了良久，突然微微一笑道：“那大漠风沙好玩吗？”

青萍公主摇摇头道：“一点也不好玩，看到的都是牛群羊群。”

上官琦笑道：“好极了，我最是喜爱那等牧人生活。”

他忽觉此女一派天真，无论如何不该伤她之心，反正左右无事，何不送她到大漠一行，她见到亲人之后，或可好些，那时自己再回中原不迟。

青萍公主一双圆大的眼睛，眨动了一阵，道：“真的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自然是真的了，我要送你回大漠去。”

青萍公主娇声笑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你明白什么？”

青萍公主道：“你刚才是存心要试我一试……”话未说完，上官琦已知她言中之意，急急接口说道：“你家中可有牛群羊群？”

青萍公主笑道：“我们族中之人，个个都对我十分敬重，只要我肯开口，不论什么贵重之物，他们都不会吝惜，我要选一群全族中最好的牛群、羊群，送给你。”

上官琦看她脸上笑容如花，显见心中的高兴，心中泛起了一阵不安，暗道：我随口几句慰藉之言，她就认起真来，难道我上官琦真能留在大漠中陪她一生不成。

想到感慨之处，不禁黯然一叹。

青萍公主笑容突敛，愕然问道：“你心中又不高兴了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没有啊！我很快乐。”

青萍公主道：“那你叹什么气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我向往大漠风光，那成群的牛羊，心中很高兴。”

青萍公主道：“你骗我，高兴了，不会叹气的。”

上官琦暗道：如不解去她心中之疑，只怕她要落落寡欢，说不得，只好骗她一下子。当下说道：“我虽想到那大漠风光，成群的牛羊，但又想到此行西域，不知何日才能返回中原，那是难免有背井离乡的感慨。”

青萍公主笑道：“我道什么大事，原来如此，这有什么要紧，你想回中原之时，我再陪你回来就是。”

上官琦听她说的斩钉截铁，毫不考虑，心中暗暗吃惊，忖道：“但愿一路行去，她对我印象坏些，日后分离之时，她也可减少一些相思的苦恼。”

只觉情愁，难以遣排，仰脸一声长啸。

啸如龙吟，直冲霄汉，只震的四山回音不绝。

这一声长啸，似是尽吁出上官琦心中苦恼，神志陡然一清，暗道：这附近埋伏着很多穷家帮中的高手，我这一声长啸，岂不要引起他们注意。当下说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青萍公主纵身一跃，飞落上官琦的身侧，道：“不论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反对。”

牵着上官琦的手，向前行去。

上官琦很想摔开她的手，但见她满脸欢笑之容，心中大感不忍，只好任她牵着手向前走去。

他有心使那青萍公主认为他是个很坏的人，不解怜香惜玉，行到天色入暮时分，也不住店仍然向前行去。

青萍公主腹中甚感饥饿，但她见上官琦行若无事，竟也强自忍下。

上官琦目光是何等锐利，早已瞧出青萍公主的饥饿神情，但他却故作不知，仍然向前行去。

这一阵奔走，连夜赶路，直走到二更时分。

这是个浓云密布的晚上，夜风如刀，吹得人油生寒意。但那青萍公主却已跑的香汗淋漓，娇喘不息。

上官琦轻轻叹息一声，停下脚步，道：“你跑的很累么？”

青萍公主道：“我很累，但和你走在一起，我心里却很开心，就是再累一点，也不要紧。”

上官琦原来想使她觉着和自己相处一起时，毫无一点快乐之感，却不料她竟是苦中自乐，眼看她汗透衣衫，心中有些不忍，当下说道：“咱们就在此地休息一下！”

青萍公主道：“好极了，我早就走不动了。”

当地坐了下去。这是一处荒凉的效野，极目四顾，不见灯火。

青萍公主似是困倦难支，坐下片刻工夫，已然沉沉睡熟。上官琦听到鼻息之声，心中突然一动，暗道：我此时不走更待何时？悄然起身而去。直待行出了十余里外，才愈想愈觉得不对，忖道：我已经答应要送她回到西域，大丈夫岂可言而无信。一股强烈的愧咎，泛上心头，又循原路走了回去。只见青萍公主睁着一双圆圆的大眼睛，夜色里闪闪生光。

上官琦心头一震道：“你已经醒过来了？”

青萍公主道：“醒过来了，你刚站起时，就惊醒了我，但我知道你会再回来，所以没有呼叫你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你猜的不错，我不是又回来了吗？”

青萍公主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我知道你不会骗我的。”

上官琦心中暗道了两声惭愧，不敢再看那青萍公主一眼，闭目调息。

他心有所思，一直难以入定，足足过了大半个时辰之久，才算调匀了呼吸，渐入了忘我之境。

醒来时只见衣履尽湿，天上浓云，露出了满天星辰。

青萍公主面带微笑，坐在他的身侧。

上官琦问道：“此刻什么时光了？”

青萍公主道：“已过五更，天快要亮了。”

上官琦看她脸上困倦仍存，问道：“你还没有休息好吗？”

青萍公主道：“我没有休息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你很疲累，为什么不休息？”

青萍公主道：“我看你坐息入定，已进了忘我之境，如是我也睡熟了去岂不是没有人替你护法了么？”

上官琦黯然一叹，欲言又止，这青萍公主对他情意愈深，愈使他心中不安。

连雪娇那美丽的情影，已然深植他内心深处，大有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感受，青萍公主对他多上一分情意，反将增加他一分精神上的负担。

青萍公主早已疲累不堪，说完了几句话，竟然沉沉睡熟过去。

上官琦回顾了那熟睡的青萍公主一眼，忽然觉到连雪娇在自己心中，已占了无可代替的地位，这位深情的少女，纵然用尽她全副心力、感情，也无法使自己抹去留在心灵中的倩影。那过去日子中，他竟然没有觉到这件事，如今，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，太晚了，太晚了！

他茫然站着，望着天上变幻的云彩，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光。

身后，传过来青萍公主清脆的笑声，道：“你怎么站着等我？唉！我睡的太久，累你久等啦！”

太阳已升至中天，到了过午的时分。

上官琦缓缓回过头去，望了那青萍公主一眼，只见她脸上绽开的笑容，像一株盛开的百合花。

她原来是一位美丽的姑娘，可惜，这些都无法逐走连雪娇留在上官琦心中的地位。

她理理鬓边吹乱的散发，启开樱唇，想要说话。

但上官琦却冷酷地抢先说道：“咱们该赶路了。”

放开脚步向前奔去。

青萍公主呆了一呆，垂下理发的右手，默默地随在上官琦身后行去。

这是一段哀伤的行程，上官琦为了减少精神的负担，他每日都是一付冷冰冰的面孔，他拒绝了青萍公主每一个表达情意的机会。

晓行夜宿，行行复行行。

这日，天色过午时，出了嘉峪关。

抬头看黄沙滚滚，一望无涯。

青萍公主这些日子，受尽了上官琦的冷漠，但一颗心却对他更是崇敬，心中暗道：他如对我负情，岂肯万里跋涉，送我进大漠，他乃是大英雄，大豪杰，自是不比俗凡之人，纵然是心中有情，也不会形诸外。

不论男女，只要陷溺于爱河中后，不是想的太好，就是想的太坏。

她突然加快了脚步，追上了上官琦，柔声说道：“上官兄。”

上官琦回过头去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青萍公主道：“你可是很讨厌我？”

上官琦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的事。”

青萍公主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一路上都不愿和我说话呢？”

青萍公主黯然沉思，良久不言。

青萍公主黯然叹道：“你如讨厌我，那就不该陪着我跋涉万里，远来大漠。”

她鼓足了勇气，接道：“再往前走，就要遇上我的族人了，我必得把我要说的话，全说出来，唉！你可知道，见到了我的族人之后，我就没有机会再说这些活了。”

上官琦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是个很好的姑娘，不过，不过，我……”

只见青萍公主那清朗的双目中，含满了晶莹的泪珠，忽生不忍之感，心中暗道：她对我用情起因于感恩图报，何况，她这般一个孤零零的女孩子，流落中原，受尽了孤独、寂寞之苦，我上官琦自负英雄，岂可伤害这样弱女之心，也许她见到了族人之后，会渐渐的把我忘去。

心念一转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是我上官琦一位红粉知己，我对你有如兄之对妹，不要多想了。”

忽见遥远处沙尘滚滚，一列马队，急奔而来。

那马队很快的驰近了两人身侧。

只见当先一个少年骑士，身着皮衣，手执长矛，浓眉大眼，神态甚是威猛。

在那少年骑士之后，紧随着三十余骑，个个羊皮衣帽，左肋持箭，右侧悬弓，手中高举着标枪。

但见那少年手中长矛一挥，数十骑快马突然散布开来，团团把上官琦围在中间。

青萍公主突然疾行几步，挡在上官琦身前，喝道：“巴尔安答！”

那少年骑士，望了青萍公主一眼，突然跳下马来，拜伏地他身后数十骑维吾尔的勇士，一齐跳下马来，拜倒地上。巴尔安答叽哩叽噜，说的是维吾

尔族中之言，上官琦是一句也听不懂。

青萍公主回过头来，望了上官琦一眼道：“他们说定然会重回到大漠中来，因此常常派快马来迎接我，今天终被他们接到上官琦微微一笑，未曾答话，心中却是暗自忖道：她既已见到了族人，那是不用我再送了。

只见青萍公主咯咯大笑一阵，亦用族中言语，说了几句，又回头望着上官琦，接道：“他们说要拥我为主，统率族人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姑娘正该如此才是。”

青萍公主叹道：“我宁愿跟着你流浪到天涯海角，心里还更快活些。”

上官琦本想提出了告辞之言，听她如此多情，心知开口亦是枉然，反将使她伤心不乐，看来是只有悄然溜走一途。只见那执长矛少年，当下一跃而起，高声唱起歌来。霎时间，宏亮的歌声，震荡了大漠原野。

那手执长矛少年，突然举步而行，环绕在青萍公主身侧奔行。

数十个武士，紧随那执矛少年身后，团团把青萍公主围在中间。

上官琦一见这些维吾尔族的勇士们，对那青萍公主极为崇敬，心中暗暗代她欢愉，忖道：看来她极受族人的拥戴，也许名位和荣耀，会使她逐渐忘去了心上的创伤。

他举起手，轻轻的挥摇一下，心中说道：别了，维吾尔族的女王。转过身子，大步向前行去。

他放开脚程，赶回中原。

这时，中原的武林道上，已因滚龙王被歼，回复了宁静。武林中，已不似往日那般紧张。

大地春回，原野中一片青绿。

上官琦日夜兼程，匆急地赶回了中原。

回来之后，又觉着天涯茫茫，乡关何处是，似乎这辽阔的山河，竟然没有立足之处。

茫然中，他想到了唐璇，那唯一能够使他折服的才人。于是，他决定了去处，赶往唐璇的坟墓上，再凭吊一番。他身似闲云野鹤，无牵无挂，但心中却是充满了莫名的感伤，淡淡的忧苦。

那是说不出的感慨，总觉着生命里，心灵上，缺少了什么东西。

他不再急急赶路，晓行夜宿，悠闲地步行这一段不短的行程。

这时，是中午时分，赶到了唐璇的墓地处。

那巍峨的坟墓，早已不知去向，变成了一个数丈方圆的大池，一泓清水，山风中，闪荡一圈圈的涟漪。

上官琦默想昔年筑建的坚牢，何以竟然能在片刻间化为水池，唐璇之能，果是不可思议。

他尽量思索昔年那筑建图案上的记忆，想从那记忆中寻出些蛛丝马迹。

哪知他用尽了心思，竟然想不出个中关窍所在。他为人外和内刚，心念不动财已，既然一动，非得求个水落石出不可，当下折了一段松枝，就胸中所记，划出那坟墓的形状。

这一用上心，登时全神贯注，不知太阳之西沉。

不知过去多少时，突听身后响起了一个沉重的声音道：“上官兄。”

上官琦如梦初醒，回头望去，只见关三胜带着左右二童，停身在七八尺外，当下拱手一礼，道：“原来是关老英雄。”

关三胜道：“不敢当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上官兄果然在此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关兄听何人说起兄弟会在此地。”

关三胜道：“唐先生已作古，当今之世，除了连雪娇之外，还有何人有此才智。”

上官琦突觉心中一震，道：“你见过那连姑娘了？”

关三胜道：“昨天连姑娘曾此地凭吊唐先生，唉！如是上官兄昨天到了，还可和她会一面。”

上官琦只觉情绪激动，心胸处隐隐作疼，但他强自忍了下去，尽量平静地说道：“关兄，找寻兄弟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关三胜道：“只因少林寺铁木大师，转来了欧阳帮主所持帮主信物，要兄弟暂代那帮主之位。”

上官琦接道：“恭喜关兄了。”

关三胜叹道：“以兄弟才智，如何能当此大任？”

上官琦心中暗道：此人言语转弯抹角，不知是何目的，还是不要插口的好。

关三胜不闻上官琦接口，果然又接口说道：“兄弟苦苦追问铁木大师，敝帮主行踪，但那铁木大师，却是坚持不肯相告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欧阳帮主的行踪，兄弟的真的不知，如果关兄询问兄弟，那是找错人了。”

关三胜叹道：“在下相信那铁木大师，决然不会信口谎言相欺兄弟。”

上官琦奇道：“这个又和兄弟何关呢？”

关三胜道：“在下追问甚紧，铁木大师无可奈何，告诉在下去问连姑娘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那你去问连雪娇就是。”

关三胜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昨天兄弟见着了连姑娘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是了，可是那连雪娇要关兄找兄弟追问？”

关三胜道：“不错，连姑娘亲口告诉在下，她说要在下找寻上官兄，并且要兄弟在此等，不出十日之内，定可见到上官兄，那连姑娘的预言，果是灵验无比，今日第二天，就遇上上官兄。”

上官琦暗自忖道：好啊！铁木大师、连雪娇，都知欧阳统去了滚龙王府，却是都不肯说出，一个推一个的找到我上官琦的头上来，这期间系着数百武林高手的生死，我自然也不能讲了。心念一转，纵声大笑起来。

关三胜茫然问道：“上官兄笑什么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关兄上当了，欧阳帮主行踪，连姑娘最是清楚，关兄却放过了她，来问兄弟。”

关三胜道：“连姑娘说她虽知道欧阳帮主的去处，但却不能说出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关三胜道：“个中原因，连姑娘并未说明，只说要在下问过上官兄便知内情。”

上官琦心中忖道：这连雪娇如此可恶，竟把这等为难之事，推到我上官琦的头上。

只听关三胜追着问道：“上官兄知是不知？”

上官琦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好啊！铁木大师推向连雪娇，连雪娇又推向我上官琦，可是我上官琦又该推给谁呢？”

关三胜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三位都知道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错，都知道，但他们不肯说出，自有苦衷。”

关三胜道：“上官兄呢？难道也不肯说吗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是不肯说，而是不能说。”

左右二童忍耐了半天，此刻实是忍不住，接口说道：“那欧阳帮主乃我穷家帮帮主，他的行踪，凡我穷家帮弟子，都该追问才是，对不对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不错。”

左童张方冷冷说道：“上官大侠的为人，在下是素所敬佩，但此事却是大大不该了。”

上官琦有苦难言，长叹一声，默然不语。

关三胜独臂当胸，欠身一礼，道：“帮主行踪，事关我穷家帮全帮的声誉荣辱，上官兄亦曾是我帮弟子……”

上官琦急急接道：“在下已得帮主面允，还我自由之身。”

关三胜道：“在下倒是相信上官兄的话，只是你入帮时，我帮中人，知的甚多，脱帮一事却是甚少人知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当时有铁木大师和连姑娘在场，难道在下还会撒谎不成。”

关三胜道：“但愿不会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连姑娘按掌文丞，你是知道了的。”

关三胜点点头，道：“知道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但她此刻脱离贵帮，你可相信？”

关三胜道：“相信得过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欧阳帮主不过暂时避世三年，日后当会证实在下离帮之言，诸位此刻不信，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。”

关三胜道：“在下相信帮主有还你自由之诺，不过，此时咱们追问的是欧阳帮主的下落。”

左童张方接道：“如是上官兄已脱离本帮，又明知帮主行踪，不肯泄露，那就该推诿不知才是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在下素来不说谎言。”

张方道：“既然承认了知道，却又不肯说出，那是瞧不起我穷家帮了。”

上官琦愈听愈是不对，暗道：看将起来，他们是有备，关三胜自重身份，不肯和我反目，却让左右二童迫我就范。只听张方接道：“上官兄说是不说？”

上官琦愠道：“不说又待怎样？”

余音甫落，突闻张方仰脸道：“不说便休想离开此地！”

。

上官琦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好啊！关兄是早有预谋，想以众势相压，迫我上官琦就范了。”

关三胜道：“群情激忿，众怒难抑，兄弟也是难以作得主意。”

但闻正西方一个清亮的女子声音，道：“上官琦，咱们帮主现在何处？”

上官琦识得那人，正是黑林中领袖人物，归附于穷家帮的何寡妇，不禁一皱眉头，说道：“这个在下不能讲。”

何寡妇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上官琦笑道：“你们这般兴师动众，布下陷阱，可是想仗势逼供吗？”

关三胜道：“上官兄如果定不肯讲，兄弟实难约束众怒。”

上官琦心中暗道：目下穷家帮，精锐尽集于此，如是一言不合，说不定真的引起一场恶战，不论胜负如何，都将是大大不划算的事。如是闹出流血惨

剧，结怨穷家帮，岂不是终身大憾的事，当下说道：“在下虽然不能宣泄欧阳帮主的行踪，但可向诸位保证，三年为期，在下定为诸位寻得欧阳帮主。”

关三胜道：“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在下愿以性命保证。”

关三胜欠身说道：“得罪了。”

独臂一挥，接道：“上官大侠一言九鼎，咱们可以走了。”

上官琦眼看四周穷家帮中弟子，仍有很多怒容满脸，自己心中亦有着一一种激忿难忍之感，赶忙盘膝，摸出怀中铜箫，吹了起来。

一缕柔和的箫声，飘渺而起，有如天籁、仙乐，充满着一股祥和之气。

上官琦吹了片刻，心中的激忿顿消，脸上也泛现出一种和蔼笑容。

穷家帮中甚多忿怒不平的弟子，脸上怒容也逐渐的消失，齐齐抱拳，对着上官琦行了一礼，带着笑容，转身而去。不过一盏热茶的工夫，数十人走的一个不剩。

上官琦收起铜箫，缓缓姑起身子，心中是一片平静。抬头看，红日已沉西山，归鸟飞鸣，已经是入暮时分，收起铜箫，也缓步下山去。

但经此一闹，上官琦在不知不觉，又背上了一个沉重的担子。

欧阳统的安危，又和他关连在一起，三年之诺，使他已然无牵无挂的心中，加上了一个沉重的负荷。

他仰起脸来想到那滚龙王府中的诸般险恶的机关，不禁心中一震，暗道：那滚龙王府之中，不但有着无数的险恶机关，也有无数中毒甚深的人，欧阳统一个人在滚龙王府之中，万一中了机关，或是受了那些中毒已深之人的暗算，这后果岂不是十分可怕。

如是欧阳统有了三长两短，三年后，穷家帮找他人要人，却到哪里去赔出欧阳统来。

事不关己时，一切都想得十分轻松，一旦担负起承诺担子，就不禁忧虑重重。

广大深邃的滚龙王府，虽未随滚龙王的败亡毁去，但却因人事变幻，更显得阴气森森，远远望去，有如人间鬼域。那高耸的大门外，仍然站着四个手执长矛的武士。

滚龙王在江湖上纵横数十年，杀人无数，淫威所及，滚龙王府十里内，不敢有人擅入一步。

上官琦放缓脚步，直对那执矛武士行去，一面运功戒备。直待行到那执矛武士身前，四人仍然是肃立不动，连眼珠也不转动一下，生像未曾看到上官琦。

上官琦心中大奇，暗中凝劲掌力，缓缓伸出手去，抓住为首的一个执矛武士的左腕。

手指触处，不禁一呆。

原来那人手指冰冷，竟是早已死去。

上官琦一皱眉头，伸手摸摸另外三个执矛的武士，个个都是一般，早已气绝而死。

奇怪的是，这些人虽然死去，但仍肃立不动，尸体竟然不曾倒下。

低头看去，只见四人手中长矛，深入了地中数寸，支持着身体的重量。

上官琦看见四人已然气绝而死，施救已自无及，缓步进了大门。

大门内是一座广大的花树林，但地上已长满了乱草，触目一片荒凉。

上官琦暗暗叹息一声，迅快的穿过花树林，奔向后院。一道黑色高墙，分隔成前后两个院落。

上官琦挥手一推，木门应手而开。

原来，那木门是虚掩着。

进了二门，突听得一声有气无力的狂吠之声，传了过来。抬头看去，只见一只瘦弱的老狗，拖着长长的尾巴，奔了过来。

上官琦停下身来，望着那长毛瘦狗，高大的骨架，不难想到它昔日的威猛形状。

付思之间，忽然那老狗，打了一个转身，倒在地上死去。

上官琦暗暗叹道：想那滚龙王生前是何等威风、煞气，死去不过数月，滚龙王府中，已然是面目全非了。

心中在想，人却大步向前行去。

这是滚龙王生前的深宫禁地，除了一些贴身卫队之外，虽三尺之童，亦不许擅入一步。

抬头看高楼衔接，一座座连云而起，不下数里之遥。

上官琦感慨万千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任你生前，高楼连云，后宫中佳丽三千，死后不是黄土一堆。”

话刚落口，突闻一阵娇脆的呻吟之声，传了过来。凝神听去，似是由三楼上传了下来。

上官琦一提真气，纵身而起，左手抓住屋檐，右手一挥，推了过去。

但闻砰然一声，木窗应手碎裂。

上官琦借势一个翻身，跃入室中。

抬头看去，不禁一呆。

只见一个身着宫装，长发散披的少妇，爬在地上，面色蜡黄，瘦骨鳞峋。

她抬起来一双失去神采的眼睛，望着上官琦，断断续续地说道：“我饿……饿……死……”

上官琦仔细看去，从她那秀美的轮廓中，隐隐可看出她昔年的美丽容貌。

只见紧咬玉牙，双手撑地，似是想挣扎而起，但她离地数寸之后，突然又摔倒下去。

这是幅凄凉的画面，一个美丽的少妇，住在高数大厦，用的锦帐绣被，但却被活活饿死。

只听那宫装少妇，长长吁一口气，睁开眼来，望了上官琦一眼，口齿启张，但却说不出一点声音。

上官琦知她无力说出话来，当下暗运内力，把真气输入她体内。

那宫装少妇得上官琦真力之助，启口说道：“我快要饿死了，给我拿些食用之物来吧！”

上官琦道：“这室中既无食用之物，你为何还要守在室中。”

那宫装少妇突然撩起衣襟，露出苍白枯瘦的大腿道：“我走不了。”

上官琦低头望去，只见那少妇琵琶骨间，穿的一条极细的白索，不禁黯然一叹，道：“你是滚龙王的妃子！”

那宫装少妇道：“我是王爷宠妃，你如能替我找些食用之物，使我保得住性命，日后王爷回来，我定要好好提拔你。”

上官琦暗暗叹道：原来滚龙王败亡之事，王府中人，竟是仍然不知。

心中念转，口里却问道：“你既是滚龙王最为宠爱的妃子，难道就没有

人服侍你吗？”

那宫装少妇，道：“他们早都不见了，唉！王爷回来之后，我非要王爷好好的责罚他们一顿不可。”

上官琦松开右手，想替她取些食用之物，那知手才离开那宫装少妇的要穴，那少妇立时气绝而死。原来，她已饿得奄奄将毙，这一番挣动、说话，把仅有一点赖以保存生命的元气，也已消耗殆尽，上官琦内力一停，立时气绝而死。

上官琦看她生机全绝，纵有灵丹，也是不易施救，黯然一叹，越窗而去，折向正西行去。

原来他见正西方向，一直同一形式的绵连高楼，定然，都是滚龙王妃子们的住处。

果然，近西方景物一变。

每一座房屋，都是相距着一段不近的距离。

上官琦沿路而上，路上已长满嫩绿的青草。

显然，这条路，已然很久没有人走过了。

行过一处黑屋时，忽闻室中传出了呼喝打斗之声。

上官琦心中一动，暗道：难道现在还有人在为滚龙王拼命么？非得瞧瞧清楚不可。

心念一转，返身一跃，逼近黑屋。

只见一个白色牌子，写着五个红色的大字道：“二十一囚室。”

上官琦一皱眉头，暗道：“原来是囚人的密室。”

但呼喝打斗之声，清晰可闻，正是那室中传了出来。

上官琦举手一推紧闭的黑门，只觉手上一片冰冷，竟是推它不动。

敢情，那一对黑门，竟然是由生铁铸成。以上官琦此时的功力，仍然无法推开那座黑门。

上官琦心头大感奇怪，暗道：这上面写的明明白白，乃囚人之处，难道被囚之人，还要打架不成？

他放开喉咙，高声叫道：“不要打了，快些开门。”

他一连喝叫数声，始终不闻那黑屋中有人相应。但那打斗呼喝声，却仍是清晰可闻。

上官琦惑然了，暗道：如是他们听不到我的声音，如何能把那打斗呼喝之声传出室外呢？他们如若听到我的声音，就该打开铁门才是。

只听室中那呼叫之声，愈来愈是尖厉，听得人惊心动魄。

上官琦心中大急，一阵拳脚踢打那铁门之上。

只听砰然一声，一把铁钥，突然由门上跌了下来。原来，他一阵乱打，无意中击中了铁门上的锁钥开关，震落铁钥。

上官琦捡起铁钥，立时镇静下来，他心知此刻必须细心查看，才能找钥孔，开启这座铁门。

他静下心神，耐心在寻找，足足费去了一顿饭工夫之久，才算触到那控制机关的枢纽，呀然一声，铁门大开。

只觉一股浓重的血腥气，迎面扑了过来。

凝目望去，不禁一呆。

上官琦虽然是胆子奇大，但看到此等惨忍凄凉的情形，也不禁为之一呆。只见房中血污狼籍，七八个蓬首垢面的褴衣人，正自分食着伤亡的同伴。

原来，这些人久日未进粒米滴水，饥饿难当，因而自相残杀起来，谁先伤亡，就把他尸体分了食用。

这等生食人肉之事，上官琦还是初见，呆在门口，半晌才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你们此刻已然恢复了自主，铁门已开，各自逃命去吧！”

那些蓬首垢面的褴衣人，有不少转过脸来，望了上官琦一眼，默然不言。

上官琦只觉那室中的血腥和腐尸气息，令人欲呕，不愿进去，看那些人，以自己的话，竟是听而不闻，不禁大怒，厉声喝道：“你们听到没有，如是不愿离开，在下可要关闭铁门了。”

那些蓬首垢面人，似是根本听不懂他的话一般，回头望了他一眼，仍是我行我素。

上官琦心中怒道：好！你们既是不愿出来，那就留在室中好了。

正待带上铁门自去，突然发现了那蓬首人，似是被一道黑索系住，心中大悟，暗道：“滚龙王手下之人，不是被药物迷乱神志，供他驱使，就是一种残酷的办法制住，我岂能和他们一般见识。”

仔细看去，只见一条黑索，由那些蓬首人琵琶骨穿过，心中暗暗一叹，道：这些人不知关在这黑屋中多少时光了。

上官琦运气闭住呼吸，走入室中，想把那黑索折断。

但他失望了。

那黑索不知是何物做成，坚牢无比，上官琦用尽了全身气力，都无法弄断黑索。

突然间，响起一声怪号，一个蓬首人，突然向他扑了过来。一声群应，数十个褴衣人一齐扑了过来。

上官琦骤遭突袭，大吃一惊，挥手拍出一掌。

只听两声惨叫，两个首当其冲的蓬首人，竟被上官琦的一掌活活震毙。

原来，这些蓬首人，被囚于此，年月甚久，最近又甚久未进饮食，纵然是身负绝世武功之人，也是受不起这等折磨，早已丧失了大部武功，如何能挡得上官琦的这沉重一击。

上官琦眼看一掌伤了两人，第二掌去势一缓。

就这一缓工夫，已有三四个蓬首人，挨近身侧，四五只枯瘦有如鸟爪的手，分由不同的方向抓了过来。

左侧一人，距离最近，索性张开大嘴，咬了过去。情势迫急，已不容上官琦稍作考虑，双手一挥，两掌一齐拍只听一阵噗噗通通之声，四五个蓬首人一齐栽倒地上。

上官琦退出黑屋长叹一声，转身行去。

心中暗暗忖道：我只不过是看了两个地方，那已经惊心动魄，欧阳统要在这室中住上数年之久，真不知要遇上多少奇怪的事，如若这是惩罚，这惩罚实也够重的了。

这时，天色已逐渐的黑了下来。

上官琦找了空敞的草地，坐了下来，闭目运气调息。

滚龙王府多的是亭台楼阁，但上官琦觉出每一座屋中，都可能隐藏有人，想到这草地宽敞，如是有人要谋算我，必得走近我身侧才行。

夜幕低垂，天色完全的黑了下来。

上官琦心中有事，又要凝神戒备，竟是难以入定。大约是初更过后，二更不到时分，西北方那座屋宇中，出现了一丝灯光。

上官琦吃了一惊，暗道：难道这里还真有好人安居不成？忖思之间，突闻得两声尖叫，传了过来，那灯光却一闪而熄。似是在夜暗中有人，向那执灯人扑了过去。

上官琦霍然站了起来，暗中一提真气，缓步向前行去。夜色幽暗，视界不清，上官琦只凭着记忆，认定方向，向前行去。

转过了一处屋角，突闻一阵急促的喘息声，传入耳际。转眼望去，只见两个黑衣大汉，各以双手，抓住一个人的手臂，不停扭折，上官琦心中暗道：大约这两人饿的慌了，准备扭一条手臂下来食用。

走上前去，双掌齐出，击中两人后背。

只听那手臂被抓之人，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上官兄。”

上官琦心想那被扭之人，定然也是这滚龙王府被囚的人，只觉他处境危险，才出手相救，连看也未仔细看过此人一眼。只听那呼叫之人，口音十分熟悉，仔细一看，赶忙抱拳一礼，道：“欧阳帮主。”

原来那手臂被扭之人，竟然是欧阳统。

欧阳统伏下身去，仔细看了那个黑衣大汉，道：“他们服了滚龙王的药物，神志早已混乱，又经久日未食，体能早失，你这一掌，已把他们活活击毙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死了吗？我只轻轻击出掌势啊！”

欧阳统道：“死了，他们早已是油尽灯干之人，如何能挡受一击，在你只不过是轻挥掌势，他们却是如受重击了。”

上官琦只觉这位叱咤风云，领导穷家帮的帮主，完全变了，变的无比的仁慈，无比的善良。

欧阳统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上官兄，为何会跑入此地来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特来探望帮主。”

欧阳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此地工作繁重，我也无暇奉陪，上官兄还是早些请回吧！”

伸手捡起地上的灯笼，举步欲去。

上官琦道：“帮主留步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我早已丢了帮主之位，上官兄如不嫌弃，那就和在下兄弟相称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在下恭敬不如从命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欧阳兄一个人在此，太过孤寂，在下想留此相伴，不知欧阳兄意下如何？”

欧阳统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听在下良言相劝，上官兄还是离去的好。”

上官琦笑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在这广大的滚龙王府之中，到处都是中毒被囚之人，在下虽然尽我全力施救，但也无法在很短时间中救得那样多人，再过一些时间，难免要有大批的死亡。”

上官琦接道：“欧阳兄既然不怕，兄弟还怕什么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这不是怕与不怕的事，而是若干时日之后，那腐尸气息，实非一个人能够抗受得了。”

上官琦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这话倒是不错，如这王府中人死去大半，那股腐尸之气，决非一个人所能抗受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问道：“欧阳兄就不怕吗？”

欧阳统道：“唐先生要我来此赎罪，早已算定，是以在那药书之中，留下一粒丹丸，可以避腐尸的臭气。”

上官琦暗道：我那义兄，无所不能，也许此言不假。只听欧阳统接道：“那丹丸只有一粒，就是唐先生要我一人留此，上官兄的盛情，欧阳统心领了。”

言罢，抱拳一揖。

上官琦急急还了一礼，道：“兄弟告辞就是，如何能当得欧阳兄这般大礼。”

欧阳统道：“恕我不送了，唉！和你谈论这么多时间，只怕要多误两条性命。”

转身向前行去。

上官琦望着欧阳统的背影，心中暗暗忖道：过去他统率穷家帮，威震江湖，杀人无数，此刻，却是这般可惜人的性命。只见那欧阳统快步而去，连头也不回一次。

上官琦突然想起了一件事，气贯丹田，高声说道：“欧阳兄，三年之后，穷家帮和无数武林豪客，都要到此地来，迎你出去，那时，吾兄仁心仁术，必将传扬江湖之上。”

遥闻欧阳统相应之声，道：“在下只求心安理得，并无扬名之心。”

声音逐渐远去，渐不可闻。

上官琦长长叹息一声，暂时呈现出一片宁静。

上官琦游荡了十余日后，突然想到，自己如在江湖之上行走，难免要被穷家帮中人物发觉，这穷家帮势力，遍布大江南北，如是被他们盯上了，只怕是不易摆脱，那时，关三胜等穷家帮中高手，整日里追着我要人，岂不是一件大麻烦的事？何不借此机会，找一处清静所在住下，顺便也可把恩师传授的箫声练习，待三年之后，欧阳统限期届满之日，自然再不会麻烦到我了。

念转志决，遁迹深山，终日游玩在人迹罕至之处，练习恩师传下的箫声。

有一日，上官琦遇上两只猛虎，恶斗于山谷，两虎虽然是都受了重伤，但仍然不肯罢休，心中忽生不忍之感，取出铜箫，吹奏起来。

果然，那慈和箫声，竟有着不可思议的魅力，二虎闻得箫声，竟忽然罢斗和好而去。

上官琦惊喜到箫声有成，一缕献世息争之心，油然而生。救世救人的伟大抱负，排除他心中的情欲烦恼，忧郁的胸怀，也陡然间开朗起来。

山中无甲子，岁月逐云飞，松涛流泉，春去冬来，转眼间已满三年。

上官琦这些时日中，无牵无挂，唯一记忆难忘的，就是那欧阳统开关的限期，默算时限快到，立时动身赶往那滚龙王府中去。

这日中午时分，上官琦已赶到滚龙王府。

他在那深山大泽之中，游荡数年之久，鬓发未理，衣服未换，看上去，有如一个叫化子模样。

只见那昔日号令江湖的滚龙王府，目下已变成了另一个天地，杂草遍地，巨宅阴森。

两扇紧闭的王府大门上，不知何人书写了，“内有腐毒，不可妄入。”

八个大字。

上官琦在大门前梭巡，正待进入府中瞧瞧，瞥见两个身着月白袈裟的老僧、并肩联袂而来，赶忙躲入大门旁边的一丛枯草之中。

只见二僧行近大门前面，望了望门上的字迹，停下身子。

上官琦隐身在草丛中，看的清楚，来人正是少林寺僧，铁木和凡木两位大师。

但闻铁木大师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字很像欧阳统的笔迹。”

凡木大师道：“其人素来不说谎言，他既是留字说明不能进，想必是不能进了。”

铁木大师道：“看他那留墨迹，不会超过三日时间，故人无恙，咱们进不进去，那也无关紧要了。”

凡木大师道：“好！咱们就在此地打坐，等候他出来就是。”

两人果然就在大门旁侧，找了一块平坦之地，盘膝坐了下来。

相距上官琦，只不过两三丈远。

上官琦暗暗忖道：要糟！这两人距我如此之近，我只要一动，两人必然警觉。

但闻凡木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穷家帮中人，不知是否已知欧阳统这三年来，竟住在滚龙王府之中？”

铁木道：“那连雪娇不会泄露，唯一可能走漏消息的，就是那上官琦了。”

凡木道：“如果那穷家帮中弟子，知道他们遍寻不着的帮主，竟然隐居在滚龙王府之中，定然会寻上此地，但见此一切这般平静，想那穷家帮中弟子，定是不曾知得。”

两人说话之间，突闻一声长啸，传了过来。

啸声嘹亮，清越入霄。

上官琦只听长啸之声，已知是袁孝到来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正东方，遥现一点黑影，疾如流星而来，片刻工夫，已到了二僧停身之处。

上官琦只瞧得微微一怔，暗道：袁兄弟怎的一人来此，何以不见连雪娇和他同来？

但见铁木、凡木，齐齐站起身来，对袁孝合掌一礼，道：“袁大侠好。”

袁孝抱拳一揖，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两位老禅师好。”

这几年上官琦隐迹于深山大泽之中，不知那袁孝因处理了两场江湖上仇杀纷争，半日间，独败江湖上二十四友，声名大噪，已是誉满江湖的一代大侠了。

铁木目光转动，四下望了阵，道：“袁大侠一人来的吗？”

袁孝道：“内人去通知穷家帮中人了，想必就要赶到。”

凡木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袁孝突然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两位老禅师，可曾看到我上官琦大哥吗？”

凡木摇摇头，道：“上官大侠，西域归来，行踪一现唐先生安息之地，此后，就如投海沙石一般，江湖上，再也未听过他的消息。”

袁孝黯然说道：“找得我好苦啊！这一年来，我日夜未曾停过，几乎跑遍了所有的名山胜水，始终找不到他的行踪。”

铁木道：“据老衲想来，那上官大侠，定然会于今日赶来此地。”

袁孝道：“但愿如此，就好了。”

谈话之间，突然乐声悠扬，传了过来。

凡木大师道：“奇怪呀！哪来的弦管之声？”

袁孝转眼望去，只见一行列整齐的人群行了过来，那弦管之声就是从那整齐的人群中传出。

袁孝目光锐利，那人群虽然还很远，已看清那是穷家帮的人，当下说道：“穷家帮的人。”

铁木大师道：“连姑娘也来了吗？”

袁孝又凝目瞧了一阵，道：“没有瞧见她。”

原来那袁孝天生异禀，目力过人，铁木、凡木等虽有数十年的功力，目光也是难以及他。

上官琦暗暗地忖道：看将起来，今日已然无法离开了，这般躲躲藏藏，亦非善策，倒不如现出身来算了，当下悄然移动身躯，离开草丛，盘膝而坐。

袁孝耳目灵敏，常人难及，闻得草动之声，立时转目望去。但此刻上官琦衣服褴褛，须发交结，早已形象大变，袁孝望了一眼，竟也认他不出。

上官琦凝目望去，动也不动一下，生恐被袁孝发觉。这当儿，突闻一阵马嘶传来，近西方十几匹快马，风驰电掣而来。

袁孝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这是什么人，不像中原人物。”

上官琦转目望去，只见当先一匹马上，坐的青萍公主，在她身后紧随着十个骑马执矛的武士，不禁心中一动，随手抓起一把灰尘，涂在脸上。

马行如飞，片刻间，已到了滚龙王府前面。

那当先马上的一位青衣少女，一跃而下，目光流动，四下搜望。

袁孝望了望那青衣少女一阵，大步迎了上去道：“青萍公主。”

青萍公主轻轻叹一声，道：“你是袁兄弟。”

袁孝道：“不错啊！我是袁孝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我那上官大哥来了么？”

青萍公主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我正要问你，他送我到大漠，就悄然转了回来，迄今没有消息，唉！我带人到中原找他，辗转千里，费时半年，仍是没有一点消息，前日遇到连姑娘，她要我今日到此地来找他。”

袁孝望了她身后的骑马武士道：“这些人都是你的族人？”

青萍公主回顾了那些骑马武士一眼，咕哩咕噜的说了几句，那些骑马武士，突然带转马头而去。

这时，关三胜带着穷家帮中弟子，也已赶到。

数十个穷家帮中弟子，手中带着弦管。

关三胜独臂当胸，低声说道：“袁大侠。”

袁孝道：“不敢当。”

关三胜道：“令夫人要我转告袁大侠，她有点事情耽误，要两个时辰之后，才能赶到。”

袁孝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不要紧。”

关三胜又和铁木、凡木等见过礼，带着穷家帮的弟子，席地而坐。

又等了片刻工夫，连雪娇也赶了来。

穷家帮中弟子对她敬重无比，见她过来，一个个起身见礼。太阳将沉西山，晚霞灿烂。

铁木大师道：“连姑娘，欧阳帮主要几时才能出来？”

连雪娇道：“时刻已经到了，咱们可以叫他了。”

言罢，仰天一声长啸。

关三胜举手一挥，道：“奏声。”

霎时乐声大作。

大约过有一盏热茶工夫，那紧闭的大门，突然大开。

欧阳统缓步而出，在他身后，紧随着一长行衣着年岁均不相同的人物。

关三胜迎了上去，道：“见过帮主。”

欧阳统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用叫我帮主了。”

关三胜道：“帮主恩德广被，帮中弟子无不怀念。”

欧阳统回顾了身后的那随行之人一眼，道：“这些人都还无法离得开我，唉！这帮主之位偏劳关兄代理了。”

信步退了回去，关上木门。

他这几句话，说的虽然平淡，但却大义凛然，群豪竟都觉无法出言劝他。

两扇木门，重又关上，门里门外，隔成了两个世界。

上官琦悄然站起身来，转身而去，他这清风明月般的胸怀，更坚定了他箫声救世的意志。

袁孝突然回顾了铁木、凡木一眼，道：“我上官大哥，怎的没来？”

连雪娇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他来过又去了。”

袁孝道：“在哪里？”

连雪娇指着上官琦的背影，道：“就是那个人。”

上官琦突然加快脚步，向前奔去。

身后传来青萍公主的尖叫声，和袁孝呼叫大哥的声音。可是上官琦去如飘风，置之不理。

连雪娇轻轻叹息一声，目光投注到青萍公主的身上，道：“妹妹，我陪你去追他。”

牵着青萍，联袂飞起，消失在夜暗中。此后江湖上，经常传出一种慈和的箫声，凡是有纷争的地方，那箫声就及时而到，凶残的搏斗，常为那慈和的箫声阻止。武林的搏斗息止了。

那箫声转到名山大泽去，高山流水间，常闻那慈和的箫声传出，世人无以名之，称它为“无名箫”。

